

目 录

- 闻一多年谱简编.....闻黎明 侯菊坤 (1)
- 四川保路运动传单.....杨天石整理(76)
- 李鸿祥之历史.....李士厚李光溪编(92)
- 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
.....[英]计约翰著 余绳龄杜志圭杨红译李雪云校 (109)
- 坤哈变事记.....李晋年 (178)
- 近代安徽灾荒系年录.....王鹤鸣 施立业整理(189)
- 左宗棠未刊书札.....林开明整理 (241)
- 史研料讯 梁启超与太平天国史料张铁宝 (257)
- 史研料讯 李鸿章诊断书.....李兆铨 (260)

闻一多年谱简编

闻黎明 侯菊坤

编者按：闻一多是我国现代史上有多种建树与贡献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诸如新诗创作与理论，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和许多开创性研究成就，至今为人推崇。而他真挚热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为救国救民而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对人们都有相当的启迪和影响，以至许多人都把“闻一多的道路”视为知识分子走上革命之路的同义词。

本谱编者是闻一多的直系后裔。他们利用了闻一多的大量书信、文章、著述、演讲记录、未刊手稿，查阅了许多有关报刊、信函、档案、文电，还有当事者的回忆、笔述、访问记录等直接史料，对闻一多的家世、撰述、学术研究、政治思想、社会活动、行谊交往等方面，加以扼要记述。其中闻一多在清华学校的学习生活和各种活动，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青岛大学等处的教学与研究，抗战时期在昆明参与文协工作，组织开展援助贫病作家，在昆华中学兼课时的民主工作等，过去均鲜为人知。而闻一多在各种纪念活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前后所起草、修改、签名、恭录的宣言、文电，及他在多种场合所作的时局分析讲话和演说，也是最新发掘出来的珍贵史料，对研究闻一多的思想发展、政治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史料，对研究相关课题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限于篇幅，引文的作者与出处，均省略未录。

一八九九年 一岁

11月24日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闻一多先生诞

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镇望天湖畔的永福乡。据家谱记载其族为文天祥后裔，文天祥遇害，家属避难外出，一支流落至浠水，改文为闻。浠水闻氏为当地望族，屡出举人秀才。曾祖闻兆兰受封文林郎，祖父闻子淦号丽生，为中书科中书。子淦筑三进深院，以四世同堂，门首悬匾，上书“春生梅阁”，内辟“绵葛轩”，藏经史子集群书三万余册，“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闻子淦生四子，次子闻廷政，字固臣，亦字固城，即先生的父亲。廷政重诗书，为清末秀才，未及乡试适科举取消，便居家教子读书。

闻廷政生五子，先生为四子，初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族名家骥。大排行第十一，家里人叫他“一哥”或“一叔”。

一九〇四年 六岁

始入私塾，从徐先生习《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四书》等。“群季争嬉戏，汝独哦哦不休。”

一九〇五年 七岁

从师范学堂出身的王梅甫读书，用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编教材。夜，从父习《汉书》。父“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又喜画画，常临摹书中插图，为嫂嫂姐姐剪枕花。

一九〇九年 十一岁

读《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这些书刊是最早外出参与社会改良活动的大哥闻家骥（展民）带回来的，先生受其影响，亦关心时事，尤爱梁启超文。

一九一〇年 十二岁

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湖师范学堂为张之洞创办，颇重新式教育，小学亦然。同时，还在叔父闻廷慈（字丹臣）主持的改良私塾中补习中文、算学。

一九一一年 十三岁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先生毅然剪去辫子。两湖师范停办，先生回乡，找些题目作文章，并作了不少武昌起义的见闻画。

一九一二年 十四岁

春 复至武昌，入民国公校，旋进实修学校。

夏 清华学校来鄂招生，先生仿梁启超文笔作《多闻阙疑》，大得主考赞许。但因不识英文，只被录为备取第一名。

冬 由三哥闻家驩（巡周）伴送，到北京参加复试。路上匆匆学习应用英文，结果以鄂籍第一名正式录取。

时，清华学校分中等高等两科，中等科学制五年，高等科三年，期满全部资送美国留学。课程设中文、英文，新生入校统授一年级英文，唯中文视各生程度分别编入各级。这年新生四十二人，编入四年级只三人，而编入五年级者仅先生一人。

一九一三年 十五岁

6月 因英文跟不上而自动留级。

9月 重新从中等科一年级读起。该级于辛酉年（1921）高等科毕业，故称辛酉级。瞿世英、吴泽霖、萨本栋、潘光旦、罗隆基、何浩若等，均于是年入学。先生在班上提倡废除别名与字号，主张名号统一，并改名为闻多。

11月8日 与同学何钧共同发起课余补习会，并被推为副会长。该会以磨厉道德，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为宗旨。

15日 各级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先生参与编写的独幕新剧《革命军》，剧情讽湖北巡抚瑞澂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狼狈情状。先生饰革命党人。该剧获全校第二名。这是先生涉足戏剧的开始。

12月6日 课余补习会举先生编辑《课余一览》，分言论、科学、文艺、小说、杂俎、纪事六类。此为先生编辑刊物的初试。

30日 辛酉级年终俱乐会，先生在趣剧《打城隍》中饰差役。

一九一四年 十六岁

3月14日 辛酉级与庚申级举行联合辩论，题为“今日中国小学能否读经”。先生为反组主辩，获胜。这种辩论在校内经常开展，目的在于锻炼口才。

夏 参加图画校外写生团。先生喜作画，人称他的“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先生亦自谓：“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

一九一五年 十七岁

1月 被校方指定为《清华周刊》编辑。

6月22日 期末,全校三育成绩评奖,先生获本级智育图画第一,获景画一幅。这年先生有画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

是月 回乡度假,以读书二月之室名“二月庐”,所作札记题《二月庐漫记》。

11月3日 清华决定出版《清华年报》,旨在介绍本校一年概况。校方指派先生任副编辑,负责图画。

6日 在辛酉级演出的《两仆计》中饰律师,剧情讽封建保守者。

13日 辛酉级与庚申级联合辩论,题为“国家富强在政治欤?抑在人欤?”。先生为本级助辩,获胜。

24日 全校第三次戏剧比赛,辛酉级演出《兰言》,先生饰伍澹阶之母。剧情赞浪子回头。

12月24日 辛酉级举行“演装国会”,锻炼同学参政能力。先生担任主席。

一九一六年 十八岁

2月26日 清华学生为创办贫民小学募捐,在市内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演出洪深同学创作的《贫民惨剧》、《卖梨人》。先生在演出总务部和招待部服务。

4月27日 辛酉级开辩论会,题为“今日中国修练兵甲较普及教育为尤要”。先生为反面主辩,获胜。

5月17日 《论振兴国学》发表,批评清华学生重英文轻中文的倾向。

6月17日 《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发表,认为美国的毕业典礼有利于人们的交往。

9月26日 清华成立全校性文艺团体“游艺社”,先生被推举为副社长。

10月9日 为庆祝双十节，清华举行化妆竞赛。辛酉级演出《蓬莱会》，先生饰驴，“振耳长鸣，众皆失笑”。该剧获全校第一，得奖旗一面。

12月21日 《新君子广义》发表，认为“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新君子之旨主动，动则尚进取”。

30日 全校年终戏剧比赛，高、中两科各演出一剧。中等科演出《紫荆魂》，先生参与编剧，并在剧中饰寡妇，后得“寡妇”绰号。

冬 因病住院，触景生情，想起已故友人贾观林，作《招亡友赋》，情词真挚感人。

一九一七年 十九岁

2月3日 辛酉级为中等科毕业筹备出版纪念级刊，举先生为总编辑。

3月22日 《辩质》发表，认为“君子为学，必光明气质”，“质之不明，学将焉本？”

24日 为募捐资助中国运动员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在青年会参加《都在我》演出。

4月21日 级会英文辩论，题为“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先生为反面助辩，获胜。

6月15日 中等科毕业纪念刊《辛酉镜》出版。刊分十三类，述四年之成绩，类序多由先生亲撰或审定。发刊辞及《贾观林小传》亦为先生所作。

是月 与时昭涵合著的《童子军》发表。先生很赞成童子军这种组织形式。

8月14日 段祺瑞政府向德奥正式宣战后，英国招工局在中国招考华工译员，清华有学生应试录取。学校将未及出国的吴

泽霖等带回，并要给予处分。先生力辩，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12月31日 学校岁末联欢，各级联合演出《可以风》。先生参加编排和演出。

一九一八年 二十岁

2月16日 在图画特别班讲“建筑上之美术”。

10月19日 孙作周同学7月病逝，是日清华开会追悼，先生代表全校学生撰写并诵祭文。

11月14日 为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组织民众在天安门集会，先生赴会。夜，同学提灯往海淀游行，先生未去，“俯思国难，感而成韵”，作《提灯会》一首。

12月31日 有《仪老日记》起于是日，止于次年4月14日。这是先生仅存的日记。晚，游艺社演出《鸳鸯仇》，布景化妆音乐全为新式，全校轰动。

一九一九年 二十一岁

1月23日 游艺社改组为新剧社，先生为编演部总经理。

2月20日 读《天演论》，兴味盎然。

27日 参加清华学报编辑会议，会中有人谈及提倡白话文，先生态度为“无可如何也”。但数日后又说：“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余不愿随波流俗，以来讥毁。”

3月14日 译《波兰进化史》。

4月5日 新剧社于前门外第一舞台演出《巾幗剑》、《我先死》、《得其所哉》。先生登台，其名遍传遐迩。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晚，从返校同学处得知白天城内

情形，抄录岳飞《满江红》，贴于食堂门口。

5日 校中同学讨论配合城内爱国运动办法，推先生和罗隆基为临时书记，作《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晚，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推先生任中文书记，负责文件起草。

9日 全校开国耻纪念会，先生报告学生代表团组织情况。

17日 致父母信，报告校中爱国运动。信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又说暑假将留校从事运动，不能返乡：“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6月16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先生和罗发组、罗隆基、钱宗堡、陆梅僧五人作为清华代表与会。会中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并参加学联刊物编辑工作。

7月下旬 先生等提议筹建学联会所，为此至常熟募捐。

是月 译文《台湾一月记》发表，述日本军队强占台湾经过。

9月 与杨廷宝、吴泽霖、方来等发起美术社，除习画、读书，并有调查与演讲。

11月27日 清华学生会组成，先生和潘光旦任文牍科正、副主任。

12月23日 清华学生会开成立大会，校长张煜全派校警干涉，全体学生罢课抗议。先生作漫画“垂床听政”，以讽张氏。

一九二〇年 二十二岁

1月22日 《清华周刊》改编辑制为集稿制，先生为十二位

集稿员之一。

3月中旬 与潘光旦、吴泽霖、闻亦传（先生堂兄，字葆天，时在高等科二年级）组成一交流读书报告和问题讨论的小团体。后增加刘聪强、孔繁祁，便取名“上社”。“上”是古代数码的“六”字，时恰六人。又“上”为古文“上”字，有向上奋发之意。上社人不多，后只增梅贻宝、方重二人，但他们讨论和发表了不少关于校中改革的问题与文章，成为五四以后清华校内颇有影响的社团之一。

春 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

4月19日 上社讨论“如何补救清华学生底细则”。旋又讨论“称呼问题”、“长姓问题”。先生改名“一多”即在此时，潘光旦原名光璠，亦为此时改名。

24日 《旅客式的学生》发表。这是对有人一味等待出洋，不认真读书的画像。

夜，作《出版物底封面》，阐发对封面装帧的意见。

7月13日 诗《西岸》写就，这是先生最早写的新诗之一。此后努力新诗创作，仅这学期陆续发表的就有《印象》、《时间底教训》、《黄昏》、《美与爱》、《爱的风波》。

10月1日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发表，首次署名闻一多，认为“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又发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

10日 作《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旨在说明“美育的实力”和“清华艺术的破产”。

15日 美术社请吴新吾先生演讲。时美术社已达六十余人，冀朝鼎、高士其、梁思成、唐亮等皆为社员。

11月12日 《黄纸条告》发表。这是在上社讨论电影问题的意见，旨在批评校中放映诲淫诲盗内容的电影。此后上社成员及清华学生纷纷发表意见，并形成一场不小的辩论。有人谓：“一

多君做了《黄纸条告》，‘振纸一呼’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电影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文章式的也有，条告式的也有，多得不胜枚举。”

27日 清华筹备十周年校庆，学生会推举先生和罗隆基、吴泽霖、刘聪强、蔡公椿五人成立专门委员会。先生负责编写国剧。

12月1日 与浦薛凤、梁思成发起“美司斯”，旨在研究文学、音乐及各种具形艺术。是日讨论章程，并推梁思成、徐宗澂为干事，先生为书记，浦薛凤为会计。

4日 与罗隆基发起演讲记录团，成员有吴景超、王造时、谢文炳、梁思成、何浩若等，分工记录来校演讲者的言论。

10日 美司斯开成立大会，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鹤、刘雅农诸名家到会演讲，最后由梁启超讲“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三岁

1月中旬 校长金邦正约见先生等上社成员，征求对校内放映电影的意见。

2月14日 任《清华周刊》集稿部主席。

22日 《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发表。这是集稿员讨论周刊革新方案的综述。

3月3日 《敬告落伍的诗家》写就。

31日 上社周年纪念会，会上先生斥责桂系军阀。

4月1日 《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发表，批评清华学生中轻视国文课的倾向。

28日 《清华周刊》出版本校十周年纪念专号，先生从筹备到编辑，出力颇多。

29日 《恢复伦理演讲》发表，认为学校把伦理演讲变成纯粹学术演讲，是一大错误。《公共机关底威信》亦同日发表。

5月4日 辛酉级填写留美拟入学科及学校，美术教员司达尔女士希望先生攻读美术，先生当即应允。6月，学校公布先生入芝加哥美术学院。

28日 《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写定，这是先生最早撰写的诗论。谈到诗的形体时说：“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谈到创作时又说：“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发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

6月3日 “六·三”惨案爆发。11日，清华学生会响应北京学联决议，宣布同情罢课。先生是积极主张罢课的成员之一。

13日 清华原定是日大考，校方为破坏罢课，声言不参加大考者取消其学籍。辛酉级时逢毕业出洋前夕，有人顶不住压力，但先生等二十九人坚持不进考场，被学校除名。遂返乡。

8月 由于社会舆论，清华董事会通知凡写悔过书者，可于次年出洋，但先生坚持无过可悔。后学校给予先生等留级一年的处分。

9月初 回清华，仍担任《清华周刊》集稿员。由于大多数课程已学过，有时间进行文艺创作与研究，先生称留级为“寒翁失马”。

15日 《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发表，希望该刊能办成学校改良的工具。

下旬 清华学生会评议部增设新闻科，罗隆基和先生分任正、副主任。

10月21日 《节译阿诺底〈纳克培小会堂〉》发表。

31日 清华成立男女同校期成委员会。举先生为文书委员。

11月19日 《恢复和平》发表，认为“社会的幸福建于秩序与和平的基础上”，但对共产主义有误解。

20日 清华文学社开成立大会。该社原为癸亥级梁实秋等成立的“小说研究社”，这时采纳先生的建议，改为全校性的文学研究与创作的社团。会上推举先生为书记，并为诗组（文学社设诗、小说、戏剧三组）领袖。

26日 清华学生组织学生法庭，模仿审判假设案件。法庭一采中国现行审判法，以先生等为推事官；一采美国陪审法，以先生等为审判员。

是月 担任《清华年刊》美术编辑。是年年刊十三栏，插图、贴画、广告、题图，大部为先生所作。

12月2日 在文学社报告诗的音节问题研究，听者谓先生“对于一般无声韵之新诗及美国新兴之自由诗，加以严重之抨击”。

9日 文学社讨论“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人生？”先生与吴景超、谢文炳分别报告。

一九二二年 二十四岁

寒假 回乡完婚。妻子高孝贞，湖北省黄冈县潞口人，1903年8月28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六）生。这门婚事是家庭包办的，先生并不满意，家里反复劝说，先生提出结婚时不祭祖、不跪拜、不闹新房为条件。

蜜月中作《律诗底研究》，试图用新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

3月14日 在武汉候车返京，致信父母，说：“如今我所敢

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

28日 作长诗《李白之死》。并开始编订诗集《红烛》。次月初，诗《进贡者》、《死》、《深夜底泪》发表。

4月13日 致父母信，说取消留级的外交部令已下，“令中措词污辱学生人格已至极端”，“我二十九人作真正的牺牲，我们‘求仁得仁’，何‘悔’之有？”

14日 与罗隆基、吴泽霖、高镜莹四人具名的《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发表，对外交部第34号通告进行批驳。

21日 与胡毅、吴景超、潘光旦、胡竞铭等赴安徽灾区服务。22日至天津，23日至马厂，时值直奉大战前夕，道途受阻返回。

5月12日 《美国化的清华》发表，批评清华的美国式教育，说：“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

21日 文学社举行送旧迎新会，先生诉说对母校和文学社的感情。

7月16日 乘轮赴美。途中作诗《孤雁》，把自己比作“不幸的失群的孤客”，“泣诉那无边的酸楚”。又作诗《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

8月7日 到芝加哥。旋入美国最著名的美术学校芝加哥美术学院。相邻的美术馆是后来先生常去的地方。

9月1日 诗《我是一个流囚》寄出。该诗有感于清华同学卢默生因包办婚姻，在美国精神失态而作，先生说“卢君之事实即我之事实”，“我相信艺术可以救我”。

10日 美国西部清华同学会开会，推先生为书记。会中讨论了清华周刊的改组问题，由先生等整理寄回国内发表。

24日 诗《太阳吟》寄出。这是一首爱国思乡曲，先生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味”，“我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10月8日 认识了热爱中国文化的浦西夫人(Mrs. Bush)。后经她介绍,又认识了美国著名诗人山得北(Carl Sand burg)和《诗》杂志总编辑、著名批评家孟禄(Harriet Monroe)女士等。

27日 致梁实秋信,说很喜欢洁克生公园。《秋深了》、《忆菊》、《秋色》等诗都作于这里。

11月1日 《〈冬夜〉评论》与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合为《〈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出版。《冬夜》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先生的文章旨在说明什么是诗。郭沫若在日本读到此书,给梁实秋信中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蹙然。”

中旬 拜访芝加哥大学法文副教授温特(Mr. Winter)。先生称他是有“中国热”的美国人。两人常谈论中国文化至深夜,先生与张景钺曾联名写信给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温特到清华任教。

12月1日 会见美国著名的女诗人海德夫人(Eunice Titejens)。她很欣赏先生的《玄思》一诗,劝先生多译几首。

4日 《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寄出。这是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论,说它“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但它“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先生说新诗“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20日 作《红豆》,五昼夜作五十首。

是月 长女闻立瑛生。因为是女孩,家里许久才在信末提了一句,先生很不满,说“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做个榜样。”

一九二三年 二十五岁

1月14日 致父母信。说：“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2月3日 《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写就。这是对郭沫若所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评论，表示“乐于与译者进而为更缜密的研究”。

15日 应约与美国著名意象派女诗人洛威尔 (Amy Lowell) 共进晚餐。

18日 作诗《长城下之哀歌》。先生说“这是我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

3月16日 《园内》写就。这是描写清华生活的长诗，先生自称“是一首律诗的放大”，“每景有一主要的颜色”。又说：“作《园内》时的我，只有悲哀，绝望，孤寂，无聊，所以《园内》表面虽似堂皇，其中正含有无限的冷泪。”

25日 致闻家驷信。说：“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些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

6月14日 美术学院课毕，先生平均成绩为A。成绩展览中颇有作品，还获得学校最优等名誉奖。美校规定凡获此奖者可资送欧洲学习，但仅限于美国人。先生对此不平，说“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

9月下旬 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先是，梁实秋赴美入该校，致函先生，先生接信后便转学到这里，与梁氏生活在一起。

是月 第一部诗集《红烛》由郭沫若介绍，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集收诗103首，分序、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

12月3日 《泰果尔批评》发表，认为“泰果尔底文艺底最大缺憾是没有把住现实”。

一九二四年 二十六岁

1月8日 致闻家驊信，说“在功课上成绩颇佳，甚为教员重视。”科罗拉多大学的美术教员很欣赏先生的才华，曾鼓励先生参加一年一度的纽约画展。先生送去一些画，有一幅获金星奖章。

3月28日 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发表。此前，学校有人写诗说中国同学显着神秘，含有挑衅口吻。先生便与梁实秋各作一诗作为回答。先生在诗中历数中国之伟绩，显示了艺术修养的深厚功力，使美国同学叹服。

5月 科罗拉多大学举办成绩展览，先生作品受到赞扬，当地报纸报导说：“中国青年的美术家占展览会中重要部分。”

6月上旬 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成绩总评A加。因不肯修三角与立体几何，而未能获得学位。毕业典礼上，美国同学不愿与中国同学排队领取毕业证书，先生为之愤慨。

24日 致闻家驊信。说国家问题是“不可脱卸之责任。”又说“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

暑假 清华部分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芝加哥成立“大江会”，先生是热情参与者。他们提倡大江的国家主义，与国内国际当时的国家主义观点不完全一致。先生主张的是文化的国家主义。大江会成员二十九人，有何浩若、吴文藻、沈有乾、吴景超、吴泽霖、梁实秋、浦薛凤、潘光旦、罗隆基、顾毓琇等。

9月初 转入纽约艺术学院。在纽约，先生又热心于戏剧活动，与赵太侔、余上沅、熊佛西、张嘉铸等一起编剧、演剧。

10月 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演出，先生参与编剧，化装与布景亦为先生之力。演出十分成功。

一九二五年 二十七岁

1月10日 在纽约国际学舍举行聚餐会上，先生主讲美国现代诗。

中旬 与余上沅、梁实秋、梁思成、林徽音、顾毓琇、瞿世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等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

3月初 致梁实秋信，说中华戏剧改进社决定出版刊物，并附有先生拟出的前四期目录。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10日 诗《渔阳曲》发表。

22日 纽约华侨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先生参加筹备工作。会场台上的孙先生遗像即是先生用炭笔画的。

28日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演出《琵琶记》，全城轰动。此剧排练中，先生特从纽约赶来绘制布景和服装，演出时还为冰心化妆。

4月上旬 致梁实秋信，说“蛰居异域，何殊谪戍？早能归国，实为上策。”又说颂扬孙中山先生的《南海之神》脱稿。

5月14日 偕同余上沅、赵太侗二人离美回国。大家抱着一个理想——振兴祖国的戏剧事业。按清华规定，赴美可留学五年，但先生只在美国学习三年，便提前回国。

6月1日 回到中国。在上海登岸时心情十分激动，作诗《回来了》。但下船便看到五卅惨案后的情景，三个人“一个个哭丧着脸，恹恹地失去了生气”，“在纽约的雄心，此刻已经受到

一番挫折”。

在上海，洪深、欧阳予倩都劝先生等留下来共事，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北京，决意到北京去。

上旬 回到浞水老家。作诗《故乡》抒发游子归来的喜悦。

中旬 到北京，与余上沅、陈石孚同住在西城单梯子胡同一号。

27日 诗《醒呀》发表。跋云：“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7月4日 诗《七子之歌》发表。把被帝国主义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比作被迫离开母亲的七个儿子。序云：“邝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其悲哀之情，益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15日 大江会会刊《大江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先生在上面发表了诗《我是中国人》、《洗衣曲》，其中《洗衣曲》影响甚广，序云：“美国华侨十之八九以洗衣为生，外人至有疑支那乃举国洗衣匠者。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爰假洗衣匠口吻作曲以鸣不平。”

是月 与赵太侔、余上沅、孙伏园共拟《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大纲分：组织概略、剧场建筑、营业方法、练习生功课、进行步骤五部分。其规制为学习与演出兼顾，学校与剧院结合。这种新型正规的组织形式，体现了先生等人欲以艺术推动祖国文化发展的设想。

8月9日 参加新月社茶话会，并正式加入新月社。

11日 徐志摩约先生午餐，在座者有胡适、陈通伯、丁西林、蒲伯英、邓以蛰、萧友梅等，共商创办艺术剧院事。时《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辞职，欲以徐志摩接办，徐氏又欲请先生来办。

10月1日 徐志摩正式接办《晨报》副刊，特约先生谈文学。

4日 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筹备恢复，并改名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由于徐志摩的推荐，先生和赵太侔、余上沅受聘为教授。先生到校，与同仁商议增设了音乐、戏剧系，这是我国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的开端。

9日 《大江会宣言》开始在《清华周刊》连载。编者按说：“大江会乃清华留美同学罗隆基、吴景超、闻一多诸人所组织。其目的在本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并反对外国化及教会教育。”大江会的宗旨为：“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国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

11月2日 北京艺专开学，刘百昭为校长，先生为教务长。

15日 《南海之神》发表。这是歌颂孙中山先生的一首长诗，称孙中山为“四万万华胄的力量之结晶”，“从你身上看到中华昨日的伟大，从你身上望到中华明日的光荣。”

12月13日 与李璜、罗隆基、邱椿等代表大江社、醒狮社、大神州社商筹成立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赞成该会“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20日，联合会成立，参加除筹备者还有国魂社、少年自强会、国家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六年 二十八岁

1月初 迁居西京畿道34号，并把家眷接来。此屋布置奇

特，“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壁楣上绘着汉代石壁浮雕之内的车马。这屋里常聚着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朱大枏、蹇先艾等写诗朋友。大家一起朗诵诗作，研究写诗的方法与技巧。

16日 北大、师大、艺专等九校教职员发动索薪斗争。次日，刘百昭为遗失校款辞艺专校长职，先生不主张挽留，于是有人说先生欲做校长。

23日 致梁实秋信。说：“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学校不免有风潮。刘百昭的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子民先生。”又说：“国家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

29日 参与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筹备会。时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倒戈反奉，日本助张作霖，苏联切断中东铁路暗中助郭。

3月3日 辞艺专教务长职。新任校长林风眠挽留，但先生去意已决。

10日 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召开反俄援侨大会。先生、李璜、邱椿、常燕生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苏联华侨总会会长金石声于伊尔库次克遇害。会上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主义派大打一场。

16日 日本军舰入大沽口，助奉系军阀攻冯玉祥国民军。先生气愤，欲参加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后被李璜劝止。

18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先生立刻写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又写了诗《天安门》。

27日 徐志摩为《晨报》“诗镌”事到先生家，说：“闻一多

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

4月1日 《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刊头为先生绘制。创刊号上有先生论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和诗《欺负着了》。

15日 诗《死水》发表。先生说这诗中有“火”。《死水》格律严谨，被认为是新诗格律派的代表作。

27日 致梁实秋信，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上帝。”

5月13日 《诗的格律》发表。这是《诗镌》继饶孟侃《新诗与音节》之后，登载的又一篇关于新诗理论探讨的文章，认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种标准对新诗创作有很大影响。

是月 次女闻立燕生。1928年夏天。

6月3日 《英译的李太白》发表。这是对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本《李白诗集》的评论，并阐述译诗的标准与方法。

10日 《诗镌》最后一号出版。它只出了十一期，前后七十天，但对新诗的繁荣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先生的探索与成绩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说：“国人中最卖力的要首推饶孟侃与闻一多两位。”又在《猛虎集·自序》中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然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

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 and 艺术的’”。朱自清把这十年的诗坛分作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派，以先生和徐志摩为格律派的代表。

17日 《晨报·副刊》创刊。该刊为张嘉铸热心提议，余上沅编辑，先生与赵太侗等参与组稿。

24日 《戏剧的歧途》发表。说：“戏剧除了改造社会，也还有一种更纯洁的——艺术的价值。”

28日 徐志摩作《落叶·自序》，文末说：“我谢谢我的朋友一多，因为他在百忙中替我制了这书面的图案。”

7月 先生携眷返里。时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文化人言论少有自由，多相继南下。

秋 到上海，入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时潘光旦、张嘉铸、瞿菊农等均在该校任教，校长张君勱是张嘉铸的哥哥。

冬 长女闻立瑛病亡，时不满五岁。先生得信赶回浠水，没进家门就先打听立瑛的墓地。

一九二七年 二十九岁

2至3月 应邓演达邀请，到武汉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曾绘制反对军阀的大幅壁画，挂在黄鹤楼。一月后又回上海吴淞大学。

春 徐志摩、胡适、余上沅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先生、潘光旦、梁实秋等均入股并参与筹备，为董事。

4月 北伐军入上海后，封闭政治大学。先生再度赋闲。住潘光旦家时初试铁笔为梁实秋刻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又为潘光旦、刘英士、余上沅等人治印。

5月9日 与饶孟侃合译的诗《我要回海上去》发表。本月

发表的诗有《心跳》、《贡献》、《荒村》、《罪过》、《一个观念》、《发现》等。

是月 与潘光旦同游杭州。回上海时，同仁起义办《新月月刊》，遂参与筹划。

6月 新月书店在上海法租界麦赛尔蒂罗路159号开办，总经理余上沅。报载：“诗人闻一多，亦该店要人。诗人工铁笔，近为该店雕刻图章一枚，古色斑烂，殊为别致。”

夏 到南京土地局任职。8月，去职。

8月25日 致饶孟侃信。说：“老桂撤差，我的官运当然也告一段了”，“第四中大虽然接洽好了，可是开学没有希望。”又说：“绘画本来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是月 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出版，封面为先生设计。这以后，还为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沈性仁、林庚的《猛虎集》、《玛丽·玛丽》、《骂人的艺术》、《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苏俄评论》、《夜》等书设计封面。

9月16日 长子闻立鹤生。

是月 受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先生有了较为安定的棲身之所，便将家眷接来，住在学校附近的单牌楼。陈梦家、费鉴照、方玮德等，这时都在该校读书，并从先生习新诗。

10月 梁实秋小品集《骂人的艺术》出版，封面为先生设计。

是年 潘光旦的《冯小青》出版。先生为其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

梁实秋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出版。先生设计封面。

徐志摩、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出版。先生设计封面。

一九二八年 三十岁

1月 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印行。收《红烛》以后的诗作二十八首：《口供》、《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什么梦》、《大鼓师》、《狼狽》、《你莫怨我》、《你看》、《也许》、《忘掉她》、《泪雨》、《末日》、《死水》、《春光》、《黄昏》、《我要回来》、《夜歌》、《心跳》、《一个观念》、《发现》、《祈祷》、《一句话》、《荒村》、《罪过》、《天安门》、《飞毛腿》、《洗衣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死水》的主要倾向与《红烛》一样，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形式上则为先生倡导的格律诗创作的样本，富有艺术特色。封面装帧，也是自己设计，只用了金与黑两种颜色，宁静庄重，而衬里却为无数奔腾跃进的战马，动感极为强烈。

2月 致左明信，后以《关于做诗》发表。说到自己做诗的经验：“我自己做诗，往往不成于初得某种感触之时，而成于感触已过，历时数日，甚或数月之后，到这时琐碎的枝节往往已经遗忘了，记得的只是最根本最主要的情绪的轮廓。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响的轮廓，表现在文字上，其结果虽往往失之于空疏，然而刻露的毛病决不会有了。”

3月10日 《新月》创刊。编辑署名为先生与徐志摩、饶孟侃三人，参与其事的还有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刘英士等。实际上先生住在南京，无法负责具体编辑事务，不过同仁们仍将先生编辑的名义持续到第2卷第1期。

5月25日 致饶孟侃信，向《新月》推荐陈梦家的剧本《金丝笼》、《药》。又认为《新月》应办成文艺刊物，说“久没有好诗，恐怕失了《新月》的特色。”

8月10日 《杜甫》发表。这是试图给诗人作画像的传记散

文，也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初尝试，但未全部完成。

9月14日 次子闻立鹏生。

是月 应王世杰、刘树杞等邀请，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武大成立于7月，由武昌中央大学改建而成。在武汉，开始住磨石街，后搬到拟庄前街，不久又搬至黄土上坡，是一座外国传教士的花园。

约这时，还担任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董事，并为该校作校歌歌词。

10月10日 《新月》预告下期将载先生的短篇小说《履历片》。这是所知先生的唯一一篇小说，但未刊出。

是月 武汉大学开课，先生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是他一生中一重大转变。

11月 武汉大学决定在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的罗家山一带建筑新校舍。先生提议改山名为谐音的“珞珈山”，为李四光等赞同并沿用至今。又武大校章也为先生设计。

是年 与叶公超合编《近代英美诗选》。各篇诗后除附有诗人传略及短评外，并有详尽的注释。

一九二九年 三十一岁

1月19日 梁启超逝世。徐志摩打算在《新月》出版追悼纪念专号，特向先生去函征文。

4月17日 在美国留学的朱湘，给妻子信中说先生请他到武大任教。时朱湘在国外受到歧视，欲提前归国，又怕找不到工作，曾写信给先生。先生托彭基相转告，希望他来武汉大学。尽管先生曾与朱湘有过争执，但仍不忘旧谊。

10月 三子闻立鸿生。次年夏天。

是年 武大教授陈登恪失恋时又遭盗窃，破案后发现衣箱

中有国家主义派组织的文件，受政府追查，事态严重。先生一面设法向省府解说，一面派费鉴照陪同陈氏渡江受审。不久，问题解决。

一九三〇年 三十二岁

4月10日 沈从文发表《论闻一多的〈死水〉》。先生说：“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兴奋”，“正因为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

是月 《杜少陵年谱会笺》发表。

6月6日 辞武大文学院院长职，校方以陈源代理。时武大学生反对研究墨子的谭戒甫教庄子，先生很生气，于是学生攻击先生。先生一气之下写信辞职，说自己本不想来武大，是校方多次动员才回来，本只打算干一年，可学校不让走等等。信中对自己的职位，比作“鸱鸢之视腐鼠”，很刺激，家人认为不该这么说话。

夏 到上海。时杨振声受命筹组青岛大学，在上海物色教员，特邀先生和梁实秋去任教。先生去青岛看了下，认为那里天时地利人和，便决定执教于青岛大学。

7月2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接受胡适提议，正式聘先生和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姜立夫、丁西林、王琏、胡先骕、胡经甫、竺可桢十三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

9月21日 青岛大学成立，校长杨振声，先生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实秋任图书馆长兼外文系主任，赵太侗任教务长。杜光埏、谭葆慎、黄淬泊、王士璿、赵少侯、游国恩、梁启勋、沈从文、费鉴照、方令儒、丁山、陈梦家等相继来文学院任教。

这学年，先生讲“名著选读”，是一年级必修课。时，住大学路；旋迁汇泉，涨潮时海水距门口不及两丈。

11月底 徐志摩在上海筹办《诗刊》，写信给梁实秋请先生作诗，云：“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可能这信感动了先生，先生写了《奇迹》。

是月 青大爆发学潮。时学校发现有同学以假文凭报考录取，宣布褫夺学籍。学生认为既录取便证明合格，遂宣布全校罢课。先生是站在学校当局的立场上。

12月5日 青大学生分作两派，为复课争执。继任教务长张道藩调来警察，包围校舍，罢课斗争失败。先生同意校方开除学生六十多名。

一九三一年 三十三岁

1月20日 《诗刊》创刊。徐志摩在“序”中说：“我们要说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指的是先生所写的诗《奇迹》。

是月 胡适来青岛，与先生、梁实秋商议翻译莎士比亚著作事。

2月13日 先生和梁实秋写信给胡适，信中附有梁氏起草的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计划。

19日 致陈梦家信，谈到商籁体诗（即十四行诗）的创作要点。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非遵守不可，那便是在第八行的末尾，定规要一个停顿。”“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

25日 为费鉴照《现代英国诗人》作序。该集论有哈代、白理斯基、郝思曼、梅奈尔、夏芝、梅士斐、白鲁克、德拉迈尔八诗人，先生说：“每篇脱稿之后，我都看过。其间的见解，有与

我符合的，有使我惊喜而惭愧，因为是我没有悟到的，总之，全是我所赞同的。”

胡适复先生、梁实秋信，谈对翻译莎士比亚著作计划的意见。又谈到请先生和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委员会，拟请先生为主任。

5月20日 罗隆基给胡适信中抱怨先生不给《新月》投稿，说“旧人对《新月》内容不甚满意，这责任的确应大家负担。”时罗氏主编《新月》，先生认为该刊文学艺术成分少了，政治讨论成分多了。

6月26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会开会，决定先生等五人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委员会委员，担任翻译及审查工作，预定五年至十年完成。实际上除梁实秋一人坚持翻译外，其余人均未进行工作。

暑假 送眷属回湖北。归来住学校宿舍，与数学家黄际遇同住一个楼里。

9月7日 开学。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名著选读”、“英诗入门”。

先生这时全部精力研究古典文学，开始撰写《唐代诗人小传》，主旨是想藉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诗经》研究亦于此时动手，并以《莎士比亚全集》佛奈斯新集注本为参考，探索研究的方法，也注意到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

现存先生手稿中，有许多已成和未完的撰述，如：《唐诗要略》、《唐风楼摭录》、《唐诗读法举例》、《新旧唐书人名引得》、《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汇补》、《少陵先生交游考略》、《陈子昂》等。

10月7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是日先生参加青大校务会议，主张组织青大青年义勇军，酌量增加军训时间。

11月14日 四子闻立鹏生。

16日 青大学生要求南下请愿，学校当局布告劝阻学生。先生也不同意请愿之举。

19日 徐志摩乘机失事，友人纷纷撰文悼念。被人们视为徐氏朋友的先生，却没有表示，有人问起，先生说：“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25日 参加青大校务会议，批准李云东、华方等十三名东北籍同学离校投军的请求。

30日 青大反日救国会召开大会，决议南下请愿，教育部来电责学校劝止，学生反对，于次日登车赴南京。先生在校务会议上有“挥泪斩马谲”的表示，主张开除首要分子。

一九三二年 三十四岁

2月22日 青大讲师刘天予从上海归来，向学校报告“一·二八”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战况。先生听了很振奋，捐款20元慰劳前线战士。

3月底 陈梦家从上海来青大，先生请他做自己的助教。先生很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后进，陈梦家、方玮德、臧克家、曹葆华、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都曾是先生的座上客。

春 接家眷来青岛，住大学路一座红楼内。楼下是去秋从武汉大学来青岛任教的游国恩。

5月5日 杨振声为教育经费问题不能解决，电呈教育部辞职。先生受校中同仁委托，赴北平挽留杨振声。

6月2日 杨振声允复职，与先生离北平。4日回到青岛。

16日 青大学生自治会向校方提出取消“学分淘汰制”要求。时，学校公布学则，规定“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竭力反对。先生则认为学生就是应该读书，遭到学生的攻击。

致饶孟侃信，说自己受学生反对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这文学院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

25日 青大学生自治会印发《驱闻宣言》。先生大学路红楼住宅为学生包围，市政府派四名士兵保护。

7月19日 教育部三日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所有教职员将重新聘任，学生将重新甄别。是日，先生被邀为青大甄别委员会委员，但先生辞职决心已定，与陈梦家同游泰山。

8月 受清华大学聘请，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初，学校请先生担任系主任，但先生表示“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时，清华中文系有教授六人：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及先生，还有讲师黄节，专任讲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许维通，助教安文倬、余冠英。

刚到清华，住达园，面对一池荷花。家眷来后，搬到西院。

9月7日 清华大学开学，14日上课。先生在“先秦汉魏六朝诗”课程中讲“诗经及楚辞中之九歌”，在大四“文学专家研究”课程中讲“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又授大一国文。

10月8日 在北平城里见到新自欧洲回国的朱自清，这是两人同事论学的开始。

12月14日 三女闻名生。

23日 在清华讲新诗问题。大旨为：1，诗起源于倡优；2，新诗仍不脱倡优行径；3，诗异于散文者，在语的音节；4，诵之诗价值在歌之诗上。

26日 与朱自清讨论诗的“模印”理论。

一九三三年 三十五岁

1月5日 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日寇攻陷山海关后的严重时局及安全措施。

2月1日 寒假结束。新学期在“文学专家研究”课程中讲“杜甫”，在“先秦汉魏六朝诗”课程中讲“汉至隋之主要诗篇”。

3月9日 出席清华教授会议。时日寇攻占承德，汤玉麟部逃至滦东，孙殿英部退至多伦，华北局势危险。会上讨论政府当局应负的责任，有激烈者指责蒋介石，先生与燕树棠亦主张“自责”。

10日 作《败》。这是对清华第五级学生毕业赠言，说：“一个兵最大的出息，最光明的前途，是败，败得精光。”

是月 《岑嘉州系年考证》三易稿竟。

5月8日 《岑嘉州交游事辑》发表。

23日 清华临时教授会议选举先生为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

6月 朱湘来访，先生与顾毓琇招待他住在达园。朱氏看到不少先生治学手稿，写下《闻一多与〈死水〉》一文，历数先生正从事的研究课题和正在撰写的文章，说“希望他不要忘记了自诺之言，将来要创作一篇兼用韵文与散文的唐代史诗。”但先生看后，不同意发表。

7月2日 致游国恩信。说：“得悉大驾即将北来，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藉便拜诵，他无所需也。”时先生与游氏书信交流楚辞研究心得。

26日 致游国恩信。说：“比来日读骚经数行，咀嚼揣摩，务使字字得解而后止。忽有所悟，自熹发千古以来未发之覆，恨不得行家如吾兄者，相与拍案叫绝也。”

是月 卞之琳受臧克家委托，多次往清华园催先生为臧的诗集《烙印》作序，先生对卞氏谈诗艺问题甚多。

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作序。说：“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

9月13日 开学。先生讲“诗经”、“楚辞”、“杜诗”和大一国

文。选先生“楚辞”课的只有孙作云和王文婉两位学生。先生颇有点负气，拼命预备功课，认真讲解，半年时间只讲了一篇《天问》。

28日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改选，先生负责出版，朱自清负责学术，余则由学生担任。

29日 致饶孟侃信。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一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所说的“向内走”，是指学术研究的路。信中开列的课题有八项：毛诗字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卒年考、杜诗新注、杜甫(传记)。

10月16日 《清华大学校刊》刊登先生为救济东北难民捐款108元、为慰劳驻军捐款2元、为慰劳热河战争受伤将士捐款5元。

12月 担任《清华学报》编辑。此后一直任学报编辑。

一九三四年 三十六岁

1月11日 致饶孟侃信，对朱湘去年12月5日跳水身亡深为不安，由此想到要立刻救救与朱湘同样遭遇的唐亮。

2月 由于先生热心操办，清华大学与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的“唐亮西洋画展”在市内开幕。先生作《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为画展的说明书。先生还有一篇《匡斋谈艺》遗稿，也是谈画的。

3月3日 唐亮画展在清华园举行。先生出面接洽诸方购买唐亮的画。

5月1日 与叶公超合编的《学文》月刊创刊。先生发表

《匡斋尺牍》。在该刊发表作品者有林徽音、杨振声、孙毓棠、饶孟侃、闻家驷、季羨林、李健吾、何其芳、吴世昌、方令儒、曹葆华、胡适、余上沅等。

9月17日 开学。这年度先生讲“唐诗”、“乐府研究”、“国学要籍”。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诗经”。

10月 《天问·释天》发表。

11月 迁入新落成的新南院72号。这是一所西式砖房，设备齐全，陈岱孙、俞平伯、潘光旦、萧公权等，都住在附近。

一九三五年 三十七岁

4月3日 《读骚杂记》发表。认为屈原死于怀王入秦之前；而不是《史记》所记的顷襄王时期。说：“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原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

29日 清华二十四周年校庆。文艺社演出先生导演的剧《隧道》。

5月21日 在清华文艺社聚会上谈孟郊。认为孟郊一生贫困，也不愿意拿诗来逢迎达官贵人；宁愿隐居，也不用诗做换取功名的工具。

6月11日 《悼玮德》发表。文中称方玮德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这正是先生本人的追求。

7月 《诗新台“鸿”字说》发表。认为《新诗·邶风·新台》中“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鸿”，不是鸿鹄，而是蟾蜍。

8月11日 朱自清作《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称赞先生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作用，并且强调说：“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该诗集收五十九家诗四百八

首，其中先生二十九首。

暑假中，与梁实秋、顾毓琇、庄前鼎、余上沅、吴景超等同游大同。

9月15日 《卷耳》发表。

18日 开学。先生讲“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并指导研究生进行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得以与陆侃如讨论学术。

10月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发表。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认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可贵，但采取示威游行方式未必会有效果。

一九三六年 三十八岁

1月29日 四女闻翹生。

是月 《离骚解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发表。

2月19日 清华大学教授会议决定29日举行补考，受到学生反对。教授全体辞职，先生亦在签名之列。

29日 清华举行补考。清晨，军警包围学生宿舍；晚，开始搜捕进步学生。学生分散各教授家躲避，先生亦掩护同学。

6月17日 致王重民信，说：“敦煌遗物价值之大，固不待言，更得硕学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

暑假 赴南阳看甲骨发掘。时先生对甲骨文兴趣颇浓，写了几篇契文疏证。

旅途中参观洛阳某航校，印象是那里的军队还在准备抗战，回校后说“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

9月16日 开学。这学年讲“唐诗”、“国学要籍”，并指导研究生“诗经”、“楚辞”、“唐诗”。又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兼课，讲授英文，课文内容多为关于造型艺术理论。

10月24日 鲁迅先生19日逝世，是日清华文学会开追悼会，先生、朱自清出席。会上先生“以韩愈比鲁迅，深赞韩愈之文体改革运动”，并说到1926年初与鲁迅的一次见面。

是月 《楚辞斟补》发表。

11月3日 平津日冠军军事演习第九日。是日，清华救国委员会举行升半旗礼，全校师生宣誓：“愿以至诚，促成全民族大团结，保卫国土，维护主权。”

9日 与清华同学绝食一日，集资慰问绥远抗日的傅作义部队。

23日 清华教务处《通告》，公布先生为孙德宣、王瑶、孔祥英、蒋南翔等学生的导师。

12月12日 西安事变发生。清华教授会决议谴责张学良、杨虎诚，先生亦列名。

一九三七年 三十九岁

1月 《诗经新义》“二南”发表。后又有《诗经通义》“召南”、“周南”。

《清华学报》编辑由四十四人调整为六人，以朱自清为编辑主任，先生与冯友兰、陈铨、雷海宗、潘光旦、萧公权为编辑。

2月17日 清华注册部《通告》准先生“所授唐诗一学程自即日起改为星期三晚七时至九时”上课。先生的“楚辞”课亦曾在晚间开过，是先生执意要求学校这样安排的。

4月6日 为彭丽天诗集《晨夜诗度》作跋。

6月底 对青岛来的臧克家说到陈梦家的考古学成就。说：“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到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

是月 清华中文系师生合办、先生主编的《语言与文学》

创刊。先生在上面发表了《释省徭(契文疏证之一)》。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先生初听到枪声，还以为军事演习。时夫人高真带立鹤、立鹏回乡省亲。

15日 致妻子信，说到应付紧张局势的办法，并准备动身南下。还说“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月内我们必回来。”

19日 先生带立鹏、闻名、闻翹和保姆赵妈，走津浦路南下。临行匆匆，只带了《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其余钱财首饰均未带出。

8月 在武昌居磨石街25号。朱自清、卞之琳、赵俪生、王逊等都来此探望过先生。

10月23日 到长沙。9月中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已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这年本该先生休假一年，但因南下教师不多，先生推迟休假。

28日 因朱自清介绍认识孙望，并与孙氏晤谈研究唐诗问题。时先生正作《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唐诗人卒年代考》。次日，为孙望写《张旭年考》一则。

11月1日 长沙临大正式开课。此后西南联合大学以是日为校庆日。

3日 雨中赴南岳，长沙临大文学院设在这里。同行者有柳无忌、朱自清、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冯友兰、罗延光、吴俊升、周先庚等。在南岳，先生开始考订《周易》。

8日 致妻子信。说到南岳的生活“一桌八人共吃四个荷包蛋”，“和孙国华上街，共吃了二十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

不久，南来教师增多，宿舍改二人一室为四人一室，先生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同居。每入夜，先生自燃一灯，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

18日 文学院正式开课，先生讲授“诗经”、“楚辞”。第一堂课先生做了安定人心的谈话，说：救国要有分工，直接参加抗战，固然很需要；学习本领、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抗战和建国献身也很必要。

一九三八年 四十岁

1月2日 文学院决定迁回长沙。是日，先生先至长沙。在南岳，先生有“恍如隔世”之感，但也和同事常议论时局。一次谈到国共问题，认为西安事变虽已过去，但抗战却不能把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了，这个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再次出现。

上旬 到武汉，见到刚从长沙临大征调到汉口教育部任次长的顾毓琇。顾请先生到战时教育委员会工作，先生没有答应。与郭沫若首次见面，是顾毓琇介绍的。

2月1日 致闻家骥信，说决定与同学步行入滇。时长沙临大决定迁滇。

15日 致妻子信。说：“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

19日 随湘黔滇旅行团上船。次日，离长沙。旅行团二百余人，由黄子坚负责，黄师岳中将任团长，参加的教师还有许维通，李继侗、李嘉言、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

3月1日 旅行团自桃源开始步行，行三十里即桃花源。

6日 至沅陵，遇雪。次日渡江访随北平艺专迁到这里的老友赵太侔。沈从文时居沅陵，设宴为先生洗尘，并接先生宿五日。

12日 离沅陵至晃县。何善周高烧不退，先生坚持让团里

派人，乘车护送至贵阳。

23日 至黄平。开始作速写，现存36幅。

30日 抵贵阳。次日，前清华学校校长周寄梅，设宴为先生等洗尘。

4月1日 大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清华老友吴泽霖宴请先生等。

9日 游镇宁东门外之火牛洞。在洞内兴起，用英语唱美国歌曲《乌万尼他》、《圣塔露西亚》。

10日 至永宁，看到报载台儿庄大捷消息，兴奋异常。

11日 乘小划渡盘江，极惊险。晚宿安南，行李未到，为了安定人心，先生于县政府大堂坐了一夜。

12日 在安南开会庆祝台儿庄大捷。会后游行，小小县城都惊动了。

19日 入云南省。平彝县特派保安队迎接旅行团入境。

22日 路经霭益。见破庙墙上有歌颂红军的歌谣。

27日 至大板桥。时先生胡须已长，与李继侗相约抗战胜利再剃须。

28日 入昆明。梅贻琦前来欢迎。旅行团在圆通山集中，合影留念。此行三千三百余里，步行二千六百余里，日程六十八天。路上刘兆吉学生采集民歌，歌后编成《西南采风录》，先生作序。

5月3日 赴蒙自。此前长沙临时大学奉令改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暂设蒙自。

4日 抵蒙自，住歌庐士洋行。同住者有郑天挺、刘文典、樊际昌、陈岱孙、陈序经、丁倌等十几位教授。

7日 致闻家驊信，说已为他在联大觅得教职。

10日 联大蒙自文法学院成立战区学生济救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先生与樊际昌、赵迺抃、陈序经、陈岱孙等为委员。

6月27日 致妻子信，说蒙自生活“快一个月了，没有吃

茶，只吃白开水”。“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

7月23日 文学院课程结束，将迁回昆明。在蒙自，终日研究，得“何妨一下楼斋主人”雅号。其实，先生无时不关心国事，吃饭时，同桌大发败北主义理论，先生说“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浦薛凤则说先生“往往批评时政激昂慷慨，一若深恶痛疾。”“在抗战初期，即曾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骂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28日 回到昆明，租福寿巷姚宅，为家眷来此做准备。

8月 家眷由闻家驷陪同到贵阳。时，先生受吴泽霖邀请，亦到贵阳为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讲授诗经。在贵阳，与吴泽霖谈起图腾研究，并劝他回清华教书。9月初，携眷至昆明。

9月28日 日机第一次轰炸昆明，先生头部负伤。

10月6日 联大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先生、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五人为委员。冯为主席。后多次开会，商订校训为“刚毅坚卓”四字，接受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的校歌。

12月1日 联大开学。先生上学期讲“楚辞”和“尔雅”。“楚辞”课讲的是已四易稿的《天问疏证》。同时还授大一国文，杨振宁即这时听先生的课。

31日 茅盾赴新疆，路经昆明。是日，会见先生、吴晗、朱自清。谈话中茅盾希望外来的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应加强团结，先生建议与云南大学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沟通思想。大家还谈到汪精卫投敌，认为“从反面说，也是一件好事，好比挖掉了抗战躯体上的一个毒瘤，也许能促蒋介石坚定抗战的决心。”

是月 参加话剧《祖国》的舞台设计与制作。此剧为陈铨据一外国剧本改编，描写在日寇占领下某城的一教授，与学生、工人向日寇汉奸斗争而英勇牺牲的故事。孙毓棠、凤子和联大同

学参加排练，并成立“联大话剧团。”

一九三九年 四十一岁

2月18日 话剧《祖国》正式演出。连演八日，轰动春城。有评论称先生设计的布景为“诗人的布景”。演出结束时，剧组聚餐庆贺，先生举杯邀大家共祝抗战早日胜利。

28日 开学。先生讲“离骚”，方法上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

3月5日 为刘兆吉学生所编的《西南采风录》作序。说：“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王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6月1日 《歌与诗》写就。文末注：“这是计划中的《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

7月14日 曹禺自渝来昆。他是接到先生和凤子、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的联名电报，特来为国防剧社导演《原野》。

8月16日 曹禺自导话剧《原野》经联大剧团排练后，在新滇剧院正式公演。先生担任舞台设计，雷圭元服装设计，孙毓棠舞台监督。先生设计焦大妈家的桌椅，认为必须给人以massiveness（即沉甸甸的意思）的感觉，曹禺表示完全同意。《原野》每一幕的舞台设置他都与曹禺共同研究，绘出平面图后，先制成模型征求大家的意见，最后经过多次修改，才正式投入制作。舞台布景是他根据剧情先绘成小样，然后才正式绘制。

暑假后 先生休假一年。全家搬到昆明南四十公里的晋宁县北门街苏宅。在这里，整理诗经、楚辞、乐府、古代神话诸旧稿。

12月 作《易林琼枝》，这是从《易林》中摘出的120多条社会史料。

一九四〇年 四十二岁

9月23日 开学。此前先生已搬回昆明，与闻家驷同住小东门节孝巷13号周宅。本学年，先生讲“诗经”、“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即上古文学史）、“古代神话”。同时，朱自清休假，其清华中文系主任职由先生代理。

25日 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与联大戏剧研究社，为募集清寒学生救济金，联合演出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先生被邀为顾问。先生看过首次彩排后，问：“《阿Q正传》写的是农村生活，吴妈等都是农村妇女，你们为什么在脸上擦那么多胭脂？”

30日 日机轰炸昆明，先生院子里落了一颗炸弹，幸好未炸。一起躲在防空洞的冯至、闻家驷，都虚惊一场。

是月 联大学生林元、杜运燮等组织文艺团体“冬青社”，聘先生，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冬青社是联大最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由进步社团“群社”文艺小组改组而成。

10月16日 《乐府诗笺》开始发表。

是月 为躲避轰炸，先生搬家到北郊大普吉。后又搬到陈家营、麦地村。在陈家营，华罗庚也搬来，先生热情地让出一间房子，两家“隔帘而居”。华罗庚研究数学，先生研究“槃瓠”写《伏羲考》。先生研究伏羲，与常任侠驰书往来，交流心得。

11月20日 作《怎样读九歌》。引征《九歌》中带“兮”字者250多处，逐一分析，说“为初步欣赏《九歌》，这样谈谈不但尽可够用，说不定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是年 卞之琳送给先生一本刚出版的诗集《慰劳信集》。这是卞氏1938年8月访问延安时创作的，诗中歌颂毛泽东、朱德和解放区的将士、工人、农民。先生读罢“给予慷慨的嘉许”。

一九四一年 四十三岁

4月27日 清华大学举办三十年校庆，并恢复四种学术刊物。先生与邵循正、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潘光旦六人担任复刊后的《清华学报》编辑。

是月 作《周易义证类纂》。收集《周易》中社会史料，分经济、社会、心灵、余录四类。

5月12日 罗常培将赴联大叙永分校，其联大中文系主任及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职务，由先生代理。

8月26日 老舍抵昆，应罗常培邀请来联大讲学。9月8日第一讲由先生主持，致词中说：“老舍先生是以活的语言创造了活的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对象只是限于‘乾嘉遗老’式的，和‘西风东渐’式的学者，很难出作家。”

9月初 清华筹备建立文科研究所，先生与何善周去司家营选找所址。

18日 辞联大、师院中文系代理主任行政职务。

29日 开学。先生这学年讲“楚辞”、“唐诗”。

10月初 朱自清因病辞职，先生正式接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职务至1946年4月4日。此时还兼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不久，全家搬到司家营，住在文科研究所二楼。时，清华图书馆的许多书籍也搬到这里，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何善周、朱兆祥、刘功高等，相继来这里居住，并开展学术研究。司家营附近龙泉镇，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等，一时这里的研究空气颇浓。先生的《楚辞校补》、《唐诗杂论》、《庄子内篇校释》等，也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

此前，清华大学在麦地村建有古籍整理组，也由先生负责，先生一家也住麦地村。许维遹整理《管子》，先生参加了不少意

见。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北平看到稿子，又加了很多材料，改名《管子集校》以三人名义出版。

11月7日 与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商谈教学问题。晚，与老舍食炮牛肉。

是月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学术演讲会上讲“什么是九歌”。

12月8日 《楚辞校补》“引言”写就。说：“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成俗’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先生说自己做的是最下层最基本的校正文字的工作。这部书先生花了十年工夫，开列的校引书目有65种，

一九四二年 四十四岁

3月 《楚辞校补》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5月6日 在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神话及中国文化。”

9月21日 开学。讲授“周易”、“乐府”、“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1月6日 在联大文学史讲座上讲“伏羲的传说”。

15日 《伏羲考》中“引论”、“从人首蛇身谈到龙与图腾”写就。这是探求中华古老文化源头的尝试，朱自清称先生这项研究给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道。

12月17日 在中法大学讲“神话与诗”，云神话终而诗出。

一九四三年 四十五岁

1月24日 与朱自清、浦江清、余冠英、许维通等游黑龙潭、金殿。

25日 在“乐府”课上谈艺术不该模仿，最好的诗是无韵的诗。

3月2日 作《七十二·附识》。本文由季镇淮初稿、何善周补充，先生用五昼夜改写抄录，以三人名义发表。附识中说：“七十二”是古人常用的虚数，它流行的年代，正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代，“这个数字之值得注意，正因为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运动态的表征”。

是月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发售。先生说这本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春 常任侠抵昆，到家看望先生。两人虽初次见面，却因研究古代神话神交已久。

6月5日 刘健群到昆，带来教育部“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安排。教授们很不满，先生说：“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

25日 唐兰在联大暑期文史讲座中讲甲骨文，先生主持。致词中先生从甲骨文的发现说到中国考古事业的不发达，以致文化之落后。

是月 《茅苡篇》发表。

7月3日 《端节的历史教育》发表。说吴越的断发、纹身、龙舟、食粽等，都是为了祈望图腾神——龙的保护而求生存的传统节目。又说“如果我们还要让节日存在，就得给它装进一

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约在这前后，与一美军军官谈起战争，说“没有开始的只是我们”，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不满。

8月25日 《孟浩然》发表。说：“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这话当有所指。

是月 《四杰》发表。说初唐四杰的卢、骆为破坏者，“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9月1日 《庄子内篇校释》发表。后又有《庄子外篇校释——骈拇》。

13日 开学。本学期讲授“诗经”、“唐诗”。同时在中法大学兼课，讲中国文学史。

此前，先生解聘刘文典，因其被大盐商大土豪张孟希请去，半年不归。先生说 he 为了吸鸦片而趋炎附势，不足为人师表。许多人为刘说情，先生坚决不允。

是月 华岗到昆明，带有一封周恩来亲笔信。大意说应当争取象先生这样的教授，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是反抗的，且在学术界和学生中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

11月13日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发表。说：“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时先生与联大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合编《中国新诗选译》，在朱自清处看到田间诗后，在唐诗课上盛赞田间。

25日 致臧克家信。说：“从青岛时代起，经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是月 美国对日本宣战后，援华人员增多，昆明译员训练班扩大，联大当局决定该年度毕业生除女生和体弱者外，一律充当译员。先生受邀为译训班教员，担任英汉互译课程，曾以《共产党宣言》为英译汉教材。受到重庆军委会追查。

一九四四年 四十六岁

1月18日 《新华日报》有“闻一多教授订润例作金石”消息。时，物价飞涨，先生一家常在断炊中，有朋友建议挂牌刻图章。正式挂牌时，浦江清特撰骈文短启，中有“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之句。具名者为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九教授。

2月15日 在联大讲“舞与诗”。主张健康的诗，精神矍铄，令人兴奋，说田间就是一个代表。

20日 《复古的空气》发表。批评“知识和领导阶级”的倒退。

3月1日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发表。认为家族主义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应当改变儒家“孝”的观念，走民族主义的路。

29日 国民政府取消五四青年节，改是日为青年节，先生对此表示不满。

是月 受昆华中学聘请，任高中部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平价米和二十块半开（云南流通的滇币，两个半开合一块银圆）的报酬。不久，全家搬到昆华中学。

春 参加华岗、周新民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会上华岗介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还有解放区的情况。成员还有罗隆基、潘光旦、楚图南、曾昭抡、吴晗、冯素陶、尚钺、

闻家驷、辛志超、费孝通等人。

4月9日 联大何孝达、沈叔平、施载宣、康侃、赵宝煦、黄福海等学生组织“新诗社”，请先生任导师。先生对大家说：“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

5月3日 与张奚若、周炳琳、吴晗、雷海宗、沈有鼎参加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晚会。在会上说：“过去我总以为国家大事专门有人去管，无需自己去问，长期脱离现实。但是，一二十年来和古董打交道，今天也总算得到结论了。”还号召里应外合打倒孔家店。

4日 与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李广田、卞之琳参加联大文艺壁报举办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晚会。因参加者甚多临时改会场，未组织好而流产。

《楚辞校补》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本年度学术二等奖。

7日 《九歌校释——东皇太一》发表。

8日 4日流产的文艺晚会重开，改为联大国文学会组织，先生与罗常培共同为大会主席。先生作“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演讲，说：“要建设新文学，破坏的工作不能停止，所谓文学遗产，就是五四以前的‘国粹’、五四时的‘死文学’、‘古典文学’或‘贵族文学’，都是几千年来君主制度下产生的东西。有人要利用这个新名词来复古，来排外，这是必得清算的。”这个会相当成功，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杨振声分别演讲，吴晗认为这几次会建立了近两年来联大民主运动的基础。

6月4日 《伟大的事实不朽的意义——给教导团诸君致敬》发表。时，学生教导团第一团经昆明赴印度战场，先生认为这一报效祖国的壮举，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而政府当局和军队长官却宣传不力，“没有同情，没有热，是麻木不仁？还是忘恩负义？”

25日 《可怕的冷静》发表。说：“目前的一切，分明是朝着胜利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可怪的，是一部分人虽然看出方向的错误，却还要力持冷静，或从一些烦琐的立场，认为不便声张，不必声张。”

同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及拉铁摩尔、范宣德、哈查尔一行参观联大。为了向他们表示民主愿望，壁报协会赶制了大幅英文壁报，标题为“我们决心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我们要民主！”这张壁报得到了先生的支持和帮助。稍后，美驻华大使高斯给美国国务院电报中称先生、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等“同副总统谈话中，表示了对重庆政策的不满。”

29日 暑假开始。假期中在西南文化研究会上作过一次“关于儒·道·土匪”的中心发言。

上半年 冯乃超给张光年信中，转达了郭沫若对先生的问候，并约先生为《中原》撰稿。

7月1日 致张奚若信，并附有新作的诗《八教授颂》“序”和“政治学家”。信中说：“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帐”。

2日 《龙凤》发表，探讨“龙”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关系。

7日 与邵循正、蔡维藩、潘大逵、杨西孟、潘光旦、陈友松、李树青、罗隆基等参加联大壁协和云大、中法、英专三校学生会合办的“七·七时事座谈会”。这是继五四文艺晚会后的又一次热烈集会。会上熊庆来以数学家眼光与罗隆基论“变与不变”时，先生站起来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

是月 《愈战愈强》、《画展》发表。这些都是针对现实的杂文。

8月18日 与陈雪屏、华罗庚、吴晗、冯友兰、杨西孟、刘崇铨、邵循正、曾昭抡、马大猷、陆钦墀十一位教授参加国民党

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举行的“目前形势与中国的反攻问题座谈会”。会上先生说：“以前我们看一切都不悲观，还希望也许在战略上有点办法。今天在这里听见各位长官的话，才知道战略上也很有问题，我只差要在街上号啕大哭。”又说：“没有什么讨论的，只有干，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

下旬 昆华中学老师汪国桢看望先生。谈到学术研究时，先生说：“现在政治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还顾得上研究什么呢？我认为今天很需要再来一个‘五四’，再来一个‘一二·九’。”

9月1日 致臧克家信。时，社会上广传先生被解聘，臧克家来信询问，先生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延安《解放日报》载《慰问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近来忧时之念很深，一股正义的热情，更使人感动。当今的学者以国家民族前途为虑的人虽很多，但能够像闻先生这样正直敢言的却还少见。”

10日 与张奚若、吴晗、潘大逵、傅恩龄等参加东北同学会组织的九·一八纪念座谈会。

13日 当选为联大校务会教授代表。

17日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下称“文协昆明分会”）理事，遂即响应重庆全国文协号召，开展援助贫病作家活动。

18日 开学。先生讲“楚辞”、“庄子”、“尔雅”。时罗庸亦讲楚辞，讲四言诗如何过渡到五言七言诗，先生则从研究古代神话和传说的角度来讲。

20日 当选为文协昆明分会常务理事。

24日 楚图南、李何林、张光年、吕剑、尚钺等在李公朴家中座谈文艺的民主问题。先生因病未到。会后张光年去问先生的意见，先生说：“没有民主运动的实践，一定创造不出民主主义的作品。”又说：“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人的火候到

了，写出的东西自然是对的。”

25日 致闻亦博信。说：“今日之事，百孔千疮，似若头绪纷繁，而夷考其实，则一言可以尽之，无真正民主政治是也。”

29日 《云南日报》有消息说先生愿刻图章十只，全部收入捐助贫病作家。此前，还到南菁中学演讲，动员募捐。

秋 经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生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这也是说，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罗隆基曾笑着说先生一生有三变，先生回答：“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应允入盟的那天晚上，先生对吴晗表示，说自己将来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从参加教导团的一个远房侄儿那里，听到了国民党军队内的许多腐败现象，气愤已极，在课堂上揭露了两个小时。

10月9日 主持联大新诗社成立半周年纪念会。会上宣读亲笔抄写，有楚图南、冯至、李广田等一百二十人签名的《给贫病作家的慰问信》，说：“我们相信这些钱不特能买回你们的健康，也买回了我们的觉悟。”叶华君、楚图南、闻家驷、冯至、孙晓桐、张光年和先生朗诵中外诗作，楚图南、吕剑、沈有鼎、李何林先后发言，最后先生总结，说：“我们要把思想作根据，用宗教般的虔诚去信奉这思想，然后有好诗出来，单靠感情是不够的。”又说：“只有多数的、集体的生活才是最健全的、真正的生活。”

会前，为新诗社刻社章，边款刻云：“本社才成立半周年，参加的分子，已由联大发展到昆明全市。古人论诗的功能说：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们正做到了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群字，这是值得庆幸的。”

10日 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日。时日寇包围桂林，西南大后方岌岌可危。是日民盟云南省支部与昆明文化界、联大、

云大、中法三校学生会，联合召开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先生为主席团成员，并与罗隆基、李公朴、楚图南、吴晗五人演讲。先生的演讲，后以《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为题发表。说：“我们应该用奋发的心情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并且立志把他打退。万一不能，也要逼他付出相当代价，再作有计划的，有秩序的荣誉的退却。然后走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给敌人以经常的扰乱与破坏。一方面发动并组织民众，使他成为坚强的自卫力量，以便配合着游击军。”

大会结束前。先生宣读了罗隆基起草，自己润色并与李公朴分别抄录的《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保障人民各种自由、释放政治犯、改善财政及经济政策等主张，并要求给八路军新四军装备与供应。

19日 鲁迅逝世八周年祭日，联大冬青社等五文艺壁报与云大学生会联合开会纪念。先生与徐梦麟、尚钺、楚图南、姜亮夫、李何林、朱自清及四千余人到会。会上先生演讲中检讨说：“时间愈久，越觉得鲁迅先生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忏悔。”说毕，转身向台上的鲁迅像恭恭敬敬地鞠一躬，满场人大受感动。

25日 与楚图南、曹默庵赴欧小牧家宴，席间有人问起听说先生要去延安的事。先生曾郑重的对张光年提出要去解放区取点经。张光年说：你要去了延安，那就戴上红帽子，不成为民主教授闻一多了。

是月 有《士大夫与中国社会》一文。

动员昆华中学学生展开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活动，在全校大会上表示愿捐刻图章。并为募捐组织者及募捐第一名赠刻图章。先生对昆中学生的政治成长十分关心，曾在课堂上出过三个发人深省的作文题：《写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病兵》、《号角》，并在

提示中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

11月初 为薛诚之的诗集《仙人掌》作序。说：“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

16日 罗常培将赴美讲学，中文系同学开会欢送。会中罗常培表示因出国不能和大家一起从事爱国活动，很觉遗憾。先生说：问题不在于出不出国，而在于爱不爱国，只要爱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事可做。

29日 在联大作宣传从军演讲。时云南省党政联席会议根据重庆指示，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联大也组织了劝征委员会。先生认为青年从军是改造国民党军队的好机会。说：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没有人听，是因为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

下旬 联大洪德铭、严振、王念平、萧松等学生酝酿成立民主青年同盟（下简称“民青”），受到先生和吴晗的赞同和帮助。

是月 民盟云南省执行委员会成立，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先生为执行委员。

12月9日 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创刊，罗隆基任总编辑，先生为编委。

10日 《一个白日梦》发表。原题为《恶性发炎的个人主义》，批评蒋介石独裁统治。

13日 联大学生会举办“一年来国内局势检讨”时事座谈会，参加者二千余人。张奚若、曾昭抡、伍启元、李树青、吴晗分别演讲，最后由先生作结论。

14日 在尔雅课上，有学生问成都孙次舟认为屈原为弄臣的看法如何？先生回答：屈原是文学弄臣并不算错。因为文学弄臣与倡优一样，也是奴隶，是家内奴隶，以这样身份而能革命，

更值得赞扬。

中旬 在吴晗家与筹建民青的学生交换意见，并希望他们加入民盟，把民青办成民盟的外围组织。

25日 昆明文化界在云大广场召开护国起义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潘光旦为大会主席，黄斐章、唐筱蓂、白小松、由云龙、吴晗、马伯菴相继演讲，最后先生作“护国起义与民主政治”演讲，提出：“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

大会通过了吴晗起草、先生恭录的《云南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宣言》，提出取消一党训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三项要求。指出：“今天，国家民族的生存实际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纪念护国起义，更憬然于当前危机的症结，就在少数人大权独揽的一党政治。护国起义的意义，加强了我们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护国起义的精神，警醒了对当前局势的责任；护国起义的成功，也鼓励了我们对改正当前局势工作的信心。”

会后举行盛大群众游行。队伍将散，先生又被拥出即席讲话，说：“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这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他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是月 作《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后发表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杂志。

是年 作杂文《真的屈原》。

一九四五年 四十七岁

1月7日 昆明《正义报》刊载先生新岁笔谈，说：“局面糟到这样，完全是‘治人’的劳心者的罪”，“所谓劳心，倒未必有在朝与在野之分，就某种观点说，也许在野者负的责任更大。”意思是说大家都应对国家前途负起责任来。

13日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发表。说：“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

是月 为昆华中学董康同学题词：“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后与尚钺介绍董康加入民盟，并派他到缅甸从事民盟工作。

这时，读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是吴晗给先生的。

2月4日 《云南日报》报道先生在联大国文学会开展的援助贫病作家募捐中，捐款11,500元。

12日 除夕，与吴晗请新成立的民青负责人吃饭。民青正式成立于本月4日，决议中指出“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的领导，与民盟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为宗旨。”此后，民青一直与先生和吴晗通报情况，交换意见。

这天，为吴晗、杨明题字，写的都是“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15日 联大悠悠体育会组织路南旅行团，先生带立鹤、立鹏参加，是日乘火车到路南，宿县立中学。

17日 先生签名的《昆明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发表。

18日 对何善周谈学习《论联合政府》的体会。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就明白有了最低纲领，还有最高纲领，眼下要争取实现最低纲领，将来还要逐步达到最高纲领。那时，便是‘世界大同’啊！”

19日 旅行团在长湖与彝族同胞举行同乐会，先生也兴奋地跳起舞来。那张口衔烟斗，神情自然的相片也是学生在路南拍的，先生很是喜欢，放大了挂在墙上。

21日 旅行团与路南中学师生开同乐会，校长杨一波介绍路中与人民群众驱逐反动县长许良安的经过。先生激动地说：“这

是路南的一次小‘五四’运动。但就其斗争的性质与范围，和所取得成就说，却是超级的。因为斗争很尖锐，参加的群众不仅有路中师生，还有地方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

是月 辞昆华中学职。举家搬入西仓坡新盖的联大教职员宿舍。同院有冯友兰、吴有训、陈达、杨石先、潘光旦、吴晗等三十三家。

3月10日 因米价狂涨，先生、王赣愚、朱自清、吴晗、贺麟、费孝通、郑天挺等二十九教授联名订定稿酬，文稿千字斗米，论文演讲二斗。

12日 先生等三百四十二人签名的《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发表。提出邀约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在野党共同举行国是会议、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解散特务组织、改组国家最高统帅部四项主张。

中旬 《民主周刊增刊》出版。时，罗隆基利用《民主周刊》鼓吹第三条道路，先生与李公朴、周新民、张光年、吴晗、楚图南等持不同意见，遂编辑增刊宣传新民主主义观点。

24日 田汉、安娥夫妇到昆明。遂拜访先生。

28日 参加联大学生会“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会”。参加者五千余人，曾昭抡讲军队统一问题，吴晗讲团结问题，王赣愚讲国民大会与政党。先生做结论，说：“抗战初期，有些人把抗战建国截开两段，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埋头读书，准备做‘建国人材’，抗战大可不管，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又说：“目前的学生，不止应该埋头苦干，更应该抬起头来，挺起胸膛，注视现实，关心民主团结，用大家的力量去促进民主团结的实现。”

春 刘健群由渝抵昆，受蒋介石指使劝说李公朴赴重庆教育部任职，被李拒绝。但先生听到谣言，即与吴晗、楚图南质问李公朴为什么出卖民盟。经张光年解释，先生立刻表示向李公朴检讨。

4月6日 联大中文系外文系主办文学晚会，总题为“诗”。先生、罗庸、朱自清、浦江清、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杨周翰、王佐良十人主讲。先生讲“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前途。”

10日 为国民党当局上月30日下令解散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先生起草致郭沫若慰问信，说：“从这一次打击上，我们全国民众，倒更可以解除一些错觉的蒙蔽和幻想的羁绊，因而更能坚定今后努力的决心。”信的签名者有白澄、张光年、吕剑、李公朴、沈从文、李广田、吴晗、华岗、尚钺、金若年、闻家驷，萧涤非等五十三人。

13日 为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答《正义报》记者，说：“我觉得一般人都太看重了物质的力量，因而过分强调了英美的援助，把国内的力量却忽略了。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是人，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22日 文协昆明分会、联大文艺社、冬青社开会追悼罗曼·罗兰、阿·托尔斯泰，先生在会上致词。

27日 作《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说：“帝国主义的进步，封建势力的进步，结果都只为人民的进步造了机会，为人民的胜利造了机会。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历史的法则”。

是月 李公朴创办的北门书屋翻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有人说这是窃取版权赚钱，先生听了又对李公朴不满。经冯素陶、楚图南说明情由，先生说：那是我的不对了。

5月2日 新诗社举办朗诵晚会纪念五四。先生、朱自清、张光年、李何林、尚钺、常任侠等上千人出席。先生首先演讲，说：“我们要唤醒农民，农民是不识字的，语体文已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通俗的秧歌剧、街头剧、接近土地的音乐、为任何人所了解的朗诵诗。”会上何孝达、刘振邦、何兆斌、李实中等十多人

登台诵诗，先生也朗诵了解放区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朱自清说：“从他那抑扬顿挫里体会了那深刻的情调，一种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会场里上千的听众也都体会到这种情调，从当场热烈的掌声以及笔者后来跟在场的人的讨论可以证实，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

3日 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晚会。先生、雷海宗、吴晗、曾昭抡、沈有鼎及学生等六十余人热烈发言。先生首先演讲，说：“我们读书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被人利用离间的，我们应以读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

4日 《五四与中国新文艺》发表。提出：现在是群众的时代，让文艺回到群众里去！

下午一时，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会，联合举办五四纪念大会，先生、潘光旦、潘大逵、曾昭抡、吴晗、李树青等六千人出席。会中下起雨，有人到树下避雨，先生大声疾呼：“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上来，走近来，勇敢的人走拢来！”会后万人大游行。队伍回到会场，先生又即席讲话：“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但是，现在和五四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求民主，也不是过去那样的民主了。”

晚上，参加联大同学三千人大聚餐。接着，同学们进行火炬竞走，男女队第一名都获得先生题写着“民主火种”锦旗，第二名锦旗上的“巍巍青年”是马约翰题写的。

是日 《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发表。又有《五四断想》发表。

5日 在文协昆明分会、联大国文学会等七团体纪念五四文艺晚会上演讲“艾青与田间”，称“艾青是今天的诗人，田间是明天的诗人。”

21日 民主周刊社、自由论坛社等五团体举办晚会，欢迎新从桂林辗转到昆明的“新中国剧社”。先生本准备演讲，但因警宪阻止，提前散会而未能讲成。27日，晚会重开。

26日 在文协昆明分会、昆明银行业同仁福利会举办的文艺讲习班上，讲“怎样接受文学遗产”。

是月 在联大演讲“妇女解放问题”。说：“争取妇女解放的对象该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男性。一切问题都是不合理的社会所产生，都该去找社会去算帐。”又盛赞延安的妇女解放。同样的问题，在唐家花园还为部分女同学讲过。

6月10日 郭沫若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二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是日途经昆明，与先生等会晤。中午，先生、吴晗、张光年、杨须知、白麦浪等为郭氏饯行。陪同郭沫若的苏联大使馆秘书邵鲁诺夫问先生想带点什么，先生表示想要一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

14日 诗人节。《人民的诗人——屈原》发表。这是在昆华中学青年讲座演讲的讲稿。

晚，文协昆明分会等十五团体举办诗人节晚会，有上千人出席。先生演讲中说：“当认识了人民时，才能认识屈原，因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18日 在昆明文化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九周年晚会上演讲。

25日 昆明文艺界举办庆贺茅盾创作二十五周年暨诞辰五十周年茶会。先生、闻家驊、朱自清、田汉、楚图南、邵荃麟、魏荒弩、凌鹤、范启新、赵沅、白澄、张光年、刘思慕、李公朴等出席。会中纷纷题词，先生题词：“作为保卫人民、拥护真理的战士，茅盾先生，今天还有谁比你更笃实、更坚定、更持久的呢！”

作《说鱼》，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诗歌。

28日 赵丹、顾而已抵昆。李公朴曾设家宴欢迎，请先生参加。赵丹控诉了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时所受的非人酷刑，先生

回家讲给家人听，边讲边拍桌子大骂“无耻！”

7月7日 抗日战争八周年纪念日。白天，出席昆明文化界文艺检讨会。晚，参加联大、云大、中法三校七·七纪念晚会，在演讲中对蒋介石的“七·七演说”进行了批评和注释。

作《“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时，“新中国剧社”演出《金碧交辉》、《无条件投降》等结合现实的剧目，先生说：“新中国剧社，是我所知道的大后方第一个能把握人民现实生活的话剧团体。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但指示了中国戏剧工作的新道路，而更要紧的是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悟。”

先生等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该电为先生誊录，认为在实施民主声中，不能代表民意的参政会实无再度召开的必要。

25日 联大、云大联合招生考试，闻立鹤时读高中二年级，越级报考，后被联大外文系录取。先生很高兴，把一位美国朋友送的派克钢笔送给立鹤。

27日 《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开业。先生立刻让何善周去订了报，后来还特别拍了一张阅读《新华日报》的相片。

29日 联大开会欢迎自印度前线归来的从军学生。先生应邀出席并演讲。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

8月11日 在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得知日本外务省乞降照会，立刻到龙泉镇把蓄了八年的胡子剃掉。

14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先生等二百零七人发表《告国际友人书》。呼吁建立联合政府，指出国民党已开始挑起内战，要求美英苏法及各国人民帮助中国制止内战。

15日 联大、云大、中法三校学生会举行“从胜利到和

平”时事晚会。会上尚铎介绍东北抗日义勇军，周新民分析苏联参战对远东局势的影响，刘思慕讲日本投降后远东局势的趋向，王赣愚谈新形势下的外交。王演讲中提出一个“分”与“不分”的问题，先生接过来讲：“人民和人民是不分的，但是，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是要分的！”又说：“我们要密切注意着美国反动派在制造我们的内战，如果不设法避免这种危机，不但有内战，还会有外战！”

28日 毛泽东同志飞渝参加国共谈判，先生为毛泽东之行大受感动，又担心他的安全。

9月3日 开学。先生这学期讲“诗经”、“乐府”。

《谨防汉奸合法化》发表。晚，出席新诗社举办的“为胜利民主团结”诗歌朗诵会。

4日 晚，联大、中法、云大三校学生会、文协昆明分会、民主周刊社等团体举办“从胜利到和平”晚会。先生、曾昭抡、吴晗、周新民等三千人出席。先生最后演讲，手里拿着扩音器象一个武器，说到“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时，人们鼓掌好几分钟。先生还宣读了大会致重庆国共两党谈判代表的信，提出召开政治会议、惩办汉奸贪官、宣布谈判经过、组织联合政府、资助穷困者返乡五项主张。

8日 继续当选为联大校务会议教授代表。稍后，又当选为教授会书记。

11日 为孙毓棠治印，边款有“恒居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之语。

15日 先生等1,232人联名发表《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提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严惩战犯汉奸、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优待嘉奖抗日军人、废除苛捐杂税六项主张。

17日 卧病在床，罗伯特·白英来家探望。先生说：“中日战争刚刚结束，又打起了内战，真丢人！”

25日 昆明出版界联谊会筹备会成立，先生代表民主周刊社参与筹备工作。

是月 民盟云南支部召开盟员大会，选举出席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追认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生当选。

10月1日 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先生因教学繁忙未出席，但仍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与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纠正一人独揽政权之风，用人应重德能、结束军人干政、惩办叛国奸逆四项事项。

2日 与张奚若、楚图南、闻家驷、费青、向达、吴富恒、吴晗等组成《时代评论》社编委会。该刊主编费孝通、发行人王康，旨在为广大教授和知识分子提供舆论场所。晚，为时代评论社刻社章。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后龙云被迫离开云南昆明民主形式严峻。

17日 联大中文系开迎新大会。杨振声新从美国回来，说美国是年青的国家，先生则说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

18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议，梅贻琦报告全国教育善后会议情况，说明明年复员原因。

27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议，欢迎新任北大校长傅斯年到职。

29日 联大八周年校庆纪念周开始。先生、雷海宗、姚从吾、罗庸、冯友兰、冯文潜受聘为联大纪念册编委会委员。

31日 在联大学生会学艺部“八年来的联大”检讨会上，说：“联大教授仅仅是一个民主‘堡垒’，堡垒是保守的，因此还不够，还要冲锋。”

纪念周里，民青所办的《现实》壁报记者访问先生对接受日伪投降和解放区政权问题的看法。先生说：“共产党应该接受被他们包围的敌伪投降。我们有理由信任共产党解放区的军队是人民

的军队，解放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

11月1日 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讨论国内形势和内战危机，先生发言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武装改组云南省政府，派兵进攻解放区，都是内战罪行，将来必然自食其果。”

5日 晚，与闻家驊、曾昭抡、吴晗、潘光旦设便宴招待梅贻琦、傅斯年、杨振声，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

16日 在青年会演讲“文学之欣赏”。

23日 在联大“战后之中国”系列演讲中讲“战后的文艺道路”。

25日 晚，赴罗伯特·白英家茶会。谈话中，先生说到有青年告诉自己：新任警备司令的关麟征曾讲要是闻一多等有意外事故，那真是求之不得。先生说：国民党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害青年，就可以毫无理由地杀害学者。

此时，窗外传来枪声。时，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会，正在联大草坪举行时事讲演会，国民党第五军包围学校，开枪威胁。为抗议当局压制民主，是晚四校学生决议联合宣布罢课。

26日 得知罢课消息，不免为学生担心。遂出席教授会议，并担任记录。教授会议决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书，但当局拒绝接受。

27日 先生将教授抗议书给来家的南纪德等学生看，委婉地劝学生复课。

29日 上午，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上推举先生、冯友兰、张奚若等八教授为抗议书起草委员。遂起草、公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

下午，联大全校大会，学校派代表表示对同学行动的同情，同时要求复课。先生也认为罢课只是一种手段，应尽早复课。

12月1日 “一二·一”惨案发生。于再、李鲁连、张华

昌、潘琰四人死于国民党暴徒袭击之下，受伤者二十余人。先生愤愤地说：“鲁迅说，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黑暗的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2日 四烈士入殓。先生为四烈士敬献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上先生等提出罢教提议，被延缓讨论。

4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上先生与张奚若、吴晗等坚决主张罢教声援学生。傅斯年、周炳琳、贺麟持反对态度。激辩六小时，最后议决停课七日，表示对学生的支持。

6日 先生等二百九十八人联名发表《为十二月一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

为学孟同学题字：“不自由，毋宁死。”

9日 《人·兽·鬼》发表。称刽子手的行为为“兽行或超兽行”。

为林蕪所著的《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题写书名。

10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议议决要求政府惩办凶手，撤职主使人。先生记录稿上有“所谓凶犯及主使人，特别指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三人”，被会议主席傅斯年划去。

14日 梅贻琦12日返昆，是日约先生谈话。梅在日记中称“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时，教育部传来消息，说如不复课，则有解散三校的可能。这对师生们有一定压力。

16日 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复课条件，并请先生将意见转告梅贻琦。晚九时，先生与潘光旦访梅贻琦。

17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上有人提议全体辞职以胁迫复课；先生、张奚若、钱端升等则提出政府如不先撤李宗黄职，则全体教授应以辞职来抗议。

19日 出席联大教授会，并担任记录。会后教授会发表

《告同学书》，说明已派代表与新上任的卢汉（省主席）、霍揆彰（警备司令）接洽，要求满足同学复课条件。

22日 联大教授会，先生未出席。这次会上同意了先生等17日提出“请求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撤职，则教授全体辞职”的提议。但决议又补充了“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此事实之最大限度”。这一决议，是学生们坚持斗争与进步教授力争的结果，同时与梅贻琦的态度转变有很大关系，先生曾以学生身份与梅贻琦谈了四个多小时，梅表示支持学生。

23日 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盟员大会，改选执行委员，先生再度当选，并任宣传部长。

27日 由于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24日梅贻琦、熊庆来关于“一二·一”惨案真象的谈话，罢课委员会宣布是日起停灵复课。罢课期间，先生与同学们经常讨论形势发展，研究斗争方法，为昆明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做出很大贡献。张君勱到昆明时，先生还带杨德新、萧前等同学去找张氏，请他将四烈士血衣及受伤同学照片带到重庆交给郭沫若。郭接照片后，立即与茅盾、巴金、胡风等来信表示支持。次年，先生还为郭良夫编写的反映“一二·一”运动的《潘琰传》、《审判前夕》等剧题写剧名。

一九四六年 四十八岁

1月6日 《时代评论》广告说先生有《独幕剧集》正在印刷中。但未见出版。

10日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先生本担任民盟代表团教育文化组顾问，但因工作需要未能赴渝。

13日 与潘光旦、费孝通、吴晗合写的《致马歇尔特使书》发表。提出结束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取消党治和独裁、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等项政治主张和要求。

14日 唐登岷、杨明等编辑的《中国周报》创刊，先生为其题写刊头。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的文章，战斗性颇强。

20日 与吴晗、李源、胡钊合写的《释放政治犯再不能拖延了——兼为羊枣先生的暴死集中营控诉》发表。说羊枣之死“告诉了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谁是中国法西斯的祸首。他的死，又一次有力的暴露了国民党一党独裁和特务制度的罪恶。”

同日，先生等一百九十四人签名的《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发表，提出政协会议结束以前要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组织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成立，应着手缩编全国军队，改组地方政府，制定制宪会议之组织及选举法。

21日 政协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成立，先生未出席，但仍当选为执行委员。

是月 王明、樊开祥、彭尔莹等个旧旅昆同学返乡，先生鼓励他们回去后要配合民主运动，做些有益的工作。他们回去后，建议地方文化协进会邀请联大、云大教授帮助修撰方志，先生受到邀请，并热情推荐了张印堂、冯景兰等教授。但先生因被民盟推举出席国大的代表，未能成行。

2月2日 春节。晚，与田汉、洪深等参加新中国剧社和联大剧艺社联合举办的春节聚餐。会上萧荻、刘美菊举行婚礼，刘写了首诗，对婚姻问题有不少启示，先生把它交给《妇女旬刊》发表。

9日 冯承钧在北平逝世。先生与徐炳昶、姚从吾、吴晗、贺昌群、汤用彤、雷海宗、白寿彝、向达、王重民等共同发起募捐，救济其家属。

10日 重庆“二·一〇”惨案发生，先生与楚图南、李何林、洪深、夏康农等联名写信慰问郭沫若、李公朴等校场口受伤

人士云：“誓作诸先生后盾，共同为民主中国之实现而努力。”

17日 为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及抗议国民党政府重用“一二·一”惨案祸首李宗黄，政协昆明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昆明学联等召开大会。先生担任大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并称“我们有击破这反动势力的信心！”

同日，梅贻琦到教育部述职，教育部长朱家骅表示“对于张（奚若）、闻、潘（光旦）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

18日 冯法祀画展预展，先生、洪深、楚图南、田汉、夏康农、李何林、孟超、白澄、赵沅等应邀出席。参观后，先生主持座谈会，对油画《捉虱子》中揭露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本质，大为赞许。又认为冯氏“应该忍痛放弃技术上的追求，要多多表现人间的现实生活。”会后先生邀冯到家作客，谈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22日 致闻家驊信。说：“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又说：“在此辈未肃清以前，谈不到个人，亦谈不到家。”

同日，联大百余教授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有人来找先生签名。先生与吴晗商量，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教授，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是月 作《“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到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慄的倒下去！”

2、3月间 在长城中学演讲，内容是关于民主教育。演讲中

对延安极为赞扬，说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3月2日 梅贻琦请先生、冯友兰、雷海宗等人吃饭，商量联大纪念碑事。先生未去，但后来仍为纪念碑篆额。

同日，与楚图南、李何林、夏康农、赵沅、尚钺等一同参加文化界追悼冼星海音乐会，并在会上演讲。

17日 昆明学联为四烈士举行公祭。查良钊主祭，先生和钱端升、尚钺、吴晗、王赣愚等陪祭。先生致词中说：“凶手没有惩，我们要追他们到海角天涯”，“这辈子追不着，下辈子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

30月 致闻家驊信。说对闻立志、闻立训两个侄儿早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实感无上之欣慰。”

是月 苏联科学院邀请华罗庚访苏，先生对华说：“我们要学习苏联，要走苏联的道路。你能去苏联学习，对于将来搞好我们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联大各文艺社团酝酿成立艺联，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向人民学习”。

罗铁鹰请先生为《真理周报》撰稿，席间谈到罗氏的讽刺诗，罗自谦的认为够不上诗，可先生说：“管他诗不诗，只要口号喊得响，喊得有力量！”这与早年的格律主张大不一样了。

4月8日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乘机返延安时遇难。先生与李何林、王振华、潘大逵、楚图南等联名发出唁电，中云：“我们认为唯一可使死者瞑目的方法，是全中国人民在保卫政协协议的大纛之下，继承死者的努力，排除万难，必其实现。”

9日 与李广田、李何林等参加联大新诗社两周年纪念会，并作演讲。

14日 联大举行校友话别会，先生发言说：“我是不满意过去三个学校的作风的，我们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教我

们和人民脱离，几乎害了我一辈子。”

17日 《大众报》创刊，刊头是先生题写的。这一期是“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出殡纪念专号。”

30日 罗伯特·白英看望先生。先生对他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不断促使双方防止所有灾难中发生的一场灾难——内战。”又说：“我相信我们是人民的尾巴，我们还要把尾巴摇下去呢。”谈到去美国讲学，先生说：“人们竭力鼓动我离开中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要我夏天到美国去”，“可我不能不留下来。”

4月 民盟云南省支部用以指导盟员工作与思想的内部刊物《两周通讯》创刊，先生任主编。

4、5月间 清华考虑复员后的教员安排，先生看到朱德熙的论文，认为他很有才能，决心留他任教。先生对学术研究仍不能忘情，曾与吴晗相约，民主实现的那天立刻回到书房。

5月2日 与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吴晗、潘大逵、费青、朱驭欧、向达、闻家驷、冯素陶、尚钺、吴富恒、陈定民、许杰、陆饮墀、许维通、余冠英、姜震中、赵崇汉二十位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发表，要求“美军立即停止为国民党运输军队”，“美国停止供给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在执行小组监视之下，东北立刻停战”。

3日 昆明学联与文协昆明分会举办“人民文艺的道路”文艺晚会，李何林、夏康农、闻家驷、李广田、孟超发言后，先生作结论，说：“不要怕别人骂我们为小人，‘小人’便是人民，我们要和他们——小人更接近，去建立人民的文艺。”

4日 上午九时，昆明学联在云大至公堂举办青年运动检讨会。先生和尚钺，夏康农出席。先生发言中说：“民主革命的意义比民族解放还要深刻，如果没有同时把握住民主革命的意义，民族解放的意义是会被歪曲的。”又说：“今天的知识青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但是，是一个被动的先锋。换言之，民主运动的真正的

原动力是在人民大众中间。”还说：“不要害怕政治，统治者施行恐怖手段，目的就是教你怕政治，不管政治，他好为所欲为，大行方便”。“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

下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分别开会，算是正式分家。先生在清华的会上发言：“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的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才刚刚有点觉醒。”

晚七时，与尚钺、楚图南、李何林、李广田出席文协昆明分会主办的“五四”座谈会。

同日，向清华大学口头提出调整中文系、外文系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的建议。这是先生多年教学的体会。

5日 在昆明的清华学校辛酉级同学举行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上先生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

6日 为黄福海同学题字：“君子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并盖上自刻的图章——“叛徒”。先生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7日 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明飞渝，先生与全家出来送行，最末一句话，是让吴晗看看自己旧居的竹子。

此前，闻家骅将北上，先生让他到北平后与吴晗、曾昭抡联系，继续做民盟的工作。

19日 圭山区彝族乐舞开会招待各界，会后请先生担任编导顾问。这是少数民族歌舞登上大雅之堂的一次重要演出，受到先生大力支持。

同日，先生和尚钺、许杰等九十八人及文协昆明分会、民主

周刊社等13团体联名《致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的信》发表，希望美国不要以贷款等方式援助国民党政府，破坏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24日 圭山区彝族乐舞正式演出，先生带全家去观看。演出期间，先生参加联大文艺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实际上是一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座谈会。演出结束，《时代评论》出版评论专辑，先生题词：“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

圭山歌舞的演出，触发了先生把《九歌》改编成歌舞的愿望。先生突击写成《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将它交给赵沅、梁伦等，邀集大家讨论如何编舞、谱曲；还希望回北平后请郭沫若把《九歌》译成适合演唱的语体歌词。

是月 参与筹办《民主报》，说：这个报不办起来我就不走。

昆明于4月8日出现了一个“民主自由大同盟”，头目王慧生，是云南警备副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带来的特务。这时他们张贴标语，称先生为“闻一多夫”，又有“罗隆斯基”、“吴晗诺夫”等谩骂标语，还扬言40万元买先生的头颅，但先生毫不畏惧。

为幼女闻翹题字：“对功课太认真了是不好的，因为知识不全在课本里。”

6月2日 华罗庚访苏归来，是日起先后演讲“苏联归来与苏联科学”、《苏联现状》、《苏联的大学教育》。先生听后说：“你对苏联情况介绍得很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很有好处。”

4日 诗人节。在楚图南家聚会，为丁月秋女士题写扇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正是先生当时的心情。

10日 《今日文艺》创刊。该刊为王明、林华昌、张家兴等青年人主办，先生为支持他们，特题写了刊头，并为创刊号撰

写了《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文章指出：“民主运动是民族的战争的更高一级的发展”，青年们应该“认定此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开辟了的道路，继续为人民服务 and 向人民学习。”

16日 唐登岷以民主周刊社名义撰写的《斥挑拨者——并质吴铁城及中央日报》发表。先生看到该文初稿时说“好！一个字也不改。”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挑拨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

20日 闻立鹏、闻立鹏随许维通先行离昆赴渝，先生与全家依依不舍地送至大门口，并约好不久在重庆再相见，不料竟成永诀。

23日 南京“下关惨案”发生，马叙伦、阎宝航等被殴伤。先生与冯素陶、楚图南、尚钺、徐修等十七人联名电慰，云：“誓为诸先生后盾，力争中国和平及民主政治之实现！”

凌风代表昆明文化教育界起草下关惨案抗议书，稿成送先生审阅，先生建议删去“狗嘴”、“狂吠”之类字句，说：“我们有我们的身份。”

25日 为民盟云南省支部起草《为呼吁和平救灾号召万人签名运动》（代电稿）。到27日下午9时，签名者已超过五千。

梅贻琦赴南京教育部述职，受蒋介石召见。席间言及清华民主教授，梅云：“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教育部长朱家骅“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皆为稳健分子。”

26日 为适应新形势，民盟云南省支部决定公开阐明观点和立场，首次在商务酒店开招待会，到杨杰、杨文泛、张邦珍及省参议员、各机关首长、社会贤达及新闻界人士五十余人。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报告后，先生发言，说明自己为什么搞学术又要搞政治后，说：“只有以群体为对象之爱，才是政治，尤其是

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并激动地说：“今天乘此机会，愿意伸出我们的手来与各位合作，我们的手，虽无束鸡之力，不可能也不愿意来威胁利诱别人，但也决不接受别人的威胁利诱。我们并愿意以这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去催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观察报》复刊，刊头是先生题写的。该刊为龙绳武所办，先生对被蒋介石排斥的云南势力表示同情。

28日 民盟云南省支部继续在商务酒店开招待会，出席者有李琢菴、禄介卿、龙云夫人、黄宪儒等工商教育文化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八十余人。潘光旦报告开会意义，楚图南报告民盟的主张，李公朴报告民盟的历史与组织。之后，先生报告民盟的性质与作风。

29日 民盟云南省支部在冠生园举行第三次招待会，邀请新闻界和各期刊负责人。会上谈到国共停战问题，有人问：假如停战八天期满，内战又打下去怎么办？先生回答到：“只要我要他不打内战，就打不起来内战。这个‘我’，代表每个不是丧心病狂或别有所图的、真正善良的中国人民。每个人坚持这意志，一定会实现胜利的。即使还打，也不能长久。民盟如果说有力量，就正因为他反映而且集中了每个人的内心的意志。”

给立鵬立鵬信，说：“如果无内战，以后飞机当然比较容易找，我们便尽早飞北平。如果有内战，我们恐怕短期无法飞来。”又说：“我这几天特别忙，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妥，以便早些动身。”

30日 昆明各界万人签名运动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先生是签名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先生精心修改张天放起草的电文，又四处奔走找人签名。云南耆老由云龙、赵鹤青、马伯菴、高荫槐等人都签了名。

《原野》杂志创刊，刊头为先生题写。

中下旬 《九歌——人民的艺术和人民的讲教》发表。

下旬 与一同学谈论艺术，说：“对于中国的艺术遗产，我自信有能力清算它。我们从前错了，以为艺术是在上层，现在历史可证明了艺术并不在上层，而是在下层，生根在人民的土地里。上层的艺术早已枯死了；只有人民的艺术永远充满了活力。这是一个真理！”

月底 对林华昌同学说：“四烈士出殡时那八个醒目大字‘你们死了，还有我们！’，是口号，也是好诗！”

是月 先生为民盟云南省委各机构刻章：“田省三印”代表省委，“刘宓”代表秘书处，“王祖平之印”代表组织部，“杨亦萱印”代表宣传部。

为驻龙同学题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夏 吴译霖赴上海、北平，离昆前与先生告别，劝多加小心。先生说：“怕什么？正义是压不倒的！光明是盖不住的！”时，盛传有黑名单，上有先生之名，先生不以为然。

7月3日 去崇文印刷馆校对呼吁和平宣言。

5日 对临时搬到家来住的彭兰、张世英谈起自己的家庭生活，说：“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

6日 余冠英前来告别。先生对他说起改编《九歌》为歌舞的工作，说对《九歌》又有许多新证。

9日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发表。这是根据招待会上的几次谈话综述而成的。也是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文中阐述民盟的地位，说：“我们再不是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了，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做活动于两极之间的积极的中间人。但是所谓中间人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事佬。我们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来做两极之间的公断人。我们除了牢不可破的对民主的信念以外，没有任何成见。也不可能有任何成见。”谈

过和平的主张和民主的立场后，说：“老实说，我们就是抱这样一个傻念来从事政治的，那便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教育的态度来改造政治，把整个国家社会变成一个学校。我们相信政治本来就应该照我们这样做，不照我们这样做的政治，本来就不应该存在。我们也相信，不应该存在的政治，只要我们决心不许它存在，它早晚就得消灭。除非我们不管，我们管了，一切就必然服从我们。我们对我们的这一套，因为有了科学的认识，所以有着宗教的信心。”

上旬 对即将离昆的康倪学生谈自己这两年的变化，说：“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

11日 李公朴被暗杀。听到消息，先生立刻从病床上起来要去医院。家人因天黑危险，劝止，但一夜未睡。

12日 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在李公朴尸体前流泪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上午，在民主周刊社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发电文，拟抗议书，筹备李公朴丧事。并派卜兴纯以民主周刊社记者名义，往各社会知名人士家，请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发表评论。

参与讨论草拟《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和《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

晚，对家人说：“公朴死得光荣！”

13日 卜兴纯带回张奚若、马伯菴、杨玉川、张天放等人的抗议谈话。先生和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潘大逵、冯素陶、李何林也写了抗议。先生写的是：“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人！”

下午，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被当局查封，赵沅被扣，乘乱脱身，先生接他来家躲避。

夜，有朋友敲门报告，说已知确切消息黑名单上首批要暗杀四人，第二个就是先生。时，朋友和家人都劝先生少出门，先生

严肃地说：“李公朴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又说：我们不出来，反动派倒以为民盟没有人了。

14日 晨，潘大逵特来叮嘱先生少开会，勿刺激，先生亦以为然。这些天，常有一个叫张柴静的女人，扮作疯子，到家里来威胁，说先生的“多”字是两个“夕”字，已命在旦夕，赶快改邪归正。宿舍门前也有特务盯梢，甚至进院问先生穿什么衣服，啥个样子？

晚，夫人高孝贞恳求先生别再外出。先生说：“现在好比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15日 昆明《学生报》出版，刊名是先生题写的“学生报纪念李公朴先生遇难特刊”。

中午，杨希孟来家接先生去云大至公堂，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那里召开报告会。一出家门，就有两个特务盯上，一前一后把先生夹在中间。先生沉着地让杨希孟离自己远一点，他不愿让青年与自己同遭毒手。

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起哄。先生本已答应民盟同志的好心劝告，没准备讲话，此时拍案而起，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现存记录多种，登在《民主周刊》上的比编入《闻一多全集》者更为完整。

会后，回到家小歇。立鹤问起会上情况，先生说：“特务被我痛骂了一顿。”

下午一时半，楚图南来家，先生与他喝了点茶，就同往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散会后，先生与前来接他回家的闻立鹤一道回家，在离宿舍不远处，被特务暗杀身亡。立鹤扑在先生身上掩护，身中五枪，经抢救脱险。

四川保路运动传单

杨天石 整理

编者按：以下三件传单，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为留东四川同乡会所散发。它们反映出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留日学生中迅速增长的革命情绪，现予整理发表。

川人告哀文

呜乎，生人之苦痛，盖未有若求生而得死，求存而得亡者。而吾川七千万同胞，竟身尝其惨，亦异矣哉！夫使求生而生尚在可得可不得之间，则得之为倖获，不得为常事。此如两军相对，奋死力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生固有荣，死亦无悔。若乃本无可死之理，操券以求其生，而强暴必以刃临之曰：“汝其死！”含血每生之伦，未有不迟回逡巡，宛转哀号以求自免者。而又出以委婉，动以悱恻，若孝子之于慈母，而反以是逢强暴之怒，速临命之期。是诚无告之尤者，非食人蛮族杀降屠虏之事无足以喻其悲，而吾川人乃得之于爱戴顶礼之政府。此吾人所为饮痛泣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

原川乱之起于铁道国有。国有政策者，夺吾人之生命财产而送诸外人之政策也。其说舍盛宣怀、郑孝胥、端方及二三私人外，通国之人能言之。川人争路理由，保路同志会有报告书，川人言之，川人知之，而吾全国三万三千万之同胞未必周知也。今

者鄂、秦、滇、黔之兵，磨集川境，磨刀霍霍，以向川人。设使天发杀机，全川尽墨，将遂无一言以自明其苦衷，而吾川失败之历史，不克以冀〔供〕同胞他日进行之一助，是则吾人之所大惧也。用是略撮近事，录其大要，以哀告于全国父老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之前，幸垂鉴焉。

当铁道政策之始生也，湘人激昂于前，粤人抗议于后，虽未足寒政府之胆，抑亦大烦疆吏之虑。吾川于是时，未见全文，无所置喙。但保全路款，以待后命，请疆吏代奏，勿刊贻黄停租股而已。既不得请，六月见借款条约，始知丧权失利，无异卖路，群情大哗。于是有保路同志会之设，其宗旨专在争款破约，而不敢议政策。盖深谅政府之苦心，以为政策一定，无能反汗，而破约改款之事，特一大臣与外国资本家之关系耳，改弦更张，固自易易。自处于退让之地而不责政府以难能，此川人之有礼于政府者一也。

王护督代奏无效，严劾盛宣怀亦无效，民心愈愤，而保路会势力亦愈宏。部长争死于坛坫，代表立哭于天阍，行李接迹于邻省，演员奋舌于四郊，文士橐笔而不遑，学子投井而不悔。凡一月之间，全川十三府九州一百八县之保路会，无不成立。会员数百万，职员数千，以至妇人、孺子、农夫、优倡之俦，莫不奔走输将，争先恐后。若是者何也？诚以铁路者全川之生命，租股者全川之膏血，虽孤朝廷体恤之恩，而绝不愿遗灭种之祸也。逮及七月一日，闻朝命以原宜昌工程局总理李稷勋总宜工，仍用川款，续修宜路。是国有政策不独夺已用之资本也，将并未用者而夺之。又闻两湖总督瑞澂奏川事皆青年无赖所为，严惩一二，风潮自息，是时股东皆集成都，闻之大愤。谓朝廷既夺我款，复不认股东，不认股东，是不认川人，川人谋业求学，无所用之。于是自成都始，商贾罢市，学生停课，为德宗位而哭之。此时即破约亦不敢坚持，但得稍缓付咨议局议而已足。退让至再，复不得

请。外属之闻风响应者，十余州县。然皆相戒谨守秩序，无或暴动。夫罢市者，于民间有莫大之苦，于政府无丝毫之损。川人哀愿既穷，不得已而出此。甘自陷一身于水火之中，冀以回朝廷一日之听，而政府终不以一人之身，易全川七千万人之命。此川人之有礼于政府者二也。

罢市既久，赵督无所施其技，州县禀报，皆不得复。地方官吏，颇有纵兵击民者。兵民交哄，时有所闻。人民既绝望，始有倡议不纳正粮租税以抵股息者。片言才宣，群吏震骇，朝廷遂有端方帅兵入川之命。七月十五日，川人闻端方之将来也，恐与愤并，群集督署，请电止端，情词激越。赵畏人众，遽命开枪，死者数十人。又诱谗议局正副议长、股东会长、保路会职员执之。有秉香往救者，赵复击毙多人。外县来救者，闭城以拒。乃遂张皇其词曰：“匪攻督署，匪首在擒，匪围攻城，力战七昼夜。”呜乎！赵所谓匪即痛哭德宗之人也，赵所谓匪首即平日所与筹画要政且尝代奏其言者也。一人之言，前后舛异如是。是不足怪，吾独痛吾川人士哀号哭泣，务自尽其驯良之职，以求一旦之命，而朝廷必不之许，岂唯不许而已，并其柔顺忠贞之志，视之曾不若爱犬之摇尾，必赐以匪党嘉名，膏其草薶禽猕之刃而后快。向使吾川人能如政府所期许者，近尚得高枕也邪？

呜乎！川事已矣，吾人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川人所争者，一省之路，而非一省之路也。盖使川路得，则川汉、粤汉与之并得；川路失，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失。理之自然，无待言者。夫以川人之柔弱，当政府大军之强悍，镇定之功可计日而待。然试问川乱平后，铁道问题遂解决乎？四省人之生命财产遂陆沉而不可拯乎？全国危亡之机，遂隐伏而不可去乎？使川人力竭于强御，身殉于半途，则继川人以争者，非休戚相关之三省及存亡相共之全国同胞之责而谁之责乎？夫使国人能哀川人而为之援救，则中国之危机可去，四省之生产可保，铁路问题不解而自解；如

其不能，则勿哀川人而先自哀可也。虽然，以川人之巽懦，尚有铤而走险之时，而谓全国同胞，目睹他人陷溺，而不惘然动同舟之感者，吾不信也。

若然，吾人所认为覆军〔车〕之辙，足为来軫鉴者，约有二事，请得略而陈之：（一）要求不可恃也。川人自始至终无过以情礼要求政府，虽罢市、停课、抗粮、拒捐，凡皆以为要求之具。在川人方矜文明，而政府之开枪派兵随其后矣。我以文明，彼以野蛮；我以和平，彼以破坏。如此欲偷安苟全，其道无由。善夫赵尔丰之电政府也，曰：“可许则许，不可则兵。”审此则无所容吾民委蛇要求之地，吾民之对政府也，亦曰“可许则许，不可则力”而已。（二）立宪不可信也。宪政大义，孰有过于保护人民权利者。今资政院、谘议局咸在，而数千万外债之借人，数省铁道之收买，不许议员一过问。及人民与政府一有钜赍，而议长、议员交臂狂狷，甚且莫保首领。此议长、议员者，于代表人民意思时则屏之，于代表人民罪状时则用之。此真中国独创之宪法也。为议员者，尚迷信此宪法，不可不先自断其舌；为人民者，尚迷信此宪法，不可不先自焚其家。舌在，则出口必以兴戎；家在，则怀璧终以获罪。如皆不欲，而别求一安全之道，则在诸公之自择，无俟吾人之喋喋矣。

呜乎川人，尔热力可感，尔愚不可及，尔遭杀戮由尔自取。尔若果亡，继尔而亡者方众，尔又何悲。尔即果亡，而以尔之行事，证明当世之大诈，警醒国人之酣梦，中国之一线生机，未必不在于是，尔亦可以瞑然长往矣。且使大诈证明而无隐，酣梦回而速起，中国存而川人亦未必亡。吾人所为含哀忍死，欲一陈于同胞之前者此也。夫不得要求于政府，而要求于同胞，此川人所以愈可悲也。

阅毕幸为传观

留东四川同乡会刊布辛亥八月

为铁路风潮檄满洲政府文

维满洲入主中国之二百六十有八年，国土凌夷，哲倭交侵，立宪伪政，亦既昭然若揭。满酋载沅，犹复怙恶不悛，登庸金壬盛宣怀，肆借外债，以建筑铁路，遂致主权旁落，四夷并进。我汉族昆弟不忍见我赤县神皋，沦为埃及、印度，与乎高颊深目者之横行阔步，以凌践我人民，分割我边陲也。蜀人士先天下而起，罢市停税，不获则继以流血屠脑。满酋不自省察，指为暴乱，准予督抚革杀勿论。饕餮放横，诛及议长。东西觊国者相顾惊愕，谓古今立宪国所未有也。夫虏酋奕世残贼，本无懿德，今复载其凶顽，不少衰退。我国民非蠢若鹿豕，安有兵刃之来，搢胸刺腹，而不弯弓荷枪以与虏酋争一旦之命者！今将数虏罪恶，发其幽隐，惟我伯叔兄弟图之。

夫一片立宪、立宪之声，非近来满洲政府所恃以为鸿宝大龟，阳奉之若璠与玳珠，以迷夺时明，愚弄天下之人民者耶？醉生梦死之夫，急功好利之士，趋之若鹜，大酋遂得利其时机，以揽权中央，实行排汉主义。盗窃假名，蒙以虎皮（真立宪党当知之），蹙其威柄，肆行凶慝。虽明哲之士鉴其奸回，嗤之以鼻，而醉梦者耽于功利，未肯悟也。然今者亦可渐醒矣。国会未开，宪政未成，而皇族内阁已喧腾于世界。贵族议院之不足，而必崇其天潢枝孽，分据要津。盖不独汉族英豪斥而不用，即满族中之非宗室世胄者，亦必置之投闲置散之列，然后荒戾睢恣，莫敢余违也。宗室有帝天之尊，而人民皆刀俎之物，证以世界各国之宪政史，有如是之不平者乎？皇族内阁成立不及匝月，而铁道国有政策遂发现于国中，其利害然否，识者议之已详，今且存而不论。然以人民自有之铁道，不谏之股东，不讯之陪政院，而掠夺其财产，格杀其地主，世界立宪国有如是之专横者乎？夫政府作

伪，为日久矣，面具既除，则丑形毕露。观于蜀中事起，代表议长，骈首市朝。是虏廷既明目张胆，移其贼杀者，以杀议员矣。立宪党人亦知己所标举以为鹄的者，非与朝廷争命，必无一成。等是流血，不争之于政府权力之外，而争之于政府掌握之中，抉肠屠地而不能少展其志，不亦重可哀欤！呜呼！伪宪伪条，虏廷既悬以为饵，诱黔黎而使之言，事起则执敢言者而置之法。求之世界，其惟斐洲大陆尚或有之。中夏清谧，产此妖孽，不祥孰大焉。其罪一也。

虏廷蹂躏人民所驱使若爪牙者，首在军队。往世虽有称戈跳梁，而汉人通戎机者，尚得参与军事。自种族界限明，猜疑汉人，视如豺虎，黄钺白旄，久已无分。宗室貉子，迭掌水、陆兵权，致使海军因循，恢复无日。列强鄙视，列我为三等国。其罪二也。

伊犁、片马事起，国亡无日。识时之士，皆言训练民兵。中央教育会提创军国民教育，议案通过，遏而不行，将使吾民体质柔弱，沦胥以亡。其罪三也。

往世虽多暴敛，而生财之道，尚任民自为之。今则利源所在，攘为国有。铁道干路勿论矣，余者若电报局，若官盐局，皆利其既成攘而夺之者也。试游乎五都四达之乡，煌煌然招摇而满市者，何一非官办之局所门牌者乎？滞财役贫，颐指气使，食民赋以重夺民食者，何一非贪残冒利，剥削以元元之官吏乎？物力凋敝，大命将泛，而虏廷乃独厚其盖藏，以供挥洒，至今日国有政策大行，其迹乃愈显。夫财产者，民之大命，而蹙之若此，是则诈欺取财，白昼为盗之行，无不具而有之。其罪四也。

往世蛮夷猾夏，虽皆狼毒嗜杀，然宗社既夷，神器既获，未尝不煦煦孑孑，饰言仁义，以笼络天下人民。惟尔东胡貉子，残贼成性，盗窃我重宝，食践我土毛，不自怀德感惠，革面自新，而一事之起，不曰格杀勿论，即曰剿绝根株。试观此数年来，如

山东莱州之役，四川泸州之事，虏之夷灭我地主，荼毒平民者，为数何限？铁道风潮既起，川督赵屠户复大施屠刀，以要功虏廷，电奏所载谓屠戮七昼夜，死者无数。较其在泸州时，诛戮平民二千余人，论功尤伟。岑春萱、端方素以政健严酷，见重虏廷，今复贪功冒利，兼程并进，则四川人民之死于兵刃下者，为数又不知复几？以宪政而杀人，视王全斌、张献忠辈，将尤惨酷。其罪五也。

内政腐败，秽德彰闻。上自满酋，下及阁臣，卖官鬻缺，视为固然。举凡督抚升迁，司道转移，无不與金犖璧，输货权门。端方吞赈款而逸法外，贻穀被参劾而从轻减。若此类者，难以枚举。贪婪罔诛，恤民有咎，致使外官视职守若交易之场，属吏等郡治若采金之窟者。其罪六也。

外债借入，不利弱国，识者论之已详。虏廷不畏清议，而变本加厉，将使主权沦丧，国随以亡。其罪七也。

外交政策，非怯懦者所能任，使登庸得人，未始不足以折冲樽俎，御侮邻国。故曹劌以弱鲁而劫齐，相如以孱赵而反璧，皆藉蕞尔小国，抵抗外邦。今虏廷轻蔑外交，任用奸宄，以甘心卖国之那桐、曹汝霖，万众指目为外人鹰犬者，而任之不衰。近今片马交涉，又主割让，藩篱尽撤，日蹙百里，外人得乘间以制吾死命。其罪八也。

天灾旱潦，民生之忧。比岁淫霖为患，长江下流，皆成泽国。米谷将绝，振救无闻，而贩米出洋者置之不禁，穷民争食者必遣重兵。且夫孤父盗丘，犹下壶飧以救槁饿，关中流贼尚开仓库以振贫民。虏廷所行，曾盗贼之不若哉！百姓横尸委骸于沟壑之下，君臣锦衣玉食于朝廷之上，取利则惟恐不足，恤民则惟恐有余。其罪九也。

海外华侨，皆吾中国赤子，望故乡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昔，举踵引领，悽惻怆楚，亦人之情也。故皆款附归诚，喁喁望治，

而虏廷不加抚恤，视同仇讎。乾隆朝，荷兰尝以加害华侨三万余人，负荆请罪。虏廷嘉其功伐，谓为助讨。自是外人得志，侮华侨若牛马。今年春，哈尔滨驱逐华人，迫以枪銃，虏廷不加闻问。墨西哥革命事起，华侨被害者二千余人。海外飞电求救，置之不理。至事后英皇加冕，虏使驰舰往贺，乃绕道之墨，阳为抚恤，此虏廷所以仇视华侨者。其罪十也。

若此类者，欲穷其罪，更仆难数。然虏廷作威杀戮，毒痛四海而尚不自敛戢，扬言通国诩其皇仁。其命端方、岑春萱督师也，则曰朝廷用兵出于不得已。岑春萱承其意志，传书川民，甘言劝诱，似谓吾民尚可受其饵者。呜呼！我父老子弟既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虏廷怀诈，自昔所闻，岂于今日将独堕其彀中乎！吾今为一言以问天下，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斗，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毒螫相加，而可隐忍以终乎？且夫今之起而争权流血者，固立宪党人之秀，断头绝脰者，又吾亲睦岂弟之父兄子弟也。我国民有父兄子弟而甘受人戮，立宪党有同志而弃之如遗，则亦已耳；若其犹有人心，为民请命，其各整举戎马，罗落境界，勿后厥时，奋中黄育获之勇，骋良弓劲弩之势，鹰扬电举，并集虏廷，有不若举炎火以燔飞蓬，覆沧海以沃燹炭者哉！抚心自叩，不在多言，檄到详思此旨。

劝告国人反抗伪立宪文

果然不错，立宪这一个名目，不过愚弄国人。请看近来四省铁路事件，也不由资政院议决，开口就说铁道国有，直等发布出来，四国借款的条约早已成就了。广东商人反对，要回换纸币，反说格杀勿论。湖南谘议局反对，请都察院代奏，求立斩盛宣怀，一月二月，只是不批不答。那两省人无用，也就迁延了下去。独有四川人，向来没有威名。赵屠户的软话，先骗不倒。

周善培的强硬手段，也骗不倒。一激再激，把那匹小猴儿杀了，藩司也自杀，镇统也自杀。赵屠户一把尖刀，正愁他没用，当时把谘议局员、保路会员捉来囚禁，听说又把议长杀了。那副议长正在回京，刚到汉口，就被端方、瑞澂掣住。诸位试想，铁道国有这件事，还没等资政院议决，就向外国借钱，谘议局员本来不是手刃周善培的人，也不审讯，就用屠户的手段，当猪一样圈住，这还是真立宪么？假立宪么？本来立宪不是十分美事，不过补苴罅漏。比如船已破了，水要进来，掣一块烂手巾勉强塞住。现在连补苴罅漏的名目，也是骗人。唉！我们大众向来睡熟，被政府摆布一种神头鬼脸，上了道去。到现在事已败露，还不快醒，和那耶苏教的信上帝，红灯照的信洪钧老祖，有什么差别？到底不是个个不醒，不过像四、五岁的小孩儿一样，当时醒了，还觉得梦中所见的神头鬼脸，毕竟有几分实在。兄弟也不是身体长足的大人，不过曾经听得大人说过，梦是假的，所以把这一场立宪大梦，破解给诸公听听，能够把梦中的神头鬼脸，排遣了去，糕儿饼儿也自然吃得下，游戏也自然高兴。但谁人是最能排遣的呢？或者有三种人。所以把这三种人特提出来劝告劝告。

第一是劝告议员。当议员的，自然奉宪法为牢不可破，自然看自己是监督政府的人。这些意见，不论他的是非，只像俗语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也像唱戏一样，大面自己认是大面，小旦自己认是小旦，既当了这宗职业，不由你不这样承认。现在政府所行的事，都是任意妄为，□□□^①要临时开议，总闷了不答应。一时要见内阁军机，又是托病不见。这个资政院明明是个空名，再有甚么法子，可以监督政府？请看前代六科给事中，还有封还诏书的权柄。像现在资政院议员，比前代六科给事中，权力大小，不是相差很远么？外面谘议局议员，势到穷极，不过打几个电报，或派几个代表进京。要知道你的电报，不是一把霹

^① 此处缺三字，当为“资政院”。

雳火，可以把太极殿震穿；你的代表，不是楚霸王、张益〔翼〕德，可以瞋着眼睛，叱了一声，使他人个个吓倒。在略爱体面的政府，原是可用说话商量。无奈现在这个政府，是顽钝无耻浑钝〔沌〕无窍的东西，这一张纸、一句话那里在他眼里、耳里！更可笑的，湖南谘议局，自己没有反抗政府的手段，借着革党、会党的声名，去恐吓政府，说甚么“伏莽滋多，抚绥犹恐不及”。请问湖南诸位议员，你自己是伏莽阿〔啊〕？不是伏莽阿〔啊〕？如果自己不是伏莽，你尽反抗政府，并不能借得伏莽的势力，政府何曾怕你。如果自己也是伏莽，何不竟把伏莽的事件，明白做出看看，或者政府倒还有几分胆怯。现在只借伏莽的虚名，凭空挟制，果然两个月、三个月，政府不理不采〔睬〕，湖南也并没有伏莽起来。这些讼棍吓诈的手段，就一无所用了。只有四川人办事，还莽成一点儿气候，究竟不是谘议局员的能力，只是靠着民心公愤，干得事来。谘议局员只在里面覆雨翻云，推来转去，反被屠户掣去当猪宰了。诸位要想，一省的督抚可以做得屠户，各省的督抚，也都可以做得屠户，一省的谘议局员可以当得猪宰，各省的谘议局员也都可以当得猪宰。自己的性命尚且有了今天，没有明天，还能够监督政府么？唉！真是苦。这一所资政禅院、谘议草庵，自己认做和尚，别人却不许你撞钟。这一副资政班头、谘议脚色，自己认做大而〔面〕小且，别人却不许你唱。不但不许，撞一声唱一声，飞亮的刀子，马上晃到眼前来。奉劝诸位，惟有衔枚杜口，不发一言，到太没意思的时候，取一件极小极碎的事，向着政府纠缠几句，也不必崇奉宪法，也不必看自己是监督政府的人。在京城当议员的，可以自称高等清客，在各省当议员的，可以自称无上地保，只说每年混得几百龙圆，做吃饭穿衣的费，也就罢了。如果心里不安，左右横竖总是死路，何不去想别的法子，只管在一个铜钱眼里，翻来倒去，有甚么用？请看现在四川人攻打成都的事，何不趣〔趋〕步后尘？不要说两湖、

广东和四川同受患难，应该出力帮扶，其余南北各省，和北京资政院，若有一个议员，崇奉宪法，看自己是监督政府的人，不学四川人办事，还有甚么别法成就这个志愿么？奉劝诸位议员，议员本来是百姓，不是官吏，就有几个曾经做官的人，或现在在位的人，走入资政院、谘议局里面，依旧还我做百姓的身分。百姓总该和百姓联络，能够与百姓联络，就不是单身的议员，还怕政府怎么！只愁崇奉宪法的人，最爱虚名，虚名最能摄住他的胆气。眼见近来四川的事，政府必不说他是争路，必定说成革命，说成谋反。这个谋反的虚名，是崇奉宪法的人看了就心惊肉跳的，还敢步他的后尘么？那倒不然，虚名本来可用虚名打消。现在铁道国有这一件事，未经资政院议决，任意妄行，已算政府不是，况加筹借外款，又用别的权利抵押，无端把权利抵给外人，就是政府谋叛。政府会把谋叛的名，加与百姓；难道百姓不好把谋叛的名，还赠政府！政府谋叛，这就不成政府；百姓所反抗的，只是一班谋叛的人，也不是真实的政府，还能够加上谋反的虚名吗？有说谋背本国潜从他国，才唤作叛，现在只把一班权利抵给外人，不能当做十成的叛。诃〔啊〕！这是甚么说话！不见新近有个陆军学生，把东三省地图卖给别国，按律处斩。论起来不过卖去一张纸片，也没有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但据大众公论，不是给那人一个叛的名目么？卖纸片尚算是叛。抵权利反不算叛，是甚么道理？如要咬文嚼字说去，那么谋危社稷，才唤做反，就把政府剿灭尽了，何曾倾动社稷坛一点？纵算社稷是政府的别名，现在象四川人所做的事，何以见得是谋危政府呢？要知道虚名不过强加，本来可以随口转换，尽用种种法律语言规定，到底以矛刺盾，没有不败。不过崇奉宪法的人，一向被虚名束住，吃的总是画饼，走的总是鸟道，所以略略破解几句。

第二是劝告军人。军人原是用来抵制外国人的，不是用来抵制百姓的人。假如用来抵制百姓，只成一种手拿枪炮的刽子，在

官吃粮的盗贼，在人类中间就算最下贱了。向来倡优隶卒，看成极贱；今日有军国民的声名，又看成极贵。这是甚么原故？抵制百姓，就是极贱的倡优隶卒；抵制外国，就是极贵的军国民。只看军人自己愿走那一条路。好在近日习练新军，都有几分知识，不愿走极贱那一路去。无奈旧军知识未开，自己还看成刽子、盗贼，一任政府牵来挽去，看自己同国的人，只像鸡鸭牛羊一样。那一班人冥顽不灵，只该用李自成“剿兵救民”的话，一概杀尽，更不必劝告一句。但兵丁只听将弁指挥，将弁中也该有一二通达道理的，或者可以对他说一句话。现在人都说，军人第一要服从命令。就这句话看来，抵制百姓也是上官使我抵制百姓，不由自主。这句话到底不然。有了圆的头方的脚，名称是人，总不是和傀儡一样。服从命令，原是看可行不可行。假如上官要我去取太阳，也该从他的命令去取么？不要说太阳是不能取的，就是办得到的事，能够种种服从命令吗？比如本省的总督，要杀邻省的总督，派我带兵出战，应该服从命令呢？不服从命令呢？或者上官派两部军官，自相攻战，杀尽为度，难道也该服从命令不成？照这样看，当了军人，依旧要用心思计虑，不是就变成木头石头。现在的世界，民是不可愚了，只还有种种愚兵的政策。象日本人，只要军人归敬天皇，一句话，就把军人的魂魄钩了去。他们本是酋长国、宗教国的人民，自然思想褊陋，容易裹住。我们中国人，断不是迷信酋长、迷信宗教的人，提起宪法上“皇帝神圣”四个字，早已把人嘴都笑扁。其实连神圣两个字，自己还不会说，只是舞弄笔头的人，涂出一张宪法草案，教他自称。譬如我教鸚鵡、画眉，自说自己神圣，你就信鸚鵡、画眉真神圣么？你们当兵吃粮的人，只要认自己的职业是抵制外国，不是抵制百姓。政府使我抵制外国，就该服从他的命令；政府使我抵制百姓，就不该服从他的命令。不管他神人、圣人、聋子、瞎子，只看事理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几句说话，直截了当，不用

碎烦。现在政府只要用兵压民，就象目前四川的事，新军或是袖手旁观，或是协力攻战。协力攻战的，我们应该敬他的高义；袖手旁观的，我们也该谅他的实情。政府明知道新军不肯出力，回想起湖南、湖北几个老将军来。这一班老军人，原不必劝他协力攻战，只要袖手旁观，也就算他们还是人类。仔细想想，服了反逆政府的命令，去打百姓，自己有甚么利益呢？不过骗得红顶花翎，或者改成外国装束，一件金线衣，一枝鹭丝毛，酬你杀人行劫的功劳就罢了。遇着将帅不和，一边看做有功的人，一边正是要杀的人。不见李准部下营官，搜寻刺客，被张鸣岐拿去杀头么！况且现在军功保举，没像从前曾国藩、左宗棠的公平，多半是把自己的私人，列在最上，真正冲锋陷阵的人，反沉在底下去。假如敌军首领，被一个小小营哨官拿到，非但保举不开，还兼性命不保。本来服从上官命令，出力杀人，那知并不能讨上官的好意，反要取你这个驴头。你们旧部军官，仔细想想，得利不过一分，得害倒有数分，何苦妄杀良民，自取其害呢？至于部下散兵，一发无谓，杀了人，占了城，功劳一概送给他人，自己并不得甚么酬报。过了几年，年纪老了，退了伍了，政府要用你杀人的时候，当做刽子【手】看；政府不要用你杀人的时候，又当做游勇办。两眼看着别人登坛挂印，自己并没有半分光荣。以前看平民是牛羊鸡鸭，临了自己也做牛羊鸡鸭。古人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真要替你旧部军人一哭。倒底吃粮当勇，不过为衣食，本不是为美名。政府遣你抵制平民，只要观望不前，未必失了饭碗。如果发愤为雄，不能倒戈相向，还是散去做强盗好。强盗虽是恶人，无非是虏掠奸淫几件事儿，比那借政府的权力，去干虏掠奸淫的事儿，倒还略胜。如略有人心的，应该把这件事想想，可以当下了然。但兄弟更有一句话，要劝新军。从前新军中有熊成基一班人物，抱着不平的思想，要与政府抗衡。他那起事地方，原没有十分恶政，祸及生民，所以独唱寡和，不能成事。

目前四川的事变，原是叛逆政府挑激民心。想那四川民气和平，性情柔顺，原不是好与人争斗的。闻得演说铁道事件的时候，聚会一万多人，只是声泪俱下，并没有慷慨陵〔凌〕厉的风。一直等到要求尽绝，才想出围城诛吏的事来，也算可怜极了。那晓得政府又派两个穷凶极恶的张丫姑爷、岑三苗子去。张丫姑爷入蜀，恐怕是张献忠复生，岑三苗子入蜀，恐怕是李特再现。真个要使蜀土士民，绝无噍类。这一件事，非但两湖、广东人，应想川人可怜，政府可恶。就合全国二十几省的人，那一个不想川人可怜，政府可恶。这时候并不比熊成基倡议的时候了，尽站着袖手旁观，还做甚么？奉劝各处新军将弁兵士，发几分悲天悯人的思想，赶快龙腾虎变，做出经天纬地的功业来。一面是扫荡叛逆政府，一面也为四川暂解倒悬。旧部军人，如果迂延退避，尽可置之不论；如果还替叛逆政府出力，抵制平民，就一概诛戮，也不为过。到底不是专为四川一省，实为全国四万万人。

第三是劝地主。当地主的人，每岁纳粮，本来说是永不加赋，现在政府把这句话赖了。或者经费不足，出于无奈，还有几分可以原谅。但现在加赋，也算极重，不过六七年，全国收入的数，比以前顿加三倍。那钱真正在政治用去么？近几年民穷财尽，盗贼横行，虽然天灾〔灾〕流行，到底比不上加赋的害。因为天灾〔灾〕不过偶然，加赋方是永久，所以加赋是民穷财尽的根源。从前李自成讨崇祯〔祯〕皇〔帝〕的檄文说道：“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算来崇祯〔祯〕征敛，不过六千多万，现在却有三万万，比崇祯〔祯〕时候，就是五与一的比例。就使慧星下扫地球，把政府人民一概扫尽，也还情愿，何况寻常“偕亡”的事。但现在所感慨的，倒是铁道一案。广东还是商人集股，湖南、四川只是随粮带征。现在改名铁道国有，商人的股票，或者取得几成转来；地主的随粮带征，就像流水落花，一时飘去。可怜自称盖世英雄的湖南人，徒有虚名，毫无实济，平日只是会运动人，

不晓得会运动人的人，处处反是受人运动。以前打几个虚骄使气的电报，后来不知不觉，被南洋猪仔郑孝胥暗中运动了去。同乡京官，一齐开口，说愿把铁路归还政府。一句话，把谘议局搅哑了。四川人因为不肯相让，闹出天大的事来。看来世上最贵、人间最要的，只是金钱米麦，所以偷一个钱，抢一升米，数虽极少，到底称为盗贼，该受刑诛。政府做极大盗贼行径，按律处治，本是死有余辜。四川人这回对政府，还算从轻发落，不想政府自不伏罪，反敢贼伤事主。若全国地主不肯起来反对，将来政府把残害四川的事，顺水推舟，一直行到别省，世界都被大盗包围，再没有警察可寻，捕班可唤，怎么得了？要知道凡事须要杜渐防微，不可临渴掘井，各省人对川人就没有甚么恩爱，自己的身家生产，难道也是视若陌路？不要说我这一省，谘议局颇有权力，政府不敢奈何，现在四川事件出来，明明把各省谘议局看个榜样，教他们不要多言，自投死地。谘议局的人，已是自顾不暇，心上总有几分退缩的意思。只要民气刚强，谘议局还有援手，若自己意气消沉，靠着十几个空口说话的人，有甚么益处？诸位当地主的，人数最多，大概伏处乡间，不大和外边人聚会，闻得政府有立宪的新话，总想有几分奇怪，甚么叫做立宪？本来是日本人起□□□□通^①的名号。要求他的真义，宪字只是契约的意思，譬如买田卖田，都是契券。以前政府要兴铁路，随粮带捐，一张钱粮串上，都把事由开上。这一张串，就是政府写给民间的契。现在连这张契都翻了，那些无影无踪谈神说鬼的宪法条文，还要说他甚么。要知道谘议局人，自己受了牵绊，不得不说宪法。一班地主，本来没有牵绊，宪法原是政府随口撰成，又不是和百姓商量定的，何必当他宪法看？说甚么当兵纳税的义务，只当是道士画符，风〔疯〕子说鬼罢了。做地主的，反抗政府，

① 以上用墨笔涂去五字，末一字“通”隐然可辨，据此，涂去者似为“的狗屁不通”五字。

第一是不纳税。一个人不纳税，知县会派差人地保前来催逼；个个不纳税，知县更有什么法子？中间或者也有几个，因此受累，只要公众帮扶，自然无患。切不要看向来习惯，以为纳税是理所当然，那句“永不加赋”的话，怕不是向来习惯么？现在政府已把习惯翻了，百姓还要守着习惯，也是可笑。落得多屯几石米，多藏几串钱，为自己吃用的地步。况且现在盗贼横行，有财产的也担忧的狠。若把纳税的钱，掉转来施与贫民，就盗贼也不来看相，还要感我的恩惠哩。诸位试想，一样都是盗贼，有衣冠顶带的大盗，方财〔才〕引出穿窬发篋的小盗来。小盗还是我的乡邻，大盗就是我的仇怨；与其送钱给大盗，大盗仍要杀伤事主，何如送钱给小盗，小盗总说我是善人。那个大盗没有赋可收，自然坐困。等他周赧王逃上高台，就是百姓安乐的时候了。其实全国人民，并不止此三种，不过官吏是无可劝，男女学生是不消劝，商、工人等，总是听地方议会的话，劝动议员，工、商自然知道。所以特特提出三种人来，说些实在反抗的法儿。前说立宪欺人，果然不错，若能真正办到反抗，也要说兄弟的这句话果然不错。

诸君阅毕，请赠他人。如能重刻，功德无量。

李鸿祥之历史

李士厚 李光溪 编

说明：李鸿祥（1879—1963）字仪廷，晚号杯湖居士，云南玉溪人。十三岁入省城五华书院，十九岁应州府童试，列前茅，二十三岁乡试不第，后考入高等学堂。二十六岁目击内忧外患，遂弃文习武，入日本东京振武学堂。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入滇省新军，参与筹办云南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光复后任省防卫戍司令，援川时为第二梯团长，旋为滇省政务厅长、民政长。护国讨袁时，任广州北伐军第一军军长，发表“讨国贼袁世凯通电”。1917年后读书写诗，游历名山大川，挂名懋威将军闲职。1922年，曾与朱德在宁晤面，赠与广东毫洋两千元，作为朱德留德旅费。朱德亦赠送乌铜马一尊作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曾任云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维护民权，支持抗战，并从事撰修《玉溪县志》。全国解放后，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本谱作者李士厚，为李鸿祥门生，研究郑和颇有成就。李光溪为李鸿祥之侄，过继为子。《李鸿祥先生年谱》曾有油印本，记至1946年。原稿经李鸿祥本人审阅定稿。后李光溪又补述至1963年。今发表者仅为1918年前的摘编。

本年谱摘编述及李鸿祥先生家世、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回滇筹备讲武学堂，而对云南辛亥重九起义，记述翔实扼要，所言人事，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文中言及袁氏帝制时蔡锷离京、广东独立等情况，均可供参考。

一八七九年 一岁

10月20日（清光绪五年己卯九月二十五日）巳时，先生诞

生。先生讳鸿祥，字仪廷，晚号杯湖居士。其先自蜀以来，世居俞元（今徽江）。中间一度迁江南，明初始定居新兴（今玉溪市）之壮旗屯（今杯湖村）。清康熙间，有召君公者，为硕林公次子，始兴堂构，搆田园，即玉溪杯湖村居址也。召君公生子文灿，能守成；文灿公生子成禧，列邑庠；成禧公生子英，入庠后从事贸迁；子英公生子春华，入庠后贾思茅普之间，家道大兴。遭咸同兵燹，避地于新宁乡之排栅屯，乱平，家业半毁。配郭孺人，生子四：伯桂芳，廩生；仲惠芳，军功五品衔；叔芝芳；季萱芳。芝芳公字香圃，以明经贡于朝，出任宣威州教谕，禄丰县学正，校士本器识，末文艺，循循善诱，薰沐教泽者甚众。夫人冯氏出于名族，事姑以孝闻。生六子长发祥，鹏祥，次即先生。

一九〇四年 二十六岁

适有考送留日学生之举，先生慨然应试。是时风气初开，视跋涉重洋为畏途。而先生之尊翁香圃公及冯太夫人，皆答书嘉许，属其郑品励学，取人之长，以归国用。先生益奋，榜发高中，遂以是年秋启行。冬初抵东京，入振武学堂。

一九〇六年 二十八岁

是年夏，由振武学堂毕业，乘暑假回国游历。首赴东三省，考察关内外形势，及日俄两国经营角逐事状。次即漫游京、津、沪、汉、苏、杭、宁、扬等地，观其风土人物，险阻阨塞，证以所学史乘文献，慨然兴起。还东京后，于是年冬入日本广岛第五师团四十一联队，充入伍生，学习与生活异常艰苦。次年学习满，归东京，入士官学校肄业。

一九〇七年 二十九岁

是时，滇卒业振武学校入日本联队者二十余人，有特别贺会

之开也。调查其队别住所，录之于左：

姓 名	队 别	籍 贯
殷承琳	山城伏见工兵第四大队第三中队	陆凉州
何国钧	福井县蜻江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七中队	宜良县
李根源	弘前第八师团步兵第三十一联队第十中队	腾越厅
杨集祥	兵库县第十师辎重兵第十大队第二中队	定远县
罗佩金	广岛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	定远县
赵复祥	敦贺步兵第十九联队	顺宁县
欧阳沂	金泽工兵第九大队第一中队	建水县
顾品珍	姫路野佐里骑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	昆明县
张开儒	广岛步兵第四十联队	巧家厅
李万祥	广岛步兵第十四联队	建水县
郑开文	姫路步兵第十联队第九中队	通海县
庾恩赐 (后改名庾恩赐)	广岛野战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	他郎厅
黄毓成	弘前步兵第八联队第一中队	镇沅厅
刘祖武	小仓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九中队	昆明县
王廷治	弘前工兵第?大队第二中队	昆明县

续表一

姓 名	队 别	籍 贯
孙水安	小仓北方野战炮兵第十二联队大第四中队	昆明县
叶成林	小仓步兵队	昆明县
叶 荃	金泽步兵第七联队第七中队	云 州
刘法坤	广岛骑兵第五联队	易 门 县
谢汝翼	姬路炮兵第十联队第五中队	新 兴 州
李鸿祥	广岛步兵第四十一联队	新 兴 州
冯家骥	弘前步兵队	新 兴 州
唐继尧	金泽野战炮兵第九大队第一中队	会 泽 县
李伯庚	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太 和 县
李 敏	小仓北方第十二师团第四十七联队第一中队	呈 贡 县

一九〇八年 三十岁

仍在士官学校肄业，是为士官学校第六期。滇籍同学有谢汝翼、李根源、罗佩金、叶荃、张开儒、唐继尧、庾恩赐（后改名恩赐）、刘祖武、赵复祥、黄毓成、顾品珍、李毓初、郑开文、杨集祥、李伯庚、孙永安、叶成林、李万祥、欧阳沂、刘法坤、王廷治等二十余人。第五期则有殷承璈；尚有川籍同学刘存厚；赣籍同学李烈钧等。蔡锷湖南邵阳人，士官第三期，早于诸人。此外有滇籍黄毓英、邓泰中、李植生、禄国藩。川籍熊克武、但懋

辛等。在日本东斌学校既多加入同盟会，时相聚首，砥砺学行，探讨国内外情形，联络同志，以作革命之基。

是年冬，士官学校毕业，入福山联队见习。

一九〇九年 三十一岁

是年初，仍在福山联队见习，因病请假赴东京就医，病愈，旋即归国。2月，偕叶荃由安徽经汉口晋京，适护理云南总督沈秉堃，电调回滇供职。新任总督李经羲，亦在京催促，遂于5月偕谢汝翼抵滇，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三标教练官。先是光绪丁未年，云贵总督锡良始练新军，成立陆军混成协，嗣扩编为陆军第十九镇，官佐多为北洋系。先生及留日滇籍同学先后回滇任职后，革命力量始渗入新军中。

是年总督沈秉堃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委韩建铎为总办。并派先生为讲武学堂教官，参与筹备，拟定讲武学堂章程。韩旋调任第十九炮标标统，胡景伊继任总办，李根源为监督，于7月底招生，8月15日成立。谢汝翼、唐继尧、刘祖武、张开儒、顾品珍、方声涛、赵康时、韩凤楼、沈汪度、李达夫等同任教官。学生分甲乙丙三班，共四百余名。甲班生由第十九镇军官中选调120人，乙班由巡防营军官中选调100人，丙班生则招考贡生、廪生、秀才及普通中小学生。先生于教练之余，阴以革命思想启迪诸生。有优级师范毕业之杨蓁、胡瑛、李应恒等六人。朱德不辞辛苦，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由蜀仪陇步行来昆考入讲武学堂。七十三标司书范石生，均青年有为之士，先生偕〔皆〕援之入校，毕业后各有建树。

一九一〇年 三十二岁

8月，调任督练处提调，仍兼讲武学堂教官。

十九镇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余人，并入讲武学堂丙班，并由丙

班及随营学生中选拔优秀三十人左右，编为特别班。杨藁、范石生、胡瑛、李应恒均与其选。

是年冬，李经羲调蔡锷由广西来滇。蔡派雷飏先来，被任为第七十四标第三营管带。及蔡公至滇后，与先生同位教练处，蔡公编《曾胡治兵语录》，并拟筹办兵工厂计划，时相切磋，秘密联络同志，商讨革命计划。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三岁

5月，蔡锷被任为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先生任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于时有第十九炮标第一营管带庾恩赐，第二营管带刘云峰，第三营管带谢汝翼；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第三营管带雷飏，皆留日同学，或有志革命之士，先后取得军权者也。先生到职后，拟订教育计划，勤恳训练部属，密谋举事。先生乃与蔡公集诸同人于先生及唐继尧、刘存厚寓所，密议数次，布置同人，联络官兵，以待时机。先生亦先后调用有为之士黄毓英、文鸿揆、王秉钧充本营排长，授意联络士兵，预备革命。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先生与革命同人密谋响应。总督李经羲已有所闻，尤疑于先生，乃撤黄毓英职，继则召先生入督署诘问。先生力持镇静，诡词以对。李乃命先生以所部并归他营，出省去富民、武定募新兵，先生应之，佯飭部署预备交代，严装出发，缓其期限。10月28日，与蔡公邀集谢汝翼、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黄毓英、黄永社、杨藁、范石生、邓泰中等，于唐继尧寓所密议举事，以壮武昌声势。有谓子弹缺乏，主张缓期者，先生以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力主先发，遂决于旧历九月九日半夜举事。推蔡公为总司令，由巫家坝指挥第七十四标及炮标。先生则由北校场率七十三标本营，并号召其余二营，同时并发，入城攻取各署库局。讲武学堂学生，则开城门内

应，并约定符号口令，以待行事。

10月29日(旧历九月初八日)，总督李经羲命其子国筠，赴巫家坝军营窥伺动静，蔡公同往，夜宿营中。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晨，先生以镇统钟麟同、标统丁锦一再催促交代，匆匆赴承华浦，适蔡公回部，言巫家坝营无子弹，拟缓期举义。先生力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约同到讲武学堂商议，与议者有唐继尧、沈汪度、顾品珍、刘祖武、张子贞、李友勋。先生力主如约发难，唐继尧、沈汪度赞成之，议遂定。并派范石生、杨藁持手枪随蔡公赴巫家坝营，以备缓急。届时并以唐继尧任七十四标一营管带，并约刘祖武、张开儒赴北校场，协同先生指挥其余二营。

30日晚，将举事，刘祖武来先生营，标统丁锦遇诸途而疑之，随入营侦察，先生指械弹皆已封缄，谓质明交代即行，丁遂释疑而去。先生方令士兵和衣就寝。而督队官薛树仁、队官李敬符、孔昭同、唐元良、安焕章来谒，问兵心摇摇如悬旌，将何以处？斯数人者，皆忠于满清者也。先生庄语安慰，敦属以募兵之事而遣之；乃命亲信分发枪弹于士兵，整装以待。随闻枪声作，盖士兵舁枪弹，而安焕章、唐元良、薛树仁辈阻止，士兵乃击毙之，李敬符、孔昭同畏而逃遁。先生乃下令集合官兵，晓以举文之旨，官兵咸欢呼听命。时第二营管带齐世杰已逾垣遁。队官马为麟、排长杨秀林、沈得全、蒋光亮、王裕率队来会。先生乃命马权领二营，刘祖武权领三营。第一营亦有胡庚先率两排来会。先生宣誓毕，而标统丁锦率卫队来攻，伤二人，先生率部猛力反击，丁遂溃去。第一营管带成维铮，执刀堵拦该营营门，有二百余人不得出营参加起义。先生所部正副目五六人，出列报告：成营之正副目，皆早经联络，决不从成命而击我后路，请勿虑。乃由北校场向会垣急进，时方午后9时也。至莲花池，遇李根源，分兵一连与之率攻大西门，未几，李复还至军械局也。先生率队至北门，门闭，乃分命排长梅治逸至大东门内电报局(亦即电话

局),剪断报话电线总线。杨秀林趋巫家坝,促七十四标及炮标举事。王裕攻取翠湖西岸之银元局而据守之,并促讲武学堂师生速发,盖银元局藏银币数十万,将以济公用也。乃命排长黄毓英、王秉钧、杨秀林、蒋光亮登城垣,击溃巡防队,砍开北门,先生率部迳趋军械局,以各部官兵每枪只有弹五发,故以攻取械弹为先也。行至虹溪会馆,有巡防队两哨来归,乃命排长文鸿揆统之,往攻五华山焉。

军械局者,居五华山东北,砖墙铁门,中有巡防队一哨及局中官兵数百名,负隅据守。先生令刘祖武营攻其前,马为麟营攻其后,局中以格林炮轰击,激战甚烈。斯时也,总督李经羲命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及总参议靳云鹏,率辘重营两队凭险据守五华山。辘重营管带范毓灵,率其两队及督署卫队守督署,各有有机枪助之。钟以电话召马队标统田书年至太和街待命,语未毕,而电话线已为义军截断,田部行至太和街,阻于讲武学堂师生。于时蔡公在巫家坝,得七十三标入城之讯,乃集合七十四标及炮标官兵,蔡公上坐,范石生、杨藁持枪左右侍。命谢汝翼宣誓起义毕,命唐继尧为七十四标一营管带,众皆乐从,无敢沮者。官兵饱餐出发,行至南无坛,机关枪营李凤楼率部来会。时田书年马队犹逡巡太和街,闻大队来,遂东遁。蔡公率队入城,分攻督署及五华山,斯时深夜三时也。炮兵管带谢汝翼,由东门入,架炮于城垣,轰总督署、五华山及军械局。炮弹落处,瓦石飞崩,而军械局之战方酣,敌人以丰富之弹药构成火网,以威胁我军。先生乃商于谢君,以火焚其前而以炸药毁其隅,谢君率敢死士五人冒弹雨突入,死其四人。而谢君直前以手枪四射,敌军惶恐,或遁或降,遂克军械局,获械弹无算,军心大振。先生与谢君声援各部会攻总督署,炮弹落中庭,折大树,范毓灵惊死。总督李经羲已先遁匿,唐继尧遂克督署。文鸿揆之奉先生命攻五华山也,巡防队中道散逸,乃以一排人之力,孤军进取。文君身先士卒,

奋勇登山，机枪洞其胸累累然，壮烈成仁。及我大军至，并力猛攻，钟麟同度势不支，自戕未遂。昇至南门，我军梟其首。靳云鹏遁，遂克五华山。时已31日午，昆明全城底定。满清大吏自总督李经羲以下，藩司世增、提法〔督〕杨福璋、提学叶尔恺，皆为我军所获。蔡公乃命先生为卫戍司令，徼巡城郊，闾阎安堵。是夜，会议于南城楼，议决组织云南都督府于五华山，推蔡公为都督，通电全省宣布独立。分派罗佩金徇迤南，李根源徇迤西。不数日而临安、大理皆响应，全省光复。

方武昌发难，昆明即有新军将起义之谣。李经羲乃调滇南巡防军数营来省防范。重九之夕，先头已抵呈贡，稍迟则敌兵集，障碍多矣。是举也，一夜而大功告成，省内晏然，倡西南革命之风，壮武昌首义之势，先生之力居多焉。然先生曾不以此为自骄，其《辛亥重九纪事诗》云：“淫威专制三百年，胡尘蔽日神州昏。弱昧兼攻起邻国，偿金割地丧主权。变法自强筹立宪，托词预备徒迁延。同学都抱革命想，义气同欲吞幽燕。定策决疑开秘议，意见各执趋一偏。我时离席抒谏论，言之痛切持之坚。齐襄九世仇当复，民族耻辱思一煎。大义所在无反顾，誓将剑履相周旋。重阳九日风雨夕，弯弓盘马箭离弦。斩关直入据要塞，同袍相见皆欢颜。还我河山恢禹甸，赤帜飘荡彩云边。五族共和弼郅治，万国玉帛光几筵。丈夫功成不受赏，相期长揖归田园。”先生之风趣，可以章未见之矣。

10月10日，自武昌新军首义之后，湖南、陕西、山西先后宣布独立。及云南光复，而西南之贵州、广西，长江中下游之上海、浙江、苏州相继独立。四川本以川汉铁路事，首先与清廷抗争，而制于川督赵尔丰，清廷复命端方率师入川弹压，以故革命势不得伸。是时也，武汉战争甚烈，资政院选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亲赴前线，以窥武汉三镇。议者以为巴蜀不规复，则鄂省腹背受敌，大局尤岌岌可危。黎元洪、黄兴两都督来电，嘱滇省出

师援蜀，以解鄂省之危。旅滇蜀人亦上书乞师于滇军政府。11月11日，滇省军政府遂议决出师援蜀独立，以期早建共和。都督蔡公乃命谢汝翼为援川军第一梯团长，顾品珍、张开儒、黄毓成副之，由昭通以趋叙府，于11月下旬启行。乃命先生为第二梯团长，张子贞、黄毓英、杨发源副之，由威宁、毕节趋泸、渝，于12月上旬启行。川中军民闻援军至，咸大奋励，遂宣布独立，诛赵尔丰，鄂军亦戕杀端方于资川。乃全川缺乏组织，成渝叙泸各立都督，桀黠之徒乘势窃发，其大者啸聚一方，擅自树植，其小者出没草泽，肆行剽掠。先生军由黔境赴川，至赤水河，土匪猖獗，劫瓢儿井盐课数万，商旅不通，赴诉于先生。先生命黄毓英率队攻之，擒斩其魁那玉丹，又击巨匪罗三三于磨泥镇，驱匪党数千人，救出妇女千余人。及抵永宁，复应民众之请，派队击灭蓝荣卿及老君营之土匪，城内外始归平静。乃留兵两队守永宁，而长趋入泸州。时合江城为乱党所围将两月，城内营守莫敢撻其锋。先生乃命马为麟、黄毓英率军击溃之，城围遂解，民赖以安。突有川军司令黄方，率军由水路入城，多骚扰，民间皆言军队抢劫，又不辨为川为滇。为麟、毓英侦知之，立派队弹压，复说黄约束其军，黄不许，遂追至河边，代民间索脏物。黄方军先开枪击滇军，滇军还击之，毙百余人，黄死军中，余众溃散。自是川民咸知滇军为纪律之师，无敢沮者。

一九一二年 三十四岁

是时第一梯团谢汝翼军，已定叙府及自流井、贡井，进兵五通桥，与渝军政府协约。先生乃与谢君筹商，归并渝泸政府，以泸军归渝节制。时川省代表胡景伊亦至泸，遂于泸城定议，撤消泸都督刘朝望。先生并纳黄毓英之推荐，以川人但懋辛领泸军，川东南遂统于一。乃命黄毓英驻泸，自率师赴富顺、自流井，促使成渝缔约合并。

是时陆军总长黄兴来电，言清军尚据秦陇，盼滇军往讨甚急。陕西都督张凤翔亦以潼被陷，乞援于滇军。于是滇军与蜀军联络，共谋团结，以图北伐。2月18日，先生与谢君等，会蜀军政府北伐团全权大使胡景伊、王沚塘、王琦、邵崇恩于自流井，商定北伐约。滇川各军组织北伐团分道前进。滇军北伐所需薪饷，由蜀军政府负担。北伐团兵站机关，由蜀军政府组成，其所需弹药被服器具材料马匹等项，统由兵站筹备输送补给。约成，川军出陕，以先生统滇军迳出荆襄。先生及谢君遂各回叙泸整军，以待出师。清宣统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南北统一。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未就职前，孙中山暂不解职。于是北伐军悉停止。蔡都督乃电召班师。时贵州匪势猖獗，黔人屡请援，蔡乃飭唐继尧以第三梯团赴黔，又命在川滇军分兵助之。先生遂令张子贞、黄毓英、马为麟率队赴援。继尧定黔乱，为黔都督。先生遂与谢君各统所部，由原途回滇。5月5日，两梯团之师会于嵩明之杨林驿。明日，师抵滇垣，都督以下各界军民欢迎之。是役也，师出以来，为时不过半载，而川省乘独立沟通大江，与湘鄂一气相应，大壮民军之威，拯川南数十州县人民于匪乱之中，辅助蜀军政府统一，以蜀人之政还之蜀人。滇之光宠，亦先生与谢君之力为多。蔡公乃请中央，以谢君为参谋厅长兼讲武学堂校长。统编全省军队为一师，以先生为师长，并辖六镇六协一提督，全省巡防八十营。又兼政务厅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司，分掌庶政。先生于民政则厘订地方官制，就西南边区增设县治及行政委员，绥抚土司地方，俾其渐臻法治。于财政则裁汰冗员，节约薪俸，整顿厘税，开设富滇银行，所有由川筹获军饷百余万两，涓涓归公，悉充银行基金，发行纸币，信用卓著。滇省原为受协省份，光复以来，公私交匮，至是财用稍纾。于教育则划全省为六区，创设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增设视学员，发展国民教育。于实业则设矿物化验所，

地质调察〔查〕所，以探矿藏。设农林局，以兴树艺。设模范工厂，以振工业。不期年百端皆举矣。

一九一三年 三十五岁

7月，江南国民党人在湖口发表讨袁世凯通电，“二次革命”爆发。滇省联合黔桂出兵，由蔡公任总司令。蔡公命谢汝翼为军长，以先生任留守事。谢氏迟迟其行，先生以机不可失，累次请纓，蔡公以省政重要，未之许也。先生乃与杨君发源敦促谢氏，率师启行。军至黔省清镇，而袁世凯已命段芝贵、冯国璋统兵南下，进取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福建相继取消独立。袁军陷南昌，李烈钧败走。滇军遂旋师。

8月，蔡公北上，请调唐继尧为云南都督，以先生为民政长，以谢汝翼为迤西镇守使兼代都督。

一九一四年 三十六岁

谢汝翼坚辞迤西镇守使职，调北京觐见。4月回省，5月3日乘滇越火车北上，行至宜良糯粗，遇刺身死。谢君行前，扬言抵京后，将以滇省情形陈述中枢，颇触当道忌讳。及获凶手何荣昌，乃所部排长，因事撤职，怀恨报复，而行刺之手枪，则受之王廷治等，不堪穷究也。先生惩凶后，沥诚辞职，蒙允晋京觐，遂于6月离滇，7月至沪。过南京，受冯华甫欢迎；至天津，受朱经田欢迎；抵京见总统后，留任总统府顾问。乘间游览京津各胜。

一九一五年 三十七岁

秋，帝制议起。蔡锷及先生相与秘议，回滇讨袁。适蔡患喉音嘶哑，乃托词向统率办事处请假一周，赴天津治疗。韩风楼饯之于家，先生与韩送至前门车站，乘车赴天津。入日人所办共立

医院，旋电统率办事处续假一周，即乘日轮东山丸驶长崎。过塘沽时，以书致先生及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谓已安全出天津海口。及抵长崎，又来函属速准备一切。周钟岳因与先生秘商，伪称赴日留学，避赴东北。先生正图离京，而袁氏忽有参议院参政之命，先生不就，微服赴香港，促粤督龙济光独立。

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拥护共和，通电讨袁。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宣布护国讨袁。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八岁

是年初，先生在香港，联络粤、桂两省，策应独立。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广东龙济光约先生赴广州，先生答以先〔宣〕布独立乃入。龙乃宣布独立，先生遂赴广州，就北伐军第一军军长职。3月5日，发表“讨国贼袁世凯通电”，电云：

“天祸中华，帝孽复生。袁氏以人民公举之总统，竟欲为子孙万世之皇王，包藏祸心，蓄谋已久。自杨度等六贼倡设筹安会后，公然帝制自为，外不顾列强干涉，内不惜生灵涂炭，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一意孤行，罔知其他。既令督军持械拥护，又使请愿会上书劝进，威逼利诱，为所欲为。其狡黠过于操莽，其恶毒尤若蛇蝎，背誓食言，谋逆叛国。此獠不灭，国将何托！某前在香港，曾用快邮代电，劝其取消帝制，仍为总统。孰知此昏不悟，置若罔闻。现由粤组织讨贼军，克日出师北伐。国贼不除，决不罢兵。擒贼先擒王，举凡胁从概行罔治。特此宣布，俾众咸知。”先生正整军待发，袁氏迫不得已，取消帝制，忧郁而死。先生以护国之虑已偿，乃离粤北上，就黎总统高等政治顾问。

一九一七年 三十九岁

是年，府院相争，张勋拥清帝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以恢复民国为己功，改组内阁，毁弃约法。先生睹国事不可为，乃偕

叶荃归滇，组织护法靖【国】军。由唐继尧任总司令，先生任总参谋长。师行而婴疾，以杨藁代理，留滇养病。南方各省亦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

一九一八年 四十岁

春，以滇军张开儒部驻广东韶州。张开儒由孙中山先生任命为陆军部总长，先生赴香港慰劳之。1918年5月初，唐继尧致电莫荣新等人，声称：李仪廷从香港回广东，支持张开儒抗拒移驻粤滇军兵权。要广东桂系军阀莫荣新等严加防范和对付李仪廷。5月12日，莫荣新逮捕陆军部总长张开儒，同时枪杀陆军部次长兼参谋长崔文藻。此历史事实见诸广州档案局，说明李仪廷和张开儒一致支持孙中山先生护法军政府，反对云南军阀头子唐继尧等人。先生预备赴美考察。8月，尊翁香圃公逝世于里第，先生遂终止出洋，回滇奔丧。时岑春煊在广州任军政府总裁，电唐继尧，劝先生出。先生谢之，隐山间守制。

附件一：

与朱德唱和

1957年2月初，朱德莅滇视察，亲临先生寓探望，在震庄宴会。朱德长赋七绝二首，亲笔用八行宣纸书赠先生，先生亦答诗三首，朱德又以诗酬答。朱德诗曰：

仪廷先生：

忆昔重阳大义申，
而今始得告功成。
英法势力杳然去，
且喜国防有善邻。

和仪廷先生原调：

英侵法略视眈眈，
革命当年秘密谈。

制度更新歌乐土，
彩云永是现滇南。

先生和三首七绝。

其一： 青山一发是滇南，
白首相逢慷慨谈。
论道经邦动天地，
春醪共醉乐醄醄。

其二： 一别金陵三十春，
讵知华发又增新。
若非怀抱真豪杰，
瀛海风光肯借人。

其三： 百战长征身健在，
艰难缔造作新民。
河山统一空前古，
那怕渔人来问津。

附件二：

会泽黄武毅毓英墓表

李鸿祥

清政不纲，海内人士奔走谋改革，以集会结社之禁綦严，乃东渡日本，结合同志，厚其力量，回国潜图起事，子和亦其一也。君氏黄，名毓英，字子和，四川候补道员德润之仲子也。以贵介公子，去安佚〔逸〕就艰瘁，躬走瘴乡，日与各土司相往来，积渐皦以革命大义，先后数年，几濒于危。清吏急侦捕，凡所遇艰难，可以挫抑其志者，君一一以身受之，而无所折挠，以故盖达土司皆自矢效命。迨永昌事败，杨君振鸿死于蒲缥，君以危病，余生潜入省垣。时予任教练处提调，主试投效人员，而唐君继尧劝君入尺籍，说军人左袒力援，置步兵第七十四标，充见习司务。嗣予奉调步兵第七十三标三营管带，调君任本营排长，朝夕

密授意旨，俾结合各士兵为光复计。君词气慷慨，咸大感动。发难先数日，风声偶泄，当道遽下令免职。予以君交代军需时，报明暂留营中，即于是日集同人于唐继尧宅，秘密商议举事期，久不决，君愤慨对同人声【明】云：今事已急，诸公踌躇，我决先发，事败必云诸君同谋，后勿想〔埋〕怨。举座骇愕，众志成城。重九之役，余首先发难，不崇朝而清师悉溃，君功独多。及余帅师援川，君实为前驱，转战黔蜀，所向无坚。永宁、合川之役，尤能以寡胜众，会川军驻泸者，以数万计，自流井事急，余不得不率师往援，只留兵一队，炮二门，由君率领，镇守此策源地；君慨然任之，不以兵少为辞，卒使我军无后顾之忧。非有胆略者，其孰能之。随派赴黔，援助唐继尧，死于思南府，由军府谥曰武毅，葬于螺峰山之阳，年二十有五，尚未婚娶也。惜哉！昔老子不为天下先，君革命不后于人，甫告成功，遽先身死，岂真犯老子之戒哉！爰表之墓道，为修史乘者取资焉。

附件三：

平彝文壮烈鸿揆墓表

李 鸿 祥

曾子曰：战阵无勇非孝也。吴起母死不奔丧，曾子逐之亦谓其非孝也。聂政母在，身不许人，此政之孝也。今有人母在，以身许国，国事急，不及奔母丧，勇于战阵而死，将何以论断乎？此吾所以俯仰欷歔于文君不置也。君文氏，名鸿揆，字教三，平彝县人。性沉毅，有壮志，少年时就外傅，即不喜声韵、帖括之学。及长，游学省垣，睹国势陆危，列强环伺，知非武不足以图存，于是慨然有改革之志，遂投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入队充少尉。时适余由日本归国，任步兵营管带，见君遇事不泄，特雅重之。每有密计辄与之谋，无不践行。辛亥重九起义事定，先一日，君以母丧来告，痛苦请归。余太息谓之日：母子天亲也，奔

丧天性也，谁敢阻者。虽然如明日之举义事何？君沉默良久，仰而言曰：举义、奔丧，均属大事使举义而不与其谋，则奔丧急，与其谋而期尚远，则奔走〔丧〕亦急。今奔丧须数日，而举义在明日，则举义较奔丧尤急，请从尤其急者，事成奔丧则可两全，不者即殉国亦所以报母也。遂决计不归。明日，君随余由北门斩关而入，围攻军械局五华山，身先士卒，冒枪林弹雨，经红栅子，贾勇先登，为钟麟同之机关枪扫射，饮弹而殒，时年二十有五。检验君尸，遍体弹孔如蜂房，亦云惨矣！军府谥曰“壮烈”，礼葬于螺峰之阳。呜呼！君可谓能行义者也。聂政刺客耳，以身许人，乃借躯以报私，母在不为可也。君以身许国，世未有母在不谋国者，其义一；吴起不奔丧在游学时，非有国事在身，成败在须臾也，故不奔为不孝。君以奔丧请权其缓急，先国后家，非不奔者，此其义二；使其不死，事成归而守制，两无憾矣。今为国而死，生有勇名，死邀美谥，即黄泉见母，母当含笑，幸哉有子，移忠可以作孝，其义三。于戏！明此义，可以知君之心，且可以重君之行矣。故揭而表之，并以质诸当世之辩义者。

辛亥武昌战守闻见录

〔英〕计约翰 著

余绳龄 杜志圭 杨红 译 李雪云 校

编者按：作者计约翰是英国传教士。1876年被苏格兰圣经会派来中国传教。1913年辞去教会职，在汉口创办英文版《楚报》(The Central China Post) 自任社长兼总主笔。

本篇资料是作者的采访见闻录，原题为《辛亥革命日记》，记载了1911年9月30日至12月22日，汉口地区革命党人和清军攻防的情况。其中所记事实，或为他书所不载，颇有参考价值。

本篇资料译文是由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供稿。

1911年9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城内流传着一则消息，引起市民极大惊恐。消息说，某省总督来电告知，有一大帮革命党人正在筹划沿扬子江一带开始行动，并嘱官厅应极其严密地防卫，不得松懈，以防止他们叛乱。故总督衙门各大门的夜间护卫力量已增加三倍并提早关闭。

1911年10月5日 星期四

武昌的官员一直担心着爆发革命，故已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对付之。晚上11时以后，在校学生不得外出。巡警道已制定了夜间召集部下反骚乱的信号令。另又制订了旅馆管理办法，规定借宿者必须登记姓名、籍贯以及现在住址。倘若借宿者行迹可疑，即使有行李在身诸多不便，也不准住进旅馆。个人随带物品必须接受巡警检查。晚上9时，旅馆业主应把来客记录交警署。

1911年10月9日 星期一

革命党人阴谋败露

今晚在俄国租界查获炸药制造设备、信号旗、革命党人徽章以及大量伪钞，从而暴露了革命党人攻打武昌的阴谋。

这些密谋者发现事情败露后，企图纵火烧房销毁一切罪证，然后翻越阳台逃匿。可是，其中一人被截盘问后，随即有二人被捕，另外还有一些可疑分子现羁押在中国衙门内等候进一步查证后发落。

3时30分左右，俄国租界内宝善里14号的后屋内突然响起爆炸声。受惊的四邻赶来查看究竟，发现屋内的人在底楼一房间的地板上洒了煤油，准备放火焚房。邻人们大吃一惊，阻止了他们点火。于是这些纵火人奔上楼，越过阳台，遁入邻舍，不见形踪。

经检查，发现楼上有间房被用作制造甘油炸药和硝化甘油的实验室，房内还留有配制这二种东西的原料。看来是在混合这些化学品时有一成份发生爆炸，因而惊动了四邻。

1911年10月10日 星期二

晚上7时过后不久，武昌城内可以看到三处火光，江边传来嘈杂的枪声。根据汉口的一切已知情况，江对面似乎已爆发了革命。

武昌沿岸驻守着军队，汉口江边布防着警戒，阻止两岸船只来往，电话中断，因此难以得到确切消息而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英租界对面设在炮台上方的整个军营已被烧毁。军营内有数幢营房、弹药库等，一批赶到起火地点的外国人，从几名士兵处得知，火焰是由一次偶然事故引起的。城墙内显然可见有二处着火，但未获得有关着火的消息。着火的军营对面那边，有数队士兵沿城墙守着。只要群集出事地点的华人中

稍有骚动，这些士兵就打空弹排枪。一些士兵说，在汉口，使人惊恐万状的打枪都是空弹。经询问，重使人们确信，官兵已完全控制了局势。

汉口方面听到武昌鸣枪的消息后，德国义勇团立即集合准备应急。另据可靠方面消息，有八名士兵因偷盗武昌军营内的一门野战炮被抓获，已被处死。

1911年10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清晨，外国租界的代表通知这里的各国领馆，革命党人已拿下武昌，总督出逃。通知还说，总督已不再能保护外侨的安全，所以各国外侨应采取办法保护自己。过江的电报、电话线路，今晨3时已全部被切断。在此之前，总督衙门被烧毁，总督不知去向。据说他藏身在其快艇上。据租界代表发表的正式报告，省府度支衙门也被付之一炬。英国总领事H·葛福先生立即命令英国义勇团集合。警铃鸣响后，片刻之间义勇团已在工部局大楼前整队完毕。迄至现在上午7时30分，长江的汉口一边还未发生任何骚动。港内泊有五艘炮舰，有英国的“大蓟(Thistle)”号和“夜莺(Nightingale)”号、德国的“祖国(Vaterland)”号、日本的“角田(Sumida)”号、美国的“大灰狼(Villalobos)”号。所有炮舰均处于升火状态。根据要求，还需要增派兵舰。英国炮舰“大蓟”号舰长贝利·汉密尔顿(Baily Hamilton)负责英租界的防务。另有“隆和(Loongwo)”轮已升火，准备在发生战乱时接走妇孺。

武昌的失守表明自太平军叛乱后规模最大的革命已经酿成。

此次革命的结果可能极为严重。四川也叛变了。据说反叛运动已扩展到了湖南。广东正在蠢蠢欲动。有关方面密切关心着武昌的外国传教团的处境。由于目前还不了解革命党人的性质，因此谁都不知道人们将会面临什么危险。后来从美国传教团那里得

知，一切平安。革命党人还贴出了以下布告。

民军湖北都督布告：本都督志在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族权利，希军民人等维持秩序，遵守军法。兹公布赏功罚罪条例如下：

买卖不公者斩。

伤害外人者斩。

扰乱商务者斩。

奸掠烧杀者斩。

要约罢市者斩。

违抗义师者斩。

乐输粮饷者赏。

接济军火者赏。

保护租界者赏。

守卫教堂者赏。

率众投降者赏。

劝导乡民者赏。

报告敌情者赏。

维持商务者赏。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

黎元洪（签名）

这里的大美圣公会收到武昌美国圣公会传来如下消息：信使悬绳从城墙上滑下脱身。

F先生和我昨晚11时从蛇山顶上看了打枪的究竟。发现11时以前的所有枪声均发自军营附近，后来大多数枪声都来自总督衙门。有几颗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我们便到山的北面躲避。突然，我们撞见三名士兵，他们催促我们赶紧离城，因为革命党人在追踪总督。他们告诉我们不用害怕，但必须离开。他们说，

有个叫康有为的人在江上。这些人手缠白布带，从而可知道是革命党人。我们刚下山顶，他们就开起枪来。回来后，我们向翟雅克博士汇报了这一切，然后就和其他人坐守至天亮，除了里奇利先生(Ridgeley)外，我们不去唤醒院子里的其他人。枪声时而零落散乱，时而又夹杂着排射声和大炮声，整整闹了一晚上。到了天明，只见蛇山的中央已被一些部队和一个炮队占领了。枪炮声持续了一整天，大多数炮弹都向着总督衙门落去，有若干地方着了火，其中有一处也许是衙门府或者就是在衙门的附近。昨天和今晨我们从山的南边把一些妇女接到我们这儿，还把一些在官家女子学校就读的女生护送回家。我们所见到的士兵都卸去了佩带军衔符号的肩带，手臂上缠有白布带。山间要道、军营以及我所能知道的所有大门，经我亲自查看，都已落入这些人的手中。他们显得非常有礼貌，保证我们的安全，并且允许我们任意来去，但有时也提醒我们注意危险，还搜查我们是否带有武器。

他们的炮队在向衙门射击时，见到我们从炮队下方走过时，便停止了开炮。我们看到有二三具男尸横陈街头，其中一具离我们昨晚所在的地方仅20尺之遥。三名伤员被送往伦敦教会医院，四名被送往圣彼得(St, Peters)医院，四人中有三人是革命党人，一人是藩台的雇员，藩台衙门是激烈交战之地，据传谶家矶(Tsang Kiai)上有大群骚乱的暴民，而某队士兵却护卫着藩台衙门。据说总督失踪，生死不明。我打算今天下午设法过城，至于能否通过，则要看聚集在咨议局前是哪一类人，因为革命党正在该局大楼召开一次新的会议。

据报告，所有城门都关闭了。市民们几十个几十个地越过我们住处边的城墙离去，聚拢来好大一群人。据说，让人从一根绳上滑下城墙去开价四千文。有几家商店仍在营业，所有买卖都用银子支付，拒收纸钞。山上的一些占领部队向着越墙而出的一伙伙人群打出一阵连续排枪和几发炮弹。大约隔了半个小时，又向

他们发射了炮弹，这一次炮弹离我们很近，令人不安。

下午 3 时

炮击仍在继续，照目前情况持续下去还不成问题，但若稍有变化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官兵溃逃

中午时分，沿黄鹤楼前的江边，即武昌城汉阳门南面的小岬角处，出现了三四百名溃逃的官兵。这一队人分成二三十人一组，走下江边石阶，招呼过往的大小船只载他们过江去汉阳。逃兵们打着空枪，威吓船夫，倘不照办，就打死他们。船一靠岸，这些逃兵跌跌撞撞地抢进船舱。

革命军占领了黄鹤楼最高一层的官员接待室，另外一些人巡查城墙。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愿意让敌人逃跑呢，还是他们一时不了解情况，没有等到黄鹤楼上的那些革命军来得及开枪，已有好多艘船驶离而去。接着是一阵密集的弹雨向一艘小舢板泼来，击落在水面上的每颗子弹溅起水花象喷泉喷水一样。

据一位出逃的官员说，武昌城已完全落在叛军手中。他又说，省军有八千人左右，其中还剩五、六个营（每营五百人）忠于政府。今晨10时，又有一个团倒向叛军。

总督出逃

现已证实瑞澂总督确躲在炮舰上。他正在尽最大努力不让外界知道他的藏身处所。舰上的官员被问到此事时，表示全然不知，但是过了一会儿，确信探问人是善意的，就私下说总督确在船上。有一位外国人据说和瑞总督相识，去舰上拜见了那位大人并问起平息武昌城内叛乱的前景如何，回答是毫无希望。

据当地消息说，总督大人听到军队哗变后，便在其衙门的后墙上挖了一个洞出逃，来到街上后便逃向离后墙最近的一处岗位，对他效忠的官兵放他过去。他登上当地公司的一艘游艇，被转送上了“潜江(Tsao Kiang)”号炮舰，舰艇启锚驶至俄租界

附近的锚位处停泊。

革命信号

叛军有各种口令。星期二晚上，他们的口令是“协力(Shiae li)”，意为“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把这二个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星期三上午，他们所持的旗子上画有双圈，意为“同心”。下午，他们的口令又变为“攻击”和“结合(Chi Ho)”，意思是进攻与合作。凡是手臂上缠有造反标志白布带的士兵，一被看见就遭枪杀。另一个信号是“三指手势”，意为革命军不伤害三种人：外国人、商人和平民百姓。

1911年10月13日 星期四

汉口和汉阳的叛乱

昨夜，革命军占领了汉阳，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的警卫和全厂当地员工参加了革命军的行动。有二三名在汉阳避难的官兵向汉口逃跑，清晨时分他们沿江边走向日租界。后来他们又继续沿江走去。晚上，汉口的铁路卫队经革命军劝说加入了革命队伍。今晨4时，豫军的一个营（五百人）到达七里湾(Seven mile creek)。一队革命军迎接他们，要求这些北方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但遭拒绝了，遂要求豫军折回。该营退回到二十公里车站，就地扎下营来。

今晨一名经过武昌的本地人说，他看到革命军在抢劫商店。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已不受约束，使外国人感到在该城不甚安全。

政府发行的钞票无论在县城里和租界里均不值一文。外国银行拒收。革命党人已发行了自己的钞票，打算收兑政府的钞票。汉口的县城已完全为叛军所控制，据说一些原忠于朝廷的官员已开始动摇。目前尚无妨害外国人的倾向。据说，二艘中国炮舰上的士兵已反叛。又据说，叛军的钱粮供应充足。这里的中国商会

非常同情这场运动，已答应支援二十万两银子。汉阳铁厂与兵工厂正在加紧为叛军制造枪枝弹药。武昌和汉口间的电话已重新接通，今在革命党人控制下使用。汉口的海关和邮局人员已逃之夭夭。

新当选的议长

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当选为共和政府的湖北省总督。他才华出众，名列翰林前茅。黎协统为革命军特别青睐，已被选为新政府军的大元帅。他任此职似乎有些紧张。黎不是革命党人，而且很不愿意参加这个队伍，革命党的首领们挑中他为自己人，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强迫这位协统就位。当他了解到革命军的意图后，黎便十分愿意地投入革命运动。今天，他考验了一下部属对他忠诚与否，宣布要放弃统率权，却被众部下恳求挽留。黎见众情一致，再次允诺，欣然就职。

援救武昌传教士

对于武昌城内的传教士，已设想了营救他们的计划。昨天，由美国领事馆组织的一个小队已成功地完成了计划。他们乘快艇出发在大堤口（Tatikow）登岸，然后向草湖门进发。他们到达那里时，只见大门紧闭着，门内警卫森严，这队人和门卫商谈了约莫半小时，想劝使他们开门。门卫拒不答应。正当开门看来无望时，来了若干带着野战炮要入城的士兵，大门为大炮开启，门卫也允许这支外国小队随同进城，但是其他人绝不许入内。这队约有五十人之众的士兵以冲锋姿势紧握步枪。入得门来，城内一切显得井然有序，外国小队毫不费力地就前往文监师学院（Boone College）。院内已作为各传教团的总部，大多数传教团现都在院内，所以外国小队请各传教团派代表前来商谈。除了少数几个人想到有责任继续留在城内外，所有人都急着要离城，因此有必要统计一下需要护送出城的外国人和华人的数量。接着，他们就去省议厅向正在那里主持一切事务的革命领袖黎元洪，要求允许这

些人全部离城。来到这里，他们看到街上秩序井然，又一次发出感叹，他们是否获准没有把握。省议厅四周布满了士兵，其中到处夹有穿便衣的人。接待他们的人彬彬有礼，然后立即给他们引见了黎协统，黎的态度马上使他们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黎约有五十岁，身材魁梧，一身便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听完要求后，他立即照允，派了一名士兵护送这些外国人返回学院而且还安全地送出城门。

队伍按预定的时间出发。队伍有十七名男性外国人、二十五名女士、二名儿童，此外还有三百名左右中国大学生及其他人。平时，街上出现这样一队人就会招来一大群人围观，引起秩序混乱，这一次却不见有一个乱民尾随，街上的行人也无一人露有丝毫的敌意。拖轮往返数次才把这些人全部送过江。第二队人在待渡时，看到朝廷的一艘快艇上有一个大弹孔，为蛇山上瞄准打来的炮弹所创。

短暂的炮轰

下午3时左右，当中国政府的几艘兵舰正在江上巡逻时，革命军向它们开了火。炮舰回击了二发空炮弹，落点均离目标很近。与此同时，炮舰已驶向下游，致使革命军的火力打到了俄国租界上。“布莱托马 (Britomart)”号舰长贝利·汉密尔顿看出险情，要求日本舰队司令对连续开炮提出抗议。抗议发出后，炮击停止了。有趣的是，炮声一响，总督的快艇就立即起锚顺江而下不知去向。

英国义勇团制止抢劫的暴民

自革命爆发以来，今天晚上是租界所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晚。整个下午，地方长官道台和其他官员都匆匆逃离。县城里的巡警已散伙，官员的护卫队也不见了踪影。新政府的代表尚未露面，因此县城内坏人肆行不法，任意抢劫纵火，最后他们占领了太平路。由于某种原因，这条路没有设防，结果使得这帮人能够抢劫

惊慌失措的逃民。不消片刻他们便会象在县城里干的那样，破门抢劫商店。正当此时，幸亏一队强大的义勇团，加上增援的全部捕房后备人员，来到了现场，扫荡街头，使大街平静得象乡间小巷。正当太平路上发生抢劫时，英租界后面也开始发生此类事情，但被巡捕制止了。中午时分，文昌门（Went Tsang Gate）开了，让人进城，至傍晚5时关闭。城内，只有几家小商店开门营业，有几个奉派的人打着锣沿街大声告诫几家大商店，如果不开门营业，将对他们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天里，追捕满人仍未停止。街头横陈着大批尸体，但是革命军正在尽快把这些尸体入殓埋葬。一些盗贼以及因纵火而被捕者已被杀头。城内的一片当铺和一家大商店，城外的一家酿酒厂和粮店被烧毁。城外的商店和民宅遭到抢劫。

钱的问题

应汉口领事团的要求，银行和商会于下午12时30分在总会举行会议，讨论用现存的银元和铜钱支付洋行雇员的薪水问题。韩司伯格（Herenperger）、林德曼（Lindemann）先生和商会秘书代表了商会，七个银行也都派了代表。银行的代表称，他们已发电去上海再要求拨款，四五天内，约有五十万元可到。纸币实际上仍然不值钱。三天前一张值一千二百文的纸钞现仅值五百文。

汉阳陷落

进攻汉阳兵工厂看来象这次运动的其它行动一样，经事先周密策划。由五百名士兵组成的一个连一早就渡江，向兵工厂挺进。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阻击。接着他们又向汉阳铁厂进发，同样也很顺利。汉阳城被轻易拿下，叛军立即占领了府衙门和县衙门。据说这二个衙门的长官已逃走，但城内又传说县官未出逃。府台是满洲人。现在，叛军在筑工事巩固他们的阵地。他们从兵工厂内调出了一些野战炮，架设在汉阳冈（Hanyang Hill）上。这些看上去很新的炮已被架设在这座山冈二侧，面临汉口和武昌，

各炮相距二十码左右，每门炮派有二名士兵操作。县城内的居民相安无事，似乎对事态的变化感到高兴。买卖一如既往，不过那些商人已把家属送往乡下。龟山脚下聚集着一大群人，但哨兵禁止他们上山。

1911年10月13日 星期五

武昌城内仍然到处可见死尸。望山门(Wang Shan Men)外约有五十具横陈一起。沿街望去，尽是人尸，男女老少均有，惨不忍睹。……但是见到惨遭残杀而被裂尸的尸体同样令人反感。此情此景在通往咨议局的路上，一路可见。城内仍有几队士兵在拼命地巡视，搜寻那些被倾复的皇朝的家族以便抢劫和歼灭。一名巡警在汉阳抢劫被抓获后斩首，首级盛在竹篮里挂在一条通衢上示众。随首级还附有一块告示牌，指明其所犯的罪行。一名叛军告诉我们说，这天他们在汉口杀了一百名满洲人。

北京的反响

诏书已下，令北军统领大臣荫昌，率京畿附近的北洋二镇向汉口进发，重振皇威。诏书又命海军统制萨镇冰带领舰队在汉口集结，平息乱军。

晚上，英租界各街入口处均有军队警戒，每队由一名巡长带领，共和军也在边界的县城一侧守卫。兵舰的巡逻队在四处巡视，人们可见骑着自行车的义勇团巡逻员绕过每个街角疾驶而过。城内有时可以听到步枪声。今天日落后不久，叛军开始从武昌渡江去汉阳和汉口。他们分成几个小队，先通过跑马场，然后在铁路上分成几股散开。看来他们打算沿铁路迎清军作战。

……今天早些时候，新到的一批食品采取非常措施的价格。市场上无肉类供应，鸡蛋每只四分，鱼每斤售价五百二十文，鸡每斤四百六十文。

由于县城里有大批人涌向江边摆渡，船费一下上涨了。

1911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旧总督衙门

有二名外国人去了旧总督衙门，发现那里一片混乱。C·W·林辅华记述如下：

“衙门的房子未遭毁坏，被烧毁的只是正面大门和衙门后部的寓所部分。看得出，遭到攻击的是衙门的大门，守卫部队在那里抵抗到最后一刻。进攻的士兵冲入后便穿过一楼二楼直取私寓，目的显然是要抓获总督。

衙门的建筑复杂如迷宫，看到后便可相信总督是完全能够逃脱的。在这数不清的通道里似乎不可能有机会捕到人。几处未遭火烧的地方，有些房间被撬去了地板，有些隔墙板被掀开了，这可以表明士兵们为抓获总督已搜遍了每一个角落。那里的所有房间内，书籍、图籍、信札、图样和各种陶器散乱一地，全是难以名状的残物堆。

客厅里，一套精致的欧式家具遭到严重破坏，壁炉挡板被扔在砸坏了的地板上，一辆送餐车被敲瘪了一侧。客厅里还有一张少了一组抽屉的漂亮书桌，抽屉是从桌子下部拉掉的。寝室内已被全部毁坏，除了一些碎砖外，只剩下一副已被炮火的高温扭成怪模怪样的西式铁床架。

我们进入衙门，看到很多人正在把看上去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有些人在撬木板，有些人取下窗上的玻璃，还有些人在搬走钢管、电线、书籍以及被丢弃的衣服。客厅的墙上原有二面各为九平方呎、光彩夺目的衣镜，镀银的玻璃横在地板上已经粉碎了，只留下镜架在墙上。我们化了好长时间看遍了里里外外，最终感到，他们已把这地方弄得混乱至极无以复加了。

衙门的火势对于街的另一侧的住房想必影响不大。衙门警卫人员家属所在的那一大片区域已夷为平地，只留下几堵摇摇欲坠

发黑的残垣。”

今晨，领事团通知，星期一晚上（10月16日）之前，妇孺们应离开汉口。由于有钱的华人正在包揽租船，所以特地安排了二条船为外国人专用。此外，礼和公司已拨出“贝尔格莱维亚（Belgavia）”号班船今晚启航，免费运送外国人至上海。有些女士将乘坐这班船出发。

现在，唯一会严重威胁到租界安全的是武昌的炮击。如果中国炮舰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上炮击武昌炮台，那么租界就可能会遭到武昌炮台若干流弹的破坏。租界当局是根据昨天的短暂炮击意识到这一危险的。中国炮舰已保证，开炮前会发出足以让租界知道的警报。接下来的问题是，开炮时，租界是否要疏散人口，但据说北京外交团来电称，目前暂不考虑疏散人口，从而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一些官员和其他人还是作好了应急准备。英国领事馆的档案已送上英国炮舰，而一些商行把他们的重要文件送往上海。据称，华民们租用船只费用极高，每艘船单程需付一万八千两银子。

红十字会组成

武昌的革命总部派出一队人去找大美圣公会的麦克威廉（Macwillie）医生，要求他帮助革命党人组织红十字会，以便在未来战役中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照料，由此可以看出，居这场革命首位的是一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物。革命党人请麦克威廉医生担任会长，他已初步接受并来汉口把此事提交了领事团。领事们认为，这一组织倘持中立态度，就予以反对。

对此，红十字会的组织者们表示同意，组织红十字会的事就这样商定了。

今天下午，一队革命军来到大清电报局宣布接管。对方没有武力抵制这一要求，因此这些士兵进驻了电报局。除了领事团和通讯社的电报外，其它中外电报一律拒发。

1911年10月16日 星期日

今天，大批革命军在英租界近地为所欲为。……景象可怖，难以名状。据说，他们正在县城内大肆杀人。如果有谁不能正确讲出“六十六”，则保不住脑袋，如果拒绝不说也遭同样命运。革命党人还派出招募队到处巡视，招收苦力入伍，这些人持红色旗帜并有武装人员保护。现正在设法与新当局达成谅解，使他们承认租界的老章程：中国士兵奉上司命令并经工部局同意才得进入租界。

萨统制的旗舰在南京上游从一艘长江轮旁边驶过。看来萨正以慢速向此地驶来。

汉阳兵工厂现日产二万五千发子弹和五十枝步枪，供给革命党人。今天邮局的情景异常，局外的一些外国人在处理邮件。邮局职工在今天早些时候已逃离，因此要求传教士们进邮局分捡邮件。

昨天，黎大元帅发布了以下布告：

“满军将官必须命令现在城内的士卒交出制服、武器及一应装备，遵行现政府之一切命令勿骚。各将官士卒不得莽行肆杀，以示昊天之恩德。

城内满兵若悖逆命令，继续与现政府为敌，则格杀勿贷。”

昨天半夜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明显反映了该城新主人的特殊倾向。有家洋行的买办为业务奉派进城，被二名士兵抓住，坚持要拽他去武昌。这位买办竭力要求他们先把他带往租界，因为他必须见到他的雇主。到达租界后，巡捕拦住了这二名士兵，巡捕答应先护送买办去见其雇主，然后再把他带回。据这位买办说， he被抓时正坐在屋里什么事也没干。

瑞澂现在正郁郁不乐地坐在离江边不远的快艇内，朝廷已根本不会再起用他，人们也完全摒弃了他，已有诏书宣布袁世凯接替

这位莽撞的瑞澂为武昌总督。在汉口，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了。从诏书的内容来推断，北洋军尚未向汉口进发。政府可能认为，如果先发兵，就有士兵投向敌方的很大危险，这样非但于形势不利，还会大大恶化局面。但若派出大量满军，则京城会因防卫力量不足而告急。朝廷显已进退维谷，派出袁世凯一事清楚地表明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我们认为，在袁世凯来到得势之前，汉口迎地不会再有战斗。此地已无清兵可接仗，如果萨统制率海军到此，他们就会感到，必须和袁世凯协同作战，手脚很难施展。目前似乎很清楚，在袁到来之前，清兵不会发动进攻。另外，我们还得了解他是否会听从皇命，即使他遵命行事，也难保他不再变卦，正如戊戌年他背弃皇帝投向西太后一样。

1912年10月16日 星期一

萨统制今天上午乘炮舰到达此地并保证不危及租界。驻在中国海域的英国海军中队司令阿尔弗雷德L·温斯洛(Alfred L. Winsloe)副提督乘坐公文传递船“轻捷号(Alacrity)”向汉口驶来，预定明天到达。

北方军派出新式军队

今天，这里一名有资格获得官方消息的绅士得到可靠消息说：身着灰色制服的一万二千名新军将从直隶首府保定府出发。他对我们保证说，这条消息千真万确。据称，这支部队中的部分士兵已出发。其余士兵一伺车厢备齐即登火车出发。这支部队当时是去永平府进行秋季演习的，接到北京的命令后转向汉口而来。这些“灰衣”兵的精良装备仅是一些现代武器而已。队伍中有一军用汽球(balloon)，据说是装备的一个部分。这支武装力量配备有炮队和马克沁机枪。另有一谣传说，陆军部尚书荫昌可能在二天内到达此地，但他是否已离开北京尚说不准。乘末班客车到达此地的C·W·D卡斯勒(kastlei)牧师证实了这一消息，因

他自北京来的一路上驶过几列军用列车，据传第一列已经到此地。

有位外国人星期六在汉阳听到有“杀洋鬼子”的喊声。那里的驻军很少，一些赖民在肆虐，不时有石块横飞。领事已命令，凡通过该城均应带护卫而且逗留城内不得超过一小时。歹徒们正在敲诈勒索。有一次他们聚众去一家大酒厂，向厂主肆意勒索并以毁厂相威胁，最后被他们勒索得逞而去。

等待事态的发展

今天，租界的气氛有点象人人心中揣着个大问号，北京政府真的会派一支大军来，加入叛军还是来对付他们？萨统制的小舰队会炮轰武昌的要塞吗？留在汉口很安全吗？已有一百多名妇孺，有的有男人保护，已去下游，但大多数仍留在这儿。现在有种倾向，就是想接受叛军的保证，他们将尽一切可能保障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十一艘海军炮舰泊在这里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今天又增加了一艘法国炮舰“果断号(Decidiec)”，还有几艘正在驶来途中。外国人对武昌革命敌对双方的前景难以预测，仍如堕五里雾中。假如外国人能够弄清北军的倾向，那么对他们的生意和社会生活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恢复正常心中有了底。可是谁也不准这些军队将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武昌一边。即使是从直隶南下的“新军”部队，由于他们不是满人，所以很难保证他们一定会忠于朝廷。若说政府有计划的话，似乎打算在汉口北面尽一切可能集结力量，然后才采取行动。革命党人看来也在采取等待猎物上门的办法。他们大概想在组织好自己的兵力后再发动进攻。现在他们还在向江对岸招募大量新兵，昨天新兵在武昌的学校和兵营操场上精神抖擞地操练。一些过江去的外国人看到大批叛军正在渡江，溯汉水远去，有一些船载着野战炮。这一调动的目的是个谜。革命党人声称，他们已完成了打击满洲人的计划。

昨天晚上，汉阳的龟山上有小规模枪战。山上有叛军守卫。他们发现有四名探子向他们的阵地爬来。他们作好应付准备，擒

获了这几名探子。此后，这支进犯小队撤退了。

午后不久，有消息说，北军的第一批先遣队已抵达十公里车站。这是满满一列车的步兵和许多驮运辎重的骡子。由于这支部队的到达，可能会发生枪战，因此义勇团各指挥部已接到全体集合的命令。

今天，商会全天开会，决定在武昌开始遭炮击时，所有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雇员都登上各条大驳船，拖出火线范围外的长江下游。

黎元洪都督发布了以下布告：

“父老兄弟姐妹们，本义军循先辈之足迹剪除我之国敌。武昌现已在义军之握，尔等可各安生业，毋须恐慌。西人无犯于我，尔等不得骚扰租界，不得侵害西人生命财产、不得纵火焚烧领馆或教堂，此乃首要切记。须知，犯我者乃满贼是也，倘我伤害西人，彼等必与我为敌，则我将陷险恶境地矣。

其二，学生读书、农民耕田、工人做工，各操其业。商民系我特别保护之对象，断不允闭市息业。听信谣言恐慌闭市者罚。

其三，严禁绑架烧杀。此有悖于我拯民水火之理想。违者本军政府格杀勿论。

其四，凡反对我义师者均非真正黄帝子孙，我概以敌视之，不赦其恶。上述四条望能家喻户晓。违之者必究，遵之者必昌。”^①

华人出走

自眼前这些动乱发生以来，离城而去的人至今川流不息。凡能带走的东西他们都随身带走，但是大件头东西还是留下。他们只要能够安全地离开这是非之地，情愿牺牲这一切。

就外国人来说，脱离险境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国家，骚乱起时撤离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和朋友们在一起，这是明智之举。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中国人，因为大多数出走的华人在

^① 该布告系译者所译，非中文原文。

别处也有家，他们感到唯一的安全之地就是和自己家乡的朋友们在一起，家乡的四周又都是自己的亲戚和家族。

但是出走还另有原因。他们知道中国内战意味着什么。虽然现一代人尚未曾有过内战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父辈经历过，他们对太平军叛乱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情景记忆犹新。因此，中国人知道战争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这些外国人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他们的逃离不是缺乏勇气，而是经验使他们变得谨慎起来。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年头将一去不复返。

1911年10月17日 星期二

今天约中午时分，温斯洛将军乘“轻捷”号舰艇到达。舰艇上召开在港的全体海军军官会议，讨论当前形势。

.....

武昌的渡船已由叛军征用运送部队。此外，还见到一艘大汽艇“立新(Li Shin)”号上飘着共和旗帜。

革命党人悬赏收买武昌旧政府官员的首级，瑞总督、张彪统制的首级为1000元。

昨天从九江到达此地的一名汉口居民说，他在九江看到许多士兵臂缠白布带的叛军，他们要求交出城池否则就以武力取之。当地已作好准备送外国妇孺离埠。

今天下午，有一连革命军到达“大齐门(Tachimen)”火车站。他们没有发现该车站有其它部队。这些守卫部队身着革命军制服，臂缠白布带。后来，他们中大多数人向华清街附近的一个地方走去。他们想穿过法租界，但发现路上设置了牢固的铁蒺藜。经和法总捕谈判后，他们获准绕道通过。

北方派来的一营灰衣兵或称“新军”最后在十公里车站处安置扎营，加上身着旧军服的士兵，共有三千之众。

据可靠消息，北京和保定府正在向此地革命中心派出25000

士兵，有炮兵、骑兵及步兵。到底是陆军部的荫昌率军来，还是袁世凯来，目前尚不得知。

1911年10月18日 星期三

德国炮舰上有一名水兵被一颗流弹击穿手部受伤。

枪战开始

中国人受到新精神的激励急于参战而到革命队伍里去当兵，这是再显见不过的了。几天来人们并没想到会打仗，也没料到当时清军会率先发起进攻的。因此，今晨的枪弹声使租界内的大多数居民都颇为吃惊。据革命军对战事的报道，黎元洪发现敌兵向西人区逼近时，曾召他们投诚到他这边来，但未受响应，因此黎决定赶走他们。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黎派出了二千名士兵和四门炮。这些士兵几乎都是新兵，天刚亮他们就发起了进攻，有点乱开枪炮，至早餐时分，他们已在返城途中回来吃饭补充弹药。至此，观看交战的外国人断定，叛军在战斗中毫无进展，可是士兵们并没有丝毫泄气。他们说，早晨的进攻之所以不能奏效，是因为新兵急躁鲁莽，但一旦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投入战斗，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整个上午他们评判了新兵。3时，重新开战，双方一直激战至天黑。外国人注意着这场战斗，他们在战场各个不同部位观战，因此对战果所作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几个人认为官兵打赢了，还有人认为双方不分上下，但是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叛军占了优势。他们把对方从跑马场赶到了十公里东站一线。这场枪战的主要特点是，双方的损失按所消耗的弹药比例来看尚不严重。萨统制的战舰对这次战斗保持最佳纪录。五艘巡洋舰和二艘炮舰对着架设在铁道中段的一门野战炮连续发射炮弹达一小时又十五分，但未能将其摧毁。

战斗打响时，一片混乱，清兵以二三十人一组懒懒地小跑出来，叛军一直保持游击战。起初，清兵后撤，但是上午过后，他

们重新聚集起来守住了阵地。如果当时叛军投入的下午兵力和官军的相当，又有野战炮兵连后援，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会把敌人击溃。可是，当时他们只有四门野战炮而且步兵的子弹不久就用完了。他们无可奈何只得撤退。首批回汉口的一些革命军士兵显得灰心丧气。他们说，他们的长官第一个离开战场。这些士兵大多数是新兵，后来有一批经过训练的武昌士兵到达阵地，又鼓起了他们的勇气。约9时开始，大批革命军伤兵送入租界，安置在供他们自由使用的各个医药治伤。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立即忙开了，尽可能地把他们安排舒适。值得注目的是，尽管这些人身负枪伤，但精神毫不颓丧。

正当耗尽弹药的叛军退守汉口，另一批叛军来到，出城入平原。清兵没有追击他们，这使得那些身着黑衣和叛军得以重整队伍。白天枪声断断续续，下午过后，得知一场真正的枪战已开始了。革命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后使该军的总兵力达到五千人左右。他们至少出动了十四门野战炮准备开火。3时至4时之间，那支已在平原上各个据点占领阵地的炮兵小队发现了他们的炮击目标。战场远的那一头，当时战况如何很难确切知道，只是听到一些在清营的外国人说，叛军先被击退，但是他们又发起进攻并把清兵赶回兵营。但是，在汉口附近的那一头，外国人可以看到当时发生的一切。一队正规军占据了离跑马场很近的一个阵地，但遭到二支炮队的抵抗，一支炮队在高尔夫总会的球场上，另一支在跑马场的南面。前一支炮队的一些炮弹准确地落在敌兵群中，遭到榴霰弹猛烈的射击。清兵带着炮队退到跑马场的南面，转移至靶子塔的附近。此后，这支炮队再向前转移，在更纵深之地占据一阵地，以铁路路堤作掩护躲避已开火的炮舰打来的炮弹。和清兵作战的共和军希望这些炮舰作出友好姿态或者无论如何抑制着不帮助清廷军作战。同时，他们也曾希望豫军在上午战斗一开始就倒向他们一边。可是，这二个希望都落空了。炮舰开火时传来二则

关于当时情况的消息。据跑马场靶子塔的瞭望人员说，叛军被迫撤退。据另一些在美孚石油库顶上的目击者说，叛军只是在铁路路堤的掩护下向前占据了一个更纵深的阵地——只有一支炮队除外，它在战斗中始终坚守铁路上的阵地。这一炮队和另外几支自跑马场推进过来的炮队向清营发射了一阵毁灭性的炮火。炮舰上打来的炮弹损伤不大。这些舰艇循环游弋，一驶近战场就立即开炮，但打出的炮却未能如愿命中那些炮队。一队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但是向有真正杀伤力的清营靠得最近的一队仍守住炮位。从靶子塔上看不到铁道上的那支炮队，因此那里的人就自然认为叛军挡不住正在后退。从美孚石油公司油库上看，很清楚，清兵已被逐退回兵营，甚至在营地仍在遭到革命军尽情的打击。此时，有些革命军离开了战场，但不知道他们是想躲开战舰上打来的炮火还是想返家喝茶，那就不清楚了。快到汉口县城时，他们大声欢呼打了胜仗。当天，有几支新的革命军队伍接替了他们。

大批革命军伤员已送回城，然而大部分清军伤员却留在战场上无人抬回。躺在那里的许多伤员被近郊的一些当地人残忍地杀死了，因为这些人憎恨一切为满人作战的士兵。

清营的情况

德意思 (Deis) 和卡斯特勒 (kastler) 二位牧师在清营执行红十字任务。

清晨第一次交战后不久，他们就出城了，发现有许多伤员已被安置在火车车厢内。有二名士兵已死去，另二名因未及时受到救护流血过多，不久便死去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去查看其他伤员，车厢就被挂上了火车头，因此他们被带到对面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油库。由于远离火线，他们完全摆脱了受枪弹侵扰之苦。后来突然来了一队革命军搜索队并开始朝他们开枪，步枪子弹和炮弹密集地落在车厢的四周，但幸而没有遭到损伤。由于情况不妙，他们便撤退了。后来，他们打算经江边返回汉口，但是被清

兵阻止了。他们留在江边，设法同正向上游驶去的“扬子”号快艇取得了联系，上了船。他们在驶离前，看到有大量的清兵沿铁路线撤去。其中有一个连折了回来，其余的继续撤退。清兵很有礼貌，在二位牧师离去前，向他们所作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将近黄昏时，跑马场附近沿铁道路堤的一些席棚小屋窜起了大火。起初认为，这场大火是由清兵炮舰上打来的炮弹爆炸而引起的。后来，沿铁路一线同时窜起了五处大火，这一看法立即被否定了。这五处大火犹如一道坚实的火墙，从跑马场延伸至十公里车站贴远处，被烧毁的住房想必有数千幢。此后有消息透露，叛军夺得那里的牢固阵地后担心清兵向他们进攻，所以放火烧了房屋。值得注意的是，大火附近的大多数居民认为这场大火是由于外国炮舰开炮所致的。

将近黄昏时，外国水兵把野战炮运上岸安装好，以防不测。

革命军的伤亡人员估计为三百名。

每个清兵看来都随身备有一个小包，内装绷带和药棉用来包扎伤口。每个包内还附有使用说明图。

.....

中国炮舰和巡洋舰上打来的炮弹似乎愿意在四处开花，就是不愿意落在革命军那里。炮弹特别喜欢落在跑马场。有一枚炮弹恰恰落在场内一支五个外国人小队当中，未造成伤亡。

据说，黎元洪希望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剪去辫子。

据报告，有一部分中国炮舰正在叛变投向共和力量一边。武昌方面已派去代表向他们解释这次运动的意义等。

据悉，满军在各乡村不断发起袭击，结果为当地地农民所憎恨。

1911年10月19日 星期四

革命军于星期三下午夺得汉口和十公里车站之间大乎地上的

一个坚固阵地后，扩大了他们原有的优势。今天上午他们继续推进，一路上仅遇到一些零星的小对抗。推进到十公里车站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一座清兵的空营。他们小心地前进，恐遭埋伏，结果发现清兵确已逃跑，于是革命军猛扑营帐，拔起后送回到指挥部。革命军还夺得六节无盖货车车皮，内装北方军的给养和弹药。清军撤离后，他们的炮舰也向下游驶离而去。这样，叛军完全控制了至七里湾的整个乡村。官兵撤离的原因似乎想等援兵到达后，以更大的优势兵力对付敌人。可是从他们丢下一切物资这一现象看来，说明他们的撤退并非是慎重而周密的调动，其中有些人是非常匆忙撤离。当时革命军中间以及大多数完全拥护革命的当地乡民中间举行欢庆。

上午清兵撤离时，有两个外国人去了七里湾，想看一下清兵是否在那附近扎营。他们发现河湾的桥上有几名哨兵，除此之外就是一派静谧的乡村景象。据七里湾乡民的谣传，革命军已拿下十公里车站和官兵的营寨，但尚未正式听到这个消息。1时左右，汽艇启航返回汉口时，人们看到了一些异常情况。在七里湾河口对面的江中，有二艘驳船挂在那艘汽艇上，汽艇上有若干名革命军。江的稍上游一方，一队水兵沿着江堤跑，来到江边，他们弯着腰看上去想保持隐蔽的样子。他们登上一条平民的小船，这条船看来是先前把他们从中国巡洋舰上接下渡到岸边的。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几艘巡洋舰和炮舰正在改变姿势。自昨天以来，这几艘兵舰一直在十公里车站附近的江面上游弋并打出了五六发炮弹。现在它们掉转舰身向下游驶来。这一行动似乎有些神秘。十公里车站的一切似乎显得异乎寻常地安静，原来在那里登陆了。右边扎下八顶营帐，空无一卒。在去五十码开外的车站路上，可以听到附近的步枪声。车站上没有兵卒。铁路线两侧的兵营内也不见有士兵。这是怎么一回事？火车站空空荡荡，仅在电话机房内有三名战战兢兢的中国人。这三名惊恐不安的可怜人，

看到外国人后才高兴起来。他们解释道，他们最怕的是官兵。这些官兵向平民索钱，倘不给就砍去脑袋。整个交谈过程借助手势进行，叙述生动。但对于清兵似乎用不着如此害怕，因为那里根本见不到一个清兵的影子。经询问后，这几位当地人讲了驻扎在那里的二个团那天早晨突然逃离的情况。这二个团沿着铁路迁移到下一个车站，即二十公里车站，那儿可能有较多的北军。问他们整个上午是否发生过枪战，他们都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们仍想离开。正当我们在交谈，问他们是否能陪我们去汉口时，有几发子弹在房子周围呼啸而过，门口的一名当地人大声喊道他们来了。来到门口，看到铁道上有一队叛军的侦察队。此时我们感到需要谨慎但又要有大胆不怕的样子，于是我们走出房子，一边挥着手帕一边朝这些身着黑军服的士兵走去。可是仍有几颗子弹令人不安地离我们很近地飞过，不过这些士兵一看到这几个外国人，立即驻足准备迎接我们。与此同时，铁道线两边的部队都在留神察看以防中了引诱之计。我们把从电话机房内三个受惊吓的人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铁道上的那些兵，他们听后都高兴地欢呼起来，几名侦察兵立即奔向那被放弃的车站。那些营帐立即被拆下捆扎好，用杠棒抬回叛军的指挥所，但那几位叛军士兵自己却还是继续小心翼翼地过去。他们不时打着枪，想让隐藏着敌人受惊后暴露出来。一路上他们还搜查了十公里车站四周的民房。此后他们确信清兵没有在民房内设埋伏，就放起火来，一、二百幢民房霎时间都烧了起来。此时虽已清清楚楚营内已无一兵一卒，但他们仍然很小心地警戒着。此时，指挥队的一位军官声嘶力竭地向他的部下大声嚷着，命令他们不得向外国人的住房放火，士兵们听从了。接着我们记起了还有三名在火车站哆嗦的受惊人……。这三个人捆扎好自己的东西挑在肩上，他们对外国人给予的保护表示非常感激。中国人在本国国土上要外国人来保护，岂非咄咄怪事！清兵遗弃了三车皮军需品，其中有大量用作

兵饷等的银锭，三车皮行李和弹药。战利品中有大量的稻米和二、三千双靴子以及其它各种军用品，另外还有牙刷袜子一类物品。一些看上去和士兵们同样喜悦的苦力们立即把军需品搬入汉口去。数千名当地人成群结队地沿铁路线尾随着叛军部队，他们全都笑逐颜开，有的一边拍着手一边吃吃地笑着说：“好、好”。这些暴民大概多数是出城来争抢战利品的，但穿黑军服的叛军不准他们抢夺尸体身上的东西。关于星期三那场战事，从清营周围的居民那里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间接地从被消灭的士兵人数看来，可以肯定，此一方的伤亡并不惨重，约二十人被杀，数倍于此数的受伤。战死的尸体虽放进了棺材，可是在夺得车站后，叛军就把棺材扔进了江里。东站附近的铁道上可以看到有五六具清兵尸体。据革命军说，当时有一队北军聚集在一只饭碗周围，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造成了惨重结果。离车站不远的上段铁路上有一节翻倒的和损坏的货车车皮，这是被叛军的炮弹所打坏的。这一节车皮给叛军增加了好多担军粮。铁路靠陆地一侧，离清营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躺着十几具革命军的尸体。这些死者都正面中弹而死的。对于他们的死因只能这样解释，这一股蛮干的小队认为靠强攻便可拿下这一营寨。他们向前推进直到营前的沼泽地才感到寸步难移。他们就被打死在那里。在这一冲锋小队里有一名军官。有一名死者的脑袋显然是被一名军官的军刀砍得几乎和身体相离。叛军们吹着喇叭，放了无数鞭炮，通宵庆祝他们的胜利。

1911年10月20日 星期五

今天一早，约有三百名革命军带着六门野战炮从十公里车站出发去七里湾。北军只是后撤。革命军继续挺进，在过造纸厂那边的一个地方驻扎下来。3时半左右，叛军炮兵向据守着第二铁路桥的一队清军步兵开火。乱炮打了约四十五分钟，叛军派出了

侦察队。据侦察队报告，该地区已无障碍，革命军遂决定要向第二铁路桥推进。他们一字儿展开，稍稍推进后便打起了排枪。随队的一名外国人看不到有一名清兵，但那个中国军官说，相距甚远的地方有一些身着灰军服的官兵。5点过后不久，叛军占领了那座桥。同时，自汉口方面开来一列火车载有一千余名叛军的援兵，其中有几个骑兵团。此后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据一队归来的骑兵说得到增援的黑衣军队向滠口挺进逐走了敌军，这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从战场归来时，看到一对探子在十公里车站附近被革命军捕获，正在受到审问。一名探子声称，清兵已向北远逃，但是革命军对此将信将疑。他们追问到底后，便把这两名探子带到车站的站台上强迫跪下露出他们的脖子准备行刑。此时有一名身着民服看来有点权威的人出来制止了他们刑行。那两名俘虏被双臂反绑，盘起辫子然后被带走，以待正式行刑的命令。

革命军悬的旗子有种种图案，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红色底子。看来，正式的共和旗子是白星红旗。星有九个尖角，每个尖角上都有一个黑色小圆圈，各尖角的基底衬一个黑点，总共形成十八个黑色标志，其含义是“共和要遍及天下十八省”。

星期三下午战争发生期间登上一艘中国巡洋舰的一名外国炮舰上的海军军医说，中国炮舰上的炮手并不竭尽全力要让炮弹落在叛军部队中间。

大批革命军士兵正在剪去他们的辫子。

在十公里车站上缴获的步枪弹药有大部分是木质子弹。显然，这些子弹原来是用于永平府阅兵式中的，后来随同其它物资一起转运到了此地。

1911年10月21日 星期六

今天领袖领事发出通知，指明下列物品为武昌革命军当局所认定的禁运品：兵器、弹药以及可用于制造弹药的材料如铅、硝

酸钾、硫黄等构筑工事的材料和水泥、水陆士兵的军服装备、装甲板、船舶修造物资、食品和饮料、床上用品、车辆、石灰一类材料，木材、硬币、电话电报设备和铁路材料。

……这一切证明了武昌的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严格地按照现代的博爱思想工作。

今天，革命军征用招商局的“桂利(kweirlee)”号轮船在武昌和江的北岸之间运送军队。他们还征用了招商局的一艘大船。

据刚从宜昌发来的消息，革命军已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该城。

……

据报告，约有二百名湖南兵乘“吉安”号轮抵达这里，他们已背叛了革命军。约有八百名原先从长沙出发，但他们中有些人在岳州离开了“吉安”号轮。其余的四百名转道来武昌加入这里的红旗军。

1911年10月23日 星期一

长沙来电告知，革命军已悄悄地拿下了该城，城内的外国人安然无恙。“襄阳”号轮在通过汉口下游约十哩处的阳逻时，江两岸的炮队向它射来五发炮弹。三发炮弹打中船尾，但未造成大伤。

1911年10月24日 星期二

星期一下午5时左右，叛军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二号铁路桥攻打已越过三号桥来自漕口的几名清兵。他们先是打了一阵步枪，接着又动用了几门野战炮。这样持续到天黑，双方都没有收获。此时攻击方撤走，但由一列车新兵来接替。他们整个晚上都坚守着二号桥。天亮时到达前线的一些经过训练的士兵，今天上午又来接替这些新兵。当天色变得足以使双方都看清自己的对手时又

打了起来。革命军约有一千人，就隐约所见而论，清军只是革命军的一半，不过他们在离铁道路堤约一哩远的地方架起了一门远程炮，轰击位于二号铁路桥前约二百码处的革命军侧翼。双方步兵进行枪战的同时，大炮开始介入，一发接一发的炮弹极其准确地落在叛军群中。叛军忍受了一小时的痛击，然后撤退到造纸厂。清兵乘其撤退时向前挺进。革命军想从造纸厂用他们的野战炮反击来打哑对方致命的大炮，可是弹弹虚发。与此同时，他们还遭到致命的榴霰弹弹雨。革命军仅剩下一架野战炮在射击，而且尽管11时左右有骑兵来增援，他们还是不得不再一次撤退，一直退到亚细亚油公司的油库。看来他们好象企图在那里停下再抵挡一阵，可是渐渐地革命军仍然只得继续退却，至二时他们全部退到了十公里车站的防线范围内，从而清兵占领了造纸厂。在这场战斗中，清军的步兵很少参战，只是在叛军撤退时，步兵才三三两两地四处巡查，占领撤空的阵地。他们最远没有过造纸厂。战死的人数是不少的，伤亡全在一方。下午，革命军积极地从武昌调来生力军。这些军队乘坐由汽船拖带的驳船而来，总共增加了几千名精兵。清军整个下午在仔细检查铁路线和铁路桥的情况，显然想要确定这段铁道上是否可以安全行车。革命军已派人去汉口要求发运大炮来同对方决战。

外国的海军将军和一部分海军军官昨天在观战。

1911年10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下雨，使得想夺回造纸厂阵地的革命军不得不停止行动。在十公里车站，一队坑道工兵正忙着加固阵地，挖掘战壕以防枪弹，架设大炮保护有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在造纸厂，清兵似乎也在作这样的战前准备。中午时分，曾在昨天的战斗中重创对方的远程野战炮运过二号桥进入了阵地。昨天革命军仓惶逃离时遗弃的运输车也归了他们。

今天下午，一队约二十人臂缠白布带的士兵出现在太古轮船公司的一艘大船上，该船边上还泊着“大同(Tatimg)”号轮。……在港内的英国海军上将接到通知立即派一队水兵去“大同”号上，要求革命军离船。他们照办。这几名满人后来被安全送入英国租界，然后坐船去了上海。

10月26日 星期日

十公里车站的防御工事现将完工。各个方向都挖了战壕，大炮用小竹子和长在各个拐角处的灌木丛巧妙地隐藏，同时所有可用的房屋都被军队用作宿营地。所有外侧战壕内人源不断，每人手持步枪，随时准备“热烈欢迎”露面的敌人。一些远程炮的增加，大大增强了防工力量。在前几次的战斗中，战场上的大炮太小难以对付对方的炮火，现在有了战场上的这些大炮，战斗将不再象星期二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边倒了。所有船只无论是驶向上游还是下游都被立即拦住，对旅客进行仔细搜抄，……一个贫穷而可怜的菜贩被控曾卖菜给清军，被拖下舢板，挣扎着送往火车站斩首。其尸体被弃在站台上（头在两膝之间）示众。一阵步枪射击招呼所有坚持在江心的船只离开，船上的人若不立即照办将遭枪击。今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是前哨互相狙击。士兵的踪影一出现在射程范围内，砰砰的枪声就响起来。

其时，清军也不闲着。据一名探子报告，清军已在头道桥上筑垒，并布有四门野战炮防卫。看来双方采取同样的策略，潜伏着等待对方发动首次行动。

共和军军官几乎买下了能买到的所有望远镜。

革命军声称现已控制了五省省会——广西的桂林，江西的南昌，安徽的南京^①还有湖北和湖南的省会。而且他们断言，扬子江上的四大要塞——江阴、九江、湖口和武昌已属于他们。

^① 原文如此。

停泊在黄州下游巴河的四十艘载有大炮的帆船现已升起爱国旗子，遣派代表团愿向黎都督效劳。

本地报纸报道，驻汉口的各国领事派代表团到武昌的黎都督处，要求在汉口十英里范围内无战事。大路方面要求在高地这边无战事，陆路在滠口这边无战事。

10月27日 星期五

汉口实际上已为清军所收复。在胜利的得意之际，一北军军官对我们说“今晚汉阳，明日武昌。”

今日的事件表明，共和军作为战斗核心而言是相当薄弱的。一队队的黑衣军在各处任意徘徊，而灰衣军现正以疏散队形直线前进，二者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黎明时分，清军开始袭击十公里车站。晚间，一支大军越过了桥，隐蔽在革命军宿营地周围。步兵和炮兵来到铁路的两侧。全部兵力大概至少有一万人，尽管大约只有四千人参加作战，但他们炮兵队有的几门大炮比共和军所拥有的任何那门炮的威力大得多。革命军营内大约有三千人。我们很早就到场，发现尽管敌人的榴霰弹落下并在革命军中造成严重伤亡，但革命军仍充满信心坚守阵地。革命军掩蔽在胸墙后面，确实占了有利的地势，而清军想借助步兵狙击，和大炮的远程射击，沿着旷原向前进击。中国炮舰的行动有些令人费解，他们来到战场的对面，然后又顺流而下，似乎不打算参战了。叛军中有些人看出了这一点。有几个黑衣军说，其中一艘炮舰升起了白旗。显然，他们旨在使革命军放松警惕。大约九时许，炮舰再次出现，这次是为尽责而来。他们对着十公里车站的革命军宿营地开火，炮弹很快落在敌军阵营中。埋伏在一排排灌丛后沿胸墙处的炮队开炮回去，但革命军的大炮大大不行。就能看到的来说，革命军的几发炮弹落在炮舰附近，对炮舰损害甚微。在交火中，一艘露泊在危险区域内

的日本炮舰，不得不立即起锚，驶向安全地带。

革命军遭到两面炮火的夹攻，判定那地方遭到炮火太猛烈，榴霰弹从头上，陆上以及从铁路线前面来，接着马克沁机枪又开始猛烈射击，弹如雨下。撤退开始了——是出于奉命撤退，还是出于相互谅解，这就不得而知了。

把革命军赶跑的炮舰顺流而下。陆上的清军队伍整齐，继续战斗。骑兵以疏开队形越过平原而来，后方的大炮同时又使得敌人手忙脚乱。战线仍保持着，似乎这不是一场真枪实弹之战，而是一场模拟战。

革命军幸亏在铁路与水路之间有一条完全畅通无阻的退路。当清兵逼近十公里车站时，他们好象都到铁路的陆路一边去了。因而，黑衣军能不为前进中的灰衣军注意退回汉口。清兵小心翼翼地跟上前来，因为他们知道可能会有一支军队等着从堤后向他们射击。撤退持续了近一个多小时，撤退的队伍中有些人奔跑着，而大多数人则沉着地走着，另有一些人则停下来搀扶起伤员，将他们去躲避起来。当清军先头部队出现在铁路路堤上时，他们几乎已不在射程之内了。

租界入口处，早已布下强大的警卫队，预计如果有这种败退之事发生，逃兵可能会冲进租界地。大批黑衣军沿河岸退回来。在日租界入口处，他们遇到一支日本警戒队，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以冲锋姿势站在那里。他们没有试图通过，而绕着走了一大段路。

在撤退看来已经结束时，清骑兵的探子来到租界边界线附近，看看他们取得了什么战果，只见一支约三百人的黑衣军正从跑马场向铁路线的陆路一边行进。看样子他们不可能没有头领。四名一直注视着他们的外国人，看见那些兵显然是毫无目的地从一大堆茅屋中暴露出来。在铁路的另一边的一队清军骑兵在他们的射程之内，一场紧张的小规模战斗眼看就要发生。可是，注视

这些莽干兵的几名外国人马上看到他们急匆匆撤退。后来得知，这是一支“敢死队”，他们曾起誓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好象已决定要为更大的革命利益在另一天作出牺牲。据城内革命军指挥部估计，在作战的几小时内，已有几百人失去战斗力。未受伤的士兵坐在路旁，有什么就吃什么。他们虽准备——其中有些人急着要重上战场，但是一面又狠狠抱怨领导。从革命军指挥部传来消息说，士兵逮住了自己的将领，带他到指挥部来，要求下午换上新的指挥官。他们还控告负责战场上弹药的军官未能不断供应弹药。

在十公里车站，叛军留下他们的宿营设施、十六门大炮及一列专门运载落伍者的火车。清军夺得了这些东西。还俘获五十名敌军，并将他们向北解往新扬州（Sin yang chow）。清军方面的伤亡较小，大概全天是三五百人。

下午对清军阵地的进攻几乎无望。早晨曾经历了那些毁灭性炮火的革命军又回去作战，谁都禁不住要钦佩他们这种勇气。当然，这是徒劳的。革命军再次溃退，但仍没有惊慌的迹象。2时，清军来到十公里车站和跑马场路之间的半路上，他们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进入曾遭到隐藏在莽莽野草丛中一队革命军突然袭击的地区。骑兵躲在一所小屋后作掩护一直到步兵跑步到来，经一场小规模激战后，叛军被击退。同时，前进中的清军遇到了驻在跑马场并显出极大决心坚守阵地的革命军。双方步枪激烈地交战了近半个小时，在清军一方再加上马克沁机枪枪弹和炮火从十公里车站飞来。3时半左右，清军的主力从十公里车站涌出，但未来到危险区内。4时，革命军开始慢慢撤退，留在阵地上的伤亡者比预计的少。清军追了上去，冲过一块空地，占领了跑马场路。革命军带来了一支有2门炮的炮队，继续在敌人中准确地落下炮弹，但没有能阻止清军稳步前进。这样反复作战，直到革命军被赶至大智门车站。清军炮弹如下雨般落在车站。一会儿功夫，步

枪、马克沁机枪和快射炮的格格声，加上发射炮弹的爆炸声，使人震耳欲聋。天转黑时，革命军开始沿着租界和铁路线后面朝城内退去。他们撤退得相当缓慢，毫不惊慌。清军在后紧追，一面继续射击，直到能看清遭攻击地方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停止射击。沿欲生路而去的那几队人下午跑步而上，随着几千名苦力哼唷哼唷地帮着拖来了新野战炮，重新开始进攻。不幸在忙乱中，他们搞错了炮的大小，白白带来这些。革命军进行的最硬打的一仗是在新打靶场。新打靶场是在中午刚过后被一队革命军占领的，他们不顾榴霰弹连续不断在头顶上爆炸，仍一直坚守到黄昏日落时他们离开新打靶场，并借助马克沁机枪扫射开路返回了铁路线那边。清军占领了车站。

清军舰队打算明日下午炮轰武昌。保护外国人生命的准备工作已做好，通知所有的妇女儿童到港口上船。

10月28日 星期六 10月29日 星期日

黎明时分，战斗重新开始，革命军带来了大批新兵及几门野战炮。野战炮安置在欲生路端，开始轰击铁路站。同时，一支叛军强击队在铁路路堤的掩护下来参与进攻。他们没有走多远——隐藏在大智门茅屋群中的两架马克沁机枪向他们射来，将他们击退，但他们再次出去。当他们冲去再次猛攻时，一大群黑衣军发出欢呼声。在猛烈的战火中，他们设法拖来两门野战炮，架设在大智门。野战炮投入战斗，强击队一面就设法占领一段车站。这时就在车站发生激战，一架清军马克沁机枪对着前进中的黑衣军扫射。叛军突然袭击阵地，经过一阵拼死的肉搏之后，成功地攫取了机枪。三位机枪手勇敢地坚守阵地，但终被攻克，立即处死。其时灰衣军发觉，昨日费力夺得的阵地又从他们手中被夺走。架在跑马场的三门大炮开始轰击车站，致使周围几幢房屋着火。同时，从十公里车站急调援军。几队灰衣军朝旷野进发，然后数

路包围黑衣军。另一队沿河堤而来，占据了跑马场路附近的阵地。正在进行这一调动之际，黑衣军占领了车站，虽然折了许多兵。清军炮队连续猛轰。旷野上的那一队与沿着河堤而来的那一队，同时朝车站冲去。叛军被迫至一隅，只剩下一条退路，即他们花了整个上午夺得的线路。他们缓慢撤退一路被扫杀，留下一连串伤亡的痕迹，标明撤退的路线。他们不得不抛弃枪炮。他们在歆生路重整部队，对车站发动第三次进攻。大约走了一半路，他们停了下来，似乎有些优柔寡断。此时，突然一名士兵扛着一面大红旗来到前方，挥舞着旗子鼓励后面的人冲上去，他们疯狂地冲去。人数太少以致进攻似乎是无望的。大炮取到手了，大炮周围躺下一大堆伤亡者，其中大多为附近着火房屋骇人的热量所烤死。另一些伤员设法爬进了就近的池塘，而没有他们那样幸运的一些同伴衣服着火朝天躺在地上。黑衣军成功地搬走了缺口的障碍物，退到歆生路。在那里他们一直呆到晚上，战斗告一段落。

10月30日 星期一

晚上被击退到中国跑马场并进入城内的革命军，回头重新占据歆生路，这使他们的对手花了一上午来重新赶跑他们。上午，双方似乎都不急于作战，双方只交换了一阵有气无力的炮火。两百名清军来到歆生路安营，进早餐，显然没有觉察敌人。突然间，革命军倾弹对他们进行近距离扫射，打死75人，击伤多人，幸存者越过铁路路堤。援军出动，他们用两架马克沁机枪扫射，再次袭击歆生路。由于歆生路是太平路一直线上的延伸，接着是横扫太平路，枪弹一直落到海关才停止。革命军也有一组炮架在水塔后，他们想用这组炮轰击到铁路路堤后的清军，显然没有结果，因为清军小心地隐蔽起来不见了踪影。其时，大智门十字路口的清军大炮向他们回击，有几颗子弹命中了

水塔。起义军说他们有四千名受训过的士兵在作战，他们是昨晚渡江来的。统帅黄兴，他是有名的革命党人，似乎颇有才智，因为革命军首次受理智的人指挥。清军在车站已有许多兵，同时火车从他们十公里车站的指挥部又载来许多新兵，还有马克沁机枪，能见到的足足就有12架。清军在铁路路堤外侧行进，得到路堤高度极好的掩护，而革命军占领马路对付这个行动，并与他们平行前进。他们也在从前是老水闸外树林中的山岗上安置了一队炮兵，且保持步枪和野战炮的火力，但效果不大，因为几乎看不到清军。歆生路就这样再次撤空，战火卷向硃口。一队革命军在那里切断了百名清兵的退路，清军被逼进一仓库，仓库又被付之一炬，据说他们全部死亡。大智门十字路口的大炮队花了整个下午炮轰汉阳山，汉阳山那边偶尔回击一弹。清军似乎没有几颗炮弹发得很远，好象在汉水附近爆炸，双方受炮轰损失可能都不大。约5时，一队清军再次用马克沁机枪扫射歆生路，或许想看看这条路是否仍被占领着，并且子弹照常扫射了太平路。在路端守住街垒的一个“轻捷”号军舰上的水兵被子弹打穿了颅骨，不得不送往医院。下午5时30分左右，一队黑衣军开始放火烧歆生路上的房子。他们挨家走去，用火油引火，这一切可看得一清二楚。很快就出现了一场汉口前所未有的大火灾。火焰滚滚，直冲云霄，黑色烟雾，密布天空。这条路上储有大量弹药，弹药爆炸好似刚掉下炸弹一般。电缆烧穿，产生一亮一亮闪耀的弧光，发出离奇的亮光。同时大智门街头也着火了，白天战斗的结果是维持“老样子”，照这种速度，战斗可能将永远继续下去。据报告，一大批受过训的湖南军来增援革命军。死在租界红十字会医院里的人今天埋葬在跑马场路附近的坑里，计有51人。

星期日访问汉阳的一位传教士报道说，一队革命军搜了他的身，借口说他可能在帮助清军。碰巧他身边有用来支付教会工作人员工资的120美元。他们没收了这笔钱，并说外国人不该帮助他

们的敌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关于外国人或本地人采取这种性质的行动。

星期日，四名被指控为密探的人被清军斩首。

据说占领老高尔夫球场俱乐部会所的清军，用步枪和刺刀当弹子棒玩台球戏取乐，这可能是真的。

被革命军在十公里车站攫取的一列车弹药，被送到歆生路上一所房屋内，在大火中全被烧毁。

在中国具有实权最大名声的袁世凯已来到十公里车站的清军指挥部，清政府委派袁平定本省叛乱，并授予总督的职权。海陆各军均归袁氏节制。

英国总领事葛福（Goffe）先生和英工部局总董霍华德（H. K. Howard）先生对居民发布下列告示：“凡从界外带进英租界的武器、弹药以及危险军用品须一律交出送往工部局大楼存放，以待处置。此类物品宜取此方法，而不该落入不负责者之手，此对全体居民大有裨益。”

10月31日 星期二

一位住在硚口附近的外国人就本城镇那一头的近日战况作了下列报道。星期日，革命军径直地被逐至汉水，但清军没有乘胜追击。清军不沿着马路作一条直的防线，而是保持从汉口城转向的铁路线，离汉水半英里处停止了前进，就在那里安营过夜。一队湖南革命军乘着茫茫晨雾，绕着旷野迂迴前进，出现在清军后方，此时清军遭到前后夹攻。这队清军几乎全军覆没。

今天的战斗只是两声炮响和一阵嗒嗒的枪声。大智门十字路口的大炮向汉阳山发射了一二次炮弹。有二次小规模战斗，清军大败。一天结束时，战斗情况还是象一天开始时那样：灰衣军占领铁路，叛军占领汉口城。

据报道，似乎革命军在小规模战斗中占了优势。清晨，一小

队清兵被派去进攻中国跑马场的革命军阵地，但是在清军主要凭借马克沁机枪进行的一场时间很短交战之后，清军溃退至歆生路。这天唯一的另一场战斗发生在下午4时，一队革命军包围了济生堂庙，那里约有500名清兵。一支计有200人的“敢死队”正面攻击清军，同时500名湖南军到达后方。战斗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北方军就逃跑了，在战场上留下200具尸体。

清军现在决不再容许发生象今天下午那样的抢劫事。这表明，在放火烧歆生路之前，清兵在一家店里逮住了二名抢劫犯。对案件调查了一会儿之后，犯人被拖出去，用他们自己的辫子将手反绑在背后，推到一块空地上，用刺刀刺，一犯倒地，另一犯却挣脱双手逃命，几个清兵紧追。他径直跳进一个小湖。这使清兵停下步来，站在岸上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任他去。清兵走后，这两个当地人被送往医院，虽竭尽全力抢救仍未能救他们的命。第一个人身上足有八处伤口，第二个有四处伤口。

昨天看见清军军中的一名德国教练官身着便服在大智门的炮手中进行工作。

晚间，清军几次企图放火烧大智门地区的住宅，但未获多大成功。早晨9时后不久烧起了一场毁灭性大火。大火开始烧向城郊半中式的房屋，风助火势，加上灰衣军推波助澜，大火在12时至1时之间，已蔓延到大智门大街的边缘，严重危及礼和洋行的蛋白厂。这幢建筑物的屋顶烟雾腾腾，岌岌可危，一度似乎即将着火。预见到着火的危险，消防队赶到现场，向容易攻的地方大量浇水，遂得极好效果。

汉口城镇不再是扬子江的骄傲，宛如一座死城。以往的大街人群密集，几乎难以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如今，可以从街头至街尾骑自行车畅通无阻，不必避让。商店打烊，旅馆关门，钱庄、银行停止营业，几乎只剩下过去常在街头两旁设摊的小商贩。这一切可从北方军的出现找出原因。工部局的巡捕，救火员

以及商团队员全走了，电灯不亮了，这地方很快变成一片荒芜之地。人们完全不信任清军，又畏惧他们，据说他们打算尽快把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这个想法已经传开。昨天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一队万国商团英国队队员不得不承担起监督埋葬尸体这种令人厌恶的任务，死者都是在刚过去的24小时内死在医院里和在租界内中流弹而死的。工部局的苦力第二次就不肯从事这项工作了，清军和革命军也都不愿去碰这些尸体。

外国人在下述发生的一个事件中所受到尊敬的程度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的。当两名外国人走进清军营地时，清军正好抓到一名奸细嫌疑犯，因为发现他没有辫子，正要将他推出去斩的当儿，那人见到外国人似乎获得了希望。他招呼外国人，拿出一封撕破了的信，证明他曾在美孚油公司工作过。他说他想去见他的老上司，想不到在去油库的路上被抓了。他用洋泾浜英语恳求把他从清军手中救出来。他说“他们要弄死我”。外国人将信和这人的陈述解释给清军——特别是给一名下级军官听，但他们声称他是密探。他们开始将他绑起来拖走。这人反抗着趴在地上，恳求宽恕。外国人竭尽全力想解救他，但一切徒劳。清军坚持说他“不是好人”，不断指明他没有辫子，就是他作恶的证据。最后，那人只得死去，就如所有落入灰衣军中的无辫者的命运一样，但他的“老爷、老爷”的叫喊声在外国人耳边回响。

11月1日 星期三

我收到清军统领的一封来信，不许任何外国人走出租界。要求是合乎情理的，我相信所有英国国民将照办，凡忽视命令擅出租界者，应由军事当局逮捕。

签名：希伯特·葛福
(Hebert Groffe)

火烧汉口城

今天凌晨，清军火烧汉口城，只见熊熊火焰从十来处升起，整条马路烟柱滚滚。每隔很短时间就着起火。正在刮起的一阵猛烈的东北风推动火焰，将它们送出很长距离，只要火焰一接触高层建筑，就好象抱住了它，几分钟后，高楼就成了一只烈火燃烧的大火炉。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下雨了，每样物品都十分干燥。这个情景是骇人的，很快就可看出汉口城命运已定。阳光透过来夹有可怕火光的烟雾照耀着，一想到在街上逃命的幸居民们以及被人抛弃、听天由命的妇女老少，还有无谓牺牲的宝贵财产，包括一些华丽的商店内的东西、储藏仓库里的大量货物，就令人情不自禁地会咬牙切齿。好象这还不够似的，清军炮队还不断朝着注定毁灭的汉口城倾泻炮弹。与此同时，各租界也都受到惊恐。清军在大智门十字路口和老高尔夫球场架设十来门大炮已有好几天，他们在那里以租界作掩护，使不受汉阳山上炮台和武昌的炮火袭击。革命军的炮火要想达到清军的这些炮队，必须穿过英租界，没有射到目标的所有炮弹都落在租界内。从此炮弹还在整天往下落。在这些落弹中很少生路，幸亏没有一个外国人丧命。汉口城内的大火整天继续在烧，烧毁面积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当夜幕降临时，已有三分之二被烧毁。整夜火光冲天，照亮了方圆几英里的整个地区，但近黎明时分，风势减弱，大火开始平熄，各地区的火势被隔水墙制止。在撰写本文时，对在汉口城较远一头的美以美会教学和为盲人所创办的戴维·希尔纪念学校之命运如何尚未确知。经教会医院布斯（Booth）医生的努力，今晨组织了考察队去救济无助的教会。清军炮队指挥冯将军答允从10时至1时不开炮，但未履行诺言，炮火一直持续到12时30分。救济艇约在正午时分出发，一颗清军的炮弹在近处落下。接着是叛军命令船停驶。布斯医生说明了他们的使命，一些人允许船通行，另一些人则开枪阻止。本地的船员到舱下去了。但外国

人在甲板上设法将船驶得稍远一些。洛克伍德·琼斯(Lock wood Jones)操纵驾驶盘,义勇队的菲帕德(Fipperd)和利卡特·帕尔默(Licut Palmer)上尉负责轮机。几发枪弹射中了甲板室。最后发现前进是不可能的了。只见教会的红十字旗子仍在飘扬。他们已经穿过武圣庙路约200码远,看来处境不妙。在汉水另一边大火也在燃烧着,要想把这个代表团成员从那条路救出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红十字会医院里,约有150名伤员,学校里有50名盲童。据估计,白天在烈火中燃烧的面积约为2.5英里×0.5英里。谁也不知道在这废墟上究竟躺着多少具烧焦了的老弱病残者的尸体。观察者除了烟山火海外,一无所见。

汉口城的大多数居民已经逃跑,但还有许多人开始沿着英租界外滩逃。英租界当局虽曾发布过命令,任何人不准穿过租界,但后来更改了这道命令。汉口城的各个出口处安排了义勇队翻译员,岗哨对大多数人放行,拦住的是那些疑有不良企图的分子。城内火烧期间,伦敦教会将大批伤员转移至圣·约翰大教堂以备不测。

叛军采用各种方法使清兵倒向他们。在从战场撤退时,他们留下许多标语牌以打动清军的军心。

革命军统领黎都督向租界各国领事发出通知,如果清军炮队继续从租界后面向汉阳开炮的话,他将不得不从武昌炮轰他们,尽管租界从而会遭到危险。各国领事随即要求清军指挥张将军调走炮队。张将军应诺,他将立即照办,但到撰写本文为止,未见动静。

1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由于布斯医生的努力,一大队外国人和本地红十字会人员,抬着担架开始沿马路走去,去看看医院是否依然矗立,如果还存在的话,打算抢救院内病员。一路上情景可怜,满目凄

凉。一度繁荣的街衢，仅剩一堆火烧后的废墟；过去人群拥挤的地方，现在只见一些不幸的人趴在灰烬中，那里曾是他们的家园。男女老少的尸体遍地，其中许多已被烧成灰烬，所有尸体都有被邻近的野狗咬过的痕迹，这一切增添了恐怖的景象。在路的拐弯处，红十字会旗子清晰可见。无论怎么说，看得见的那部分院子还在。一路上只见一队队清兵，没有设岗，他们似乎都很自信，认为不会遭到革命军的攻击。

革命军一个不见，被灰衣军缴获的步枪是他们留下的唯一标记，而灰衣军多得不得了。最后，到达医院，很快就完成了伤员的转移。

傍晚，汉口城日清轮船公司货栈着火，显然全部烧毁。货栈里塞满货物，因骚乱之故，寄存者不愿提货。货栈里存放着大量日本的棉纱、布匹、粮食和上游运来的鸦片。我们在公司办事处得知，货物总值超过10万银两，但是否将会达到50万两的价值，这就难说了。

昨天没什么战事。看来大多数革命党人已离开汉口城，尽管留下的少数革命军还在继续与清兵进行巷战。清军尽管应允撤走架设在大智门十字路口附近的大炮，但仍以剧烈的炮火轰击汉阳。汉阳和武昌的炮台回击，可是除了对英租界有影响外，房屋道路几乎未遭损坏。战火中，许多炮弹落在炮舰“山鹑”（Woodcock）号和“夜莺”（Nightingale）号附近。一颗落在“山鹑”号上的炮弹击穿了甲板，在厨师舱爆炸。厨师舱里的东西除了需要整理一下外，其它无甚损坏。两艘炮舰现已驶往安全处停泊。

由于水厂出了故障，整天开动了抽水机，使租界内的管道不断有充足的扬子江水供应用以防大火向这方面扩展。

装载躲避炮轰的一些城内雇员的几艘大船原是抛锚停泊在下游，昨天已将船驶回。能再次上岸雇员们都感到高兴，可是，他们正好赶上炮轰。据我们所知，清军一等到在靠近英租界那端的

城内烧到足够面积，就打算在那里安置炮队炮轰汉阳山。每发回击的炮弹将落在租界内，清军希望叛军要末不敢开枪，要么即开炮，他们将引外国炮舰之火烧身。

11月3日 星期五

对方军队已在对江安定下来准备沉着应战。汉阳山上的大炮与中国跑马场附近的清军炮队之间整天不断地炮轰。你一炮我一炮，但很难说双方究竟造成多大的严重损失。同时，隐蔽在两岸的步兵也不停地发出飕飕的炮弹声。夺取汉阳谈何容易。两旁是水，岬角剩下部分的四周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环礁湖和沼泽地。一排与汉水平行的低山丘是陆上唯一的进路。革命军在这些低山丘山上坚固设防。今天汉口城内还有几百名共和军在未烧毁的房屋掩护下狙击灰衣军。另外，据说昨晚有些革命军退至十公里车站。凌晨，租界里的居民听到重炮炮声外，还听到嗒嗒的枪响。据说，有一小队冒险的黑衣军在夜色的掩护下在那里上岸，袭击汉口城。这一说法为来自革命军一边的报道所证实。武昌炮台也开了火。炮弹瞄准何方，目标是什么尚是一个谜。有些炮弹落在英租界。

昨天整个晚上城内继续大火熊熊，象以前一样，临近早晨时火息了，新火又起，其中一些火势虽很凶猛，但着火处不如前几日那么多。刚过下午时，领事团就大火带来的直接后果对中国军事当局提出抗议。5时许，中国当局发表声明，声称火是城内匪徒放的，并命令清军立即行动扑灭大火；同时要求自来水公司尽力加大水压。傍晚，大火被抑制。大火吞噬了价值约1千万英镑的财产。一名在硃口观看汉口着火的外国人，并在大火后从这一端眺望城市的残迹，据他估计全城烧毁了三分之二。在硃口大约剩下二幢建筑物。

守在城口的英国义勇队接到命令，禁止任何携带脏物的人通行，但这项买卖好像仍是有利可图。人们说中国人不爱干活看来

是谬论。看到走出汉口城的抢劫者所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和干劲，使人刮目相看。凌晨起，他们就组成一支连续不断的行列涌出城。当铺和钱庄首当其冲受到抢劫者的光顾，一下子就被洗劫一空。在租界入口处，一堆堆从城内居民手中抢夺来的脏物渐渐堆高。棉织品、绸缎、皮货存堆，蔚为大观。最大的要算在海关那里一堆，好象有各种衣着用品，从苦力的粗料裤子到绚丽多彩的刺绣戏装。我们去一家当铺参观倒成了一次新发现。一支清军巡逻队在当铺前门整了队，说是来维持秩序的，他们对人群温和地微笑着，一面互相推挤着试图闯进去，想叫那些已经设法从中捞到什么特别贵重物品的清兵换换班。突然，一小男孩径直奔向负责巡逻队的一个军士。接着士兵的步枪上肩，对着屋顶放排枪，人群跌跌撞撞地涌出，跑得空无一人。这一行动似乎有些费解。直到一名清军军官挥着手枪逍遥自在地拐过弯角。他来到巡逻队前，祝贺他们在维持秩序中采取了极妙的方法，不过他一走，抢劫者就又回来猎取目的物了。

今天清军在铁路站逮住了三名抢劫者。清军让抢劫者穿上他来偷来的衣服，枪毙了他们。晚上抓了一批人被绑在电线杆上，显然是在等待刽子手的到来。从租界起的下游足足有一英里半，清军都没有炮台，而且间隔很近。

白天，在清军营里抓到一名密探嫌疑犯。他被吊起来，让士兵们用刺刀当靶子刺，然后用石头把他砸死。

义勇兵以后在值勤时将穿上制服，小队将照这样一种方法重新划分：白天由抽得出身的人值班，晚上由白天抽不出身的人站岗。在这动乱时期，当一名英国义勇兵可不是挂挂名的，他们一直相当尽职。

11月4日 星期六

清兵所进行的是中世纪洗劫式的战争，他们进行大肆抢劫，

过去人们认为这对胜利军来说是许可的。黑衣军的行为则不在此例。

不少流弹，偶尔夹着炮弹不断落入租界，大多数居民都能非常侥幸的脱险。

白天有1000名湘军来到武昌与革命军会合，他们是乘火轮和帆船来的。另外有1000名来自南京。据传，为防止反叛，他们在南京就被缴械了。当晚有8名清兵因抢劫和企图开小差被枪毙了。抢劫者的首级悬挂在通往租界的各街头的柱杆上，以示抢劫期已告结束。

路过被焚毁的城市废墟的外国人，偶尔可发现几堆半烧焦的尸体，一堆有18具尸体，另一堆有25具，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的死因很难说，但看来很象是被猛窜过来的火舌烧死。

黎将军给红十字会捐助一万元，交麦克威廉医生负责适当分配。

法租界的巡逻队拦住一名携有大量贵重珠宝的清兵，没收了他抢来的东西，把人交给一清兵军官。军官回谢后要求退还珠宝，后交了出来。

一名外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街头拐过一个转角过来，看到一个灰衣军立即向他开了一枪，没打中，那士兵显然误认他是敌人，因为那个红十字会人员在走近他时，对他正要想杀死的一个人郑重其事地打了招呼。这个兵是喝醉了。

11月5日 星期天

今天收到袁世凯与武昌政府谈判的报道，条文如下：

立即成立责任议会制的完美立宪政府；满清皇族不得在内阁任要职，无条件赦免所有革命军官兵；有条件地赦免（用词含糊）政治犯。黎将军看了这篇报道笑了一笑，将它扔在地上。然而发了复文，复文说共和军进军北京才是谈判的时候。

前两天的战斗犹如“懒汉砍柴”，砍两下，歇一歇。旷野上的清军炮队炮击了汉阳山上的革命军，其频繁程度常足以表明他们仍留有发炮能力。下游隔江对峙的炮队频频交火。与之陪衬的是，拂晓前从十公里车站方向传来嗒嗒嗒刺耳的步枪声，听起来有板有眼似的。机枪也来凑热闹了，但这嘈杂声是否出于夜击尚属疑问。住在很近能了解情况的日本人说，炮火是由于发了假警报，清兵对几艘舢板的靠近想象有危险。

清军的炮队对敌方造成干扰与否尚不清楚，但革命军在京山的炮弹已有一二发成功地命中十公里车站的清兵营。一艘路过的船看到几发炮弹正好落在铁路的路堤上。一发炮弹摧毁了一辆卡车，另一发击穿了车站上的一幢洋房。据报道，袁世凯的秘书王先生就住在那幢房子里。他现在正要迁居租界。据可靠方面消息，清兵想造一座浮桥渡汉水，但不等他们造好，革命军的炮火就将它摧毁了，所以未获成功。

大批清兵带了抢来的东西开小差。他们穿上从当铺弄来的便服离去。医院里的伤兵也要求穿便服，灰衣服他们穿厌了。

11月6日 星期一

招商局的3个仓库在城内大火中被毁。离租界最近的4个仓库还在。

凌晨，一发炮弹击中了邮局，把2呎厚的墙穿了一个洞，穿过第二道墙被第三道墙挡住。幸好要人命的弹头没有装牢，所以没有爆炸。

据报道，袁世凯大人于星期六离汉口去汉口，叛军的炮队向他乘坐的火车开炮，袁在火车上下令停车，回汉口。这天下午在洞庭路上看到一个清军脱去军服这样不寻常的现象。他是个开小差逃命的兵，想在租界里找避难所。

今晚，30名德国义勇队队员到英租界去接替过度疲劳的义勇

队巡逻兵，他们已连续值班4周。明晚法国义勇队将帮助英国人值半夜班。

11月7日 星期二

由于敌对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近几天来清兵停止了进攻。据一清军军官说，还要休战3天。然而时间并不浪费，因为运来了三门比以前使用的更大的大炮，架设在英租界后面的棺材山(Cottir Hill)上。据说这几门大炮将在猛攻汉阳时使用。最近已进行了近来最激烈的战斗。昨夜对汉阳几乎通宵进行步枪射击，清晨在十公里车站可听到排射声。虽然不断听到清军内乱的传说，但是对汉阳的战斗是渡过汉水在汉口城内清军中的一小部分叛军进行的。革命军迫使敌人先头炮队从礄口稍稍后退。

今天过河登陆部队，除了少许狙击外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因而守住了阵地。傍晚从连续不断的枪声判断，战斗又开始了。在汉阳、武昌炮台和下游京口的炮队在过去的36小时以来向对面的清兵开炮，开一阵，停一阵。京山炮队向十公里车站的轰击相当成功，实际上清兵都已逃离车站。那里只留下很少几个兵，大部分已转移到美孚油公司油库后面的一个阵地去了。大部分列车和大量弹药也已带往大智门车站。从北方运来40门新炮。共和军竭力守卫汉阳和兵工厂，又在直通蔡甸一带的几座山的小丘上筑了工事。

黎将军夫人于中午时分过河来到汉口，给住在红十字医院里的伤员送礼品。这些礼品将分发给每个伤员，不论他是老百姓、革命军还是清兵。

一颗子弹穿过一个舢板船工的头，又穿过他同伴的头，于是听任他们的船顺下游飘流而去。这便是那两个划舢板人的命运。这事就发生在英租界外，这是“卡德摩斯”号上的船员亲眼目睹的，他们果断地放下一只小船将舢板上的两个无援的人送上岸，

再送往万国医院。这不是清兵方面的新招，多少天来一直是这样。安全地隐蔽在江边城内废墟里的灰衣军向进入射程的每只舢板船开炮。

11月8日 星期三

袁世凯的秘书今天正式发布通告：对武昌轰击即将开始。埋葬士兵尸体的承包价为有棺材的每具一元钱，无棺材的5角钱，由工部局的苦力承办，他们每天去医院。

下午看见无人管的一木筏顺江向下游漂流而去，显然是经过本城时筏上的人都被清军打死了。

11月9日 星期四

由于沿江马路枪弹乱飞促使江汉关的税务司为他的全体职员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海关署现在在汉口旅馆隔壁的厘金税征收处旧址。

尽管灰衣军答应撤除英租界后面的炮兵阵地，但棺材山上仍架设着3门大炮。

昨晚某时显然从汉阳飞来的一颗炮弹穿透了怡和洋行仓库的屋顶，在茶末堆上爆炸。没有遭到什么损伤。

流弹与炮弹仍不时地继续向租界飞来。今晨一个华人就在怡和洋行外面被打死，另一个正走上江边台阶的华人被打伤。

今天又是排练日，就是改天要举行的那场大型音乐会的排练。夜间失眠的人以数枪声代替室内滴答滴答的钟声来捱过长夜。刺耳的步枪排射声和隆隆的大炮声接替了本来显得单调的一天。清军在干什么？革命军向他们进攻了吗？现在人们要问的正是这两个问题。要是问起叛军或清军他们的枪炮射向什么目标，他们似乎都不知道。确实约有200名黑衣军仍被困在江西会馆，但决不是所有的炮击都是这个原因。闪光过后便可听到从武昌炮台传来沉

重的隆隆炮声。紧接着便是隐蔽在招商局仓库废墟堆的清军炮队的还击。如果说炮兵忙碌则步兵更忙。步枪是连续不断地砰砰响，时而又一定可听到机枪刺耳的塔塔声，可是送往红十字医院的伤兵并不比往常多。使用的全是实弹，这是无疑的。如果在射击时去英租界走一圈，那么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清军的射击不只限于叛军，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曾故意向几个受伤的老百姓开枪。几个曾在城内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一名灰衣军端起步枪故意向在废墟上找引火柴的老太婆开枪。还有两个男孩被残忍地打死在歆生路尽头，他们遭枪杀的“罪”也只是捡煤渣而已。一外国人也差点儿遭同样的命运。他正站在太古公司浮桥上，“嗖”地一下，一颗子弹紧靠他的头顶飞过。子弹好象是从招商局的废船里发来的，但他没有等调查。

兵工厂双班制日夜开工。厂里有新旧大炮500多尊，步枪5万余支，用来装备招募来的新兵。兵工厂每天生产60支新式步枪、1300枚炮弹和5万发步枪子弹。

11月10日 星期五

两个外国人走了4哩路，从硃口来到汉水这一侧。他们猜测清兵将沿此线路越汉水取汉阳，但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这附近几乎没有什么清军。除了从屋顶上飘扬着英国旗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楼向对岸不断开枪的一支强兵外，几乎看不见另有清兵。再有就是三五成群的灰衣军散在四处，约在2哩路的四周有这么4队，清兵就是这么多。在对岸黑衣军简直是成群结队，满山遍野枪炮林立。那个方圆5哩的大型碎石料场看上去犹如直布罗陀牢不可破的要塞。江上没有船，也没有舢板，因为船到了汉水上游10哩处的船落口后，黑衣军就不许它们再往前了。就目前所闻，清兵最远到过距硃口3哩的地方，并不象曾经报道过的那样，沿汉水一边有远征军。就凭那么些人要想渡汉水对抗那里的防卫力

量看来决不可能。从碾口到自来水厂的所有房屋均已烧光，那里没有黑衣军，也没有到过黑衣军。当地的海关今天被烧毁。我们遇到的士兵都很友好。韩家店的村民已经弃家逃跑，但从汉口来的难民住进了这里的空房，村庄聚居的人数比以前还挤。几天前火烧的汉丰面粉厂正在遭劫。人们将机器拆成一块块拿走，另一些人在筛灰烬，想筛出谷物。至是该厂是如何着火的有三种说法：其中之一说是炮弹引起的；另一说法是难民烧的；也有说是看门人放的火，以便他们逃离岗位。在这一事例上倒没有人说是士兵放的火。

目前本地盛传清军舰队的管带都想参加革命。几名炮舰军官（不是随萨水师提督的那些）昨晚到汉口，他们是去武昌向黎将军表示效劳。

11月11日 星期六

萨水师提督的3艘巡洋舰3艘鱼雷艇及3艘炮舰今天在七哩湾与阳逻之间起锚，顺流而下。巡洋舰上升了白旗代替龙旗。炮艇及鱼雷艇直到下午才起锚，他们是否换了旗还不清楚。萨水师提督今天离开他的巡洋舰，将他的舰旗转移到一艘小炮艇上去。昨天舰队启航时他就是在那艘小炮艇上。

前两天最重要的进展是黎都督为一方与萨水师提督及袁世凯为另一方的谈判。革命军首领坚持反对保留清朝仍称大清帝国的任何协议。同时革命军一直利用长期拖延之机进行操练，并已进行了一次攻击。来自双方的报道说，一支黑衣军今晚渡过汉水并守住阵地。

从枪炮的喧闹声判断，战斗肯定很激烈，据报道，双方都有伤亡。

一行几名沿大马路走去的外国人尽管持有通行证，还是被清兵拦住了。清兵告诉他们说，叛军已渡过汉水，并占领了自来

水厂。

11月12日 星期日

外国人报道说，从招商局方向射出的子弹沿沿江马路飞来，有一颗子弹从两个中国人中间穿过，啪地一响落地，一个中国人屈膝倒下以为自己中了弹。领事团的抗议虽然未能生效。革命军炮队向几艘大船各发二三枚炮弹，但都没有打沉。

一辆满载一二千名士兵的列车于清晨抵大智门车站，他们从孝感来。

清军运来了20余尊口径为10厘米的山炮，其中4尊安设在英租界后面的棺材山上，并据报道，清军还有2尊6吋的榴弹炮。

11月13日 星期一

英租界已引起革命军炮兵的特别注意。汉阳山炮队、武昌城炮队以及江边的炮队同时开火，没有瞄准的炮弹纷纷落进租界里。有很多拖着驳船的汽艇往来于汉阳与武昌之间，运送的显然是兵和弹药。清军虽然整天很少行动，但恐怕他们会与这次调动有冲突，因而喧嚷。炮火虽然对准招商局仓库和棺材山上的清军炮台阵地，但这两处地方都好象没有人一样。同时英租界的所有街道几乎没有不挨到炮弹的。一颗炮弹击中了天主堂医院，并在七号病房爆炸，将房间整个炸毁。炮弹从窗口穿入，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打落了墙上的灰泥，并在墙上打了五六个大洞。当时一俄国海军军官正躺在这个房间的床上，竟奇迹般地脱险了。现在落入医院和毗连的修女院的炮弹约有15枚。人们迫切希望炮战赶快停止。英国旗每天都是射击的目标。教堂、医院、孤儿院、商行均被攻击，甚至商船和炮艇也不幸免。人们要求我们以中立的名义忍受这一切。

武昌方面正在广积粮，因此如果一旦被围，叛军将有备无

患。他们自称准备的粮食足以维持一二年。

清晨，由于猛烈的炮火，招商局一艘废船的船体下沉，现在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了。外国人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艘船不久前已被一队狙击手占领，他们总向租界射来子弹。

在武昌草河（Thao Hu）门外抓住了两名女乞丐，指控她们在附近的几口井里放了毒，被拉出去枪毙了。

11月14日 星期四

星期日悬挂白旗的三艘中国巡洋舰向下游驶去，星期一到达九江仍悬挂着革命军的旗子。几艘火轮在船岸之间往返，表明船上的人与岸上的革命军在联系。从九江传来的报告肯定地说那些船已叛变。

……在它减速行驶时一艘满载革命军的舢板靠近船边，结果认为没有必要上船就叫它开走了。

11月15日 星期三

城内传来非常详细的报道说，清军仍在抢劫几所仅存的房屋。据说他们闯进去胁迫居民交出钱财。另又报道说下级士兵几乎都不肯出战，他们满足于住在尚存的房子里过安逸生活。礄口附近有一二幢大楼今天晚上被烧了。

11月16日 星期四

最近来自下游的报道称，一艘炮艇在九江加入了3艘巡洋舰的行列，很明显是受革命军指挥。舰队的其他舰只都隐匿着，无法确定他们挂的是什么旗。据传，萨水师提督已在九江上岸。

听说为保卫天津，那里有5000名外国军队可供使用。至于汉口可供使用的人数包括各个国籍在内总共不到500人。

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似乎有点混乱。在武昌是革命军被清军

围困，清军又在南京坚守而革命军则竭力想攻克。……

11月17日 星期五

两周的佯装交战后两军已正式决战。在夜幕掩护下，革命军派遣大部队过汉水向清军炮兵阵地及大智门车站的营地进发。战斗在凌晨1时打响，好象在下午3~4时结束。前几个小时革命军勇猛前进，穿越旷野。他们象似在离韩家店上游一段距离的地方登陆，并作了很大的迂迴，从西面攻击清军的防线。他们夺得了一直到跑马场路为止的一块阵地后才被制止。待清军调动了军队才渐渐击退了黑衣军。一天战斗结束，两军所处的阵地大致与战斗开始时相同。双方都有重大伤亡。看到好几十名伤残的灰衣军退下来，估计伤亡足有二三百。

清军方面声称革命军自己估计3000人被全歼。据称战斗中死伤数百人，500人在试图渡汉水时淹死。据传另一支革命军试图在阳逻登陆以便从背后进攻清军。同时汉阳部队与敌人正面交战。阳逻的炮火相当猛烈，但至今尚未收到详细的战况报道。天亮后不久可以看见一些清兵从战线急急赶回，显然他们是探子。因为在一列火车来到歆生路车站，跳下1500名灰衣军以前很长时间他们还没到达他们在车站的基地。他们随带20挺机枪，但向西展开。灰衣军以整齐的队形向旷野上的革命军进击。几匹马拖拉的清军一组野战炮疾驰奔向阵地，向革命军步兵开火。这时战斗进入了转折点。这一阶段的战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清军优良的大炮占了多大的优势。他们至少有5个炮组遍布于旷野，3个最近的布置在英租界后面。这些大炮的炮弹落在汉阳山上以西的丛林小丘——梅子山上的炮手中间是不难的。我们曾看到一发炮弹正好在汉阳山上一炮位周围的炮手中间炸开了，在一阵开花弹飞过后，只见几个伤兵从阵地上抬下来。从另一面传来的只是微弱无力还击的炮声。确有一枚炮弹落在棺材山上清军炮队跟前几

呖范围内，这是整个对抗中唯一看到的瞄得最准的一枚。事实上，向清军打来的炮弹大多数落在离清军还有半哩之遥的地方，打的竟是如此的炮弹！就这样也只有不到半数的炮弹爆炸。武昌炮台虽然投入战斗，但成效甚微。

今晨清军有一二次将原来对准革命军炮队的开花弹炮口转向博书院附近的一个阵地，据信那里驻有一路步兵。旷野上空只见炮弹爆炸时升起的滚滚白烟。可以看到三四枚炮弹同时爆炸。8时前后频频响起的步枪声，又重新时响时停，有时还听得见机枪嗒嗒的响声，尽管是距离较远，但很难确切地分辨。中午时分，子弹开始从城内飞往租界，清军一哨兵告诉一些打听消息的人说，革命军已过江，并还在进一步苦战。当旷野上的战斗停止时，这里的激烈炮火也同时止熄。很明显革命军没有达到目的。

午前，招商局的主要仓库起火了，显然是由于武昌发来的炮弹引起的。熊熊大火烧了2个小时，看来是全被烧毁了。被烧毁的库存中大概有大量的鸦片。

11月18日 星期六

午前在沿江马路附近人们见到飘着革命军旗子的两艘巡洋舰和一艘鱼雷艇，不过已抛锚停泊。白天是断断续续的炮战和小冲突，这给战斗的双方一个检点前一天战斗伤亡人数的机会。清军方面有200人失去战斗力，四、五十人被打死。革命军方面据说死亡三、四百人，大概是受伤人数的3倍。清军声称歼灭黑衣军数千人，这是言过其实，但好象他们确实已把进犯的军队赶过了汉水。革命军承认确有一小队被清军围困，并有数人被打死，另有二三十人在仓促登船时淹死。傍晚的喧闹的程度如同白天的安静。10时左右，沿县城一面的长江岸边开始了极其激烈战斗，这可从枪炮声中判断出。从龙王庙及招商局仓库那面射来的清军步枪及机关枪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江中的某个目标，而革命军在汉阳

及武昌的炮队也竭力向清军的这些坚固的据点开炮。英租界再次挨到炮弹。炮弹到处横飞，有打掉屋角的，有在房屋穿洞的，也有把平坦的草地炸得高低不平。夜战持续到清晨。

11月19日 星期日

今晚5~6时发生了一个当前战争中可谓最令人激动的事件，同时也是激励革命军情绪的极为令人惊讶的意外事件。刚过下午，原先总挂萨水师提督旗子的那艘旗舰已驶抵阳逻，这已是人所周知的事。约4时30分有人看见它在溯江去武昌的路上。它显然在全速前进并一直靠共和军一方的江边行驶。沿江马路上聚集着很多人，等着清军炮队向它袭击，但没有袭击，也不需还击一炮，它却顺顺当地驶向武昌。跟在那艘旗舰后面有一段距离的是一艘小鱼雷快艇，也挂着白旗。快艇为什么不与它的僚舰一起航行，其原因谁都猜不出。这是一艘清军炮队认为可以对付得了的舰船。霎时间炮队的大炮齐发，京山炮台的共和军同时也给予还击。这使得激烈的气氛更加紧张。能看见清军炮台的炮弹在行进的快艇前方爆炸。一时间人们认为它可能会转向，可是并没有转向。在驾驶舱里想必有一个被革命军当作英雄的人物，他奉命去武昌，因此有了去武昌不成则沉船之意。他的部下也有同样的气质让艇继续前进。尽管子弹在船头船尾飞舞，炮弹在快艇上空爆炸，但它仍继续前进。快艇的烟囱喷出了火焰，接着不断听到它被击中了，又被击中了的喊声。快艇开始直冒蒸气，好象锅炉被炸坏了，但它仍继续向前。可能一枚炮弹炸裂了机仓里的蒸气管。它刚驶离射程范围，清军就停止开炮了。很清楚它已陷入困境。当它沿岸行驶时，几乎突然间减慢了速度，冒着团团蒸气停泊在那里。与此同时，旗舰在武昌上游一侧急转弯，再在最近的小镇顺下游驶去。它一驶过最后一艘外国炮艇，它的大炮就响起来了，这等于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告诉清军炮台它是多么记得他

们。只要它在射程之内岸上的所有大炮就对准它轰鸣，于是它又转身继续它要去执行的任务。清军炮台很快停止了射击。从旗舰转身却不远离江岸这一事实来看，或可断定它对清军炮队无多大畏惧。昨天的这场交战使整个局面改观，听说舰队靠不住了，就是来了，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很难说。不知为什么，自这次萨水师提督亲临到此而遭惨败后，我们就对海军失去了信心，但海军表示，在新舰长的率领下，配备了懂得为什么而战并愿意为此作出牺牲的官兵，那么在还在进行的战争中仍能起重要的作用，

白天，有两艘装甲舢板顺流漂下，至租界的水面靠岸，船身全是遭受过猛烈炮火的形迹，发现其中一艘有人体残骸，在船板下面有摊摊血迹，这些船从哪儿来？船员的情况怎么样？仍然是个谜，

11月20日 星期一

几名外国人视察了星期天战斗过的汉水河畔现场，然后去了博学书院。他们到了那里发现书院的建筑虽遭到花弹、炮弹和步枪子弹的袭击，但只有一栋半西式住宅遭到严重损坏，清兵虽曾闯入里面，但经翻箱倒柜后就走了，显然没有偷去什么东西。那几名外国人经向邻村的人询问后获悉，有一佣人在一阵猛烈枪射时中弹受伤，总的来说那些兵还是规矩的。附近几个村庄上可作掩蔽的地方相继被双方占领，因为散在地上的子弹既有革命军的，也有清兵的散布面。在中国跑马场与韩家店之间有六七具尸体，留下了在乡间广泛扩大战斗面的痕迹。通往中国跑马总会的马路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当这些外国人返回时在汉阳山下及硚口附近仍有枪炮声。

就一次非正式的视察所搜集到的情报来说，星期天舰炮的炮火在十公里车站造成的唯一损失是一门大炮被毁，烧掉了部分车站建筑物，以及一些大楼的墙壁被穿了几个大洞。

11月21日 星期二

下面是一个外国人在战斗过后不久，经过汉水下游时的报道：

“我们乘小船经过新口向下游驶去的途中，看见一队灰衣军在汉水左岸向下游行军。一队有的20人，有的100人。在与他们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是直隶军和鲁军，是袁世凯的军队。我们的船超越了他们。我们达蔡甸时，发现它仍在革命军控制下，不过除了在停泊着的20来条战帆上有船员外，没有其他士兵。那地方原有驻军千人，但在我们抵达前据说已向上游出发，开往安乐(ANLO)了。我们于星期六晚抵蔡甸，次日拂晓炮舰起锚向上游驶去。清军一直没有露面，直到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来了约40艘满载人的中国民船，他们有大量的弹药装备。到他们登岸时，革命军已无影无踪了。他们总共将近有1000人。整个下午，上游枪声大作。听说革命军在新口袭击后方，我们于星期一10时离蔡甸，当时清兵都在营帐里作早饭。迹象表明那天他们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经汉水去汉口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顺汉水下游而来的船只都要遭到双方炮火的射击。过了汉阳，我们遇到几千人的革命军大部队，他们在向蔡甸进军。

星期天，在猛烈的炮火下出色试航时挨过炮弹的那艘革命军鱼雷艇，今天又有一颗炮弹击中了它的弹药仓，幸好没有爆炸，否则该艇就难幸免了。

红十字会汽艇“汉昌”(Han Chang)号以及一艘更大的船在星期一被炮弹打中。汽艇正从阳逻回来，上载“海蓉”号巡洋舰的6名重伤员，由库克斯医生及一队红十字会人员照看。正当城内清军炮队开始向正在拖往租界的茶船开炮时，这艘汽艇正好在射击线上，一枚炮弹把它打穿了一个洞，但损坏不大。

11月22日 星期三

观察者抱怨说战场距可用来观察的租界屋顶越来越远了。正在进行的某些战斗仍可看到，但显然战线已从三哩延伸到汉水上游约6哩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横排在旷野上直至汉口以西的清军大炮向江中投弹。近处的炮队时而又向汉阳山开炮，而且炮弹非常准确地落在革命军阵地上空投下。但主要的战斗在远处，开花弹究竟是在汉水的远处还是在近处爆炸很难确切地辨别，有一些好象是在赫山（He Shan）附近爆炸，那是这一带高地防线最远的地方。沿这一带高地防线的革命军炮队也给予了还击。从武昌传来可靠的消息说，革命军与经蔡甸沿汉水南岸向下游运动的清军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据报道已有大批灰衣军被打死。

11月23日 星期四

三周来最大规模的战斗，已于今晨刚过1点钟时打响。大批清军竭力想强渡汉水，夺取汉阳。天亮以前隆隆炮声及砰砰枪声一直不断。这次夜战，清军指挥官意欲打一场联合进攻战。周末从孝感派出约3000人的大军在上游25哩处渡过了汉水。星期一他们向蔡甸进发，其方案是他们到下游会合袭击汉阳。另一支部队于星期二在上游七哩处的舵落口渡过汉水。他们在汉水上架起一座浮桥，从而大批过了汉水。但他们都没能冲破革命军从汉阳以西沿小山冈低处防线布置的连绵不断的防守军。一个本地人（在战斗最激烈时在蔡甸的人）报告说，清军发起猛攻，用机枪扫射，但黑衣军像钉在战壕里一样坚守着阵地。他说清军损失惨重。在舵落口登陆的部队已被牵制。因此从汉口来的灰衣军不得不独自杀出一条路来。大批灰衣军已调到临近汉水下游的几个地方，但只在夜幕的掩蔽下行动，白天则躲在横穿旷野的堤岸后面近便的阵地里。当地人曾听到沿跑马场路上成千上万脚步声，看见路上密

密地排满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向汉水前进。据估计，为了这次的夜袭，在汉水附近调集了近万人。在夜幕的掩蔽下，弹药枪支也源源运往那里，还运去了几艘架设浮桥的平底船。据说沿马路铺设的轻便铁路作运输之用。星期三晚上，调动更明显了，所有可以打仗的人都送往前线，甚至平时在歙生路拐角处的哨兵也减少了。数列火车顺歙生路驶去，显然在那里卸了货。除这些活动外，夜格外寂静。然后午夜过后不久枪声又起，枪炮声几乎同时大作。到1点钟时双方所有的炮队齐发，犹如参加了“大合唱”——歙生路上及旷野以外的清军炮队；武昌、汉阳以及沿高地阵线向西的叛军炮队都参战了。同时从汉阳方向（显然是硃口的什么地方）传来一场最激烈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声。战斗延续到黎明，天亮后就减弱了。过后枪炮声稀疏，炮声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听见枪声。武昌及汉阳的炮队几乎全部停火。但8时许，汉阳的大炮又开始向敌方炮队发射了几颗炮弹。炮弹落下的面很广，说明汉阳山仍未被攻克。据传一支清兵中计，在蔡甸被大批杀戮，今收到的本地报道证实了这条传闻。另有报道说，从舵落口开来的部队已被击退，伤亡很大。据说革命军在努力切断其退路。另又传说，清军已占领汉阳以西的两座较高的山冈，并拿下了部分革命军的炮台。当有人看见那些炮台又向汉水畔的清兵开火时，这一传说就不成立了。据估计清兵攻击部队有1000人失去了战斗力。革命军承认在前两天的战斗中伤亡约1000人。

刚收到的几份电报称，南京已被革命军占领。

11月24日 星期五

昨夜及今天占领汉阳的激战又开始了。结果还很难说，但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清兵进展不大。沿汉水南岸而来的约3000人的一支部队仍被阻在第四个高地以西的一个小河湾那里。他们凶猛拚杀，给革命军造成很大伤亡。从一个革命军伤员那里搜集到的有

关汉水上游之战的真相如下。他说清军向四座山冈中最后一座与舵落口之间的小河湾挺进。由于无法强渡过河，他们就亮出了白旗。当革命军向他们靠近时，他们就开了火，结果很惨重。一时间黑衣军被击退，但又重整队伍击退了灰衣军，缴获一挺机枪和大批弹药。黑衣军的指挥官战死在战场。双方弹药的消耗大得惊人。毫无疑问，在前两夜的激战中双方各折兵15000人。送入租界红十字会医院的伤员整天源源不断。

今天大批（约5000人）革命军在阳逻登陆。一批红十字会人员赴汉阳帮助那里的红十字医院工作。那边医院里的伤兵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所以准备把部分伤员送往汉口。虽已送走了约200名，但还得留下很多。这些待治疗的都是革命军伤员，送到汉阳医院的伤员总数大大超过1000名。就目前可肯定的言，绝大多数是在与从蔡甸来汉水的清军作战负的伤。清军开路前进直到一个称作三孔桥的小镇，那里有一条可越过的小河，那是在汉阳上游约10哩处。他们就在这里遇到革命军的狙击，激战了三天。据说许多清兵在试图渡河中淹死。后来他们又架桥过河，但被堵了回来。革命军的主要伤亡是机关炮造成的。这里的形势仍不稳定。清军既不能进，也未被逐回。

白天革命军舰炮的一颗炮弹在美孚公司一煤油库上爆炸，油库起火，火势蔓延整整烧了一天。大量滚烫的油涌到河里，该油库装有75万加仑煤油。

25日 星期六 26日 星期日

攻占汉阳的战斗仍在进行。清军好像不遗余力要占领汉阳。目睹这一战况的人对清兵不顾重大伤亡，还是坚持攻城感到惊奇。绝对准确的消息无法获得，但从一本地人（他星期五夜路经蔡甸）那里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说，当时清军仍在前天的阵地上。头三天战斗的总廓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清军攻打三个地方——汉

阳、舵落口、蔡甸附近某地。在攻打汉阳受挫的同时，在蔡甸的部队被击溃。蔡甸的老乡们讲述了清军四散的残部返回的情景。老乡们说，其中有些清兵为打了败仗而痛哭流涕。第三支部队（在舵落口渡河的部队）在作殊死之战，而汉口四周的清军好象还在等待，希望联合进攻。星期六，火车运来了2000名援兵，以及一军列的弹药。革命军承认，星期五舵落口的部队使他们陷入困境。他们越过小河湾沿山冈，前进。虽然拚死一战，但最后黑衣军还是聚集一起击退了敌军，重新夺回最后一座山。如果四座山全被攻下，汉阳的阵地就易被攻破。星期六清军官声称他们士兵如今已夺下了这四座山，并表示坚信汉阳于当晚即可攻克。今天，看不到从那几座山冈一边的炮台发炮，而汉水这一边的清军也不以轰击去骚扰那些山冈，这个事实似乎部分证实了他们的声称。当天下午，清军打哑了距汉阳山最近的一座山丘（梅子山）上革命军炮队的炮火，而占了一些优势。只见从旷野上炮兵阵地发来的炮弹在山上的炮兵中开花，大炮一个接一个地沉默。另一支部队在阳逻下游附近登陆，星期六夜3000名从九江来的部队与他们在那里会合。这支部队星期日夜试图向铁路线进击，该铁路线由清军占领，遭到清军的伏击，清军早已架起了一组机关炮，专等他们的到来。革命军遭到惨重损失，被击退了，在阵地上留下约200具尸体。星期六晚7时许城内最漂亮的建筑之一陕西会馆被烧掉了。从汉阳山方面射来的一颗炮弹爆炸使该会馆一高塔木建门、梯着了火，火焰很快蔓延，烧毁了整幢楼。

11月27日 星期一

清军攻克汉阳

今天，清军攻陷了汉阳城，赶跑了革命军，占领了兵工厂。同时攻下了龟山，山上有一所可俯瞰武昌城的指挥瞭望楼。这是顽强战斗一周的胜利战果。详细情况尚不清楚，清军的胜利好象

是炮击赫山及梅子山的结果。从三孔桥传来频繁的枪炮声表明，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并不沿整个防线散开。星期日夜，汉阳城附近的部队确实开始撤退，昨天看到有1万到1万5千人顺长江左岸行军。队伍从汉阳上游起点的地方一直拖到汉水上游约20哩的金口。另外还有一艘火轮拖了11艘大舢板，全部载满革命军。对这次突然的变化有多种解释，有的说是顽强抵抗，有的说是仓惶溃逃，一种说法是由于军官叛变了。无论怎么说，下了开拔令是事实。第一个带来打败仗的消息的是红十字会的一艘火轮，它是到汉阳去转移伤员的。在汉阳登陆时他们遇到一个革命军军官，他说最好马上回去，那里很危险，几乎所有的革命军都逃跑了，余下的也都投向敌人了。只有一小部分部队镇守龟山。几名红十字会人员来到城里，发现店门紧闭，很多人都逃掉了。这里一片惊恐。红十字会人员们集中了约30名伤员，把他们送上火轮。他们刚离开，向武昌下游那边驶去，枪弹和炮弹雨点般向那些逃窜的舢板射来——这是两岸的炮队向逃离的革命军及其他走这一条路的人射来的密集炮弹和子弹。接着是逃难船遭难。那些可怕的幸存者讲述这次灾难性的溃逃。这仅有的少数几个幸免者很难把整个情况都介绍出来，他们只知道在自己小范围里发生的事和自己的苦难经历。有人说是由于炮口转向了他们而被迫逃跑的，但战斗的进展情况如何，他们全然不知。

快到中午的时候，观察龟山的那些人看见一小队灰衣军冲上山顶，有一个兵挥动着红旗。红旗插在山顶后，整天留在那里。很多人误认为它是革命军的旗，然而这一边的清军炮队向山上和汉阳不打一枪一炮，说明这不是好兆头。傍晚从上游驶来一艘客轮，乘客的说法证实了向上游退却的报道。对那些向上游退去的兵的解释，好象是守卫汉阳的2万余人中的湖南人。他们显然是向家乡退去，其中一些带了大包小包很多东西，每4人才带一支步枪。看见龟山后面几处起火，一处火势很猛。据清军指挥部公

布，那天退却中击毙革命军5000人，但没有提到清军损失多少。据今晚从蔡甸来的一个可靠的本地人说，在他中午通过前线时，三孔桥那里的战斗还象往常一样激烈地在进行。清军把所有能用得上的兵力都用于攻汉阳，只留下约二三十个警戒哨守卫汉水上游的城镇。数百名乡民在三孔桥观战，但看不到多大情形，因为清军派出一队骑兵，将观战者拒之远处。

尸体漂流

中午时分，经过一阵枪炮弹雨之后，几十只舢板和较大的船出现在租界面前，他们顺流冲出汉水口。所有的船几乎都是任听漂流，有几艘已下沉到水准线以下。一看就清楚船上的人都已遭到残酷屠杀的命运，同时可以看见旁边漂流着无数的尸体。这些船虽然可以任其漂流不管，但租界立即放出了外国营救船追踪那些漂流船。从“卡德默斯”(CADMUS)号放下的一只舰载艇驶到一艘漂流船旁，看见三四名革命军紧抓着舷侧。他们原是跳下水利用这艘船当防护物来遮挡激烈炮火的袭击而顺水漂来的。营救队把他们带到英租界堤岸的浮桥旁，再把这些浑身湿透冻僵了的人送上岸去，然后再去捞掉入水中的人。捞起三四个死人，一二人受伤。红十字会的汽艇也出动了，忙于想办法搜寻伤员，因为把死的也都收容起来任务就太重了，所以就把那些还有点气的都收容到汽艇上，再把那些船上躺着挨过乱枪打的遗体的船拖往武昌那边，叫那里的革命军负责处理。礼和公司的一艘火轮也投入了营救工作，把几只漂流船拖向岸边，让那里的红十字会人员及义勇队员来处理这些死伤者。其中一艘船上是一家难民，年老的奶奶、爸爸、一个男孩及一个婴儿都死了。孩子的妈妈在划船时子弹穿过她的手、大腿和胃。她还活着，但很危急。一个小男孩经过枪林弹雨后却安然无恙，他与妈妈难舍难分。在义勇队员抬他妈妈时叫他上岸，他却不肯离开妈妈身边。当妈妈被送往医院时，他一直守在担架旁。又有一船平民引起红十字会人员的注意，

那船是漂来或者是驶来靠武昌岸的。那些难民中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婴儿。妈妈一直用手护着孩子的头，但一颗子弹飞来穿过手将孩子打死了。有些漂下来的船是空的，船上的人显然都跳船落水了。此时救起不少头露出水面顺水漂来的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测。为了安全起见，都把他們送到英租界工部局大厦。当天最可怕的事件是驶来了一艘战舰，上面全是死尸和伤兵，横七竖八躺在一起。那船本身就可说明一次经历。

那艘战舰的经历

最动人的情景之一，是礼和公司的火轮把那艘大军舰拖靠岸边，上面堆的不是死人就是伤兵，舰上的人谁都不想去操纵航向，而是任它顺水漂流而来。后来发现船上竟没有舵，也没有桨或其他操纵船的手段。当舰靠岸时发现上面有27具尸体和26名重伤员，还有22名幸免受伤的人。另有一个紧紧抓住船尾的人，外国人想让他松开手去救他，但还未靠近他，他就松手了，就这样外国人眼睁睁地看他淹死了。这些可怕的“货物”被卸在岸上，在场的外国人几乎都不想再看见类似的情景。这艘舰船的经历是由一个幸存者讲的。他说原先上船时他们有100人。第七团的一个军士说，他们在米良山战斗了4天4夜，从未间歇。所有的军官战死的战死，受伤的受伤，一团人只剩2个营的兵力了。他们被逐回长江岸边，仍一直战斗着，当他们退到岸边时，发现了这艘停在那里待修的军舰。他们就上去隐蔽起来了，其他部分的人也上来了。最后由于拥挤，他们把舰撑开了，任其漂流。这时清军已占领了汉阳山和汉水边汉阳山脚下的一座庙，所以他们立刻把所有的火力扑向舰上的人。他们在武昌那边的自己炮队也向他们开炮，所以从汉阳到租界，一路上都在炮火的攻击下，船被打得到处都是洞，几阵枪炮过后就有很多人被打死。最后，他们被拖进租界。竟然还有人能逃脱，这倒是个奇迹。八团的另一个兵说，他在汉水河口的一个铁工厂值勤已经几天了，他们一直在战

斗，从未间断。突然在午前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汉阳山炮火攻击。他们向长江上游撤退，以便重返自己的部队。他们认为首先要占领这艘舰，所以上了船；遭到了这可怕的经历。

当红十字会的火轮，从河里营救顺水漂流的伤兵时，发生了一件怪事。看见一艘向武昌岸边漂流的船上面有好几个人，当火轮接近时看见很多革命军伤员躺在舱底。刚想登船，从堤岸后面跳出一群革命军，把枪对准火轮，俘虏了船上所有体格健全的人，命他们列队下轮走去。他们可能是因为想开小差而被抓的。

11月28日 星期二

清军未遭到抵抗，几乎没流一滴血就占领了汉阳。昨天的调查绝对证明不了那些漂流的避亡船，有几艘船上一半是死人，给租界居民留下的一天大屠杀印象是有根据的。一队视察汉阳的外国人在城里走了一圈，只看见了死人，还有一个从乡下进城来的受伤乡民在受红十字会人员护理，此外就看不见有战争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伤员已被送往汉口或武昌，也可能有一部分死在战场。租界里的中国人，直到深夜得悉汉阳失陷绝非捏造时，才相信清军占领了全城。一些外国人也曾对清军占领全城表示怀疑，对该城视察后才释疑团。

看上去蔓延很广的汉阳大火实际上损失很小，只毁了几家当铺。钢铁厂的有些建筑不见了，兵工厂的命运如何我们还未查明。

兵工厂对灰衣军来说已无多大用处，因为重要的机器早已在星期天夜间运往武昌了。同时一些技工也已领了工资被解雇了，每人另发额外津贴100元，作为在需要时再叫他们回厂的引诱。

革命军的失败是由湘军和鄂军之间大大的不和所致，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已被平民中传来的消息所证实。湘军抱怨他们总是被派往前线打仗，即使他们占领了阵地，鄂军也守不住。星期日那

天矛盾激化，当时清军进攻，情况已非常危急，最后湘军开始大撤退。到星期日夜，他们竟然已全部退到武昌岸边，开始从上游回家乡作长途行军。

这样清军余下的任务就简单了。他们在水厂所在地附近，架起一座渡汉水的浮桥。在星期日夜他们就利用浮桥渡过了汉水，这显然是在汉阳守卫部队过长江撤退时进行的。清军向赫山进发，再到汉阳。共和军说，他们在离汉水有相当距离的内陆，走了一条人们不常走的路线，奇袭了留在汉阳山的一小支部队，但现在看来，他们原可以选择任何哪条路线都可以到。

革命军几乎丢弃了所有的野战炮——就是他们用来想放射更远射程的那些差装备和敌人较精确的大炮。但他们好象在离去之前，把这些大炮都拆坏了。那些视察的外国人，今天看到在龟山缴获的12门大炮，都没有炮门。

那队外国人在视察时来到长江岸边，那里的清军炮队和步枪手正在向武昌开火。当外国人与浸礼会的一个看门人正在说话时，一颗子弹从武昌飞来打在旁边的墙上，并在一个外国人的面颊上象一把刮脸的刀片那样掠过，射中看门人的心窝，幸好这颗子弹冲力已尽，没有穿透他的衣服。

除了从汉阳越汉水向武昌发射的炮火，和汉口后面的炮台向武昌进行小规模轰击外，今天在邻近地区并无战事。然而清军则在为围困武昌作准备。可以看见从汉口运送汉阳的部队和弹药，还运去20余尊大炮（看来还不是较大的）。在五圣庙架了一座横跨汉水的浮桥，距与长江交界处约一哩地。起初，桥板横排在货船上，后来有些就用帆布浮桥代替木板浮桥。一座相当平稳的桥就这样架起来了，这些外国人从汉阳回来的路上，就骑车过了这座桥。这是骑车过汉水的第一批自行车。

有关昨天在汉水上游9哩处与清兵交战的革命军的消息尚未获悉，恐怕这一小部与后方失掉联络，又没有弹药等物资补

给，境况可想而知。

11月29日 星期三

赫山周围躺着许多革命军伤兵，没吃没喝，从上星期日一战后就一直躺在那里。虽有上百人从他们身旁经过，但没人敢救护他们，唯恐触怒清军。饥渴越来越厉害的折磨可以想象，然而伤口的痛苦想必更加难忍。由于伤口未经包扎，打穿的皮肉其溃烂的状况难以形容。

在七哩湾附近看见一些湘军与清兵一起领饷。一个清军军官说，他们是从革命军反正过来的。

一个从黄陂来的本地人说，几天前在阳逻登陆的数千名赣军正开赴那城。

今天过汉水，经过本地区的外国人发现，革命军沿南岸挖了几哩长的战壕。据城内报告，现在由日本人守卫汉阳铁厂。

清军好象在着手计划筑铁路。在歆生路附近一线可以看见两辆卡车，一辆满载枕木，另一辆装铁轨。

11月30日 星期四

灰衣军毫不隐瞒他们见到革命军伤兵就全部打死。今天希望能带几个伤兵回租界去的红十字会小队巡视了赫山周围的战场，只在一个小屋里发现一二个活着的伤兵。一个被打死的伤兵只是右小腿受点轻伤，但发现也是被近射程的子弹穿过头部打死的。他的同伴说清兵向他们中的二人开了4枪，但显然没有看是否把他们打死就走了，所以他才免了一死。红十字会小队就把他送往租界。

当灰衣军正要在红十字会人员面前枪杀另一个伤兵时，被一名人员阻止了。不久来了一个军官，那个要开枪的清兵埋怨外国人不该来干涉，然而这个军官却饶了这伤兵一命。

据说向家乡撤退的湘军，一路抢劫，恐怕在他们到达长沙时可能会闹事。因为到目前为止，那里的共和军首领还保持纪律严明。星期二这支部队的一些兵招呼驶往长沙去的“吉安”轮，向它开了好几枪。可能士兵们想搭船，但船不肯停下。从清晨起，汉阳山的清军炮队开始向武昌乱放炮，但从中午起又停了火。据说是由于和平谈判的关系，北京发出了暂时休战的命令。

12月1日 星期五

今天中午时分，看见武昌上空布满了从蛇山后面升起的浓烟，省咨议局（革命军司令部）起火，并已烧倒。几乎可以肯定火是清军的炮火引起的，因为中国人跟革命军一样，在那里堆满了煤油。清晨，河堤上的一组大炮及汉阳山后面的炮队，向该大楼投下了数枚炮弹。到中午，一枚炮弹打穿了大楼，引起了火灾。革命军几次去扑火都未成功。幸好汉阳失陷后就决定转移司令部了，因此司令部里的大部分东西早已搬走了。造成的损失大约有25万两。

今天从汉阳来的一个本地人说，清军正忙于造大木筏，还说他们进行大肆抢劫，闯进住家，抢走值钱的东西。周围的村庄倒了霉，一群群清兵进村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今天，成千的平民从武昌东门涌出来，为了让难民逃出来，城门大开。沿江边的门只准有通行证的人通过。城里的商店十有八家关了店门。

大批部队从城里调出，因为他们的营房已成为清军射击的目标。炮台仍派人守着，里面留有一大部分部队。

为谨慎起见，共和军印发了新的通行证，顶端印有两面共

和旗。

12月2日 星期六 12月3日 星期日

一名被当作密探而被捕获的外国人

一个外国人由六名清兵严密看守着，前面是一名军官和手执大刀的剑子手，于傍晚7~8时经过太平路口的哨所。这个外国人看上去非常恐慌，当从一个水兵面前经过时，他可怜巴巴地叫了起来“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他们要砍我的脑袋啦”。这时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正好在场，他想挤到这个被捕人面前看个究竟。剑子手立刻警告他，不得再向前一步，他还用大刀挡住去路。当向军官打听后他才明白这个人就是密探。这一行人沿歙生路走去。英方当局接到有关此事的报告后，派出两路人员，一路去歙生路，另一路去车站了解事实真相。

星期六宣布次日上午8时至星期三上午8时休战。表面上虽停了火，但双方对下一步的作战准备都无约束。

南京的失陷抵销了汉阳的陷落。双方的相对阵地与两周前差不多。

港内的英国和日本军舰收到革命军占领南京的无线电广播消息。南京陷落的标志是升起白旗。

黄陂及孝感的传教士来信说，那里打仗了，据说战斗很激烈。虽然一周前在阳逻登陆的5000到7000名江西革命军攻下了黄陂，但清军指挥部声称他们灰衣军又重新占领了黄陂。

12月4日 星期一

星期天夜里，清军以刺探的罪名抓获的那个外国人被证实为一德国人，名字叫伯恩哈特，晚天已被送交德领馆。今天下午受审，领事的结论认为此人并未刺探情报，只是搜寻用过的炮弹和其他一些战争遗物。接着他被驱逐出境。

12月11日 星期一

今晨，被袁世凯任命为阁员的唐绍仪当了议和代表，唐在参谋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在旅途中他未带警卫。

12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英军的约克郡轻步兵乘“广胜”(KOWNG SANG)轮抵达这里。他们是因为当地英国人的不安而来加以保护的。英国侨民要求派一个营的兵力，但当局认为162名官兵的一支部队就足够了。这个人数包括25名炮兵，20名机械兵，2尊10磅的炮及各种弹药装备。

12月22日 星期五

一周来，人们对清军是否继续固守汉阳一直十分怀疑。公开从汉阳运来大批弹药，外国人说他们还看见相当大的大炮送到了汉口。另外大批部队从这里派往前线也是人人皆知的。12月9日夜，运走了4列军用物资，这是休战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夜。人们一致认为由于清军看出对他们来说进攻铁路比向汉阳进攻具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正在向祁家湾和黄陂周围调集兵力。这次进攻始终没有发动，因为和谈成功地进行到底，1月1日最后一个清军撤离了他们在该区的阵地，回师北上去守北京，北京正处于南京革命军的威胁之中。清廷退出北京，使革命到此结束，黑衣军成了中国新的统治者。

坤哈变事记

李晋年

说明：《坤哈变事记》作者李晋年（？年——1929年），字子昭，隶汉军正白旗，河北滦县人。乡试中举，以候补同知被伊犁将军长庚聘到新疆。在清季曾任《新疆图志》协纂、甘肃镇西厅抚民、直隶厅同知。民国以后，杨增新主政新疆，他先后任镇西厅同知、巴楚州知州、沙墨县、墨玉县知县，又为杨氏主管机要，代拟文稿。金树仁主新时，任省府高等顾问。其著作有已刊《新疆回教考》、《春秋今事比》、《唐代藩镇考》、《西域金石补证》、《诗文外集》、《沙雅县志》以及未刊的《同光南疆回变》和日记等。

李晋年逝后，其文稿图籍多为当时新疆省政府秘书长桂芬（字芳生）收藏。盛世才捕押桂芬时，被抄掠遗失。另有一部分文稿书画归其姻亲郑联鹏（字云轩）珍藏，后在兰州被盗。郑氏临终前将仅余的文稿转交李晋年继嗣李征先生。李先生于1956年将这些文稿赠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承蒙李征先生指点，得以恭览《坤哈变事记》。该稿中记录了民国元年新疆巴里坤（即镇西厅）和哈密地区汉、维人民追随辛亥革命的斗争史，系未刊稿，可与《新疆图志》、张开枚的《辛亥新疆伊犁乱事始末》及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互相补充印证。相信它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历史会有补益之处。

《坤哈变事记》文稿封面有作者题签，并书“壬子腊月二十七日（1913年1月4日），子昭志于坤城”字样。同时钤有“子昭”、“李征”阳文朱印两方，朱色阴文“晋年之印”和蓝色阳文“郑氏文库”印记各一。文稿系竹纸墨笔手书，分楷书和草书两种，补改与草书均为子昭亲笔。全文双面十七页，每面楷书八行，行二十一字。草书每面

十一行，行十九——二十四字不等。笔记手稿署“贲轩”斋名。原稿不分段落，无标点。文中有用红铅笔圈句与改易字句，如将“缠头”改“缠民”，“匪党”易作“变民”等。李征先生函中言，其“擅自提笔改动，至今悔之”。今秉其意，复之旧貌，整理标点。原稿后附跋语，与原稿内容关系较少且为后人所作，故略去。文中所涉及诸人与个别史实的歧疑，缀以注释。

魏长洪

坤哈变事记起壬子三月至十二月

并序

凡记事记言皆史之类，必以局外人志之，是是非非乃为信史，以无所隐讳、无所粉饰也。今坤城之变，余为乱民迫，暂任厅事，则不得为局外人。然环顾新省，无人操笔以志始末，不得已，综核原委，草创此稿，藏之书篋，信与不信，既不求外人知，则亦无罪我者。昔太史公作《史记》，因李陵之败，为了陈情而受腐刑，故人谓《史记》书为谤书。陈寿因借米之嫌，不为其人立传，人谓《三国志》多曲笔。则作史受谤自古有之，不能因此而无人敢作记事记言之书也。余此记，自信无毁誉矣。即有人见之，其谤与否亦听之，于余心无憎焉。

宣统三年春，袁大化^①授新疆巡抚。，陆军部方更变张家口马政，以巴里坤马厂每均齐^②马益少，委大化综核之。大化在途电致新任总兵李克常调查马数。坤厂马政，左营游击专辖，游击移古城，中营游击岁时代发饷项，名曰就近照料，实则不闻不问。马厂用人、查马，总兵主之。前八年，马报虚数不及三分之一。易盛富^③任坤镇总兵，渐滋生至四千六百余匹。宣统二年冬

① 袁大化，字行南，又作杏南，号垫翁，安徽涡阳人。廪生，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任新疆巡抚，翌年五月十五日到任。民国元年3月15日，改任新疆都督，4月25日辞。

② 均齐：即清点马数。

③ 易盛富，又作易盛福，字晓亭，湖南湘乡人，曾任巴里坤镇总兵，新疆陆军协统。

月，李克常^①新任坤镇。履任之初，天气严寒，牧者谓出山则牝马怀驹易坠〔堕〕，故未查数，取游击结五千一百四匹存案。至二月，乃点马短五百余匹^②，不敷结数。而大化来新疆，过哈密，李克常谒袁大化，以手折呈焉，乃实数也。大化带手折至古城，问前任总兵易盛富，又问专管游击李捷荣，皆答曰：“一匹不亏。李镇手折之数，盖欲匿马自肥也。”大化遽信之，电奏坤镇李克常蒙混报短，撤任。

旋派曹用愚、^③曾坤楨^④查马，果短。乃遍寻山坳水涯，欲满五千一百之数，此实大化蒙混报短之言。即〔既〕而得马数十匹，旋委知州张在仁^⑤来坤断马案，署同知。至，则劝李克常赔马。传牧长、牧副当堂讯短马之由，供云：“吾等接收以来，每年九马一驹，并不至短。此实数皆有账可凭。所以不足者，乃上司报巡抚之数，吾等不知原马若干。今年均齐应生马若干，冻死若干，至雪灾每冬不免，但有马皮即可算数。”张在仁叱以胡说，云：“民间马不闻冻死，何以独冻官马耶。”实则民间马亦有冻死者。李牧长供：“我只短马两匹，情愿作价赔补。”在仁掌其颊，谓：“短一匹也有罪。”牧长皆武职，在仁、坤楨议，带扭镣管押之。以牧长、巡查等皆两总兵亲故，系而辱之，使总兵急出资赔马价，意不在牧长也。时易盛富回总兵任，曾坤楨亦委同断马案，与在仁议共应赔三千余两，两总兵各八百两，游击共八百两，牧长八百两。持单见盛富，盛富不视。持稿见卸任同知李晋年，画行会详。晋年辞以交卸，不愿与闻。又劝以李克常履任未经手马政，甫查出马短而即令赔，不公；即或赔亦应按在任年月核算。张在仁不听。易盛富不认赔马，屡详巡抚，屡被驳，而牧

① 李克常，湖南湘乡人，宣统元年任巴里坤镇总兵，宣统三年八月卸任。

② 计短五百九十一匹。

③ 曹用愚，同知衔，武卫军毕业，新疆陆军标统。

④ 曾坤楨，县丞，袁大化亲信。

⑤ 张在仁，山东曹县人，宣统三年八月署巴里坤直隶厅同知。

长管押至腊月未释。李晋年因新政赔累，又以大雪封山，寓坤不能去，乃出而调停。劝盛富如数认赔，其牧长应赔之数以存餉抵。腊月二十八日乃结案，释牧长出班房，发长寸许矣。牧长除存餉抵马价外，尚有现年秋餉一千两，曾坤桢领而不发，牧长深恨之。

自辛亥冬，伊新战事起，波及南疆，戕官吏二千余员。湘人陈子林者，缝工也，自了墩至坤城，住马队哨中。谎言伊犁交伊餉七万，能起事发餉，事后且有保奖。众信之。张在仁用刑严酷，小窃非笞毙则残废。有失主全物俱获，而仅欠少一布马褂，则拷同居妇人，使牵引她妇，袒而鞭之。且以曾坤桢为大化亲近人，每事必听其指挥。牧夫失马则用站笼站之。马队管带曾学文与坤桢联宗，赠以马匹鞍辔，坤人目此三人为党。三月，大化解任将归^①，随从各官皆思去，坤城牧长、营兵、游民即信陈子林之言，则思杀三人以泄忿。牧长王翰青^②者，绰号王冒失，每大言曰：“坤城将有事，大众莫怕。”人以其冒失也，谓大言耳，无信者。三月二十六日，人哗言马政局曾委员逃。马政局与卸任总兵李克常比邻，而出入一门，李克常寓中司启闭。二十五日二更后，曾往来搬运，至厅署三次。司门者见其舁箱篋至厅，日出时，骑者三人同出城南门。旧牧长聚议追索欠餉，继则以枪击之。张在仁恐，邀游击唐宝臣、都司曾学文至署，告以旧牧长秋餉留厅署一千，招牧长来领。然留餉实不足一千，在仁假商家四百，乃敷存餉之数。是日招王翰青等齐至厅署，翰青大言：“今日不同前日，革命党我也，哥老会亦我也。”在仁慰之曰：“餉到手可以息怒矣。”次日又风言同知亦逃，既而在仁由城外归。

二十九日，张在仁以人言汹汹，乃集随带山东人宿署中，取库中快枪回，而取子无多。中营守备易荣谱^③管中营游击军械

① 袁大化于1912年4月25日（壬子年三月初九日）解新疆都督职，6月5日出迪化（今乌鲁木齐市），7月23日从哈密入关。

② 王翰青，又作王汉青。

③ 易荣谱为巴里坤哥老会骨干成员，后被杨增新杀害。

库，牧长等先日勾通，因修理废枪开库，潜运枪械于外。是夜大风雪，湘人、川人、秦州人均集鼓楼西定湘王庙，约三百人。三更白布系腰，鸣号燃火，呐喊出庙，分入马队伍及厅署。是时曾学文在总兵署，方与易盛富坐谈，人告曰：“兵变矣。”盛富、学文易短衣背枪出总兵署，闻厅署枪声，至营门窥探，则数人排立，学文不敢入，乃回镇署，步行由城豁潜出。营兵入内，逼学文家属出印钥，入厅署合伙。其先由定湘王庙^①入署内，鸣枪轰门。门启，进大堂，至二堂前屏门内。二堂内外之窗，东西间共四窗，小而高，阔不过二尺，而出肩上枪向内敌之，多陷入墙。在仁在西间，黄少堂、薛六在东间，皆出枪于窗，向外轰。匪党执炬窥之，易取准，故每发皆中人头面，受伤者十余人，皆退出大堂。马队兵继至，逾墙而进。在仁取弹，弹尽枪止，顾左右皆遁，乃由二堂后至马号后门而出。不知马队之变也，遂投之。入号房则一人在焉，告以曾学文逃，□以被而卧，潜出告同伙执之。过厅署照壁，陈子林等方在厅署搜在仁不得，乃燃火二堂小窗，搜银物，开库取快枪，毁班房门，出递解各犯，毁狱门，监禁各犯出。众拥张在仁至署前，陈子林、蔡国桢^②以刀断喉，在仁已死。王□正^③后至，以刀斫其股。王翰青由署出，唾其面者三。时已四更矣。（戕害动手各情形据王□正口供）

匪党携印入学舍，寻卸任同知李晋年。晋年三更时间因风雪脱衣卧。定湘王庙在学舍西数十步，仆人见庙中火光，登房瞭之，惧告晋年曰：“起，起！”晋年方问何事，则闻鸣号声，出而东。少顷又闻枪声，或议骑马而同逃。仆人苏升言：“卸任者无事也，与彼等即无仇，吾官何畏。”正徬徨间，众排门闯入

- ① 定湘王本善化县（今长沙县）城隍，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城隍显圣，城获全，清廷遂封为定湘王，湘军西征，定湘王庙即遍及天山南北各城。
- ② 蔡国桢又作蔡国忠，湖南宁乡人，千总，参加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被袁大化监禁于镇西厅，袁大化东逃时被捕杀。
- ③ 疑为哥老会成员王正元。

内。苏升者，河南人也，以交卸官未得罪说之。众攒立曰：“事已至此，请即刻接印办事。”问张同知安在？曰：“已杀之矣。”蔡国楨持刀而示，掷印于几。晋年见枪刀森列，与之约曰：“要我接印，先说明不准烧抢铺户，不准奸淫妇女。”众曰：“诺。我等为革命军，岂肯作此等事。要太尊出头，好安民耳，好安众兄弟。但事不宜迟，请即刻办事。”晋年曰：“我是文官不懂兵事，天明请易总统出头安置尔。”众曰：“诺。”

时雪未止，有少年湖北口音者至，众曰：“周大人来矣。”问之，从狱中方出，乃周福成也。告晋年曰：“我被众人拥出，不知此事如何了结。”晋年告以劝人众勿烧抢奸淫为第一要著。福成曰：“此事吾劝之。”又告以请易镇台出安置众人。福成曰：“非镇台不可，此中牧长营兵皆其部曲也。”

天方明，晋年骑马出。马备鞍勒久，盖车夫预备同骑而逃者也。众又哗言，饥不能待。晋年乃使鸣锣，并令随行随呼号各饼馆肉铺使开市。各商皆登屋而听，闻不抢劫，皆开门。

晋年约各官同至镇署，盛富在署门外窥探，见同官复闭门。同官由号房渐至二堂，至卧室，不得见，欲散去。晋年怒曰：“事已至此，总兵既不能保护同城，又不见我等。我已交卸之官，使众兵黜我，堂堂总镇不管兵勇，将贻祸谁耶？”乃顿足出，至中营同唐宝臣议如何处置之法，宝臣肥喘不能答。晋年曰：“我无官守，亦无兵权。总兵不出，即请麾下暂收乱兵为上策。”匪徒及周福成随至中营，众人见总兵不理，遂欲焚镇署，福成止之。少顷盛富至中营，坐大堂檐下土地，以马樨柱地号哨官，哨官在者两三人，皆跪。盛富数之，语拉杂不能辨。晋年退而息于号房。少顷仆人董贵奔入告曰：“秦州人将用绳缚镇台。”盖众劝易盛富为都督，盛富以手作刀剃式曰：“粉身醢肉不能为此。”众遂议捆置马上，驮往哈密劫回王。晋年曰：“此事如何袖手。”乃出号于众曰：“镇台为收抚汝等来此，时大众口多语杂，不能达

意。吾欲为汝等先举一头目，上下传话若何？”众曰：“诺。”问：“举周大人头目，汝等以为何如？”于是秦州人聚一处，川人、湘人亦各聚一处，商议半晌，皆愿奉福成。乃号于众曰：“总统全收尔为亲兵，愿马队者皆归城守营，愿步队者归中营。”众曰：“善。”请问饷，盛富以无措告，众又哗。晋年乃笑且号曰：“不愁，不愁，莫叫，莫叫。先编成队，筹粮饷在我。”众曰：“善。”又以马队无官，乃举周福成以都司兼新队管带。时已午后，众饥。送饼者至学堂，乃复入学堂宰羊食饼，又以人多饼不足给，乃谋向商家坐而索食。晋年曰：“我有仓麦，不愁无饼。”中营去，乃与各官谋聚筹饷者。晋年曰：“暂借少数以慰众。今日之事他日之事，须请都督，乃同谋电寄省城。”

三月初一日，适杨臬台^①寄告示一纸，云：地方官不善，准来告。敢再同南疆戕官者，重剿不贷，云云。晋年电告：游民戕官，迫晋年任事，不得不允。所请暂定乱局，久处实难胜任，请速派能员接替。盛富电：张同知残暴，为游民所戕，暂收成队。都司曾学文无下落，暂委周福成署理兼带新队。初六日，接省电照办。委李晋年署同知，会同总兵妥抚游民，勿令滋事，人心少安。周福成带新队众遍索饷索食，易盛富出银七百，周福成由厅取麦银以济目前。盛富平日镇署无亲兵，只一传号，至是挑马队旧兵四十名入署，移新队于马政局。秦人、川人心安。

蔡国桢、王必成、陈子林等，于编队时不愿入伍，欲往哈密结缠头，共图回王可恃。哈密缠头因王府差徭过重，所种之田、所牧之羊皆王产，不给佣值，且月须应役六月〔日〕，积怨已深。光绪三十二年，群起叛王，易盛富带兵剿办，杀人监禁人，事后也未改订差徭也。缠头并恨之，谓受回王多金，实则借千金已

^① 柯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己丑科进士，光绪三十三年调新疆任道员兼提法使，民国元年4月25日任布政使，5月18日晚，同日授新疆都督兼民政长。

还之矣。头、二道沟之缠头聚于南山口，议报回王，既而以无火器散归者大半矣。蔡国桢、王必成等至，张言坤有革命大军，军械甚多，追散者复回南山口，坤众不知也。

初七月〔日〕雨，秦州人闻不禁烟，城乡播种者多，群得钱出城为佣。于是，众人皆告于周福成，愿得三月恩饷齐解散。盛富允之。商于李晋年，邀商人暂借款救急。十二日，商总带票至马厂散饷，每人八两者、十两者，交其哨长散之。哨长得票或出门骑而遁，兵哗则重出饷以给之，共用一千余两。其不入伍而携枪者，每人给四两，交枪自去。此初十、十一日事也。队【伍】既解，周福成辞管带交印。李晋年恐其久住，私给以马而遣之^①。

此方散一日，而蔡、王由南山口至。入城门问之，则坤队已解矣。犹豫间被中营外委王琳^②盘获。王翰青委充稽查纵之，又被获，送镇署，则带有号票三纸，红布数方。盛富饬游击送厅署，同李晋年讯之。则号纸三张交坤议，每张各有用意，或留回王，或收回王，留二贲一，交缠头即知意旨，盖听坤众指挥也。时狱被破坏未修，乃借营兵看管。是日民讹【传】将劫二犯，而杀新委同知。曰：“烧酒黄酒一壶醉。”于是百姓集西园子，数十人来护官于学堂。

易盛富交二犯讯供，知南山口逸匪叛缠麇集。十三日昧爽，冒雪带马队数十出坤城往南山口，商民、游击长跪留之，不可。至南山口招缠民索匪不得，则大骂之。缠头怨前年救回王杀数人，而事后不轻其差徭也，则聚头、二道沟之众，而围南山口之店，居高临下开枪轰之。马队枪经雨雪，机簧锈而不可开，于是束手，枪亡者三人，余带伤就缚。置盛富及兵马于二道沟，十七

① 周福成去了伊犁，他与胡登科为镇西厅戕官案的首领，胡于事败后服毒自杀。

② 王琳后升镇标营千总，时任团练管带。

日戕杀之，而纵兵回坤，留军械鞍马带伤者数十人。当是时，坤城人人惶恐，讹言四起，谓：缠头将来坤城。又适杨都督派萧学琛、谭承璠两委员至坤查办。委员出只知有戕同知，杨督告以和平了结，尚不知总兵被戕也。沿途闻南山口之事。李晋年电请派兵前来。

唐宝臣见委员，议所以处蔡、王二犯，委员告以且待兵至。晋年详请坤案方略，谓游民陈子林等称党惑众，谓戕官有奖，以为正大光明之事。二十九夜起事，至四月初二日杨都督告示始到，谓官不善准控告，倘再敢暴动，即为民国公敌云云。游民始晓然此举犯法。然起事在先，张示在后，不无可原。窃谓宜分前后两案，前案在未奉告示之先，愚民被煽宜从轻，止拿首要；后案明知故犯，且恐缠头相效，则新省汉人皆危，宜从重惩办。都督批允。批云：拿办数人即可了事，然后办案。曾坤桢意在报复，故亦未作详文也。当是时，坤城讹言甚多，谓缠头将来坤城，又谓营兵勾通叛缠。商民请李晋年办团练，借中营军火，游击慨然允借。又请委员劝唐宝臣派队出防松树塘，以衣履不完，商户借三百金乃出城。行至奎苏、延于不进。然自兵出，而城内人心稍定，意原不在防缠也。委员五月初四日回省。晋年、委员会街电请发救急款三千两。

委员既去，六月□日陆军蔡乐善^①、刘荣升^②同曾坤桢至。坤桢之来也，奉杨布政司飭回坤清理马厂事。坤桢至古城，求大化加派查办坤城戕官事。至则并不会同同知，专拿旧牧长以复怨，杀十余人，而首要陈子林七人终未获。坤兵出防松树塘，易荣谱、王翰青在焉。蔡乐善不告唐宝臣，而自以手谕调二人，王翰青觉有异，半途逃去。易荣谱至坤城，械收之，次日斩于北门

① 蔡乐善，曾任山西大同续备军马三旗教习，伊犁混成协马队第三营管带。伊犁辛亥革命后，任民军东征支队马队管带，叛投袁大化，与民军为敌。袁大化东逃入关，又任蔡署镇西游击。

② 刘荣升，河南人，新疆陆军步兵管带，民国年间，署巴里坤都司、副将。

外。遂诬出防兵为贼，尽收改为陆军。唐宝臣以无兵无官请交卸。曾坤楨以前寄厅之款，因而挑肇乱，为人所指，因而无以自解。又以款数报上一千两，而李晋年查止六百两，遂衔恨李晋年。唐宝臣密禀袁大化，谓二人皆通伊犁，请解任拿问，同知一缺，荐司狱张宗葆^①署理。大化批：现任文武暂不深究，该员果有通匪实据，禀请杨都督核办。旋又行知唐宝臣，从宽开缺，即以蔡乐善暂署。是时坤楨大作威福，许照磨张宗葆署同知，又以杨继源三月二十一日禀杨都督“曾委员逃去”一语，恨之。因细故缚于马厂，将斩之，商民跪请乃免。拿一赌犯，亦系致马厂鞭之，唆使告同知、游击通伊犁。蔡乐善、刘荣升劝之，潜赴哈密，送袁大化入关。去后，杨都督增新檄文饬坤楨，坤城之变，皆因扣牧长存饷所致，该员不自愧悔，即蓄憾于牧长，复迁怨于李丞，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事后如此，事前可知，该员再勿干涉坤事。坤楨由哈密潜送大化回坤，见批始交厂事于杨继源而去。说者谓坤楨非杨都督迫之去，则坤城因案牵连之人不止此也。

大化之派兵来坤也，嘱收易盛富（刘荣升对李晋年语，无明文）。以朱梅臣^②于四月初捏通城商民电告大化，举盛富为都督也。至是路过哈密，带钱广汉^③数营攻头、二道沟缠头。广汉粗勇，不探地势，入山反为缠所败，炮及药箱被缠所得。五月二十日，大化以挫锐，调王协统至坤，南北夹攻。又张示告缠头，以已将山口塞杜，转眼霜降，则冻饿而死。大化并不知头、二道沟有牲畜粮食，缠民久住不能冻饿也。坤城刘荣升入头、二道沟山口，知由坤进兵居高临下，然蔡乐善以临去新疆，无心兵事，遂

① 张宗葆，湖南湘乡人，宣统二年任镇西厅照磨。

② 朱梅臣，巴里坤哥老会首领。

③ 钱广汉，山东人，曾任北洋哨官，伊犁混成协马队第二营管带。伊犁辛亥革命后，任民军东征支队马队标统，叛投袁大化。袁大化东逃入关，被委指挥镇压哈密农民起义，又随袁入关。

听哈密指挥。是时大化派员入沟，与缠头议，缴军械，缚首要，免死。缠头剥其衣，留其马，使步行返。大化怒，调协统王佩兰^①回坤夹击，数日不至，则去哈密进关。

杨都督派员张彩廷^②往哈密与叛缠议，更定差徭，然后缴军械，至献首要则始终含混不应。于是勒石三处，明定章程，嗣后为回王牧放牛羊，必给佣值，每月到台执役三日。碑已刻矣，至十月而缠头反复。在哈密者执枪至沁城、头堡、二堡，约各缠与回王为难，驱逐汉人，抢劫牛羊。哈密协台姜国胜^③函致坤城管带刘荣升云：缠头乱端已肇，约前后夹攻。于是坤城马步队复驻松树塘扎卡。马队至白石头，突遇缠数十人，枪击马队，亡二人，捉一人去。杨都督仍以议抚为词。于是新任同知李澍荣上言：“能战而后能和，自昔已然。未闻徒言抚而就范围者。”乃派周得金^④为剿抚事宜。至壬子十二月大雪封山，攻剿不易，暂作守局。

① 王佩兰，安徽人。总兵衔，补用副将、统带，宣统三年七月二日任新疆陆军协统，指挥镇压伊犁民军，翌年任巴里坤镇总兵。

② 张彩廷，新疆新陆军都司、团长。

③ 姜国胜，花翎游击衔、山西宁武都司，长期在乌鲁木齐、哈密任军职，辛亥革命前任伊犁混成协马队标统，民军组建任骑兵旅长，新伊统一后，任哈密副将。

④ 周得金，字丽生，安徽人，曾任哈密协副将、新疆陆军协统，民国成立与伊犁民军为敌，任伊犁镇总兵。

近代安徽灾荒系年录

王鹤鸣 施立业 整理

编者按：本资料主要摘自地方志、报刊、档案，还有外文资料，以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这份资料揭示了近代安徽历年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惨重灾难，也反映了自然灾害对近世安徽农业、工业、商业、外贸、财政、教育等方面带来的影响，频发的自然灾害是造成近世安徽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光二十年（1840年）

▲歙县“春严霜，麦苗尽萎。”▲五河县“夏大旱，豆禾尽枯。”▲南陵县“十一月大雪，深约六七尺许。”▲全省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南陵、宣城、贵池、青阳、铜陵、建德、当涂、芜湖、繁昌、郎溪、无为、庐江、巢县、合肥、滁州、寿州、宿州、凤阳、怀远、定远、凤台、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泗州、盱眙、天长、全椒、来安、含山、建平等三十八州县水旱灾。

《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五月，英山、霍山蛟发，坏田庐坟墓，溺居民数十人。桐城、望江、铜陵、东流、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凤台、五河俱大水，河溢颍上、亳州、太和、蒙城，由涡入淮。”▲庐江

县“大水，民饥、瘟疫遍行，至次年春乃止。”▲潜山县“夏大水，冬大雪。城垣几被冲没，水不浸着三板，堤坝多溃。大雪深五尺许，塞户填门，压坏民庐无算。”▲广德州“十一月大雪，深丈余，道路不通月余，人多冻死，山兽入人家厨灶”。▲全省铜陵等十三州县被水，成灾五六七八九分不等。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广德州志》（光绪七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宿州“州北百余里水深数尺或丈余，田禾尽没。”▲潜山县“夏大水，连年饥荒，米价腾贵，贫民多取观音土，拌年粮食之。”▲南陵县“瘟疫流行”。

《宿州志》（光绪十五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河溢阜阳、颍上、太和、蒙城，由涡入淮。”▲太和县“夏黄河水复至，没民舍，县城东西北沙河水溢，围之。”▲潜山县“大饥荒，米价昂贵，去岁死者已众，是年瘟疫流行，死者益多，哭声不绝于野。”▲全椒、宿松、宁国大水。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河决开封，亳大水。”▲颍上县“河溢，大水。”▲太和县“黄河水复至。河溢。”▲五河县“六月初三日花园湖旁起蛟，大风雨三日夜，水涨二丈五尺，冲毁民房牲畜无算。”

《亳州志》（光绪二十年），《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广德州“五月久雨，水势骤长，溪田多冲没。”▲歙县“夏秋间两月不雨，大饥”。▲五河县“夏大水，秋复大旱。”▲太平县、青阳县大水，滁州属大旱。

《广德州志》（光绪七年），《歙县志》（民国二六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萧县“三月大水，六月初一日夜，黑风自西方来，拔木发屋，风过后大雨连绵数昼夜。”▲南陵县“旱魃为灾。”▲定远大旱。

《肖县志》（光绪十一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凤阳、怀远、凤台、灵璧、盱眙、五河灾。”▲潜山县“夏大水，堤坝多溃。”▲宿县秋旱。▲全省水旱灾，受灾区四十三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怀宁、桐城、宿松、望江、贵池、铜陵、东流、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凤阳、宿州、灵璧、和州、五和俱大水。”▲和州“大水至城郭，淹没田庐。”▲庐江县“夏大水，江潮浸溢，水溢城市，居民倾圮，经冬不落。”▲“建德江水涨入城内，市口深七八尺，自南岭以南至尧渡沧栗树下，俱通舟，矮屋全没，楼房也淹过半。”▲全省水灾，受灾区三十八州县，成灾五六七八九分不等。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建德县志》（宣统二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宣城、南陵、贵池、铜陵、东流、当涂、芜湖、繁昌、庐江、无为、和州、含山、五河俱大水，没田庐人畜，有入市深丈余者。”▲六安州“自五月至七月雨不止，民舍毁坏，棉花伤尽。”▲宿松县“大水、淹没田舍无数，乘舟入市，岁大饥。是年水祸之奇，为有清百数十年所仅见。”▲潜山县“夏五月大水，凡田舍素为水所不及者，皆被淹没，数百年来，无此水也。谷价顿昂。”▲广德州“淫雨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大水没入州城，田禾淹没，大饥，斗米钱六百。”▲芜湖“大水，圩尽破，平地水深丈余，人由南门城头上船。米价腾贵，民多饿死。”▲全省大水灾，受灾区三十六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宿松县志》（民国十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广德州志》（光绪七年），《芜湖县志》（民国八年）。

▲苏、浙、皖、湖、广，大雨五旬，余水骤涨，水没民田，灾害为百年来所未有。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道光三十年（1850年）

▲“夏六月，建德、霍山蛟，六安茅坪山崩，陷田庐数里。七月十七日申刻，太平大风，昼晦有声，自东北流西南，旋雨雹，大如盂。巢县大疫。”▲霍山县“五月二十九日大雨滂沱，山水暴涨，城内外水深数尺。六月初一积水未退，西南西山万蛟忽发，奔流激涡，水势更高二尺。”▲六安州“夏五月久雨，茅坪山崩，陷田庐数里，田舍复没为堰，周数里，深不可测，有游鱼成群，大可数十觔，取之不得。”▲全省水旱灾，受灾区四十三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

咸丰元年（1851年）

▲“歙县大风雹伤麦。桐城、当涂硕鼠害稼。凤阳、灵璧、五河大水。含山、虹乡蝗。”▲肖县“秋雨积旬，禾稼淹没，黄河水北溢，水疫死伤。”▲宿县“秋大雨，濠水东注，禾尽没”。全省水旱灾，受灾区三十四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肖县志》（光绪十一年），《宿州志》（光绪十五年）

咸丰二年（1852年）

▲“宿州、灵璧淫雨没禾。”▲泗县“春饥，夏淫雨九十余日，禾麦尽伤，流亡载道。”▲宁国县“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苗稼立尽。”▲南陵县“时疫流行。”▲全省水旱灾，受灾区二十六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泗虹合志》（光绪十四年），《宁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咸丰三年（1853年）

▲无为县“正月西北风大作，黄沙漫天，障蔽日月，十数日乃止。”▲五河、凤阳、定远、无为、含山、巢县、建德、泾县、祁门雨豆。▲广德州“三月地震连日，日余始定，”▲庐江县“五月地震，风雨破民居”。

《续修庐州府志》（光绪十一年），《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广德州志》（光绪七年），《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

咸丰四年（1854年）

▲萧县“六月二十九日薄暮，忽暴风挟雨自西北来，所过屋瓦皆飞，鸿洞昏晦，但闻拉杂崩腾之声，俄而声息，家家庐舍毁败，大树十围皆偃仆，境内被灾斜长八十余里。”▲桐城、潜山、

太湖、宿松、望江、霍山、当涂、泾县、婺源、绩溪水沸。▲潜山县“十一月初五日水溢，未刻无风，各处水涌浪数尺，见者大骇。”▲太湖县“十一月水沸高数尺，陂池塘堰皆然。”▲全省水旱灾，受灾区十七州县，成灾五分。

《萧县志》（光绪十一年），《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

咸丰五年（1855年）

▲寿州“天雨黑豆。夏大旱，飞蝗蔽天，禾稼俱伤。”▲宁国县“连年荒歉，飞蝗蔽天，所集田苗稼立尽。”▲祁门县“夏阴雨，蛟水陡发，西乡二十一都、二十二都荡民居，坏民田。”▲全省水旱虫灾，受灾区二十五州县。

《寿州志》（光绪十六年），《宁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祁门县志》（同治十二年）。

咸丰六年（1856年）

▲“江南北州县均大旱，庐、凤、颍、六四属蝗甚。阜阳大水灾，毁官署民房数万间。”▲定远县“大旱，七月不雨，千里地皆赤。”▲霍山县“大旱，自五月不雨至八月，郡邑数百里尽赤。”▲怀宁县“大旱，赤地千里，自四月至八月不雨，饥民嗷嗷，食榆树皮叶殆尽。”▲全椒县“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全省旱虫灾，受灾区二十三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定远县志》（民国二十一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全椒县志》（民国九年）。

咸丰七年（1857年）

▲“春，定远、宿州、灵璧、阜阳、全椒、霍山大饥。寿州、宿州大水。秋，潜山、颍上、霍邱、英山均大疫。八月，六安

蝗。”▲肖县“春饥，夏旱。六月间飞蝗蔽天，各村庄相率扑打，城内设局收买蛹子数百万。”▲潜山县“春大雨四十日不止。五月雨雹，大饥疫，斗米千钱。自去秋至此，树皮草根食尽，加以兵荒，人民颇多饥殍。”▲霍山县“春大饥，斗米千五百钱。”▲颖上县“夏四月雨雹，蝗蛹入城。五月大疫，人死过半，白骨遍野。岁大饥，食树皮，野谷殆尽。”▲全省水旱虫灾，受灾区三十五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肖县志》（光绪十一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颖上县志》（同治九年）。

咸丰八年（1858年）

▲霍山县“春民饥更甚。夏大疫，蝗蛹复作。……秋淫雨，禾自死。”▲寿州“秋蝗蛹遍地生，禾稼尽伤。”▲六安州“春大饥，夏秋大疫，蝗蛹复作，民之死者不可胜计。”▲泗县、合肥、舒城、巢县、太湖、宣城旱蝗。

《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寿州志》（光绪十六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

咸丰九年（1859年）

▲舒城、寿州蝗蛹生。五河、宿松秋大水。宿州、颍上、怀远、凤阳、五河、临淮乡秋禾被灾，成灾五七九分不等。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咸丰十年（1860年）

▲南陵县“蝗大起。十月大雪，十二月又大雪，先后计八尺余，房屋压倒无算，人民冻饿死者甚多。”▲六安州“秋蝗，自北蔽天而来，飞四五日，遗子入地。”亳州“七月大水，田庐漂没”。▲五河县“春饥荒后瘟疫，人相食，饿殍遍野。”

《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亳州志》（光绪二十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

咸丰十一年（1861年）

▲庐江县“冬大雪，平地数尺，雨冰雹，严寒，斗米千钱，饥疫，野兽食人。”▲南陵县“野鹜食圩田稻谷几尽，瘟疫流行，冬大雪五日，深四尺余，乡民冻饿死者无算。米价每元八九斤。”▲歙县“腊月大雪，平地深五尺许，时大乱，未已饥寒交迫，死者甚众。”泾县“大饥，斗米三千。”定远、宿松、铜陵、当涂大水，萧县、颍上蝗。

《庐江县志》（光绪十一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

同治元年（1862年）

▲萧县、宿州、定远、合肥、霍邱、和县、贵池旱蝗。▲广德州“大疫，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伤亡殆尽。”▲歙县“大疫，全县人口益减，七月十一日大水。”▲宁国县“五月瘟疫流行，全境死亡枕藉，无人掩埋。……据老乡言，宁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散于四方来归者不及十分之一，至今土著少客籍多，足以徵之。”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广德州志》（光绪七年），《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宁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

同治二年（1863年）

▲“建德秋大疫，民得麻足病，半日即死。十二月大雪至三年正月初止，约深六尺，民多冻死。”▲祁门县“六七月间久旱无雨，岁饥，居民多有菜色。”▲“南陵约田五十余万，约丁三十余万，民间不善商贾而地当孔道。自咸丰三年安省失守，无岁不遭贼害。越庚申，大股贼围城半载，民无隙地可容，尽避城

内，与兵死守，至十月撤防，半随柯提宪、陈镇台逃散江滨，其不及逃者，枪被杀掳。贼居岁余，统百里间但见白骨，并无人迹。壬戌（1862年）三月，贼退瘟疫时作，间有旋里者，十死六七。现计四乡存遗之民不过二三万。今岁开垦之田若干亩，又遭大旱及野兽践害，十未获一，已归之民，因糊口无资散之他乡者，又复不少。”

《建德县志》（宣统二年），《祁门县志》（同治十二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同治三年（1864年）

▲无为县“大旱，自夏迄冬无大雨。”▲太湖县“夏五月不雨至八月。”▲“建德旱，大饥，民食树皮、观音粉，肠被塞，多有死者。”▲南陵、泾县、宣城、旌德大水。

《续修庐州府志》（光绪十一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建德县志》（宣统二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同治四年（1865年）

▲“皖南及江苏之句容、溧阳、溧水大饥，民相食。”宁国县“野豕伤稼，至七年乃止。”▲太湖夏大旱，铜陵、绩溪雨豆。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

同治五年（1866年）

▲“安徽池、太、凤、颍、滁、和、六、泗十府州属及宣城、泾县、南陵、旌德、太平、庐江、舒城、无为、巢县俱大水。”▲五河县“三月十二日大风，坏民庐舍。春大旱，潼河涸为平道。六月初三巳刻，沱河或现数龙，转瞬风雷暴作，大雨淋漓。日夜，淮水陡涨三丈，民乘舟入街市，居民多赴城垣避水，

屋宅漂没，冲死人畜无算。”颍上县“秋初淫雨连旬，沙河水涨，禾稼俱空，岁饥。”贵池县“大水，蛟水冲没田庐，被灾极重。”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颍上县志》（同治九年），《贵池县志》（光绪九年）。

同治六年（1867年）

▲五河县“春饥，夏疫，秋大水。”▲六安州“春不雨，至五月二十一日乃雨，栽插失时，田多荒废，六月东南四五十铺雪，深寸余，大风拔木，禾稼受损，七月十五日雨雹大如拳，击地深二寸。”▲霍邱县“自春徂夏不雨，城西湖涓滴无存，至五月十八日大风陡起，是夜雨大如注。”▲南陵、贵池、寿州大水，和县秋旱。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霍邱县志》（同治八年）。

同治七年（1868年）

▲萧县“五月里智四乡螭子生，扑之经旬，已而蝗飞遍野，忽忽一夜尽悬抱芦苇禾稼上以死，累累如自缢然者，纵横二三十里。或拔取传观，经引百余里，死蝗一不坠落，见者以为奇。”▲“黄河决荥阳”，太和县“西北境被水，民饥。”▲南陵县“五月蛟水陡发，圩堤尽破，民间房屋倾圮，人民淹毙无算。”▲祁门县“五月二十二日蛟洪陡发，水由城上扑入城内，水深丈余。”颍上、宿松、贵池、芜湖、宣城、宁国、歙县大水。

《萧县志》（光绪十一年），《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祁门县志》（同治十二年）。

同治八年（1869年）

▲“英山阴雨自正月至五月。三月凤台大雨雹。四月寿州大

雨雹。当涂东北乡野豕伤稼，霍山尤甚。六月东流大风雷雨震，学宫棂星门试院号舍倾倒过半，坏民房数十间。六安蝗。七月野禾，生人赖食之。怀宁、桐城、宿松、望江、南陵、贵池、青阳、铜陵、东流、当涂、芜湖、繁昌、合肥、无为、巢县、和州、含山俱大水。”▲南陵县“五月大雨连绵数月，各圩禾苗沉没，颗粒无收。”▲颖上县“雨雹，大如鸡卵。七至八月上游水涨，沿淮一带泛滥成灾。”▲全省水旱风虫灾，受灾区四十六州县。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颖上县志》（同治九年）。

同治九年（1870年）

▲“正月含山雷电，大雨雹。二月绩溪大雨雹。虹乡不雨自正月至五月。桐城、宿松、铜陵、无为、寿州、和州俱大水。怀远大水入城，秋大旱。六安蝗。”▲五河县“四月十二日夜大风，数百年古树皆拔去，雨雹大如鸡卵，压毙人畜屋宇无算。”▲贵池县“历年蛟水，冲毁田庐。九年歉收，缓征钱粮。”

《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贵池县志》（光绪九年）。

同治十年（1871年）

▲郎溪县“三月大风拔木坏民房”。▲祁门县“三月二十二日午后，风雨雷电交作，有龙自西北角过县东南乡，所过处拔木坏屋，居民多有伤者。”▲南陵县“四月初九日烈风暴发，大木斯伐，房屋倾圮。夏旱，山田受灾无收。”▲六安州“四月十一日戌刻大风，自西南来，有火光，发屋烧木。十三日又风，自东南来，剧如前。”▲太湖县“夏四月疾风，自六七冲抵争口山，毁民宅十数处，栋垣皆摧塌。”▲全省五河、怀远、灵璧、盱眙、建德、凤阳并临淮乡、定远、凤台、寿州、天长、怀宁、桐城、

霍邱、潜山、宿松、东流、南陵、芜湖等十九州县水旱风虫灾。

《广德州志》（光绪七年），《祁门县志》（同治十二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

同治十一年（1872年）

▲五河县“十二月大风雪，沿河舟楫毁坏百艘。”▲南陵县“冬大雪，平地五、六尺深，房屋压倒无数。”▲当涂、宿松、贵池、霍山等三十一州县水旱风虫灾。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同治十二年（1873年）

▲太平“七月大风雨，坏城垣数十丈，民房数百间。”▲五河、贵池、当涂、天长等二十九州县水旱灾。

《清史稿》。

同治十三年（1874年）

▲五河县“八月大水，乡民已种二麦，多被淹没。”▲泗县“夏秋淫雨成灾，被水较重之泗州虹乡通境新旧漕粮准予蠲缓。”▲全省灵璧、涡阳、贵池等十州县水旱灾。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泗虹合志》（光绪十四年）。

光绪元年（1875年）

▲宿松、和县、宿州、贵池等州县水旱灾。

《宿松县志》（民国十年）。

光绪二年（1876年）

▲涡阳县“自春徂夏旱魃为灾，赤地如焚，人心涵惧。”▲五河、宿州、蒙城、太和、亳州、定远、和县、无为等州县旱蝗。

“十一月江北旱灾较重，饥民前赴苏、常就食。”

《涡阳县志》（民国十四年），《中国救荒史》。

光绪三年（1877年）

▲“苏、皖、豫东蝗蝻”。▲五河县“秋旱，蝗飞蔽天”，宿州、泗县“秋蝗”，定远县“飞蝗蔽天”，庐江县“夏飞蝗过境”，芜湖县“蝗蔽天日”，广德州“夏飞蝗入境”。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

▲“频年皖北一带，均因干旱，每到严冬，饥民四出，问例至扬州境界，必截留而养贍之。去岁饥民尤众，计有万余，按口给米，需费颇巨。待至来春，犹复另给路粮，为之送回故里；并措钱若干，由该处地方官查明发给，以谓耕种之费，诚可谓意良法美矣。乃今岁该处可庆有秋，非上年颗粒无收之比，何以穷民仍复络绎而至维扬也！江都县胡邑尊，因出示驱散，不准逗留。”

《申报》，光绪三年十一月八日。

光绪四年（1878年）

▲蒙城县“大疫，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和州、南陵、贵池、寿州、五河等州县大水。全省五十三州县水旱风虫灾。

《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

▲“芜湖成为通商口岸之第二年，时其贸易之开展或不能如预算之大，不过吾人应认明今年贸易之不发达，亦由于：一、去年茶商所受之损失；二、今年春初天气奇寒，茶苗受冻；三、夏秋之间洪水泛滥。”

《光绪四年芜湖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五年（1879年）

▲“晋、直、豫三省大饥，难民至颍不下数十万。”▲广德州“夏

旱，州东北乡歉收。”▲无为、巢县、黟县、贵池等州县水旱、灾。

〈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广德州志〉（光绪七年）。

光绪六年（1880年）

▲阜阳县“大疫，春夏大盛。”▲贵池县“六月朔西南河蛟水，高丈许，溺死人数百，坏民田庐无算。又西南乡六月下雪片。”▲南陵县“大水破坏。”

〈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贵池县志〉（光绪九年），
〈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光绪七年（1881年）

黟县、南陵、贵池、潜山、怀宁、太和、灵璧等州县水旱灾。

〈黟县四志〉（民国十一年）。

光绪八年（1882年）

▲“五月，蛟水起英、霍，由潜山漫溢太湖、宿松、望江、怀宁五邑，冲没田庐冢墓、泮毙人畜无算，赖赈以济。”▲潜山县“夏五月大水，自初一日起连日淋雨，至初五日旱，大雨倾盆，蛟洪猝至，水头高数丈，城墙崩溃数处，城门漂至长江，各处堤坝无一完全，冲溃屋宇，淹死人民无算。”合肥县“五月初五日，合肥乡间出蛟，平地水深丈余，淹没田房人口无算。”▲霍山县“五月初六大雨骤至，蛟水暴涨，溺人畜无数，禾稼尽淹，成灾。”▲宣城“五月宁国诸山蛟发，平地水深丈余，坏庐舍，人畜多溺死。”▲全省大水灾。

〈怀宁县志〉（民国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续修庐州府志〉（光绪十一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宣城县志〉（光绪十四年）。

▲今年之贸易总值，从去年关平银四百三十七万九千三十六

两降为今年关平银三百七十万七千五百一十四两，进口洋货低落尤多，然出进口土货亦有普遍之减少，此种极端不幸之贸易状况，实因夏秋之洪水大作，受其患者几及大半省，现有百万以上之居民赖官方于芜湖郊外及省城附近之区域收容救济。

《光绪八年芜湖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九年（1883年）

▲夏秋之间雨多淮涨，滨淮之凤阳、怀远、寿州、凤台、阜阳、颍上、五河七州县低洼田地悉被淹没。▲宿州“淫雨、虞、砀、永，夏之水建瓴而下，东北时村等……禾尽行淹没，驿路冲决二十里。”▲蒙城县“大水，岁饥，自三月至九月淫雨不断，麦禾皆无。”▲舒城县“八月初七日，秋后出蛟，冲损田庐、桥、道，人多伤”。▲全省三十五州县水灾。

《宿州志》（光绪十五年），《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续修庐州府志》（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年（1884年）

▲潜山县“三月二十日大雨雹，午后雹猝至，阔里许，所过之区，麦苗毁尽。”▲“建德六月蛟水，俱大砂石，没田地无算，民有漂死者。”▲五河县“春饥”。▲南陵县“大水”。

《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建德县志》（宣统二年）。

▲“是年景德镇大水，平地水深二三丈，黟商贸易侨居者不下数千人，遭此无妄之灾，大不幸也。据此事不属黟县，体例本不应栏入，然黟人遇难者多，故志之，亦不忘在莒之意也”。

《黟县四志》（民国十一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

▲歙县“大水灾甚巨”。黟县、宿松、和县、巢县、庐江、无为、东至等州县大水。五河、灵璧、泗县旱蝗。▲潜山县“秋

七月十五、十六、十七大风三日，田谷熟者尽被吹落，是年冬大饥。”

《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光绪十二年（1886年）

▲潜山县“夏四月大水。”▲宿州“六月飞蝗入境，遍地遗子。”▲太平“七月十四日大风雨，二十日始止。”▲五河、舒城“冬大雪”。

《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宿州志》（光绪十五年）。

光绪十三年（1887年）

▲“秋八月十三日，河决郑州，南入淮，沿淮田庐皆没于水”。▲阜阳县，“黄河由郑州开口，阜邑四乡遍成泽国，幸水至皆在麦后。”▲潜山县“秋八月久雨为灾，自立秋至寒露节后雨七十余日，五谷糜烂不可以数计。”▲宣城县“夏大雨决圩堤，秋旱，冬大雪。”▲全省沿淮、沿江州县俱大水。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

《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宣城县志》（光绪十四年）。

▲太平县“南乡获家墩有官圩一区，共田四十八万七千余亩。去年曾被水灾，民不聊生，室如悬磬。冬间水退，勉强将圩堤修筑，以待春耕。惟因费少工疏，堤岸不甚坚固。刻下惊波陡发，围堤又冲决十丈有奇，一时圩内之民，哭声震野。同时郡东二小圩亦被冲没，田庐器用，悉数靡遗，而人口伤亡，尤觉惨难寓目。”

《益闻录》第679号，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桐城、怀宁二县，向以广济圩田为粮赋大宗之所出。是圩长百五十里，阔八十里，居民筑屋圩内，耕种相安。今年梅雨添肥，山洪陡发，外江水涨，三板平添，该圩冲决小口五寸有奇。江湖流入，鱼族皆逆水而来。渔人惟利是图，贿通圩绅，皆

在该处张网，日可得鱼二千余斤。绅董以为缺口甚微，断无他害。詎渐开渐广。至端午后，骤至三十余丈，洪波陡入圩中，四望田庐，尽成泽国。一时哭声震野，器用飘浮，民皆卒不及逃，被难者十万余户，死者不可数计。”

《益闻录》第681号，光绪十三年六月三日。

▲去年出口之米共计二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一担，今年仅为一百五万五千八百二十二担，较少百分之五十四，此种大量之减少影响于出口税钞者甚大，计出口税钞一项较去年少百分之四十八。闻去年收成甚坏，谷类及他种植物仅及往年之半。早春时节，天气酷冷，降雪极大，夏季江水高涨，数处被淹，且全季无雨，受旱之处甚广，各种植物因乏雨之故，皆干枯欲死，土地变硬难着锄犁，今年全省灾情奇重。

《光绪十三年芜湖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十四年（1888年）

▲全椒县“大旱，冬大雪”。▲寿州“七月大水”。▲五河、怀远“秋大水”，庐、滁属被旱成灾。

《全椒县志》（民国九年），《寿州志》（光绪十六年）。

▲受灾最多之府为庐州，收成仅有百分之二十，人民全年在灾难困苦之中。此府之某处，始当春季及夏初，遍地旱灾，继之以黄河之水冲毁圩堤，故收成毫无。夏季人民每日从庐州到芜者川流不息，皆拟向宁国府寻觅工作，彼辈所携之行李甚为简单，有将被褥系于竹竿之顶荷之以行者，有担二竹篮，一盛寝具，一盛幼孩者。

《光绪十四年芜湖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十五年（1889年）

▲五六月间沙淮等河以久雨漫溢，颍上、怀远、霍邱、寿州、凤台、五河六州县复被水灾。▲潜山县“大旱，谷多秀而不实。”

▲桐城县“大旱，……水稻尚有收获。入冬，山区居民有十里、八里以外担取食水者。”▲舒城县“八月虫”。▲全省水旱灾，受灾区三十九州县。

《潜山县志》（民国九年），《桐城县志略》（民国二十五年），《续修舒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

光绪十六年（1890年）

▲黟县“春三月大雨雹”。▲南陵县“四月大水，圩堤尽破”，七月二十四日大雷风，附近房屋吹倒无算，见有似龙而秃尾者升入云，天旋开霁，潭中水草为风卷挂树杪，水涸下五尺”。

《黟县四志》（民国十一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光绪十七年（1891年）

▲太和县“飞蝗入县境西北”。亳州“秋蝗，有黑虫。”▲全椒县“大蝗、夏旱。”▲南陵县“大水，秋八月二十五日起，阴雨四十日始止。”

《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亳州志》（光绪二十年），《全椒县志》（民国九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光绪十八年（1892年）

▲怀宁县“五月初五大雷，三月初四狂风暴雨，损坏房屋无算”。▲歙县“夏大水，淹没田庐人畜无算。”▲亳州“秋蝗蝻，食粟叶殆尽，冬大雪。”▲全省二十九州县水旱虫灾。

《怀宁县志》（民国四年），《歙县志》（民国十六年），《亳州志》（光绪二十年）。

光绪十九年（1893年）

▲五河县“雨畅不时，旱涝互见。”▲太平县“五月旱。”▲南陵县“瘟疫流行。”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清史稿》，《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今年本身收成约有八成，米粮甚多也。不幸正当收获之时，本省忽有无名病症流行，居民得病甚速，致死极易。甚有几村居民同归于尽，而尸体无人掩葬者。熟禾在田，无人收割，一任其暴露腐烂，芜湖工人每日仅能赚钱二百文，瘟疫区域曾出钱每日五百文雇稻，无往应者，盖惧传染也。

《光绪十九年芜湖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

▲五和县“四月二十七八日霜雾迷漫，黑疸坏麦，夏复大旱。是年四月杪雨雹，大如鹅卵，苗被伤。”▲亳州“春旱，牛瘟多死。”▲太和县“夏大雨，田禾伤。”▲霍山县大荒，贫民食苦菜度荒者十之八九。

《五河县志》（光绪二十年），《亳州志》（光绪二十一年），《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亳州“仲春三月十有七日大雷电雪，夏五月麦大有收，闰月大雨，积潦于途，坏城垣及民舍甚多。”▲舒城县“夏水，秋七月旱。”▲潜山县“夏大旱，秋九月十四日大雪。”▲南陵县“九月十一日雪，约三四寸深。”

《亳州志》（光绪二十一年），《续修舒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蒙城县“三四月大水”。▲潜山县“夏大水，五月十三日下午水溢约三四五尺不等，水灾。”▲黟县“秋七月大旱。”▲定远县“大雨雪，平地五尺余。”▲是年全省水旱灾区三十六

州县。

《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黟县四志》（民国十一年），《定远县志》（民国十一年）。

▲安徽“每岁例查秋成，不肖绅董，惯与吏役因缘为奸，先期设簿卖灾，平民必先出费，乃得入册。无钱者，虽真灾而仍须完粮，有势者既免粮而且食灾费。州县稍事诘驳，辄以民瘼为词，联书上控，甚或聚众滋闹，阻遏输将，必求履其灾数而后已，名则为民请命，实则为己婪财。豪强蠹役，先借以鱼肉人民；刁生劣监，更借以朘削书吏。”

《皇朝畜艾文编》，卷十八。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六月淫潦不已，涡河两岸水势横溢，凤台以北至亳州、涡阳、霍邱、颍上及下游之凤阳、怀远、灵璧、盱眙、五河低洼区悉成巨灾。”▲宿州“六七月间，淫雨客水，秋禾被毁，灾荒极大，同光绪十五年水。”灵璧县“五月上旬淫雨，又来客水，平地驶船，高地水深一尺，部分没收的麦子被冲走，九月三日水始退尽，秋后麦子种晚。”▲泗州、五河县、怀远县“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大雨，又客水涌注，淮水顶托泛滥，水翻汴堤，内涝淹麦，十月水始退，未收秋。”▲凤阳县“五月底至七月初淫雨内涝。春雨连锦，下坏麦子，午季只收一半，洼地被水淹。”▲潜山县“秋大旱，自八月杪至腊月初约计百余日始雨，乃种麦。”▲“建德旱，民饥。”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建德县志》（宣统二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灵璧县“五月底客水来，高地水深三尺，凹地水深五六尺，船系门首，十月始退，饥饿而死多人。”▲泗州、五河县“五

月底，客水涌注，淮水漫滩泛滥，麦被淹；七月初淫雨，澌滂成灾，沫河口破堤，十月水退，翌年春粮价昂贵，有饿死人者。”

▲蒙城县“大水，岁饥，人民多饿死。”▲霍山县“春淫雨，坏二麦，于是岁大饥，斗米千余钱，流离饿殍相望于道。”▲芜湖县“三月荆山一带雨雹，大如鸡卵，田中菜禾麦俱遭伤残。”▲黟县“秋旱，禾尽枯”。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芜湖县志》（民国八年），《黟县四志》（民国十一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五河县“四月上旬连阴，外水大，内水不能出，淮、澌、浍交汇，水里捞麦。”▲太和县“飞蝗至县西北，生蝗子。”▲太湖县“夏大水。冬十一月雪，杀竹木殆尽。”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阜阳县“春黑风暴作，狂飈四塞。”▲定远县“六月黄雾蔽天，间有雨雹。”▲潜山县“水灾”。

《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定远县志》（民国二十一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赣、皖、晋、鄂大水。“五月大雨浹旬，上游蛟水下注，江水骤长数丈，沿江安庆、池州等府属圩堤已多漫决，六月中旬复暴雨连朝，狂风拔木，江涨益增，安、池两府及太平府全属、宁国府属宜南、庐州府属之无为州、巢县、和州并属含山，大小各圩淹没殆尽”。▲歙县“五月初十，大水灾甚巨”。▲南陵县

“五月大水，各圩坝俱破，籽粒无收，人多，食草根，以延残息。”▲怀宁县、太平县大水，沿江圩堤尽溃。”▲怀远县“五月二十八日后连续四天四夜阴雨成灾，秋季作物全无。”▲五河县“六月客水，先淝涝，继则淮堤溃。”▲全省大水灾，受灾区四十四州县。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和州“自保大圩破后，全圩百姓其鳧水逃出及由职州接渡者不下数千家，……而附近各圩将来陆续踵至，为数尚不可知。职州亲往查抚，见其鹄面鸠形，男啼女哭，老幼僵卧，妇女赤身，即在壮丁，亦半馁饿骨立，目睹心伤，令人泣下。乃正在该处办抚，而抢米呼冤日来于前，讯供缘由，皆因穷饿已极，不得不向亲故有米之家计借。而有米者方留以自顾，不与通融，遂至彼此争吵，因而滋事之徒，或十数人或数十人，硬行措借。”

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下。

▲今年实为最可记忆之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灾祸之大为四十年来所未有也。早在七月，洪水陡涨已至超圩堤而过，然而仍继涨不已，直至八月中水势方定，其高度已在标志零点上二十九尺四寸，下落非常迟缓，圩堤之被冲毁或超过者络绎不绝。七月终时，所有芜湖四周之平原望眼可及者均被淹没，尚留山峦浮于水面，若大湖中之小岛焉。仅芜湖与太平府间有一极重要之圩堤，其中米田甚多，幸得保留，除此而外，离芜若干里之圩田无一存者。数千难民无家可归，流荡野外，藉山麓为掩蔽之所，未逃脱者则满附于未淹没水下之一段圩堤上，后洪水续涨，迫其最后拥挤而聚于一隅，有时狂风巨浪既将难民掇卷以去，复将茅蓬衣物挟入深渊。……在芜对岸之情形则迥然不同，其圩之被淹多为水超堤而过，非某一部分被水冲破也。故江水下降时圩内之水

无以宣泄，渗水非常迟缓，迨至年底，尚有多处为水所没，在此区域之人民未能归至故乡，仍栖身于芜湖四周之山野，天气寒冷，穷困万分，其痛苦诚有不忍言者，幸得华洋慈善团体加以救济，雇用难民千人以上，修补道路及圩堤，至若干星期之久，妇女及儿童为数亦有二千人之多。……此次大水于航业亦极有障碍，轮船往往搁浅，仅有二轮，一于九月二十八日浮起，一于十月二十一日浮起。至其影响贸易之大自不待言。进口货一项之低落甚巨，较去年少关平银六十万两，然恐其影响于来年者尤甚于今年也。出口之低落亦为可惊，其值较去年少关平银四百十九万七千七百二十六两。

〈光绪二十七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南陵县“四五两月时疫流行。”▲寿州“大旱，瓦埠河东地区秋季庄稼籽草无收。”▲怀宁县“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昏暮至夜分大雾四塞，气如硫黄。”

〈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

▲从商业上之立足点观之，八年初之贸易甚为暗淡。去年洪水为患，各地大受其影响，江北多处年初仍没于水下，难民千百成群，留栖于芜湖附近之山麓。一二月间，天气酷冷，饥寒交迫，穷困万分，其时修筑路堤之工赈又暂停止，其因冻馁而死者相望也。幸商人及富户出任救济之责，银行钱庄米行多有捐助，一月中约散放万余担之米，施粥厂亦借地方之力得以维持。密其尔小姐主办其事。每日施粥于数千妇孺，至三月始告停止。官方仅放散少许银两而已。届春回风暖，多数难民相引返乡，未至三月即全数行尽，同时贸易亦恢复常态矣。

〈光绪二十八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五河县“五至九月间，客水淫雨，沫河口东首破堤，水上淹，淮河大水。”凤阳县“淫雨，内涝。”▲霍山县“秋箭竹结实，冬十二月连日白虹起，东北大雨雷电交作，百草怒生。”▲南陵县“大旱，山圩灾”。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
〈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光绪三十年（1904年）

▲南陵县“四月十六日雹落，如卵。”▲蒙城县“多雨，伤禾”，“十二月十二日大雷电。”▲怀宁县“十二月十二日大雨雪，十五日十九日皆然”。

〈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蒙城县“二月初一雹，十五日晚大雷电而雹。水，麦禾皆失收。”▲舒城县“三月十五日大雨雹。”▲霍山县“春三月望日大雨雹如卵，坏庐舍，杀雉兔”。▲凤台县“内涝淹麦，洼地未能秋收。”▲五河县“客水涌注，淮水顶托泛滥。”

〈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续修舒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
〈霍山县志〉（光绪三十一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皖北水灾。“自夏至秋，雨潦为害，受灾之处，皖北则凤属之寿州、怀远、凤台、灵璧，颍属之宿州、颍上、涡阳、泗州并所属之五河”。▲宿州“五月初四至七月底期间，连日阴雨，称之为梅雨水，并刮大风，粗榆树连根拔，暴雨时即成灾。”▲萧

县“龙岱两湖水溢，又兼淫雨，麦只半收，秋稼普淹。”▲灵璧县“四月十二日至八月十五日间，淫雨及客水，水浸固镇高地，洼地秋稼浸没。”▲泗州“四月十二日下雨，时阴时晴延有四个月之久，至八月十五日夜晴。二麦割在场上多霉烂，麦垛上乌鸦喜鹊做窝，汴堤上水深及大腿，城内天主堂门口水平腿肚，泗城西北角墙冲倒一段，西门五孔大桥全被冲毁，遍地行船，灾情极重。”▲蒙城县“夏大水，无麦禾，岁大饥，道仅相望。”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

▲“徽州府各属米价翔贵，积谷者又复任意居奇，致令穷民蠢动，往往纠集成群，硬向米肆抢夺。”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今年贸易之总值共计为关平银二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二百一十两，去年为关平银三千六十二万三千八百九两，今年出口之米为四百九十九万四千一百三十五担，去年为八百四十三万八千九十三担。其所以减少者，一因从华北宣告和平后，可自外埠输入大量之米；二因当地米之收成有百分之五十为洪水所毁，发谷赈饥者，省城官仓为之空虚；三因由本省运出之米厘金增加，则米价势不得不提高，适此时又受广东米价低落之挫折也。

〈光绪三十二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宿州“五月二十日后，淫雨及暴风成灾”。“涡蒙水灾”。
▲全椒县“四月二十六日夜大雨雹，二十八日大风，节者总坊灵星门倾圮，拔木倒屋甚多”。▲潜山县“秋九月地震水溢，水灾。”▲南陵县“四月大雨，东门城垣崩二十余丈”。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全椒县志〉（民国九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前年出口米八百四十三万八千九十三担，去年米四百九十

九万四千一百三十五担，今年虽仅有米二百四十八万二千一百八十担，而进口贸易之大则为从来所未有。去年秋季之收获大部分为洪水所毁，使今年前二季之出口贸易入于停顿状态。迨至秋收丰富，出口贸易遂形活跃，以十月间为最盛时期，因本地米价甚高，及南方商场有较贱之米从安南输往，故年终时贸易复衰。日本缺乏米粮，传闻政府有准米从芜湖运日之意，故米价仍未低落，而商人亦不肯轻易出售，以冀获得厚利也。

〈光绪三十三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宿州“五月十六日后，淫雨暴风成灾。”灵璧县、五河县“麦收后至八月底淫雨及客水，破堤泛滥未收秋。”▲太和县“四月至六月连降冰雹。”▲蒙城县“水，六畜生瘟。”▲南陵县“十二月雷鸣。”▲歙县“冬大雪而雷。”▲“安徽各属水”。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太和县志〉（民国十四年），〈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

宣统元年（1909年）

▲泗州“五月至七月间，淫雨及客水涌注，水翻汴堤，平地行舟，麦收在场，未能打清，多被霉烂，秋收亦微。”▲怀远县“五月上旬阴雨后天三夜暴雨，客水涌注，内水与淮水一齐上涨，破堤泛滥，受灾较重”。▲寿州“夏季大水，淮淝一带低洼之地多被淹没，房屋多被淹倒。”“建德大水，大旱，民饥”。▲南陵县“五月大水，圩乡籽粒无收，耕牛死伤无数。”▲郎溪县“大水”。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建德县志〉（宣统二年），〈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今年各种商人皆蒙不幸洪水之为灾，收成之荒歉、兑换

之低落皆使运出商、运进商及轮船公司受严重之影响。芜湖贸易主要物之米，今年所收获者与去年相等。春季洪水大作，低地全被淹没，禾苗尽毁，仅高处之稻田无恙耳。今年是否有半数收成尚属疑问。运出之商人因本地米价太高，难与安南之米竞争于南方商场，故其贸易感受不能获利之痛苦。进口贸易又为兑换低落所限制。商业萧条之结果，一家银行及数家商店均倒闭。”

《宣统元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宣统二年（1910年）

▲蒙城县“大水为灾，人民逃亡无算。六月二十七八九日昼夜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深者丈余，坏城郭庐舍，漂人物牲畜，禾麦尽无，饥民近三十万。次年多鼠，人病鼠疫。”▲宿州“六月二十六日傍晚起下大雨至二十八日晨，雨来极猛，……水冲开秦家坝，水浸西关吊桥约二尺”，“七月永城县白羊沟来水，不能入河，秋稼普淹，浍河流域特重。”▲灵璧县“六月八日以前旱，经一天一夜大雨，浍河上游猛来大水，漫固镇，东岳庙大殿深五寸，电话杆上挂水草。”▲南陵县“五月洪水泛滥，东北乡圩破，大荒。又北门城垣崩十余丈”。▲皖省淮河、长江两岸均水灾。

《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南陵县志》（民国十三年）。

▲今年收成之佳为近数年来所仅有，唯惜全省收获之丰歉极不一致，当草拟报告时本省之北方尚有饥馑之灾，区域亘二十余县，难民约有三百万人。前述之地逐年洪水为灾，若淮河、运河、洪泽湖不设法浚导，恐来岁仍难免。本埠尚难见被灾之影响，难民所趋往之处为南京及镇江。

《宣统二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安徽和州去岁荒歉，小民益藏匿乏，时启抢米之谣。……四月二十九日，贫民竟聚集千余人，蜂拥至各富绅家行劫，刘绅

家竟被抢劫一空。风潮既作，四乡饥民亦起而响应之，纷纷进城强索粟米，又蜂拥至各局所吵嚷不休，遂将自治公所捣毁。魏知州畏缩不出，饥民之胆愈壮，复哄至州署，围绕数匝，势甚汹汹。后经议事会各议绅竭力劝导，请缓三日出粟，添购米谷，诸人始散。”▲“宁国府属之南陵县东乡西七连圩，于十一日田堤被水刷崩，田被淹没，该处乡民以圩破觅食无方，乃相率奔至戴陈吴刘四乡绅家，将稻米抢夺一空。”

《东方杂志》，七年六期。

▲宣城灾乱。皖南宁国府属之宣城县，入夏以来，阴雨连绵，……山河蛟水齐发，田庐竟成泽国。……灾民哭声遍野，惨不可言。至是饥民四起，纠集千余人，到处掳粮求食，官兵弹压不住。饥民愈聚愈众，扬言不日图掠本城内外衙署及教堂学堂。现城内外居民纷纷徙避。

《国风报》，第一年第十七期。

▲一九一〇年，皖北发生饥荒，由洪水造成，有三百万人民受灾，其惨状无以复加，特别是有些洪水本可以避免就更使人们悲痛。▲一九一〇年张诚（音）先生组成了调查局，他在一九一二年出版了他的关于淮河的报告，后来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师委员会进行了更精密的调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个计划是从龟山修堤坝挡住淮河，使其不能进入洪泽湖，这样把洪泽湖水排干，可以取得二百五十万亩肥沃土地，同时把淮河水引向蒋坝和宝应、高邮的水路和湖泊，最后进入大运河。他们估计这一工程的造价约4500万元，同时声称从湖中获得的土地及其它收益将价值4800万元。然而还没有推行这一计划和任何其他计划的步骤，不幸的人民除了继续面对周期性的灾难没有它法可想。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宣统三年（1911年）

▲“安徽沿江河各属，江潮暴涨。”▲灵璧县“淫雨客水泛

溢，倒屋，秋稼几乎无收，饿死多人”。▲蒙城县“水，自三十一年至此年，无岁不水，惟宣统二年为最甚。”▲芜湖县“大水，圩堤冲破殆尽。”▲宿松县“大水”。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芜湖县志》（民国八年）。

▲“查此次被灾之区，在皖省者，凤阳府属则宿州、灵璧、怀远为重，凤阳、凤台次之；颍州府属则蒙城、涡阳为重，亳州次之，霍邱、阜阳、颍上又次之；泗州属则五河为重，泗州次之，盱眙又次之。皖南之宣城、南陵、贵池、宿松、繁昌、芜湖亦有偏灾，轻于皖北。……凡灾重之区，村庄庐舍，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或围敝席于野中，或牵破舟于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间。所餐则养花芋叶，杂以野菜，和煮为糜，日不再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贩鬻及于非类，孑遗无以自存，惨切情形，目不忍睹。计皖省加拨急赈银十八万九千两，合之官赈及华洋义赈，都五十万余两。徐州加拨春赈二十万五千两，合之官赈及华洋义赈，都四十万余两。两省（皖、苏）极贫灾民约二百数十万，计之每人所得，不过三四百钱或一二百钱，杯水车薪，仍属无补。

冯煦《蒿廴奏稿》，卷四。

▲安徽迤南各州县，亦同被水患。今据各报所载，汇辑之如下：东流县滨临扬子江南岸，……四顾东土，淹没殆尽。城外居民，真有浮家泛宅之概。……居民多患湖口无资者。中等人家，均易饭为粥，借以枵腹，拾草代薪，聊供炊灶，种种惨状，言之惻然。……桐城县所属各小圩，因潮水激荡，破坏不可胜计。……遂致一片汪洋，浸禾苗于水底，淹屋庐于泽中，数万生灵，号泣昊天。▲……贵池县属扬子江之南岸，……钱江口以下，濒江数十里，洲地圩田之小麦菜子，正当收获之际，猝遭水患，均付漂流，农民困苦难堪。……难民荡析流离，不堪言状。近日城内亦

水深数尺，洼处竟可行舟，诚数十年未有之奇灾也。▲南陵县东北两乡，地势低洼，……圩水弥漫，无从宣泄，淹没田禾，十失其九。现仍一片汪洋，盖已不能补种也。

《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五期。

▲宣统三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颖等属，因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据报载，上海华洋义赈会查赈委员苏筱斋太守面陈灾象，证诸各地华洋教士官绅函电，其景象较去岁（宣统二年）尤为惨酷，兹择其要者，酌录下方：

淮水出槽：淮河淤塞，为江皖之大患。春雨匝月，淮水盛涨，淹没麦苗，冲毙饥民，不可胜数。

死亡之约数：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止，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就赈得食者约一百四五十万人。兹当青黄不接生死关头，缓无可缓。

鸡犬不留：灾地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已半载于兹矣。至牛马牲畜，更所罕见。

砑糖炒人肉：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砑糖，群聚大咀，日以为常。……

树皮丸：驯良之饥民，以草根作饼，以树皮为丸，用磨研为细末为丸，每日吞丸救急。奈人多树少，森林濯濯，到处有树无皮，一片白林，为百年所仅见。

草根羹：春雪积至数尺，迨时无草可觅，及雪融后，几数日不食，奄奄待毙，群争掘草根作羹，聚而食之。如获甘露。

无耕牛无农具：初荒时，屠耕牛，典农具；当春耕之际，即无农具，复无籽种。春熟既难丰收，秋获愈无把握，江皖之荒恐非数年所能济。

不死于饥，即死于法：饥民之强有力者，往往流为盗贼。若辈口头禅谓：与其饿煞，孰若打煞。即如皖北某县，自去冬至今春三月之间，用站笼站死者达四百八十九人。现各处赈粮涌到，死于官法者已鲜。

粮店之仇视赈粮：城外乡镇无粮店，城关内有之。当初荒时，白米售每斤百五十文，高粱每斤八十文。春初闻华洋义赈会有大宗锡谷赣米将到，三日间骤跌数十文；二月间闻美赈面粉将到，复跌二十文。故目下粮价白米每斤八十文，高粱每斤四十文，次贫居民受惠实多。粮户因不能抬高米价，颇形仇视。

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十。

▲今年本省之大部分及邻近之诸省俱为洪水所蹂躏，其灾难之重真令人永久不忘也。芜湖附近之各圩非全部淹没即毁坏大半，数万灾民因水继涨不已，不能留栖于居宅，群起山峦，斜支竹竿，上盖乱草以为掩蔽之所，如此生活历若于星期之久。财产之损失尤大，甚至遗弃其所饲之家畜，历来血汗得来些少之储蓄，不得不全用以购买必需品矣。虽安徽之全省几皆被水患，但以无为州、芜湖及太平府之当涂为最重，自山巅上远望芜湖之周围，几如一大湖，此山与彼山之交通须有船只而后可。芜湖之街市亦被水淹没数星期之久，房屋为其毁坏者极多。……灾患既成之后立即筹划如何救济之方法，先由外侨及中国居民组织一委员会，与上海华中救济会合作努力，筹划兴筑主要圩堤之资本，因农民自身实无力兴造也。不幸旷观中国之情形，筹划捐款极难，因多数富户早离开此地也。

《宣统三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抄本）。

▲芜湖城自治公所，宣统二年七月在陡门巷赁屋开办，照章组织议事会、董事会，经费就安徽出口米捐附加三厘，并有戏捐水族捐等款，当时已办事项有……筹赈，宣统三年大水，即由本公所附设华洋义赈分会购办食物，散给各乡，颇多全活。

《芜湖县志》（民国八年）。

民国元年（1912年）

▲宿县“是年未下雨，五月客水成灾，湾地浸涝，坡地未淹。”▲灵璧县“五月淫雨，积水二尺，歉收，十月水退才能种麦。”▲五河县“五月来客水，破堤两处。”▲颍上县“五月间，客水来破堤受灾。”▲怀宁县“六月二十六日夜风雨大作，积水如淡墨色，江南北皆然，稻黄而秆忽黑腐，收成大减。”▲全椒县“七月大水，东城墙倒三尺余。”▲潜山县“民国元年秋田禾生蠹虫，食稻根，收成减半，次年大荒，水涨堤溃，米每石值钱八千文。”

《淮东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怀宁县志》（民国四年），《全椒县志》（民国九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民国二年（1913年）

▲灵璧县“蝗”。▲寿县“蝗灾，蝗虫系由西北飞来，飞则遮天，落则遮地，农人无法捕减，经三四日始南飞去，所经路径宽约十余里，禾稼咬成灾。”▲潜山县“夏五月大水，六七月复告旱，是年米价腾贵。”▲和县水灾，受灾面积3500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六十一。▲东流县水灾，受灾面积583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二十六。一。

《淮东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潜山县志》（民国九年），《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三年（1914年）

▲宿县“五月飞蝗入境，部分产卵，并伤晚稼”。▲灵璧县“七月十三日后淫雨，黄桥乡洼地水深三尺。”▲蒙城县“夏秋蝗蝻交生，七月十九日两夜大风雨，拔木偃禾，北半有庙，全脊为风扫去，南门内石坊吹倒，压民舍，死一人。”▲潜山县“秋八月二十九日大雨雹”。▲怀宁县“八月三十日大雷电雨雹，大

木斯拔。冬大冻，菜麦苗多死伤”。▲滁县水灾，受灾面积4202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九十七点九。▲全椒县水灾，受灾面积4800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一百。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蒙城县志书〉（民国四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怀宁县志〉（民国四年），〈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四年（1915年）

▲怀宁县“三四月两次大风雨，雹大如卵，近望邑地，竟有大如碗者，菜麦屋瓦毁伤无算。”▲定远县“四月一日夜大雨雹，栖鸟多击死者”。▲宿县“五月间，客水及淫雨，魏小桥决口，豆子被淹。”▲潜山县“夏五月二十一日大水溃堤。”

〈怀宁县志〉（民国四年），〈定远县志〉（民国二十一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潜山县志〉（民国九年）。

民国五年（1916年）

▲“淫雨为灾，山洪暴发，皖北各县被水甚重，滨淮之区尽成泽国。”▲宿县“七月间淫雨，水淹西北乡之蒋家湖。”▲五河县“四月下旬至八月十五日期间，连阴月余，风雨大，刮倒大树，淹死乌鸦”。▲怀远县“上游大水，客水倒灌，破堤泛溢受灾。”▲凤阳县“淫雨客水，七月十二日大风雨，玻璃岗破堤。”▲蒙城县受灾63村，灾户13034户，灾民40352人。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六年（1917年）

▲芜湖县“四月雨雹，大如胡桃，玻璃、屋瓦损坏无算。”▲青阳县水灾，受灾面积3943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一百。

〈芜湖县志〉（民国八年），〈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

二十五年)。

民国七年 (1918年)

▲是年皖省部分县受灾面积如下：太湖县8164亩；望江县19211亩；无为县447733亩；铜陵县74045亩；秋浦县6157亩；繁昌县89388亩；郎溪县14657亩；寿县915360亩；凤台县277439亩；霍邱县3776亩。

《安徽实业杂志》第二卷。

民国八年 (1919年)

▲“皖中皖南水患，蛟洪暴发于潜太，水势扩大于下游，望江、宿松、怀宁、桐城、宣城、郎溪、南陵、芜湖、舒城、巢县、无为、庐江、含山、铜陵等县均泛滥成灾。”▲潜山县“夏五月大水，自二十三至二十七日连日大雨，邑南门堤坝尽溃。秋七月二十七日大风雨雹，拔木毁屋，雹大如盘，次若碗，若卵，县西门隅禾稼受伤，成巨灾。”▲全椒县“秋七月初八，西北区蛟水为灾。”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潜山县志》（民国九年），《全椒县志》（民国九年）。

民国九年 (1920年)

▲宿松县“夏旱，秋大水，驛堤决口，大风害稼，岁饥。”▲太湖县“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大风三昼夜，发屋拔木，田禾花实俱堕。”▲宿县水灾，受灾面积10110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六十点六。

《宿松县志》（民国十年），《太湖县志》（民国十一年），《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十年 (1921年)

▲“豫、苏、皖、浙、鲁、鄂等水灾，以淮河区域罹灾最

重。”“皖北阜阳、寿县，淮河下游及附淮二十一县均被水灾”。
 ▲宿县“五月淫雨，七月来客水，秋禾普淹，北部特重。”▲灵璧县“五至八月间，天雨及淮水倒灌汇集成灾。霉山、夷山湖水涨漫，山堤溃决，长八十里、宽四十里均在水中，固镇南门楼墙上水深一尺多，王岗乡水深丈余，庄周围打堰。”▲泗县、五河、怀远等县“五至九月间，淫雨，客水涌注、倒灌，破堤倒屋，麦多被霉烂，秋季无收。”▲凤阳县“五月初三日下猛雨，暴涨三天三夜。又自六月半一直下到八月中秋，南岸破堤，冲走车轮、家俱、甚至棺料，损失极重，人畜亦有伤亡。”▲阜阳“大水，城内房屋，多被淹倒。”▲宿松县“春二麦无收，岁大饥。夏大旱，秋大水。”▲芜湖辛酉洪水。

《中国救荒史》、《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宿松县志》（民国十年）。

▲一九二一年八月，雨量非常集中，长江水上涨到27英尺10½英吋，皖南至少有十一县遭殃，芜湖、当涂、繁昌县四十四万亩水稻被淹没。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民国十一年（1922年）

▲“苏、浙、皖大水，浙最重，三省灾民共一千二百万人”。
 ▲颍上县“七至八月间淫雨二十余日，造成涝灾，受涝面积占半。”▲郎溪县“大水”。▲宁国县“秋大水，冲没朱家桥、沙埠镇、平亭渡人畜田禾无算。”

《中国救荒史》、《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宁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

▲五河县“肥涝六月发水，八月退”。▲“凤阳地方自轮轨

交通以来，百物因输运便利，价值则继涨增高，生计上大受影响，本年百物昂贵尤甚昔年。盖自五月以后，未得透雨，秋收歉薄，现在麦价每洋一元，仅卖九升，米价每洋一元，仅卖七升半。去年皖北大荒，凤阳已在其内，今年又复荒歉，诚属民不聊生，不卜官厅方面对之，应如何设法以救济之。”

《安徽实业杂志》第三卷

民国十三年（1924年）

▲沿江及皖北一带均被水灾。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

▲皖南、皖中、皖北均被旱灾。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十五年（1926年）

▲“皖、鲁两省大水”。▲灵璧、泗县、怀远县“五月淫雨连绵，怀远又来客水，造成内涝，洼地被淹。”▲五河县“五六月间客水至，破堤泛滥，淹滩地，十月始退。”

《中国救荒史》、《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民国十六年（1927年）

▲“沿江一带被水”。▲灵璧县“五月十五日后淫雨连绵，平地水深尺半，菜豆被淹，高地麦有收”。怀远县旱灾，受灾面积10912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九十六点三。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十七年（1928年）

▲赣、皖、浙等大水，皖尤重，就稻作一项损失四百万元。

《中国教荒史》。

▲至十七年，旱蝗股匪，交相为灾，（阜阳）各乡校舍被匪焚烧者，亦有六七十所，文化凋零，曷堪言状。

《一年来之安徽教育》。

民国十八年（1929年）

▲“豫、皖……等大旱，灾民三千四百万人。苏、皖、鲁、赣、豫受虫害。”▲皖南、皖北大旱。▲滁县旱灾，受灾面积4202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祁门旱灾，受灾面积11630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一百；▲全椒县旱灾，受灾面积4800方市里，占全县面积百分之一百。▲是年全省旱虫水灾，受灾区四十一市县，灾民达5461882人。

《中国教荒史》、《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全椒县“当十六年承十四、十五连年荒歉之后，教育款项已有积亏。诂本年二月，各校甫上课半月，临时忽到大军，满坑满谷，校为之满。……全椒教育自经十六年大破坏之后，十七十八两年又值奇荒，其间颇感困难。”

《一年来之安徽教育》。

民国十九年（1930年）

▲一九三〇年，安徽人民再一次更严重地感受到了饥荒，因为在此前一年发生了严重歉收，粮价上涨到前所未闻的高度。（这次地方大米的短缺，又一次造成洋米大量进口，180509担洋米购进后，根据安徽救灾会的命令分给本地和省内其它受灾地区的穷人们。尽管地方当局为了防止投机，把价格规定为15元一担，但实际的价格十分不稳，只有最差的米才按上述价格出售，而最好的大米卖到25元一担。

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

民国二十年（1931年）

▲全省特大水灾。受灾县份四十八县，被灾田亩31550000亩，直接损失31464万元。各县被灾四亩如下：怀宁180657亩；桐城176498亩；潜山83419亩；太湖129843亩；宿松196520亩；望江128069亩；歙县51059亩；宣城416007亩；南陵161985亩；宁国19369亩；贵池58860亩；青阳29109亩；铜陵58220亩；秋浦21401亩；东流24311亩；当涂409154亩；芜湖88843亩；繁昌104928亩；合肥909010亩；无为920000亩；庐江308572亩；巢县233466亩；凤阳506572亩；怀远277843亩；寿县944472亩；宿县1215700亩；定远264722亩；灵璧498066亩；凤台302229亩；阜阳1025288亩；颍上179487亩；亳县151041亩；泗县119809亩；盱眙111365亩；天长35048亩；五河50172亩；滁县130390亩；全椒181849亩；来安47599亩；和县305955亩；金山104348亩；郎溪112467亩。

（安徽省概况统计）（民国二十二年）。

▲“苏、皖、赣、鄂、浙、鲁等八省大水”。▲芜湖“辛未洪水，为四十年间最大的洪水”。▲安庆方面因江水上涨，广济圩被冲破，田禾亦淹没。较一九〇九年水灾尤剧。”▲望江“大水，西圩及大小乔圩堤皆破。”▲寿县“阴雨连绵，月余方晴，淮淝水暴涨，低洼之地悉成泽国，在北门城墙上可伸手向河中洗衣物，田禾淹没，房屋被淹倒许多。”▲凤阳“五月下旬淫雨客水河涨，破堤烂麦，大涝灾重，损失房屋多，民有死伤，七月底退尽，比民国十年水大”。▲阜阳“夏历五月二十五日夜暴雨大作，三日弗止，城内街道不通，房舍倒塌，大小无一幸免，水灾之大与民国十年等。”▲灵璧、泗县、五河、怀远“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淫雨，又客水涌注倒灌，河湖倒漾，平地行船，水翻堤坝，城墙上水，至八月中旬始退，灾情异常严重，禾麦减收，秋季颗粒无收。”

《中国救荒史》、《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淮北地区历年水灾调查情况》。

▲溯自逊清光绪中叶以来，水政之弛，每况愈下。官怠于朝，民荒于野，始而鲜未雨绸缪之人，终乃成麻木不仁之态。光绪末叶而后，水旱荐臻，往往创深痛巨，而事过境迁，辄复荒嬉如故；即当灾患之际，亦仅知补疮剜肉，弥缝一时，罕能惩后愆前，筹策久远者。致虽灾患频仍，曾未能因刺激而惊觉，晦盲否塞，反复沉固，盖已坏乱极矣。民国肇兴，承积重难返之局，忽忽廿载，无以转变此风。于是元年、五年、十年，咸遭大水；其间水旱灾，则几乎无岁不有。旧创未平，新创旋至，元气随之日损，已至不可支持，而二十年之大水，又突然以至。是年本省受灾县份48县，占全省县数十分之八，被灾田亩31550000亩，占全省田亩百分之五十七，直接损失31464万元。

《一年来之安徽建设》

▲一九三一年的洪水是人们记忆中最最严重的一次。连续的大雨下了将近整整三个月，从年中一直下到九月十六日，洪水到当日上涨到最高点，芜湖水位达到31.3英尺，为芜湖水位记录上所绝无仅有。芜湖市所有的街道和道路被水淹到了4英尺深度，交通只能靠舢板进行。在芜湖约80%的稻田被毁，2000多所房屋在水中倒塌。据安徽抚洪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全省六十县中，有十八县受到这次洪水的影响，财产损失大约二千万美元，大约十万人在饥饿和寒冷中丧生，全省人口的40%、约940万人无家可归，成群结队的难民聚集在救灾组织周围，或到他们可以找到的任何地方。各种救荒、救灾协会及其它人道主义组织纷纷成立，向无家可归的人们分发食物和少量的钱。洪水到十月底才完全消退，但它灾难性的影响将延续到今后许多年”。

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

▲民国二十年，安徽省财政收支预算，“经临岁入总计一千

六百三十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元，经临岁出亦如之，收支适合。在今视之，实为皖省预算空前绝后之巨数也。乃值裁厘之后，益以大水为灾，全省灾区达十八万零三百四十方里，灾民计九百四十八万五千人，为三十余年来未有之厄运。社会经济半形破产，政府收入亦即锐减，于是不得不紧缩支出，以图补救，故本年度实际收支亦不过八百余万元耳。”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二十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艰窘，又加淞沪战役发生，长江一带金融，异常阻滞，以致市面冷落，各钱庄内号，及中班杂业，皆因周转不灵，相率倒闭歇也。

《怀宁县志略》（民国二十五年）。

▲十九年六月，（安徽大学）王校长辞职，七月聘本校文学院院长杨亮功继任。杨校长体察情形，停止预科招生，扩充原有文法理三院，各学系修正组织大纲，定名为安徽省立安徽大学，呈准教育部备案。二十年六月，杨校长辞职，七月改聘本校教授何鲁代理，内部组织仍旧。惟值水灾之后，兼以国难，省库奇绌，学校几告停顿。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安徽“各县地方教育经费，以捐税附加为大宗，学田租息次之。在民二十水灾之际，收入锐减，大多数县分均有亏欠。两年来虽生产上稍有起色，又因受物价低廉之影响，不易恢复水灾以前之状态，大多数县分对于教育事业，除已实行紧缩政策外，仍多积欠。”

《视察安徽教育总报告》（民国二十二年）。

▲据二十年度统计，（安徽）各县小学，以校数言，六十县中共有小学三七一〇所，内完全小学六五三所，初级小学三〇五七所。……较之十九年度统计，以水灾之后，民力凋弊，小学校数竟减数百，男生亦减九百余人。而完全小学与女生数量，则俱

有增加。盖水灾影响多及于农民，于子女可以升学之优裕家庭无大关系，故有此种现象。

〈视察安徽教育总报告〉（民国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豫、皖、鲁等大旱，豫、皖、赣等又大水灾，鲁、皖、豫飞虫灾。”▲寿县“大旱，瓦埠湖干涸，通行车辆。”▲宿县“西南风连刮十八天，麦禾皆枯，立秋才落雨，秧种也迟。”▲灵璧“蝗”。

〈中国救荒史〉。

▲皖北灾祸频仍，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迨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人民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各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产生水藻之处，均有主营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采摘。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太和县先遭雹灾，继罹水患，灾情最为惨重。在常年人所不食之物，用以饲畜者，至是灾民均争而食之，食后，面颜多现黄肿。宿县濉溪地方，某家乏食数日，小儿饥甚，啼哭索食，其母被儿迫缠不已，竟以泥做成饼形，持以给儿，冀减其哭，亦云惨矣。灾民忍饿既久，则鸠形骨立，偶一晕倒，口中必流清水而死。灾区既广，死亡相继，尸体横野无人掩埋。”

〈申报〉，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是年适值淮水泛滥，灾民遍野，水利工程局派遣员司，修筑淮堤，以工代赈。本局（淮南煤矿）即请该局代修洛河船塘，以利停泊船只，同时复可填高厂基。

〈淮南煤矿六周年纪念特刊〉。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全省水旱虫灾，受灾面积四十六县，灾民2090900余人。沿

江怀宁、桐城、潜山、庐江、东流、望江、宿松、贵池、铜陵、繁昌、芜湖、当涂、和县、无为、至德等十五县溃决圩堤275处，淹没田亩614610亩，灾民313720人。

《安徽省概况统计》（民国二十二年）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全省特大旱灾，受灾面积四十九县，被灾田亩18061426亩，灾民8718540人，稻麦损失56802007担。各县被灾田亩如下：怀宁264760亩；潜山160013亩；桐城298559亩；望江222234亩；宿松350337亩；太湖249750亩；芜湖11300亩；当涂72000亩；繁昌104800亩；南陵336702亩；无为372935亩；庐江787400亩；巢县380384亩；铜陵92584亩；立煌92130亩；六安1090479亩；合肥2755352亩；舒城255352亩；霍山198400亩；寿县897500亩；定远1010095亩；霍邱1302759亩；滁县275928亩；来安130772亩；全椒415059亩；和县257577亩；含山141500亩；嘉山119654亩；天长1960300亩；盱眙203320亩；贵池158890亩；东流80000亩；至德22000亩；青阳103403亩；石埭40022亩；太平63646亩；宣城778090亩；宁国244345亩；绩溪87800亩；泾县246220亩；旌德115400亩；广德362067亩；郎溪287811亩；休宁178190亩；歙县328710亩；黟县100529亩；祁门148759亩；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广德县“民十八、十九、二十数年迭遭水旱之灾，农村已呈崩溃之象，本年四月初七日得雨之后，迄今百有余日亢旱不雨，不但禾苗完全干死，即竹木亦多枯萎焦黄，遍地触目伤心。以浩劫频罹，嗷嗷待哺之民众，又遭亢旱奇重，百年来未有之天灾，遂致壮健者携眷乞食于他方，老弱者自杀日必数起，狡黠者拦路劫夺及纠众掳掠食物者比比皆是。在一个月前，未逃亡之普通善良民众尚有糠秕果腹，树叶充饥，近则糠叶告空，树根亦掘

食殆尽矣。吾广比岁以来，农家每值播种时期，均赖典质借贷冀图挖肉补疮，今竟遭此巨厄奇灾，生计完全绝望，哀鸿遍野，呼号震天，倘一亲临而目睹之，未有不泪涔涔下，心忡忡忧者也。查广德一县，上达徽宁，下逮苏杭，三省接壤，无论商务及一切军事行政在地理上均关重要，现在遭此旱灾，民穷财尽，乡间鬻卖男女者相望于道，竹木柴炭虽价格极廉，而人皆乏购买力，故村氓负荷入城沿门求售，自朝至暮，无人顾问，日则枵腹，夜则露宿，疾病困踣者有之，饥饿倒毙者有之，见者惨目，闻者酸心，虽绘郑侠流民之图，尚未足以形容其万一。

〈广德县志〉（民国三十七年）。

▲南陵自民国至今，水灾凡三见，旱灾仅一见，此就其大者言之。若较全县天然区域之面积，圩乡占三之一，山乡占三之二而强，故民国十年十六年及二十年之水灾，虽受灾之度与年俱增，其时地方经济未尽衰落，县人士所筹振济之结果，固赖各方推惠，而其成数究出于自力者为多。至二十三年旱灾之烈，非但范围广阔，弥望蕉泽，父老悼叹，谓自逊清咸丰六年以后所仅见。而其时县中因叠被重灾，元气久伤，社会凋敝，京省苏沪向恃为振济策源地者，自是亦以灾故，同感力孱，而咸以自救相勛。

〈南陵县救旱委员会徵信录〉。

▲宿松“地濒江湖，易遭水灾，华洋义赈会，在该地所办信用合作社，贷金年利四厘，社员限于易被水灾之农民，目的即专在赈济水灾”。

〈赣皖湘鄂视察记〉。

▲民国二十三年大旱，守国籽粒无收，省政府令蠲免国税二成五，附加同，并发谷豆一千二百担赈灾。又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助赈六千元，红十字会助赈二千元，市保安处长杨虎捐赈二千元，邑人叶级三捐赈一千元，由县长王式典会同安徽查放处

宁国放赈干事长徐云涛发放。

《宁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

▲贵池县有棉田53400亩，棉种分退化爱字棉及黑子鸡脚棉二种。……本年因受旱灾及卷叶虫，棉疽病害收成不丰，全县产皮花一万五千二百六十担，较去年减三成，较常年约减四成。

▲东流有棉田四万八千亩，棉种分爱字美棉及滩花棉二种。……本年因受旱灾及棉疽病赤色棉虫害之故，收成不丰，较去年约减收三成，较常年约减五成，共产皮花约一万六千六百担。

《中国建设》，第十一卷，四期。

▲二十三年旱灾奇重，农村破产，外来乏源，内无出产，市面金融，尤形枯竭，银行界复拒绝放款，中小商店，因无法维持而闭歇者，不知凡几。

《怀宁县志略》（民国二十五年）。

▲桐城城市方面金融，在民国十五年前，尚有钱号放款调剂，周转颇属灵通，迨至近数年来，灾荒迭见，原有钱号，早经停歇，以至市面金融异常枯竭。……桐城乡村金融，向以出产变价，籍资周转，而出产方面咸以粮食为大宗。迨至民国二十年，遭遇大水，二十三年又遭大旱，农产收入，至不足以自给，以致农村经济，频于破产。”

《桐城县志略》（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怀宁、桐城、潜山、望江、宿松、至德、贵池、东流、铜陵、繁昌、南陵、芜湖、当涂、和县、无为、太湖等县圩堤溃决，被灾田亩达671587亩，灾民467399人，损失达8672500元。

《安徽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

▲皖省初患苦旱，及六月下旬大雨不止，沿江南岸各县山洪暴发。嗣以鄂湘大水，洪流东下，两岸圩堤，险象环生。七月四日怀宁海口洲广成圩等先后溃决。惟江水在境仍日增涨，水位达

四十英尺点四，距二十年洪水位仅八公寸余。六八两日大通东流等县圩堤又告溃决。芜湖水与岸齐，以水流过急，附近名六百丈地方一带悉被沉沦。此外江中洲滩，大半均在水中。但江水流经皖境，因圩堤所溃者多，洪水遂有所归，其势亦稍和缓，致苏省未受巨灾。否则苏境江面较狭，流量过急。恐难幸免也。▲本省被灾计十三县。被灾面积约为一千二百平方公里。财产损失估计为五百五十六万六千余元。灾民约三十余万人。

《实业统计》，第三卷，六号。

▲集贤关在安庆北二十里，地势多山。（大公报）记者抵此时，见山岭中有掘观音土者数百人，汽车路旁之山坡上有窟窿七八处，时方有妇孺数人探身其中，作挖掘状。询之当地人士，知为掘取观音土用以充饥者也。土灰白色、微黄、有粘性、易碎，产山岭中，唯观音土并非山山皆有，处处可掘。灾民取土岩下，烘烤焙土，捣为细粉；食法约有三种：一种和以少许青菜、米糠之类，制成如泥之浆；第二种因土难食，多将土蒸成圆饼，如铜元大小，俗称为饽；第三种将土制成观音粉，装入布袋，随身携带，无论出外逃荒，或在家劳作，均可救急。惟观音土不易消化，胃弱者恒因此便秘，下坠，而至于死亡。……舒城至合肥间阡陌相接，树皮之可食者，亦无所存。归途，同车杨君合肥人，业商于申，据云：此次返里省亲，亲故皆具酒食欢宴。某日舅氏召宴饮，席将终，舅氏之族人某哀诸舅氏，求剥院中榆树皮充饥，杨君睹此事实，复思京沪社会奢侈之情形，一时感慨万端，乃亦不能大咽云。

▲合肥附近灾象虽不若怀宁之严重，顾城内外之树皮亦无所有。自南门至包公祠，城外墙下，掘野菜之妇女约有五六十人，田中亦多妇人劳作。合肥与巢县交界处，每每发生抢米风潮，灾情之严重可知矣。”

天津《大公报》，1955年4月20日。

▲本县于民国十七年下期奉令经征常平仓附加，按正税每元带征洋贰分，嗣折合每亩附加洋四厘九毫六丝，每年可收洋二千二百余元。至二十三年下期奉令停征，历年共应征洋壹万余元，去岁本县旱灾奇重，曾经地方慈善团体灾区人士先后呈奉层峰，飭令财务当局清理追缴历年征存常平仓款，悉数购谷用救灾浸在案，稽延至今未见遵行，以致灾民在过去一年中备尝饥馑，未沾丝毫实惠。究竟此项经征之款，自民国十七年起截至二十三年一期止，除去正当开支并历年灾缓外，实存若干有无移挪侵蚀情事，亟应彻查明白。

〈南陵县救旱委员会徵信录〉。

▲皖省财政力量，在本部各省为最小，以最近数年各省岁入预算比较，本省岁入总数，不及江苏、浙江、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四川诸省，只是大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边远省份。而每年总岁入中，尚有中央补助金三百余万元，（如二十三年度三百五十六万元，二十四年度三百五十八万六千万元）实际上本省每年岁收，平均不过七八百万元左右。以民国二十二年概算比较，江苏二千一百余万，山东二千三百余万，河北二千五百余万，浙江二千三百余万，江西湖北均一千七百余万，河南亦一千一百三十四万余，唯安徽仅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余。去年因大旱之后，财政更为困难，截至十二月止，所欠各机关经费约一百六十余万元。

〈安徽政务月刊〉，第十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怀宁“大水”。▲“六安县，饿毙数千人，逃亡数百家，饿殍载道。”

〈中国救荒史〉、〈怀宁县志略〉（民国二十五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广德县“旱灾，虽由天时，而树木稀少，水量骤减，未始非一种原因。”▲“皖等省旱灾，农民食榆叶、树皮充饥。”

〈广德县志稿〉（民国三十七年），〈中国救荒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国民党于是年六月六日在郑州花园口扒黄河堤，引河水南流，想以此阻挡日军的进攻。花园口决堤没有能挡住日军进攻，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无穷后患，滚滚黄水沿贾鲁河泛滥而下，分夺颍、茨入淮，淮河两岸堤防溃决为灾，皖北数十县尽泽国。皖北被灾县份有霍邱、颍上、阜阳、亳县、涡阳、太和、蒙城、临泉、凤台、寿县、怀远、凤阳、定远、天长、五河、泗县、盱眙、灵璧等十八县，被淹土地约二千三百七十八万亩，灾民达三百余万，田庐牲畜损失约二万万五万元以上。

〈安徽概览〉（民国三十三年）。

▲民国二十七年夏，河决中牟，洪水横流，豫东皖北数十县悉成泽国。其入皖境也，一股夺颍河经界首而东，一股泛滥于南北八丈河、谷茨各河之间，终循茨河至县城西北茨河铺与颍河汇。颍源出伏牛山脉，平时夏季犹苦山水。盖颍至沫河口入淮，一束于峽石口，再束于荆山口，下游洪泽湖淤垫多年，宣泄尤不畅故也。今二股至本县合流，是黄水至此遂以全量加诸颖茨，不惟颖茨不堪，且自城东三里湾倒灌泉河，大田集以西亦被波及，县城更数濒危殆。每届汛期，往往数百里一片汪洋，其间村墟庐舍禾稼牲畜，顷刻尽付洪波。……是以灾区民众老弱转死，少壮流离，滨河素称富庶之区，今则弥望不见村落，不闻鸡犬矣。

〈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

▲皖北沿淮县份，又因黄水灌入，成灾者甚多，故六月份税

收，急遽下降，全省收入不足十万元，开战后收入最低之记录。

《安徽政治》，第二卷，二十三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皖北各县黄泛灾害。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皖北各县继受黄泛灾害。

民国三十年（1941年）

▲灵璧“六月间客水涌注，杨畦区黄桥乡高地水深二尺”。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豫东大旱，皖北次之。

《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泗县“淫雨，洋城湖洼地被淹。” ▲五河县“六月黄河客水来，十月始落，腊月才种麦。” ▲怀远县“黄水来，淮水顶托，上涨泛滥，为沦陷期间最大的一次黄水。” ▲豫东灾民大量流入阜阳县境，“卖妻鬻子及倒毙路旁者，时有所闻。”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阜阳县志续编》（民国三十六年）。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淮河流域各县溃堤泛滥酿成水灾， ▲五河县“六月客水来，淤涝。” ▲怀远县“六月淮河河床淤塞，内水无法排出，内涝成灾。” ▲阜阳被灾田亩576000亩，颍上被灾田亩362667亩，

太和被灾田亩208954亩，共计1147621亩。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安徽省档案馆，卷号1.1.472。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五河、怀远县“六月客水至，淮水及内水均上涨坡堤，九月退。”▲寿县“五月大顺集乡间发生雹灾，蔬菜和小麦均有损伤。”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皖东北宿县、怀远、凤阳、嘉山、滁县、全椒、来安、天长、盱眙、五河、泗县、灵璧、亳县、涡阳、蒙城、凤台、寿县、颍上、霍邱、阜阳、临泉、太和、定远、蚌埠等二十四市县水灾，被灾田亩4779668亩，灾民2980303人，粮食损失6273101石，房屋被毁136025间。

安徽省档案馆，卷号1.1.536。

▲宿县、灵璧、泗县、五河“六月间，客水及淫雨，河水顶托泛滥，坡地被淹，午季少有收，秋未收，泗县灾情严重，民食维艰。”▲怀远县“六月初连续阴雨七天，淝河上游又来客水，上涨成灾。”

《淮北地区历年来水灾调查情况》。

▲是年，安徽兽疫流行，全省死亡牛9374头，猪76079头，鸡1426162只。

安徽省档案馆，卷号1.1.602。

▲是年，皖东北二十县市蝗灾，被灾耕地达3340945亩，粮食损失1677410石。

安徽省档案馆，卷号1.1.536。

▲本年皖省蝗灾，发源于皖东盱眙县之老子山，及滁县之琅琊山一带，渐次蔓延至嘉山、滁县、全椒，及皖北定远、凤阳、

怀远、寿县、凤台、蒙城、颍上等县，其后皖南芜湖、东流两县，亦发现蝗蝻，在皖东皖北方面，灾区之广，纵横数百里。本署获悉皖东蝗情报告后，于五月下旬，邀同农林部及省农林局，举行紧急治蝗会议，决定由三方面分工合作，并利用本署救济物资，以工代赈，捕灭蝗蝻。……于六月一日由本署蚌埠办事处，就近拨济面粉二百吨，以为工赈捕蝗之用，后又增拨二百吨，并派工作人员，分赴灾区，督导捕杀蝗蝻，均由本署会同各有关机关人员，按规定换取面粉，飞蝗三斤换面粉一斤，跳蝻四斤换面粉一斤。

〈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工作报告〉。

▲淮河为患，尽人而知，修筑堤埂，以防水患，虽属消极之措施，亦足以保障居民生命与财产。皖境淮堤，自洪河口至双沟镇，两岸堤长达一〇八四公里。抗战期间，淮堤遭受敌伪破坏，加以黄河南决，濁水由沙颍入淮，沙颍不能容，则横溢旁决，颍涡之间，平地泛滥，造成广大之黄泛灾区。其间河道淤塞，田庐陆沉，堤防涵闸湮塌，毁坏损失，极为惨重。本署乃与导淮委员会，及皖省政府共同合作，以赈方式，修筑淮堤，由导淮委员会负工程设计，及施工之责，皖省政府负征集民伕及管理之责。本署负工粮储运，分发，验收土方，及监发面粉之责，并由三机关代表合组一联合办事处，指挥一切，以收指臂之效。

〈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工作报告〉，48页。

▲长江为本省重要河流之一，其流经县份有宿松、望江、怀宁、桐城、无为、和县、东流、贵池、铜陵、繁昌、芜湖、当涂等十二县，两岸堤长八百五十三公里。自抗战后，因民穷财困，年久失修，堤身日益坍塌，尤以险工部分为最，其中除芜和段及螃蟹矶险工，已由本署先予抢修外，其余由本署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及皖政府，以工赈方式予以修筑，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工程设计及施工之责，皖省政府负征集伕工之责，本署负验收土

方、发放面粉之责，同时组织修筑江堤工作队，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堵口复堤工程处，配合工作，并于芜湖、大通、安庆三地，各设总站一所，望江、宿松、桐城、当涂四地，各设分站一所。

〈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工作报告〉。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全省二十四市县水灾、蝗灾，灾民人数达3149988人，蝗灾田亩达3219688亩。据查皖东北非赈不活的灾民在六百万以上，而所得的救济即使以中央之五亿元赈款计算，每一灾民平均只可获八十三元。而“行总”之救济皖北水灾，只决定每月拨面粉五千吨，经费一亿五千万，派专员前往主持救济，工作期限，自三十五年底起，预定六个月。造成水灾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淮河流域本年的雨水过多，以致山洪暴发，淮河堤防简陋，再加之沦陷的八九年内导淮工作中断，河床淤高。另一方面却由于当局专心内战，对于防灾工作完全放弃，乃酿成汪洋千里。蝗灾更是今年皖北农民天大的痛苦，皖北二十六县都普遍发生，尤以凤阳、宿县、明光、嘉山、定远、滁县等地为最。农林部安徽省治蝗督导处在津浦路沿线发动民众扑灭，并发面粉以工代赈。

〈中国经济年鉴〉（1947年）。

▲自民国二十七年以来，黄水入淮，本市（蚌埠）适当其冲，岁遭巨浸。去年夏季淫雨连绵，黄水大溜陡至，淮河水位日增，八月中旬最高水位竟达20.29公尺，超出民国二十六年洪水位20.17公尺，打破历年来之最高纪录。本市为减威胁，经于七月六日成立防汛总队，另于东安、国庆、小蚌埠三区成立堤工委员会，中山西市南区成立防汛委员会，共同担任防汛工作，由本府工务局指程督导，并组织防汛队，编组抢险预备工伙计五十班达二千五百人。同时外水倒灌市区，较低街道成渠，经在老大街新船埂大王庙三处外下水道出口处临时用麻袋装土堵塞，另分别设

置抽水车，排除内部积水，以维持市内交通。

《蚌埠市政府工作报告》（民国三十六年）。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

▲全省大水灾。芜湖、含山、当涂、盱眙、怀宁、郎溪、望江、潜山、繁昌、贵池、寿县、铜陵、南陵、青阳、宣城、舒城、东流、太湖、建德、宿松、无为、和县、巢县、桐城、滁县、嘉山、霍邱、颍上、凤台、怀远、广德、太平、祁门、石埭等三十四县被水，受灾面积达10310997亩。

安徽省档案馆，卷号1.1.326。

▲皖北，这片苦难的地方，兵连祸结，天灾人患，一连串不幸的祸患，使善良的农民由穷困变成了赤贫。抗战不过是叫他们害了一场重病，而内战却逼着他们走上死路。去年一场洪水淹遍了整个皖北，田地变成泽国，农作物变成了水草，一年靠以为生的麦子，看着都烂在水底。驯服的人民向谁去述苦？他们只有相信命运，等待着来年的收成。可是，今年并没有使他们乐观，苦难也从没有离开他们，入春以来只下过一场透雨，干旱的恐怖已经在尺多高的青青的麦苗上飞舞着。……距某县二十余里的某村，全村七十余户，除了实在爬不动的老弱外，其余的人一古脑儿撒下辛苦种植的麦田、家园，逃荒到南边（南京）去讨饭了，所以这座村子便成了没有人烟的地方。留在村中的又老且残的老人，便靠着树皮和水中杂草果腹。……一面是步步走向死亡，另外一面却又毫不留情的从农民身上抽着血，小百姓已经在啃树皮吃‘四眼饭’，乞讨，可是捐、征各种各样的名堂，三天一次五天一趟，五千八千的硬榨出来，……天灾逼迫，人为的水火深坑，双管齐下，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像的。……七月以后，皖北即为中共军解放，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皖北人民的穷根。

《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

左宗棠未刊书札

林开明 整理

编者按：左宗棠致又坪书二十件，为左的亲笔信，未曾收入《左文襄公全集》。时间自1860年9月左宗棠率“楚军”五千人由湖南醴陵入江西萍乡起，至1861年12月奉诏督办浙江军务止。是在赣、浙、皖边境镇压太平军途次中写出的。

又坪即右坪，名毓科，满州正蓝旗人，姓他他拉氏。1833年（道光十三年）进士。1860年（咸丰十年）4月20日任江西按察使，5月11日授江西巡抚，在任期间曾疯狂抵抗太平军。1862年1月17日，因“饮酒废事”被革职，降四品，后调赴西宁办事。1863年病免。书信是他在巡抚任上收到的。

书信反映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的行止时间、地点及其所处困境，情况比较具体，对于研究左宗棠的生平，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同时对于了解太平军和清军在赣、浙、皖以及湘、鄂斗争，亦可提供补正。

现将书信全文加以标点，并稍加注释，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参考。

一 咸丰十年八月十五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日昨行抵萍乡途次，接奉惠函，敬悉一是，就諗鼎台硕望，柱石重名，引睇卿云，曷胜藻颂。乐昌、仁化股匪逼近治疆^①，赣南一带边防谅已布置周密，可保无虞。闻此股贼匪人数虽众，老弱妇女居其大半，军火甚少，其中能战

^① 1860年9月27日，翼王石达开部先锋谭星、陈荣、林彩新等合天地会陈带、曾超自广东乐昌、仁化入江西南部。

者实不过数千，且多半籍隶江西，思归念切，防边之军能得一二胜仗，解散必多，似可无庸过虑。宗棠现接滁帅^①叠次函催，以杭郡事急，盼援甚殷，并闻业经入告，一俟新军到齐，即再拨各营随同援浙。此时能否分军南向，尚未可知，俟行抵章门^②，再面陈一切。今日行过萍乡，前队闻已抵袁^③，沿途诸叨平顺，柴草米盐随地易于购买，行军尚肃，极荷关垂，感且不朽。肃泐布复，恭请勋安，诸维荃照。不备。世愚侄左宗棠顿首。八月十五日萍乡营次。

二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三日^④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二十三日临江^⑤途次，接奉华械，敬悉一是。兹于本日申刻抵樟树镇地方，约计程途二十六日可达章门，前队大约二十四日即可先到。现准滁帅飞催赴援，碍难刻缓。惟敌军合计勇夫八千余人，长途跋涉疲乏实多，且陆行之迟不如行舟之速，拟由章门坐舟至景德登陆，可恤兵力而蓄军锋。特此函请世叔大人先期飭令粮台总局，预雇船只，一俟宗棠率领全军取齐，即行分起登舟，催趲前进，俾利军行，感荷实无涯量。肃泐奉布，顺请勋安，诸维霁照。不宣。世愚侄左宗棠顿首。

三 咸丰十年十一月九日

又坪中丞年大人阁下：旬许已来，兵事倥偬，未及时奉音敬。战事一切已两次具牒相告，想达英盼矣。此贼^⑥本无甚伎俩，

① 两指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字伯涵，号瀚生）。

② 指江西南昌。

③ 指袁州，今江西宜春县。

④ 信中有“本日申刻抵樟树镇”、“前队大约二十四日即可先到”句，当是八月二十三日发。

⑤ 今江西清江县。

⑥ 指太平军定南王主将黄文金部。

而淫擄劫杀则较他逆过之。敝军所至之处，官民迁徙早空，无从采购盐米，无从觅雇短夫，较寻常亦倍形劳苦。以十二营之勇分三处截剿，各转战数百里山谷之中，仰仗福威，幸未阵亡一卒（惟受伤后亡故一弁两卒），殆非意料所及，亦由此贼之钝耳！若与皖南诸贼遇，恐未能似此爽快矣。逆贼注意窥江西饶、广两郡，须得数支劲旅，横冲侧击，乃可无患。黄子春太守不赴江西，滌帅后调之蒋芑泉方伯^①。据刘荫兄中丞^②复信，亦言过有事浔郡，不能即赴。然则宗棠不满六千之众，亦孤甚矣。乞早留意。顷接滌帅密函，大股逼攻建德，普军求援甚急^③，旋复专弁来告，建德已于初四日失守矣。此股逆酋即伪忠王李秀成，拥众数万（杨厚庵南陵之战^④亲于途次望见之）而来，志在窜援江西，现飞调驻婺各营倍道来镇，以便截剿。大约十二日始可到齐矣。饶防毫无布置，仅宗棠不满六千，然亦不敢诿，亦无可诿。餉事乞留意催之。此颂勋安。不具。世愚侄左宗棠顿首。十一月初九日。

四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景镇战况已见公牍奉达，想早达台照。是役敝军以五千余人守五十余里河滩（上自浮梁县城，下至鲇鱼山上），扼剧寇五、六万，为时兼旬，诸将士夜则露宿河干，昼则植立水次，浮城、景镇均幸获保全（鲍镇台^⑤廿八日到镇，贼已先一日退矣）。所有咨报战事，语语从实，未敢效时式体裁也。此地实江皖枢纽，不仅祁门后路在所必争，若得劲旅数千，飞划数十，常川驻此，则饶郡安而江西东北路固。其地势本

① 广西按察使蒋益丰（字芑泉）。

② 广西巡抚刘长佑（字印渠或荫渠）。

③ 总兵普承尧部。

④ 湘军水师提督杨载福（字厚庵）率部往援安徽南陵，1860年11月18日被李秀成截击。

⑤ 湘军总兵鲍超（字春霆）。

好，左右伸缩，皆足有为。宗棠匆匆来此，不及为此地计及长久，想我公筹划必有以处此。鲍春霆兄全军由跑马冈（初十日）移驻曾家渡（又名陶溪渡），是为中路。曹家渡距桐子渡十五里，为左路。宗棠嘱其兼顾，而械请任副将星元，以舳板廿只进桐子渡薄之。宗棠于十三日亲率十营八成队进洗马桥，十四日越柘田而进茅屋岭，此间距石门尚四十余里（石门街之前十里为从光渡，现有大股贼驻此），距贼三十余里，距鲍军廿五里，可时通消息。鲍军探报，贼在田铺（距曹家渡廿余里），敝军探报石门、洋塘贼数甚多，盖贼众六、七万之说有因也。计黄逆、李逆两股贼众延扎百余里地方，其伪文原欲到景镇过年，因景镇防守严密，十四、廿五被创，乃撤归洋塘、石门、田铺、谢家滩各处（皆距景镇百里外）。曾滌翁所获伪文、伪奏甚明，言出贼口，应无可疑耳。敝军之出柘田，防浮梁、景镇，亦防鲍军后路。现在两日夜大雨，未能进剿，且初到地势尚未明晰，不能不审定再进也。前奉尊示，欲将德兴之战随折酌保数人，宗棠比以实在出力各人，须俟察明再为陈乞，以昭公允，而固军心。比接滌公咨，则已将各营官酌奖，并将宗棠滥入功营簿矣，悬愧之至。此次景镇之功，拟即附入德兴、婺源各战内，咨请奖叙，未知可否？桐城数大捷皆多都护李廉访之功。皖北大捷，皖南事势当稍转，皖南、浙江无恙，江西专顾南路乃始从容耳。敝军之囊，极费清心，殊为可感歉，十二月、一月尚可勉强支持，然闻正断，不能不盼接济，方伯公妙用，宗棠固不能测，但索本分应得之饷，想不致开罪耶！匆匆肃此奉告，即颂勋安并叩年禧。不具。世愚侄左宗棠顿首。腊月十五茅屋岭营次。

连日大雨如注，营中上漏下湿，无一寸乾土，勇夫苦况可知。接玉山、婺源探报，均云徽贼窜入严州境内，淳安、遂安相继不守，恐其旁趋饶、广也，乐安、介居两郡之间，尚可相机堵剿，但兵力太单，如果有警仍须滌帅发兵策应彼处，但知徽

州、休宁有贼，不知贼已分股入浙，已飞函告之，请其酌度矣。知注并闻。宗棠又启。

五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日

又坪中丞世叔大人阁下：日前一缄奉复，计早达台照。春融伏维，履候万吉，政祉双嘉，至为欣慰。李逆一股行踪剽疾，所过城邑，并未留攻，其意自有所注。以贼情言之，当不外扰上游以解皖围一语。滌帅书来，虑其窥伺章门，固绸缪未雨之意，然章门形势完好，城垣坚固，经世叔大人及当事诸公从容布置，诸臻完备，逆贼或未敢送死前来。所可虑者，由赣、吉而趋临、瑞^①，则浔郡^②可危，而江、鄂内顾堪忧，未遑远略。鄂军一经撤动，围皖之师难以图全，则上游大局更坏耳。伏乞于治事之余，飭小胥将各路探禀节抄见示，俾于贼踪出没之处，得以了然，或可稍竭愚忱，勉图寸效。李副将金旸，勇锐可取，而稳练不足，所部多跳荡之士，有勇未必知方。滌帅前调归敝部，意在荣励整齐，令其就范，非谓其足当一路之选。至魏丞喻义，则谨飭朴呐，驭军能严，又非李将之比。兹均暂隶麾下，伏望节长去短，俾各有以自效，则感曲成之施无既也。宗棠自洋塘捷后，率中营队伍暂还景镇。顷接敝部罗游击^③等四营禀报，廿六日会合鲍军进剿建德回窜之贼，幸获大捷，毙贼六、七千，县城立即克复。建德境内一律肃清。皖南陈镇军^④自安庆驰回与鲍军协守，此路无虞。惟休宁之贼^⑤分犯婺源，又须驰往剿办。今日发五营前进，俟建德之四营调回，即亲率以行。草草劳人，殊无自暇之日，如何如何！匆匆肃此，即请台安，惟谅鉴察。不尽。世愚侄宗棠顿首。二

① 指赣县、吉安、临州、瑞州，今江西赣县、吉安、清江、高安。

② 指浔阳，今江西九江。

③ 罗近秋。

④ 湘军皖南镇总兵陈大富。

⑤ 指侍王李世贤部。

月初二。

再，上年十二月以后邸抄侄处未见，尊处折弁带回之件，乞以见示为荷。

六 咸丰十一年四月一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三月十四日以前战状详公牒中，谅已得鉴。侍逆自乐平大败后，丧胆狂窜，饶^①、景、浮、乐、婺源一带肃清。探报该逆自太白司折向小玉山一带窜走，可窜玉山亦可窜常山，如其由信郡^②、广丰、铅山一带，则江西抚、建^③之患方殷。宗棠已遣侦卒往探矣。李逆秀成一股闻已由吉安倾巢犯瑞，意在浔郡可知。滁帅械咨请鄂省督抚，速令骆帅派赴鄂省之刘观察^④一军速赴浔阳，相距已远，恐无及也。此郡若失，江鄂之祸必亟，皖城之围必解，未知守浔官军能相持旬日以待援师否也？瑞、吉、临三郡城坚皆可守，瑞、吉先空以待贼来，客军与守土之吏似宜据实劾奏，以儆效尤。敝军应赴婺源以规徽郡^⑤，惟目睹西路情形，又未可坐视不救，且俟察酌情事缓急，相机图之。皖城之围，势殊岌岌，鲍军渡江援之，能速与了办，犹可转祸为福耳。肃此敬颂大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四月初一德兴营次。

月饷已欠两月有余，乞催总粮台速筹解营为感。

七 咸丰十一年四月七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前一械奉上，计达台照。逆首李世贤一股自乐平三次痛剿后，鼠窜婺源，闻官军将至太白司，即由小

① 饶州，今江西波阳。

② 信州，今江西上饶。

③ 抚州，今江西临川。建昌，今江西南城。

④ 道员刘岳昭。

⑤ 今安徽歙县。

玉山一路窜扑玉山，闻官军将援剿玉山，则又解围窜浙之常山。敝部昨日抵兴安县城^①，已发卒赴信郡、广丰一带侦探，如贼踪趋浙，敝军难为越境之举，以徽、池^②贼踞如故，而狗逆^③已入皖城，贼势尚炽，江省东北一路太涉空虚也。待逆既回窜浙境，恐其勾合闽中朱衣点、彭大顺等逆窥伺东南各路，不但抚、建之防不可松，恐新城、泸新^④等处亦须预为戒备，想老谋自有以处此也。李逆秀成现尚踞瑞郡否？西路贼踪，敝处渺无所闻，殊为悬系之至。吉安大郡城坚可守，断不可再失，但有二千余略好兵勇，一能者督之，以攻不足，以守实有余，但非所望于现在之地方文武与客兵之将耳。德兴朱代令不协舆论，请速撤之，公牍所陈乃其过之最小者，伏希卓酌。此请台安。不宣。世侄宗棠顿首。四月初七兴安营次。

八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又坪世叔大人麾下：连接初八、十二两次惠械，敬悉一切。太阳墟之变^⑤实出意外，李金旻竟已通贼，尤堪发指。现在贼势分窜靖安、奉新，似其奸谋诡计乃注意北向，知省垣坚固，戒备綦严，或未敢冒死前来也。鲍春霆一军闻于初五日渡江援皖，刘靖臣一军闻曾奉希庵中丞^⑥檄，规取随州，未知能速由皖鄂赴江否？待逆一股自敝军行抵兴安，即分股东窜，然仍徘徊于江、常之际，踪迹靡常。昨得玉山探报，知常山之贼已入江山县城，蔓延新塘边及玉山七、八都、五星桥等处，并在广丰大路排列队伍，是否寻李逆秀成故辙，抑或以此牵缀官军，尚难悬揣。敝军

① 今江西横峰。

② 今安徽贵池。

③ 对英王陈玉成诬称“四眼狗”。

④ 今江西黎川、资溪。

⑤ 指湘军副将李金旻于1861年5月11日在江西临江府太阳墟，被李秀成部谭绍光擒获。

⑥ 李续宜（字希庵），时任湖北巡抚。

驻信，原拟俟其窜近广、玉一痛创之，然后权大局之缓急，定师行所向，庶无顾此失彼之虞。兹闻太阳墟之警，西路贼势披猖，台谕省垣戒严，嘱令派拨数千人星驰赴省，俾得进剿瑞逆，迅就歼除，具仰筹划深心。但敝军全数仅止七千有奇，若分剿东西两路，彼此均单，且独当一面之才，亦殊非易易。现在总局委解月饷二万两尚未见到，欠饷已近三月，各营请领纷纷，无从发给，已发札乐平、安仁^①沿途催提，必俟其到，始能拔营启行，大约总须数日后方可定局。章门根本重地，如有缓急自当倍道星驰，不待谆嘱也。肃此敬复，即请大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四月十六日午刻。

九 咸丰十一年四月廿五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前书奉复，计邀台览。瑞郡踞城之贼闻实无多，即散窜各处之贼均志在窜鄂，想不至久留江境。昨接大咨，调养素方伯之陆勇千九百余赴瑞剿办，而文式翁来咨，亦檄李次青观察带所募赴浙之师，由平江、浏阳前来，是瑞郡兵力渐厚，万可无虞矣。敝军难以远分，不惟兵只此数，分则彼此均单，难操胜算，且独当一面之才，殊不易易。与它营兵共事，更难信心放胆，故前咨拟即亲率各营前赴章门，相机办理，乃江、常贼甫东窜，而张家滩、建德复失守，东北一路并无一旅拱扼，饶、景可危。滁帅驻节东流，仅只随带亲兵五百，虽城坚可守，终觉太悬，自应急率所部由弋阳、乐平星驰前往，所有敝军改道北趋缘由，另备公牍咨达冰案，想邀鉴谅也。李金旻忽又生还^②亦非意料所及，三战二北，罪无可逃。然张光照以无据之词，诬主将降贼，似亦未可轻宥也。尊处如何办法，未闻其详，筹所

① 今江西余江。

② 1861年5月21日，李秀成释放李金旻回至南昌。6月10日，李金旻及张光照均被曾国藩斩决。

及，乞密以见示为禱。此请台安。不具。世愚侄左宗棠顿首。四月廿五夜子刻。

十 咸丰十一年五月九日

又坪世叔大人阁下：信州一械奉复，计达。典签顷行抵景镇，复接四月廿八日械并大咨各件，知闽汀窜匪逼近，抚建、池建之贼复窥饶景，一切过萦苻怵。敝军虽有七千余之多，然分则彼此势力均单，难期确操胜算。而就贼情论之，奉新、安义之贼志在窜鄂。义宁^①、武宁失后，前股已逼兴国^②、通山，其上高、新昌^③分股亦由铜鼓窜近通城，是患在湘鄂边境，而瑞郡特其馀氛也。闽汀股匪早虑其与侍逆败党合并，糜烂腹地，今侍逆（闻侍逆已带伤赴徽，此特其馀党耳）之党已窜陷金华，此股亦必假道江西，随之赴浙。惜敝军急援景镇，未及于河口一狙击之。至伪右军主将刘官芳一股屡窥祁门，虽均败退，此次乘虚深入，志在隔绝东流、休、祁声息，亟应痛予剿洗，以利战机（前队初五日至镇，距贼仅五、六十里耳），尤大局之不可缓者。如天之福，能将此股聚而歼旃，则敝军以后或援浔郡或剿河口，进退自如，别无挂碍矣。世局日艰，处处贼多兵寡，加之将领不尽得人，战难克而守难固，每一念及，五内如焚，亦惟有殫竭心力，以期万一之补而已。饷欠太久，则号令有所不行，而行动必不能速，一定之理。兵兴以来，因此坐误机宜者实亦不少，伏乞留意为幸。肃此奉复，即颂大安。不具。宗棠顿首。五月九日景德大营。

十一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又坪世叔年大人阁下：初七日惠械已奉到矣。日前奉复一

① 今江西修水。

② 今湖北阳新。

③ 今江西宜丰。

械，计已达览。伪右军主将刘逆一股，闻敝军到景镇，改由柘田趋程家墩一带，不趋建德即窜祁门。昨已派七营驰往截之，如天之福，能速将此股歼除，则或缓徽郡之行，回军剿闽逆尚可。若此时分军赴抚建，必至顾彼失此。贼过建郡，未尝扑城，其由此觅路人浙可知，景镇距抚建数百里，既不能舍数十里之贼不剿，而剿数百里外之贼；且饷欠至三月有奇，而总粮台起解明文尚未接得，虽神兵岂能不食而飞。昨派队前赴桃树店搜索一军之蓄，仅敷三千人四五日之食，不得已提浮梁漕折三千，厘金六百两，暂救目前之急。然到手便尽，又朝不谋夕矣。坐营用度不及行营之多，守兵费用不及战兵之多，欠三、四月尚可，若战事孔棘，又时须拔营走路，则所费多于坐守之军几及一倍，一不应手，便一步不行。敝军现在景况，浮、景官绅知之。今日已截祁门饥军之饷三千两，暂充饥饿，夺人之食以图暂活，仁者不为，顾无如何也。此请台安。不宣。世愚侄宗棠顿首。五月十二日。

十二 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二日

又坪中丞年大人麾下：顷奉手书，具领一切。德安、安义既失，星子可危，浔郡亦虞，荐及养素一军小挫，凶焰更张，而东路弋、贵之交，贼踞未动，浙江淳、遂之贼复围玉山，信州亦虞岌岌。钟守屡书呼援，情形亦迫，均应及早扫除，免令滋蔓。此种情形亦皆鄙念所未能暂释者，尚何待谆谆之嘱。惟敝军自分驻景、婺后，疾疫大作，盖暑雨遄征，病根久伏，至此遂一发不可堪也。辰下散药祈神，吏巫纷苦，而愈者寥寥。疴怀之状，啾唧之声，真有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者。兵后医药俱乏，又饷项久欠，疗治无资，艰苦情形匪可言喻。黼兄昨遣人送药丸两石至，比传各营哨分给，遂一散而尽，企盼灵丹度此奇厄也。窃计贼势虽极披猖，然无著名悍目为之指嗾，如果办理得手，数仗之后亦当扫荡一空，免致流毒它方，又成不了之局。信郡、玉山、广丰城坚可守，只要

米粮、子药可以久支，虽悍贼麇集环攻，亦无足虑。如其久梗坚城之下，则日久气衰，亦必有机会可乘。敝军分驻景、婺，可东可西，如天之福，病卒渐次痊可，自当兼权缓急，慎以图之，断不敢稍有推避也。手此奉复，即颂勋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六月廿二日。

十三 咸丰十一年七月廿二日

又翁大中丞年大人阁下：连接械牍，悉鲍军由浔郡南来，李逆遽已缩退，章门晏然，殊深慰幸。惟顷接抚郡探禀已由樟树窜丰城（是否全股，无由深悉，乞示之），可迳达抚郡亦可窜犯章门，未知日间贼踪何似，鲍军现已行抵何处？颇为悬之，能不为瑞州诸贼所牵缀否？弋、贵之贼久踞如故，恐有合窥章门之意。鲍军先顾省垣似是要着，敝军相距少远，且由此赴省，所历多是沮洳之乡，难期迅速。更有宜防者，如弋、贵之贼果有合窥章门之意（前得伪文所言如此），则敝军当俟其过尽，出其不意，蹊踪兜剿，乃为有益，否则先抵章门，既有后顾之虞，而饶属必有意外之患，大局更难。章门城垣坚固，三面环水，断可无虞。惟城垣宽广，亦须久经战阵之兵守之，乃期得力。如贼果犯章门，似宜请鲍公结营城外，而调张副将^①之老湘营与祥营入城，分布紧要处所，严密防守，庶人心更期镇定矣。李逆自浙入江趋鄂，复回窜江省，并未受创，以贼情言之，恐未必即由抚、信而窜浙。如果由丰城窜抚、信，与弋、贵之贼^②合势，则两大股人数不下十余万，鲍军必须尾之而来，敝部始可会合夹击也。相距远在数百里外，无从悬揣，伏希随时将贼踪一切详以见示，有可报称之处，必为尽力。敝部自抵婺后，疾疫繁兴（目下似暂有转机，然未愈者尚不止一半也），当呻吟憔悴之时，得此良剂，三军之士俨若有再生之望，感且不朽。又承伤局筹解饷银二万，闻已起

① 张副将，指张运桂（字樾园，道员，张运兰之弟）。

② 指隶李秀成麾下，原石达开部汪海洋、朱衣点。

解在途。此项到来，如有须援剿之处，即可迅赴战机。感荷高谊，实无涯量。乐平钱漕颇有踊跃之意，惟新旧交替之际，观望者多，刁顽士民仍萌故态，企盼新令尹早到，不至夜长梦多耳。肃此，虔谢大惠，并请台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七月廿二日夜婺源。

次青必以蹶踪来江，现抵何处，并乞示及。

十四 咸丰十一年八月八日

又翁中丞年大人麾下：顷接八月朔日惠械，欣悉春霆廿四日之捷，并审知鲍军已前赴抚州，蹶踪追剿，想猛将声威远播，鼠辈亦当闻之胆落也。次青观察已赴章门，北路肃清，章门更可安如磐石，如进贤、东乡无贼，次青当可从此路进发。惟近接探报，弋、贵之贼尚鼠伏未动，而东乡之贼已由余干、润溪窜陷安仁县城。万年、乐平警报杳至，比遣老湘营由景镇移驻乐平，拟即留四营守婺，亲率六营前赴乐平相机防剿，因虑弋、贵之逆或蔓入德兴，则乐平后路堪虞。婺、景留驻之军均形单薄，故少迟一、二日乃能启行也。敝军病卒物故者三百余，患病未愈而弱不任战者不下千余，又分驻两处之外，实能战者不过三千余，而李秀成巨股及弋、贵股匪人数合计十余万，蔓延数百里，深恐兵力不敷剿办，意欲春霆蹶踪追贼，与之合剿，或可一扫狂氛。而昨接滁帅函咨，皖城已于初一日卯刻克复，城贼歼除净尽，止春霆不必回援皖师，嘱其追贼抚郡，俟贼过金溪后交敝部接办，不知贼已窜安仁，则余干、万年、弋阳、贵溪、乐平、德兴均形岌岌，仅止敝军之数千病余之卒当之，能防则不能剿，似为非计。皖城既复，鲍军又已赴抚，自可由抚郡节节搜剿而前，以肃清腹地。今一械附去，伏希加排单递去为感。此间久不接抚郡文报，安仁有贼，驿路中梗，故敢奉托。又致张樨园副将一书亦悬饬递为禱。肃此即复，并请勋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八月初

八夜。

十五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又坪中丞年大人阁下：前复一械，亮邀台照。连接各路探报，知李逆与弋、贵股匪合势后，分扑弋阳、兴安、广信、广丰等处，人数约十数万，占地数百里，急须速予扫除。春霆现仍驻抚州否？滌帅复两次照会，是嘱渠追剿李逆，毋须回顾皖、江，昨又接其初九日安庆来函，知桐城、池郡亦相继收复，是大局更好。春霆一军暂可专心剿办忠逆一股矣。敝军自分驻婺源以后，即为病魔所苦，昨由婺源行抵段村，甫两日之程，而勇夫陟发虐疾者又数百人，就此地尚有药物可买，勉留三日医调。然除景、婺外，患病者不止一半，实为焦烦之至，企盼鲍军会剿，足以匡我不逮也。肃此，即颂勋安。不具。世愚侄宗棠顿首。八月十六日乐平段村行营。

十六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又坪世叔大人阁下：顷接广信府钟守自危城中乞援之禀，知贼匪四面围攻十分危急，披阅之下愤恨莫名。宗棠自十一日由婺冒雨拔营，因勇夫人等疾病大作，不得不于途次小憩，赶紧医疗。现在贼势披猖，非厚集兵力会剿，不足以迅扫凶氛。昨已函致鲍军门会商进剿，未知行抵何处？特此函恳世叔大人飞催鲍军门迅速移营前进（当取道贵溪、弋阳、兴安方期径捷），以便会剿而保名郡要区，地方幸甚。手此奉布，即请勋安，惟希察照不一。以后械牍敬乞排递德兴探投，庶为便捷。世愚侄左宗棠顿首。八月十九夜三鼓。

塞上尘多，鼎湖龙去^①，枕戈饮泣，悲愤何如！

^① 指咸丰之死。

十七 咸丰十一年十月四日

又翁中丞大【人】阁下：日前奉到惠械，具承一切。顷闻有厘减钱漕之举，大泽旁流，欢腾鄙屋，敬慰无似。近年湘、鄂两省所以得获安全，论者均以顛、詠^①两中丞严剔钱漕陋弊有以致之，民气乐则沴气消，亦自然之理耳。詠芝中丞竟以劳疾长逝，思之心痲。大作挽联，壮阔精切，情至文生，得未曾有。鄙人与詠老两世至交，又申以婚姻之好，卅年旧侣，一旦飘零，尤难自遣。近撰祭文一首，附呈尊览。得闲当为校刊遗疏，以永其传也。伪忠窜浙后，由严州而趋广德，大约暂匿姑苏。侍逆久踞金华，势焰日炽，严、处相继告陷，浙患益深。雪轩中丞^②屡械呼援，又遣周弢甫主政，间道至军，作包胥之请，无如敝军病后，士气未复，急需整理，不能奋飞，愧愤无已。顷闻制军已奉命赴浙援剿，或是彼中转机耳。平江老五营已遵命解散，中间大费唇舌，两万之外仅增四千，幸而了事，不至决裂。然哨官已自缢一人矣，此辈情状亦殊可伤。顾参将者向不知其何人？闻纪律尚好，亦颇能战，因增募勇丁，故曾奉严诘，见亦进退两难，可否准其暂留，俟餉事略裕时裁之。此请勋安。不具。宗棠顿首。十月四日信州。

十八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又坪中丞年大人阁下：前奉钧复，敬悉一切。石逆由粤窜湘，探称仍希由旧路窜越江西，寄云中丞^③嘱预为防范。此贼狡悍颺忽，尽湘省之能堵其不阬入腹地，难保其不蔓延它境。永州、宝庆^④闻均有重兵拦截，或逆踪竟由靖州^⑤东北窜川亦未可

① 湖南巡抚骆秉章（字鬲门）、湖北巡抚胡林翼（字詠芝）。

② 浙江巡抚王有龄（字雪轩）。

③ 湖南巡抚毛鸿宾（字寅庵，号寄云）。

④ 今湖南零陵、邵阳。

⑤ 今湖南靖县。

定。然江省边防仍未可疏，所有布置情形，乞暇时一为示及。此时正宜省兵节饷，一清积逋。偏值群盗纵横，未遑休息，想择将整军，以收兵精饷节之效，萃怀必有以处此也。贼如入蜀，夔翁所部亦恐未足当之，见函致夔公檄刘靖臣岳昭携所部由夔、巫而上，疏请田忠普^①由黔入川，蹊踪追剿，当可得力。鄂之随州已复，靖臣本夔公部将，理宜还之蜀中。味根^②既署黔抚，黔中办贼有人，忠普亦可入蜀，且此两君怀夔帅旧恩，亦必闻召即赴，若贼由旧路窥江，非檄魏丞喻义、赵副将福元及王副将永章、周副将达武蹊踪追剿不可。惟江西频年餉事艰难，湖南各军均视为畏途，未敢速赴，非明示以两不相负之意，未必欣然肯来。此则在大君子及筹饷诸公之善自为谋耳。圣人论政，去食犹可，无信不立。九峰中丞^③节饷作用，终足为盛德之累也。顾参将浮募之勇，滌帅既决不准收，亦是正理。昨遣人在玉山察看，其军纪律平常，仍是周凤山、何绍采馀习，迥异所闻，汰之为宜。惟每名一两作归资，则情事断难下去，自道州至此二千数百里，非三十余日不能到，藉一千五、六百文盘川，如何可行，不过逗留江西人哥老会耳！此时所省无多，将来所费恐不止百倍、十倍于此，乞卓酌之。此请大安。不具。宗棠顿首。十一月朔日。

十九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又翁中丞年大人阁下：来书敬悉。浙事日棘，杭城四面皆贼，饷道未通。张军门^④有十月十九身故之说，大约因伤而殒。此公存亡，无关轻重，然城外无一大将矣。段副将所遣之勇，每名一两外，闻钟守与段将均私有所费，遂安静而去。其不愿去者在各营补充长夫。次青屡奉杭州帛书，呼援甚急，拟于十八日由

① 贵州提督田兴恕（字忠普）。

② 贵州巡抚江忠义（字味根）。

③ 广东巡抚耆龄（字九峰）。

④ 湘军广西提督张玉良。

龙游取道淳安赴之，未知得达否？信防四军免归节制，于事体无碍，而敝处可省一累，两得之道已由公牍咨达冰案。雷西垣前托求鹅湖书院一席，乞为订之。此请台安。不具。宗棠手状。十一月十六日夜信州营次。

二十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①

又翁中丞年大人阁下：顷奉惠函，敬承一切。入浙之举早知不免，九秋已与滌帅言之矣，其时严州无恙，事尚可为，今则入浙之道，遍皆贼氛，情形更难着手。次青攻龙游不下，拟由淳安前进，未审能迳达杭城否？杭城为贼长围所困，仅恃红单船运米接济，日久必不可支。次青即迳抵杭州，亦在贼长围中矣。敝部兵单饷绌，势处万难，然久拥不战之兵，坐糜艰得之饷，心有难安；既承麾下与滌翁以援浙固江相委，又重之以朝命，于义更无可谢，惟盼方略特颁，俾免陨越，则幸甚耳！督办之命深虞不逮，提镇均归调遣，尤觉势处其难。拟上疏自陈，并略叙援浙固江本计，急需摺子全套，伏恳见惠三、四分，并饬典签一一检出，并包成一色，发交去人，是为至荷。呈上银二十两，乞饬摺弁，带摺十分，以备应用。琐事奉渎，幸荷鉴亮，并请台安。不具。宗棠顿首。

摺格（黄白摺并封） 油纸 黄辫线 夹板 黄布包 印花纸 奏事处公文排单 摺面书写款式 摺套书写款式 包纸层数
或请将奏过未缴之摺，检一分照原包好寄示，以便遵照更好。

^① 信中有“督办军务深虞不逮”句，应是奉诏督办浙江军务之日（1861年12月27日），或后一、二日写出。

· 史料研讯 ·

梁启超与太平天国史料

张 铁 宝

太平天国曾大量印制各种宣传拜上帝教教义、政治主张、政策和典制等内容的书籍，“汗牛充栋，人人习见”，^①其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可以概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这些印书被清政府焚毁殆尽，民间无敢收藏阅读者。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曾有不少外国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人等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与太平天国有过各种接触，太平天国官员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时也向他们赠送自己印制的书籍。这样就使得一部分太平天国印书流传到国外，保存在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内。其中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收藏最为重要。

1924年程演生在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俞大维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1932年萧一山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1935年王重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均各自发现并抄录或摄照一批太平天国印书归国。所以，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为程演生是中国第一个从国外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人。其实不然。据最近新发现的资料表明，最早从国外抄录太平天国印书回国的人并非程演生，而应是梁启超，时在1919年。

1918年12月，也就是梁氏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职务一年后，他偕蒋方震、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勱、徐振飞、杨鼎甫等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9。

人由上海出发游访欧洲。他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七个国家，于1920年3月回到上海，历时十五个月。

就在梁启超1919年8月1日至7日访问荷兰期间，曾于4日应邀参观来丁大学（即莱顿大学）藏书楼（即图书馆），从中西诸书中发现有五种太平天国印书，即《天条书》、《太平条规》、《颁行诏书》、《太平礼制》和《太平诏书》，其中《颁行诏书》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为原刻本，余皆手录抄本，遂请当时随同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嘱人缮录归国。这五种太平天国印书抄本今珍藏于湖北省图书馆。

该抄本一册，书高24.5厘米、宽13.5厘米，共46页。毛边纸直书无行格，每半叶8行，行19字至26字不等，一般22字，各篇皆相属连写，中无间隔。抄录次序：《太平天国天条书》、《太平天国定营条规十要》、《太平天国行营规矩》、《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后注有“此诏书系当时旧本之事实”11字）、《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太平天国礼制》、《太平天国诏书》（《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谕后注有“壬子二年奏准新刻颁行之旧本”13字），后附抄录者撰写的《梁任公先生游和国来丁纪略》书跋，记其颠末。原文照录于次：

“梁任公先生由法京乘汽车到和国游观诸胜，税驾于海牙我国公使署焉。迨是月四日偕我国公使唐在复先生诸人，均为和国政府通译官戴闻达先生欢迎邀览来丁大学藏书楼等处。任公先生将该楼中西诸书悉览无遗矣，间有咸丰时太平天国诏书五册，竟为任公先生留意焉，即将该书嘱唐在复先生谕寅缮录云尔。

寅窃阅该诏书，一曰礼制，一曰行营条规，一曰天条十款，一曰太平诏书，分为五册，俱载明壬子二年新刻。中有一旧本，系当时刻印颁行之原书，余皆手录。近今吾国所以罕觐是书者，

一 推原其故，系自洪杨既败，满祚延长，是书悉为火化，孰敢藏留以贻祸者哉？即小说中所云，亦是扬满抑洪，不足为事实之徵证。故以讹传讹，莫能知太平之事实为何如也。

任公先生博览今古群书，洞悉历史虚实，毋亦一见是书之旧本，有慨然于实迹之遗弃外邦者，今自不能不仍拾之，以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憾乎。抑是书所言，虽欲借宗教为鼎革，然中有痛陈满弊之毒，力诋崇拜之谬，援古证今，剴切详陈，其亦有关于人心世道之邪正，维持风化之大局，似不得缘其宗教而外之者乎，然此亦不必深论焉。

第我任公先生学究天人，道通古今，著书立说，刊行于世，前后不下数百万言，无非欲启国民之聋聩，其胞与之怀为何如耶。且平昔搜览尚论不遗余力，凡可以救正吾国之心世道及发达吾国教育实业者，亦靡不竭心思、穷耳目，引证详明，以正国民之趋向，此非爱国爱民之仁人君子者能之乎。噫！若任公先生者洵大有功于吾国矣，而我国人之受启悟者亦不少也。今一到和国而阅及是书，即留连不置，必欲录之而后可，足见是书之所关，自非徒为任公先生作玩品耳。

寅于是微特为是书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幸，亦不仅为是书仍得出现吾国，可以正小说中之讹传，补历史上之缺憾幸，而正为是书既得遇我任公先生之赏识，此中之或是或否，可从可违，一经定评，千百世下自弗至湮没不彰之大幸也。爰是有感，弗揣固陋，委抒鄙意，敢质高明，伏希赐教，无任为”（下缺数字）。

由此可知，梁启超在荷兰嘱人抄回的是太平天国印书，比之程演生要早五年。而这件事本身，有益于我们探讨梁启超晚年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思想、治学精神及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无疑也应引起重视。

· 史料研讯 ·

李 鸿 章 诊 断 书

3月25日午后2时30分，在接引寺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惠、陆军军医总监医学博士佐藤近、内务技师医学博士中滨东一郎、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字田信近和李鸿章随从医生医学博士林联辉、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学博士茨巴茨斯，共同检查李中堂的枪伤。左眼窝正中下约1公分处有一弹孔，边缘不整，横向直径约8毫米椭圆形。呈浅紫色。周围肿胀，波及眼睑，致使左眼瞳孔几乎遮闭。用探针探查伤内，深3公分处触及硬物，用金属探针试探有金属音，探针稍附矿物质色。可认定枪弹左上腭骨前壁，射入前颌窦，固着于骨上。但本人及随从医生不同意切大创口仔细探查，所以未能取出。此外，因用樱井制防腐绷带，故未见化脓征兆。眼镜玻璃虽被击破飞散，幸未伤及眼球。眼睑肿张，角膜充血。无脑症。昨夜迅速入睡，今日精神如常。据随从医生报告，早午晚检查体温与平时无异，为华氏98度5分3。脉搏有力，75次。仅食欲稍减。

陆军军医总监 石黑忠惠

陆军军医总监医学博士 佐藤近

内务技师医学博士 中滨东一郎

25日午后8时30分驻马关特派记者发。

〔载明治28年（1895年）3月27日《报知新闻》〕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7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
成
史
綱
綱

道成史綱綱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 7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04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50册

ISBN 7·5004·0400·X/K·47 定价：3.10元